武俠世界
$2.00
817

◀編 後 話▶

朱羽君和諸葛青雲先生今期又有新作，前者是充滿粗獷游俠傳奇氣氛之⌊大江南北⌉。後者為抗戰英雄傳奇故事：⌊陰陽界⌉，該故事描述抗日期間一個三不管地帶，龍蛇交集，好不混亂，一羣熱血愛國志士與當地的偽組織和惡勢力展開劇鬥，各逞奇謀。誠屬佳作，不可放過。

***　　　***　　　***

⌊魚人⌉，是倪匡君的最新作品，今期刊出。是篇敘述印度一個窮鄉僻壤的沿海村落出現海神，引致⌊非人協會⌉的會員乘船前往探險，後來獲知村中一名少女正與海神熱戀，到底是怎麼回事呢？請參閱內文吧！

***　　　***　　　***

阿生為了追尋一名神秘殺手，以國際特警身份追踪到泰國去，呂偉良與林愛莉預料阿生此行任務，定必艱鉅，於是呂、林二人也借渡蜜月為名同飛泰國協助阿生，果然，當他二人抵埗下機後便遭擄挾……要知以後如何發展下去，請看今期馬雲君之⌊鐵拐⌉故事⌊佛國尋兇⌉便有交代。下期的⌊定型性⌉大小說是黃鷹君之沈勝衣傳奇故事⌊鳳凰刧⌉，該文洋洋十數萬言，傳奇曲折，請勿錯過。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
承印者：環　球　印　刷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
一年港幣 $ 98.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
一年港幣 $112.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81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馬雲・文
盧令・圖

佛國尋兇



無頭怪屍　身份揭秘

有人說：香港逐漸可以稱得上爲世界第一流大都市了！爲什麼？

因爲高樓大厦林立，世界大企業，大銀行在香港都有分支機構，有海底隧道，還計劃建海底鐵路和地下火車，租金和人口密度也是世界知名的，天橋雖則越來越多，車輛還是擠迫不堪……等等！

世界各大都市所能發生的事情，香港也同樣可以發生，例如盜賊打刧銀行，刼持人質達一晝夜等等！電影銀幕所能見到的情節，在我們現實生活中紛紛上演，眞的是目不暇給，但身爲香港居民，難免心驚胆戰！如果就憑這些擠身於「世界第一流大都市」之列，相信沒有一個正當市民會贊成！

但無論如何，香港已無可避免地，成爲舉世觸目的城市，這倒是事實！

其實令到香港成爲世人注意的城市，未必是因爲它擁有的高樓大厦，試問這裏有那一幢建築物有帝國大厦或世界貿易中心那麼高？這裏最高的大厦也只不過五十二層而已，算得什麼？

說到隧道天橋，實際上也不算得多，海底隧道只限汽車通過，而且無錢不通！至於行人，有錢也不得由此步行而過！

講到「橋」，那些連貫離島的大橋的確已建成了多時，但是外人一定很少知道，竟然有一座「青衣大橋」是幾家大機構私用的，一般市民與車輛，根本「無權使用」！

原來這條青衣大橋是幾家公司出資建成的，政府只是「從旁協助」而已！如此一來，請問這又怎能列入香港政府的「德政」？

由政府經營的鐵路局，最近由日本訂購一批新車卡回來，當局十分隆重其事，「敦請」新聞界到碼頭參觀搬運這批新客卡上岸！

當晚電視放映新聞片之後，許多市民紛紛讚許政府改善服務，事實上這裏的鐵路服務水準奇劣。一切設備陳舊落伍已是人盡皆知的事，如今政府能銳意改善，的確也是一件好事！

但是，讚口未停，翌日鐵路局立刻宣佈火車不久將增加票價！這時新聞界和市民才恍然大悟！

其實香港政府每一項措施都當作「做生意」一樣，但商人做生意，有所謂「拉上補下」，而且顧客至上，香港政府是「逐樣計算」，稍有虧損，立刻忙不迭地宣佈加價！

例如生死註册與婚姻登記等等費用的增加，就是最好的例子！

本來肉在砧上，要加便加，作爲一個小市民根本沒有什麼辦法可想！但是商人加價之後可能對顧客笑口盈盈，政府公務員的服務態度又如何？身爲「顧客」的我輩小市民，相信一定心中有數！

閒話表過，且說在一個與香港一切環境差不多的小市鎭上，最近以來治安之壞，令人難以置信！

過去打刧總是偷偷摸摸的在黑夜進行，但現在已不分晝夜，光天化日之下，衆目睽睽之下，只要賊大哥喜歡，他們可以當警察全都死光了！

以前打刧只要首飾財物，現在又進步到用大貨車到地盤像「出貨」一樣刼鐵枝，到海味店去搬走三四百斤的貴重海味！

當地的警探本來就埋怨政府收縮「綫人費」，以至近年來破案率下降，近來更加進行什麼「反貪運動」，專向警務人員開刀，弄得人心惶惶，於是更加形成歹徒們有可乘之機！

這個小市鎭由於許多地方很似香港，所以就讓我們稱它爲「香市」吧！

話說香市年前發生過一宗轟動一時的無頭命案，在一個郊區的廢水池中，發現一具沒有頭顱，也沒有四肢的屍體！

屍體已開始腐爛，看來已被人棄屍有數天之久，警方四下裏偵查，至今仍無綫索。

本來這一類案件，成爲懸案乃是意料中事，但是最近又發生了另一件令人震驚的命案，就是有個船家被人殘殺，棄屍於郊外！

於是有人傳說，這是國際販毒黨的殘酷行爲，更有人說那死者船家，曾要脅販毒組織付出巨欵，否則他就向警方供出「公海運毒」的秘密！

當地警方就憑了這點綫索，眞的查到了一些來龍去脈。

據說死者十分淸楚販毒集團租用漁船出海運毒的情形，有人見到四個泰國男子在一家茶樓出現，與此同時亦有人見到死者約會二名本地人在另一張桌子上討價還價——是守秘密的代價！

綫人又說，當時四名泰國男子曾跟踪死者離開茶樓，至於以後發生一些什麼事？綫人就不得而知！

就憑了這點，警方有理由相信死者被四名來自泰國的神秘殺手所害！

僱用四名殺手的，自然是販毒黨！

此案至今仍在偵查中，但仍未有結果，就像警局裏堆積如山的懸案一樣。

與此同時，國際特警巴黎總部方面却轉來一道命令，要任如重從當地警方中取得「無頭怪屍」的詳細資料，迅速傳回總部研究！

任如重是國際特警香市分部的最高負責人，也是東南亞地區的重要首腦之一，但許多事務他都交給行動組主任阿生去處理！

因此，任如重在與夏維探長通過一次電話之後，阿生便趕到警探部探長辦公室去！

「我也不知道他們何故會對此事有興趣。」阿生說，「反毒本來是我們經常性的任務之一，但總部的指示中，並未提及此事與毒品有關。」

夏維探長說道：「我們對此案，已盡了頗大的努力，但仍無頭緒，他的屍體，固然無人認領，也沒有指紋供我們去查，困難處已可想見！」

「總部對這具怪屍的資料有興趣，相信一定有原因的。」阿生說，「所以有關此案的資料，越詳細越好！」

「怪屍本身的資料是有限的，但我會把我們追查的過程也提供你們參考。」夏維又說，「不過唯一的一份副本已送往泰國，我接到任處長的電話之後，已叫人加緊再印一份，你坐一會兒吧，相信很快就可以送來的！」

阿生忽然又問道：「最近郊區分局逃走一名女毒販的事，有了下文嗎？」

夏維苦笑道：「這種事情可以瞞騙得過外人，却那能騙你，你也知道我們的隊伍中有不少敗類，可能有人從中作怪。目前那幾個當值的，正接受我們內部紀律小組的調查！」

阿生笑了笑：「大概又是只得一個『查』字！」

「不！今時不同往日了，當局是有意整頓一下，希望市民對我們警方恢復信心！」

「希望儘管希望，我怕事情不會太簡單，百多年的傳統陋習，要一下改良，必須有很大決心和勇氣！」

「是的！這是我們內部的長期戰鬥。」夏維已改變話題問：「你師父好嗎？」

「很好！你有心，探長。」

「近來很少見她。」

「他每天都到偵探社去上班！」阿生說，「你找他喝茶可以打電話到辦事處去啊！」

「不！我近來忙得連睡眠的時間也被剝削，那有空喝茶，不過，上次他從台灣帶回來送給我的牛肉干，家人讚不絕口，我至今還未多謝他呢！」

阿生道：「小意思而已，何必客氣？其實，台灣的水菓比起牛肉干更可口，我在台北一段時間，每天都非吃水菓不可，反而很少喝汽水！」

這時候有一名助手把檔案副本送入來，夏維探長看了一遍，交到阿生手上。

阿生接過之後也仔細先看了一遍，還口頭上向夏探長提出若干問題，都是最初發現「怪屍」時的經過以及驗屍的結果。

阿生問：「你怎麼肯定兇手來自泰國？」

「一方面根據綫人的提供，另一方面也經過一番偵查。」夏維探長說，「這是一宗心狠手辣的謀殺，憑我記憶，這也是留下可供偵查的綫索最少的一宗，自然是極富經驗的殺手做的。」

「死者會不會也是泰國人？」阿生問。

「不敢肯定，不過屍體上有特徵。」夏維又從阿生手中取過那叠圖片，揀出其中兩幀，指示給阿生看，「這一幀是死者屍體腿部放大的圖片，看見嗎？這是一條疤痕！」

「好像是盲腸的位置。」

「是的，死者先前做過盲腸的割除手術，還有這一幀，是胸部放大的，中央部份有一顆黑痣！」

「嗯！這倒是兩個最大的特徵，如果是本地人，他的家人不難認得出！」

「可惜沒有人前來認屍！」夏維說。

阿生把照片收拾好，他必須趕緊回到特警總部的秘密辦事處，因為任如重要用最快的方法把這些資料送回巴黎總部！

夏維有太多的事情等着要做，所以他也沒有挽留阿生多談一會！

阿生匆匆趕回特警辦事處，任如重立即親自檢閱過阿生携回的資料，放入有保險鎖的手提箱，交專人送往法國巴黎！

阿生這一天又空閒了！

他看看手錶，時間還早，便來到剛强私家偵探社。

阿生原是想來此聊天的，但是偵探社裏上下人等，正在忙個不了！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偏偏又出去了，他們沒有固定的工作程序，尤其是二人仍在蜜月期間，可能去郊遊，也可能去逛公司，喝下午茶！偵探社裏的人不知道他們到何處去，阿生自然無法找他們。

私家偵探社生意這麼好，並非一個好現象，因為來此委託偵查的，要不是夫婦之間互找通姦證據便是商業詐騙，絕大部份的案件都是代表了這個社會的不正常。

阿生見各人忙得喘不過氣來，也不好意思再留下來，靜悄悄地走了！

阿生出到街上，但見汽車大排長龍，交通秩序十分凌亂！

那一邊，人頭湧湧，好像又發生了什麼事似的！

本來這個都市人已經够多，這兒又是市中心區，少許事故也會引來不少途人圍觀，亂糟糟，鬧哄哄原是不足為奇的事！

但是，當阿生走過去細看時，既非交通意外，又不是警察拉小販！

一隊人羣手持標語橫額，好像是請願的隊伍，他們在糾察共衞下橫過馬路！

街上是有警察的，但他們似乎很「尊重」這班請願的人羣，只是袖手旁觀，不敢橫加干涉！

大約有二三百人左右，看情形是到市長府去！

此時此地這種事情是見怪不怪的，今天公務員不滿薪津制度，嚷着要向市長請願，假如不滿足他們的要求，就進一步行動云云！

好了，等到政府滿足了他們，加薪加到他們個個滿意了，但是，政府每年的支出又大大增加，於是「羊毛出自羊身上」，後果不難想像得到，就是加稅加罰，左加右加，結果還是苦了小市民！

於是到了明天之後，不難見到各階層市民的請願隊伍，浩浩蕩蕩開到市長府去請願，要求「收回成命」啦，要求市長「體恤民情」啦……等等。再加上政府各部門內的行政措施倒行逆施，無一令人滿意，有些市民可以容忍，但有些人則大聲疾呼，提出反對，結果又是連羣結隊開到市長府去！

有人說這是一個動蕩的市鎮，似乎一點也不錯。這邊有人操往市長府，那邊法院門前又糾集了大批人羣，弄得警察手忙脚亂！

聽說法院正在開審一宗誤闖機場禁區的案子，被告行列中有數名記者。

記者本來是隨着激動的人羣作現場採訪，不得不跟着人潮湧入機場禁區的，結果也一併被捕，拉去受審。毫無疑問，政府的目的不外乎多罰幾個錢而已！

但是在另一方面，政府又在大攪公共關係，力求市民對政府，尤其是警察部內的諒解。甚至反貪汚專員的委派，也是希望市民對政府的印象改觀！為了擴大宣傳，自然而然要報界合作。

不過，細看最近發生的幾件事，記者既然是報界中人，但他並未受到尊重不特已，還處處表現出警方對他們的厭惡！

例如政府遣回非法移民事件中，每個駐機場記者都有報館派出的足够證明，警方大可網開一面，因為機場雖係禁區，但記者採訪無非為了職責所在，盡其義務向報館和讀者交代，絕對是情有可原的。可惜結果還是被解上法庭去！

又例如一名記者要採訪害羣之馬當街收黑錢的情形，結果招來數名警員將他當街侮辱搜身，引致各報大為不滿，但當局却噤若寒蟬！

更令人震驚的事實就是：記者採訪地下賭場被警方搗破的情形，賭場的職業打手當街追打記者，在場的武裝警員竟然視若無睹！

又一宗是飛仔開片——打架，記者及時開到現場採訪，竟然又被受傷的阿飛追毆，而警員在場也未加阻止！

凡此種種，足見記者在警方心目中的地位如何！是因為他們報導太多關於警察的醜聞嗎？還是因為他們無孔不入，太過忠於職守？

總之這個市鎮裏存在的矛盾太多，令人覺得政府與市民之間，永遠無法達到眞正的諒解，有的只是請願，申訴，或者進一步示威、抗議！

阿生正擠在人羣中，突然有人在他的肩膊上輕輕拍了一下！

阿生回頭一看，是林愛莉，呂偉良自然也在身邊！

林愛莉對阿生說道：「這有什麼好看？走吧！」

「我正要找你們，想不到在這裏遇上了！」阿生說，「你們到那裏去？」

「到萬達靈酒店喝咖啡去，走吧！別獃在

這裏！」林愛莉說。

三俠走進萬達靈大酒店閣樓的咖啡座，只見中西人仕混集，熱鬧得很！

有不少單身女人是似曾相識的，濃粧艷抹地招搖而過，那些外國色狼借故與她們兜搭者有之，向侍者探問門路者亦有之！

阿生也想不起為什麼會「似曾相識」，後來林愛莉提醒他，這是電影界的新星。

阿生這才「哦」的一聲：「我記起了，是那些床上戲的新人！我正奇怪一千數百元月薪，她們如何可以過着如此豪華的生活，但現在我明白了！」

呂偉良忽然問道：「反貪汚專員是不是有權過問私人機構的事務？」

阿生雖然不知道他師父又想起了什麼，但他還是答道：「是的，私人機構中的貪汚事件，反貪汚專員辦事處一樣有權調查！」

「那麼，這種小明星算得是『超過正常薪津收入的生活享受』麼？」呂偉良笑問道。

阿生和林愛莉也忍不住笑了！

林愛莉說：「其實在我們身邊，除了電影明星之外，還有不少名流紳士也同樣掛羊頭賣狗肉，年前就有個愛出風頭的名流，經常借考察業務為名，在東南亞各地飛來飛去，結果被海關搜出海洛英！」

「但是他們表面上有正當生意，也常常『熱心公益』，所以到頭來還是不了了之！」呂偉良道，「這個地方就是這樣，如果你不掩住良心，如果你不懂門路，一輩子也只寂寂無名，窮死一世而已！」

那邊角落，坐了一個新聞人物，他是三俠口中所說的小明星。但是最近却因為一宗命案而名聞世界，成為衆所觸目的人物。

一個以拍武俠片著名的國際明星突然在她的香閨中神秘死去，結果法官認為他是「死於自然」，撇開那個風流鬼不談，但這位寂寂無名的小肉彈却搖身一變，變成「國際紅星」，因為現在不少外國人都希望一親香澤。眼前與她同座的，也是一位大鼻綠眼的鬼子佬！

若以中國傳統道德觀念，這一類醜聞足以令到女方羞愧至死！

但是這是新潮時代，同性戀也可以合法化，還有甚麼可以稱作「可恥」的呢？

這是一個東西「文化交流」的市鎮，本來東西方國家有不少好的東西值得一學，偏偏好的學不到，壞的却學到加零一！

三俠久居此地，見得多了，自然也就見怪不怪了！

他們靜靜地坐在一角，以欣賞的心情看隣座的各式人物，包括他們的言談、表情、時裝以及一切舉動等等，有時難免令人發笑！

明明是中國人，但他們却對侍者說英語，還担心人家不知道他會講外國話，高聲的一再重覆，至於一些別有用心的單身女郎，更加像時裝表演一樣，招搖而過，烟視媚行！

難怪阿生開玩笑說：「師父，好在你與愛莉姐結婚了，否則能不動心麼？」

呂偉良道：「你未結婚，你可以向她們兜搭的，只是她們未必對你有興趣。」

話猶未完，那邊突然有個單身女郎朝着阿生嫣然一笑，那神態充滿迷惑！

阿生於是對呂林二人說：「你說沒有人對我發生興趣麼？請等着瞧！」

說完，阿生離座，走了過去！

那女郎若無其事地，只是臉上笑容可掬，媚眼一瞟，阿生便身不由主地坐了下去！

阿生笑道：「對不起這裏沒有人坐吧？」

「反正你已經坐下來了，還問來幹什麼？」那女郎嫣然地說。

「一個人嗎？」

「是的。」女郎呷了一口咖啡，遞過一包香烟，「抽烟嗎？」

「不要客氣！」

「先生貴姓？」

「小姓呂，小姐呢？」

「小姓藍，藍絲。」

阿生拿起桌面一盒火柴，替她燃點香烟，她儀態萬千地噴出一陣烟霧，笑語阿生：「有興趣替我做一件事嗎？」

「替你結賬？」

「別小睹我，我不慣吃霸王餐的。」

「那麼，一定是替小姐拉拉鍊！」

「也不！這會令你感到尷尬。」

「到底是什麼事？」阿生問。

「是替我送一些紀念品給一些朋友。」

阿生笑道：「我還以為你對我有點意思，原來只不過想利用我！」

「先交個朋友，總有一天我會給你一些好處的。何必焦急！」

「你太會講話，令我無法抗拒！」

「先回頭看看，由窗緣數過去，第六張桌不是坐了一位西裝畢挺的中年人嗎？」

「嗯！」阿生回頭一看，很容易找到女郎的目的物之所在！

阿生對這中年人也不會陌生，他是個名流，許多時在電視中的訪問節目也會見到他！他現在獨個兒在那裏喝咖啡！

阿生好奇地問：「你想送什麼紀念品給他？手帕麼，還是檀香扇？」

女郎笑道：「我不會那麼古板的，手帕扇子太落伍，不够新潮！」

阿生開玩笑地說：「難道你手袋中有男裝內衣褲不成？」

女郎粉頰一紅，笑道：「虧你想得到，下次我一定每樣送半打給你！」

「不！何必吝嗇，最好送够七套，讓我周末禮拜也想起你！」

女郎又是一陣嬌笑，笑得花枝亂顫！倍加迷人！

呂林二人離遠看見這情形，也不知阿生用什麼方法這麼快就跟女郎混得這麼熟絡！

女郎道：「我要送給那位先生的東西，保證你怎樣也想不到！」

「無論是什麼禮物，你為什麼不請侍者代勞？」阿生說。

「那太惹人注意！」女郎低聲說，「其實我的目的只想警告他！」

「警告他？」阿生又是一呆，「我還以為你想吊金龜呢！」

女郎笑了笑：「像他的年紀，可以做我父親了。我的對象是像你這年紀的青年。」

「你令我想入非非！」

「可以給我留下一個電話嗎？」

「不！我很少留在家裏。」阿生說，「不如寫下你府上的電話吧！」

「我每天差不多都在這個時候，這個地方喝咖啡，如果你想跟我做朋友，大可以到這兒來，一定見到我。」女郎又是媚笑一下。

這種含蓄的媚笑，如果碰上一般血氣方剛的青年，一定興奮激動！

阿生也是血氣方剛的青年，但是他自小受到鐵拐俠盜呂偉良的嚴格訓練，對於女色興趣是有的，但他却能在某種情況下保持冷靜。

尤其是眼前的阿生已是一名出色的國際特警，他自然更加提高警惕！

他早已看出這女郎不會是正當人家，只是抱住開玩笑的心情，在呂林二人面前「露一手」！想不到對方竟然想利用他！

從剛才一番說話中，也可以知道雙方互不信任，所以不肯交換電話號碼！

阿生本來已掏出原子筆，打算在一個火柴盒的內層白色地方，記下對方的電話號碼，無奈那女郎卻不肯直說！

阿生也沒有辦法！不過在這一刹那間，阿生卻無意中見到火柴盒內層白色的地方寫了一些字蹟，那是幾個阿拉伯字。

許多人都有這種習慣，例如等朋友等得納悶，會信手在一些火柴盒上寫字畫符，又或者與朋友談及數目上的事情時，也會順手取過餐牌，新式摺疊火柴等等物件作爲書寫的紙張。

因此，阿生當時對於上面的字跡，不以爲意！

他只瞥了一眼，就把摺疊火柴摺回原狀！

女郎這時又說：「我求你代勞的事，怎麼啦？」

「先說來聽聽，是不是你看中了那位先生？」阿生問道。

「不！我不會喜歡那種男人！」女郎道：「我說過了，我父親也有他的年紀！」

「但是，他有名氣，也有錢！」

「不要把我看成拜金的人，我只不過想用寓意方式令他死了這條心！」

「他追求你？」

女郎點點頭！

阿生恍然大悟：「原來你被他糾纏住，是不是要我替你敎訓他一頓？」

「不！」女郎忙說道：「人家是有地位的人，何必令他難過？嗯……」她稍作沉思，又說：「我要用寓意方式警告他，所以想你爲我送上這盒火柴給他！」

說時她指指桌上阿生打開過的一盒摺疊式的火柴。

阿生這時又有了另一種想法，剛才他不大留意的事，現在變成非常留心！

不過他沒有再打開那盒火柴去看那些數目字，以免令對方看出他已注意此事。阿生有他師父呂偉良的許多優點，例如過目不忘便是其中之一！

阿生剛才看過一次那幾個阿拉伯字之後，心裏已經有數！

這時候到他担心被人利用，因此他笑道：「約名流幽會，確實須要花一點心思的，只可惜我不輕易被人利用！」

阿生說完就站了起來，含笑彎腰，很有禮貌地告退了！

沒有人知道他們在談一些什麼，表面看來，是兩個相識的朋友在咖啡座中偶然相遇，於是男的過去作禮貌上的招呼！

現在雙方也像約了後會之期之後，殷殷話別！

因此阿生回到呂林二人身邊時，林愛莉就忍不住問：「她看中了你麼？大情人！」

阿生笑道：「信不信由你，我們約了後會之期！」

林愛莉半信半疑。

呂偉良說：「這也沒有什麼稀奇，省去中間人的介紹費，一定更便宜了！」

阿生笑了笑！

這時候，阿生看見那女郎又召來一名侍者，替她傳遞那盒火柴！

火柴上的字跡阿生還記得清楚，那是：「一〇二四」。

那麼，名流決不可能當這是一個電話號碼，因爲電話號碼最少也有五個字，有些地區是六個或七個，但上面只寫了四個。

這是表示什麼？

阿生在極度迷惑中沉思，所以他沒有回答呂林二人的話說。

一會兒，名流把那盒摺疊式的火柴納入口袋中，然後結賬離去。

阿生回頭一看，女郎也由另一處的出口走了！

林愛莉忍不住說：「何必依依不捨？晚上到紅燈區去吧，保證你很快又發現芳踪！」

阿生忽然有另一種想法，立刻不出一言，匆匆離去！

他剛至梯間，便看見一個豐滿的女人身形消失於大門出口處！

那是他見過的神秘女郎，想不到看上去不過二十歲的女子，有這一副成熟豐滿的迷人身段！

不過，阿生這時沒有心情去欣賞這一切，他非常機智地回頭便走。

原來他以爲雙方利用這家酒店幽會，摺疊式火柴上所寫的，大概是房間編號，然則，這是天衣無縫的偷情妙計。

事實上許多設有咖啡座的大酒店，都給偷情男女大加利用。表面上他們是各有各跑到這些咖啡座去喝咖啡，但只坐一會兒便悄悄跑到樓上的房間去幽會！

因此阿生剛才也認爲「一〇二四」是酒店的房間編號，女郎大概是約了那位名流。

但是，現在女郎走了，中年名流卻由另一處出口離開咖啡座。

這種情形許多人會不肯去理會，偏偏遇上阿生這機靈鬼，他腦筋一轉，很快想到另一方面去。

於是他迅速改變了主意，去追踪那位中年的名流。

名流果然在那邊等電梯登樓。

阿生保持一定的距離，小心監視。

電梯到了，名流進去，直升到十樓停下來！阿生至此更加肯定他的想法沒有錯。

於是他由另一部電梯登上十樓。

侍者問他是否開房，阿生卻左顧右盼，就是見不到剛才那位名流符大同。

阿生反問侍者：「符先生到了嗎？」

「你找那一位符先生？」侍者問阿生。

阿生道：「不瞞你說，我是符大同先生的私人保鏢，剛才跟不上他，我怕他怪我失職，請告訴我他是否進了一〇二四號房間？」

阿生不愧是個鬼靈精，他急智多才，尤其善於應變，那侍者果然給他騙倒了，點頭道：「是的，符先生剛進了一〇二四。」

「謝謝你，我知道他約了朋友。」阿生又問：「裏面還有其他人麼？」

「有的。」侍者說，「還有一個男子。」

「男子？」阿生怔了一怔！

侍者走開了！

阿生想不到一切都在他的想像以外！一個神秘女郎約了符大同，既不是爲了幽會，又是什麼？

阿生知道符大同是個風流種子，但也知道他是個十分活躍的「慈善家」，要不是這樣，相信剛才那侍者也不會知道他的名字。

一般來說，酒店的房間中有人，只要找到房間的編號，在門外敲門就行，侍者不一定知道來者是誰的。但符大同是一位名流，那副尊容，不時在報紙和電視台出現，許多人也認得他！

阿生悄悄溜回樓下咖啡座。

林愛莉不禁又問：「你去了那裏？」

阿生反問道：「聽過符大同這大名麼？」

「本市一位富商，也是大慈善家。」林愛莉道，「你問他幹什麼？」

「我正在找答案，看看那女郎和符大同有何關係。」阿生沉思着說。

林愛莉微笑道：「這麼快，竟然呷起乾醋來！」

「你不會明白的，其實連我自己也不明白

！」阿生喃喃自語地說。

呂偉良也忍不住問道：「這到底怎麼一回事？」

「希望不是一宗壞事，剛才那女郎約了符大同到樓上去。」阿生說，「但是，在房間中等他的，竟然是一個男人。」

「男人？」林愛莉也呆了一呆，「這是怎麼一回事？」

「雖然英國已通過同性戀合法化，但我担心不是那種不可告人的醜事！」阿生說，「符大同的資料，偵探社的電腦有儲存嗎？」

「可能有的。」林愛莉說，「他是名流，江强一定認爲有此必要！」

阿生去打電話，江强果然對他說，偵探社的電腦記憶系統可以找出符大同這個人的一些資料。於是三俠離開咖啡座，同返偵探社去。

電腦系統指出：符大同經常到外地旅行，螢幕上也反映出當時一些報刊的「時人行踪」，說他是業務考察。

但是林愛莉以半開玩笑的口吻道：「你一定很失望，因爲他從未去過泰國！」

阿生道：「有沒有去過泰國，又有什麼關係？」

「我知道你的想法，你一定以爲他是販毒黨的首領！」林愛莉道。

「是的，我確實這樣想過！」阿生沉思道，「爲什麼那女郎如此神秘？」

在離開咖啡座之後，阿生已把他的「艷遇」眞相說了給呂林二人知道，所以這時他們已了解到阿生當時的一切過程。

呂偉良道：「是的，從整件事的過程看，你的懷疑是有理由的！」

林愛莉道：「也許，他不是販毒，只是做別的非法買賣，例如黃金，珠寶，以及僞鈔等等！」

阿生道：「他常到星馬各地，自然有可能到泰國去！我總覺得這件事有些古怪！」

「別疑心生暗鬼，算了！也許這只是人家的私事而已！」林愛莉說道，「以其浪費時間在這些捕風捉影的事情上，倒不如忙你的公事吧！」

這時江强剛好闖進來，阿生於是乘機問：「記得一宗無頭怪屍案嗎？」

「當然記得，沒有頭沒有四肢的怪屍，本市只此一宗！」江强說。

阿生道：「有這方面的資料麼？」

「有的，警方最近的發現，都儲入我們電腦的記憶系統裏！」江强說，「這一類資料，只當作備考，本來與我們的業務方面拉不上關係。」

林愛莉道：「那又未必！例如有人要你找尋失踪的親人，這就有用了。」

「是的，可以用作參考。」江强道。

阿生又問：「以你高見，那死者是什麼身份的人？」

「自然是旁門左道中人！」江强說，「他死得這麼慘，一定是犯了天條——例如背叛他們的非法組織等等。」

「我開始有些担心，那宗殘殺案可能變爲國際事件。」阿生道。

「國際事件是由國際特警處理的。」江强笑了笑，道，「你太空閒了，忙一陣子也十分應該！」

「目前雖然言之過早，但我已有不祥的預兆！」阿生道。

「你的第六感覺，似乎比別人更敏感！」林愛莉道，「不過，這也難怪，你的職業形成你的多疑之心，其實，有時只是你自己嚇壞了自己！」

「也許是的！」阿生苦笑了一下。

×　　×

晚上八時左右。

三俠正在飛鏢俱樂部共晉晚餐，突然之間來了三名不速之客！

一個是他們所熟悉的夏維探長，另外二名是探長助手。

呂偉良憑他的經驗，意會得到可能發生了一些不尋常的事。

他首先問夏維：「探長，看情形你不會有閒心來吃飯吧？」

「是的，算你猜對了，我是找你們三位，尤其是阿生兄弟。」夏維說。

三俠同時怔了一怔！

阿生首先問：「有麻煩嗎？」

「可能是的。」夏維面色沉重地說，「首先請你們告訴我，今天下午三四點之間，你們在什麼地方？」

「萬達靈大酒店樓下的咖啡座中喝下午茶。」三俠幾乎異口同聲地說。

夏維一點也不感到意外，又問：「有沒有登上十樓去？」

阿生道：「這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關係！」夏維說，「因爲那兒發生了一宗命案！」

三俠大吃一驚！

「命案？」呂偉良問：「是誰人被殺？」

「你們一定也認識的人！」夏維道。

阿生不禁脫口說：「難道是符大同？」

「正是他！」夏維說，「黃昏時候，酒店侍役發覺他死在一〇二四號房內，於是報案。現場的初步調查，我們知道阿生曾跟踪過死者，還自稱是死者的私人保鏢！」

林愛莉反問道：「探長，誰說的？」

「有人見到一個穿紅色T恤的英俊青年，與一位手拄拐杖的人在咖啡座出現，後來青年人會登上十樓。」夏維又說，「我們不難想到手拄拐杖的人是誰。」

阿生說：「是的，那個穿紅T恤的人自然是我，但我沒有殺他！」

「當然，你不會執行私刑，這點我明白，但我要知道進一步的眞相！」

阿生於是又得把他的「咖啡座艷遇」的故事，再覆述一次。

夏維聽了，半信半疑。雖然呂林二人力證，但夏維仍以懷疑的口吻說道：「根據我們的初步偵查，死者是被人作有計劃的行刺。照計你們沒有理由要跟踪他，除非你們事先知道消息！」

阿生道：「只是那女郎引起我的疑心，起初我以爲他們幽會！」

「人家幽會關你什麼事？」夏維很不客氣地問。

「後來我發覺被人利用，差點做了傳訊工具，心有不忿！於是才跟踪他們。」阿生道。

夏維仍不滿意，問道：「爲什麼你會知道符大同進了一〇二四號房？」

「我剛才不是說過了嗎？」阿生道，「那盒火柴後面寫了四個阿拉伯字。」

呂偉良問：「是刀子或手槍把符大同殺死的？」

「刀子！」夏維說，「幾刀都是刺中要害，看來符大同全無反抗餘地！」

林愛莉道：「爲什麼不找開房的人？」

「酒店方面說，一個皮膚黝黑的華人，用的分明是假名。」夏維說，「但那傢伙不知什麼時候已悄悄離去了！」

「我的第六感覺——」阿生喃喃自語道。

「什麼第六感覺？」夏維問。

林愛莉代爲解釋道：「阿生本來是懷疑符大同幹的是非法買賣，他心裏有一種不祥預兆

，想不到果然有了麻煩。」

「這種麻煩誰也不希望它發生！」夏維站了起來，「但到了現在不得不請你們跟我走一次！」

「到那兒去？」阿生問。

「到酒店去。」夏維說，「希望你和酒店的侍者合作，找到開房的男子。」

「但是，我只見過那女子。」阿生說，「我可以用拼圖方法，拼出她的美麗輪廓。我從未見過開房的男子，又怎可以幫你找到他？」

「酒店侍役見過他。」夏維說，「符大同你當然也見過了，但我要你認屍！」

阿生無可奈何地聳肩一笑：「人家的艷遇旖旎纏綿，我這一輩子似乎只會惹來麻煩！」

呂偉良和林愛莉也替阿生不值，但是三俠與夏維關係特殊，他們也希望水落石出，因此對夏維不但毫無怨言，而且非常合作。

到過酒店之後，咖啡座的侍應生和樓上管房的侍役都認出了阿生的樣子，他們都說當時只見阿生兩頭跑，而且上過樓上去。

阿生並不後悔認是符大同的私人保鏢，只後悔當時不該半途而廢，如果當時貫澈到底，一定可以發現那兇手溜出房間逃去。

阿生跟隨夏維去認屍，不錯！死者正是接受了寫有房間號碼的火柴的符大同！但是，警方在死者的遺物中，找不到阿生所講的摺疊式火柴！

酒店的印象是：死者可能約人談什麼秘密，因此沒有問侍役，自己去找要找的房間。

但是三俠認爲那女郎起碼已知道了整個計劃，所以，傳出那個火柴盒時，立即離去！

她爲什麼想到要利用阿生？

也許因爲阿生剛剛接觸到她的視綫，於是她靈機一觸，認爲值得利用一下。

林愛莉有個合乎情理的想法，就是：女郎是拆白黨徒，合作者可能是黑道中人，因爲勒索不遂，黑幫殺手於是設計把對方騙到酒店中殺害。

但是，符太太極力否認她丈夫是個好色之徒，也從未收到任何勒索信件。

無論如何，這件事一經傳開，立即轟動一時！因爲死者是個名流，這宗命案就更加惹人注意。

神秘女郎，皮膚黝黑的殺手以及寫了字的火柴盒等等，全是警方要追尋的人與物。

本來此時此地每天幾乎都有兇殺案發生，死多一個又算得了什麼？

所不同的只是死者是個名流，於是人們的談論更多了！

三俠對這一類命案也是見怪不怪，只是阿生想不到他差點兒被那神秘女郎利用，也差一點兒目睹一宗命案的發生！

現在他雖然未能目睹，卻是警方要找的目擊證人之一，眞是始料不及。

三俠離開警局時，已是深夜時份。

他們一直在想：神秘女郎是否老早知道了阿生的身份？

然則，阿生的被利用，顯然是一項有計劃的行動。

阿生當時如果爲女色所迷，替那女郎送出火柴盒給符大同，他的同謀嫌疑自然更大，雖然夏維絕對相信他不是同謀者。

要是這是一項有計劃的行動，又爲什麼？志在陷害阿生麼？還是順水推舟的，讓案發後轉移警方的視綫？

一切看來都像很有計劃，但又好像是偶然的巧合。

沒有人知道眞正的答案。

他們在歸途中，幾乎一句話也沒有說過，只是沉默地想。

三俠是市民心目中的救星，他們天不怕地不怕，敢作敢爲！但現在忽然變成非常低能！假如阿生更進一步被人利用，那就更笑話了。

警方自然不可能懷疑他們是兇手，因爲酒店侍役也證明阿生從未踏入過「一〇二四」號房間一步，又怎可以殺死死者？

至於呂林二人，一直只在下面咖啡座，未登過十樓，嫌疑更少。

警方只希望利用三個人的記憶力與機智，找到那神秘女郎。事實上他們自己也想去找，只是不知到什麼地方去找罷了！

× ×

國際特警巴黎總部方面，派來一名中國人，他是總部裏東方事務組的高級人員。

這名特警頭目叫丁祥。

丁祥會講國語，廣東話很生硬，當然，他也會講英語和法語。

他奉命東來是負有特殊使命的，因此抵埗當晚，阿生就被任如重召到秘密辦事處去。

阿生是參加了一次緊急會議。

會議就在特警秘密辦事處的會議室舉行，除了任如重，阿生和丁祥等三人之外，就只有任如重和阿生的三名主要助手。

通常越少人參加的緊急會議，越是機密！這一次有了來自總部的高級人員丁祥，更加顯得會議的重要性。

丁祥交代說：「總部收到了你們交來的資料和圖片，認出了死者是我們想像中的人！」

阿生和任如重自然明白到丁祥現在所指的「死者」是那具「無頭怪屍」，決不會是新近死去的名流符大同。

任如重問道：「你們要找的，是一個什麼人？」

「一位業餘科學家。」丁祥說，「圖片中的特徵，證明他是松坂四郎。」

「日本人？」阿生問。

丁祥點點頭，說：「是的，一位邪門中的教授！」

「邪門？」阿生出奇地瞪住丁祥，「意思是指他不大正派？」

「是的，他發明許多令人震驚的事物，年來成爲日本警方要追踪的人物！」丁祥說，「其中一項發明就是，利用數種化學物品，可以製造廉價海洛英毒品！」

「是美砂同嗎？」阿生問。

「不，不是代替海洛英的美砂同，而是成份接近的毒品。」丁祥說，「癮君子吸食美砂同不會有害，但吸了M九七，就會更加摧殘身體！」

「M九七——是毒品代用品的名稱麼？」阿生又問。

「是的，是松坂四郎訂的名稱，表示他發明的人造海洛英，有百份之九十七似眞正的純海洛英，所以叫：M九七！」丁祥道。

阿生說：「其他海洛英也是人造的——」

「但目前市面流行的海洛英，都是用鴉片提煉的。」丁祥解釋說，「這種M九七，只用數種廉價化學劑混合而成！」

「那麼，售價一定很低吧？」任如重問。

「是的，所以，他可能被毒幫中人利用。我們一直在找他的下落，從未想到他會到了這小鎮來！」丁祥說，「直至到最近，我們派去泰國的人向總部報告，這裏警方曾要求泰國警方協助調查一宗無頭怪屍案，這才引起我們的注意！」

「你們當然看過所有的資料和圖片了？」阿生問道。

丁祥說：「不止我們總部看過，也由我帶了資料和圖片到日本東京去，給東京警方和我們國際特警東京支部的人看過，一再證實死者

是日本教授松坂四郎！」

「但是，他無頭無四肢！」阿生說，「你們如何知道他的特徵？」

丁祥從一個文件袋中，取出了一叠照片，交給各人過目。

其中一幀是松坂四郎在泳池畔留影的，用放大鏡可以見到胸口的一顆黑痣。

另一幀是年事較老時映的，也是在一處泳池池畔留影，腹部有傷痕。

丁祥解說：「這是他施盲腸手術後映的，他喜歡游泳，這是我們最大的方便。否則，可能我們永遠也不可能發覺他就是松坂四郎。」

從體形的比例看，無頭怪屍確有可能是圖片中的日本人！

阿生道：「我不明白，他既然被販毒黨利用，爲什麼又招殺身之禍？」

「很簡單，他們因利益關係發生內鬨！」丁祥說，「這是我們總部和東京警方的初步推斷！」

「會不會是他的新方法害了他？」阿生說，「例如，有人認爲：他發明了新方法之後，來自泰國的毒品，就沒有銷路，因此非殺他不可。」

丁祥道：「我們也這樣想過了，他當然可能因爲發明了新製毒法而致死，但是，如果站在本市販毒黨的立場，明知我們國際特警一直對運毒不遺餘力，現在有人爲他們想出了這麼方便又便宜的方法，正是求之不得，又怎麼會自滅財路？」

阿生道：「會不會他們已知道了整個過程，打完了齋就不要和尚？」

「這也有可能！」丁祥說，「不過，如果我是他，才不會輕易讓別人知道全部過程。任何人也知道販毒黨心狠手辣，公開製作過程，無疑是自取滅亡！」

阿生道：「據這裏警方最近發現的綫索，表示兇手可能來自泰國。」

「這是十分合邏輯的！」丁祥說：「因爲泰國毒品批發商發現這裏的販毒黨近來買貨太少，於是派人來此明查暗訪，知道有了新方法製毒，大爲震驚，所以秘密派出殺手，來此將松坂四郎殺害！」

「這可能性反而更大！」任如重說，「然則，我們要跟曼谷分部連絡。」

「是的。」丁祥又說，「但我們先要研究，應不應該與本市警方連絡？」

「爲什麼不應該？」阿生問。

丁祥道：「聽說這裏警局內敗類很多，毒幫也有人潛伏其中。」

「是的，這是事實！」任如重道，「但是總部的夏維探長可以信賴！」

丁祥道：「這點必須考慮清楚，我們不能走漏風聲！」

任如重說道：「我們可以不通知他們麼？阿生。」

阿生說：「自然可以。資料都在這裏，通不通知他們也是一樣。」

「我懷疑本市的販毒組織經常與泰國方面有密切連系，所以最好還是緊守秘密！」丁祥又說，「寧願讓我們到了曼谷，看過情勢之後再說吧！」

「但是，死者的身份已經揭開了，不通知本市警方，似乎不够道義，萬一他們摸錯了方向，更加會怪我們不合作。」任如重說。

阿生道：「警方最初對無頭怪屍案十分重視，但後來那個所謂專案小組毫無進展，這才交到夏探長的部門處理，據我所知，他們對於這一類案件並不緊張，尤其是死者是販毒黨人，夏探長更加認爲他們死有餘辜。」

「這樣好嗎？」丁祥說，「我們到曼谷去的事須要保密，關於無頭怪屍的身份，則由任處長當作公事通知他們！」

「這也好！就讓我去處理吧！」任如重又對阿生說：「你先去準備一下，我會叫人代你們訂機票！」

一切就此決定，阿生奉派與丁祥到泰國去。他們沒有告知夏維他們，目的是担心販毒黨的人知道了國際特警組織已經插手此事，而作出預防措施，換句話說，他們要向毒幫殺個措手不及！

但是阿生因爲牽涉到符大同的命案中去，他倒担心夏維對他的離去會有意見，還好他們通過了電話之後，夏維認爲他已錄下了一切所須要的口供，暫時還不會有甚麼事情須要他的幫忙！

話雖如此，阿生到底是個責任心十分重的人，他知道咖啡座中出現的神秘女郎，對符大同命案有極大的幫助，因此他出發的前一晚，又與他的師父呂偉良，以及林愛莉等三人，作了一次詳談！

阿生說道：「我相信你們也見過那個女郎吧？」

林愛莉道：「距離太遠，只知道她的輪廓很美，看不見面貌。」

呂偉良道：「就算認得她，也未必能找到她，符大同命案是一宗有計劃的謀殺，幕後策劃者必然是另有其人！」

阿生道：「明天我就要走，我想你們協助警方緝兇。」

呂偉良道：「符大同在社會上名字很响，但聽說他的錢來歷不明，我對這種人很討厭，不會担心他死難瞑目的。算了，你有你到泰國去，一切就留待夏探長去忙吧！」

林愛莉道：「阿生，這個地方的事情你永遠理不了的，即使你手上有十萬雄兵，再加三個諸葛亮，最後加上你的無限熱誠與決心，恐怕也無法在這個市鎮裏起任何作用。」

呂偉良道：「就像我們的新任市長一樣，他的決心比鋼鐵還强，委出了反貪專員，通過了反貪新例，結果又怎樣？」

林愛莉道：「結果貪者照貪，反者照反，一切都未見兩樣！」

阿生也苦笑搖頭，嘆氣說：「是的，這個政府已是積習難返，百多年來的傳統陋習已是根深蒂固，無可救藥了！」

「因此，我們要理也理不了，惟有做我們自己喜歡做的事！」呂偉良說。

阿生是站在國際特警的立場上，雖然他的組織是世界性的安全機構，不屬於當地政府管轄，但也經常與當地警方有十分緊密的連絡。也許就是由於這點關係，阿生習慣了對一切罪惡挑戰，所以他無閒兼顧的事，也希望呂林二人去理。

但是，呂偉良剛才的一番說話也甚有道理。這兒是世界知名的罪惡樂園，他們如果要理，簡直是理不了的。

於是三俠只好討論日本科學家松坂四郎之死，阿生希望在出發之前，先聽聽他師父的意見！他曉得這是在總部人員面前表現的最好機會。

呂偉良也非常重視這件事，他既然希望他唯一的門生成爲他的繼承人，自然希望他的表現出色，獲得總部的欣賞，因此，當時他也以非常冷靜的頭腦，去分析松坂四郎被殺的可能性。

松坂四郎是日本人，他如何入境？非法的偷渡，還是合法的進入？

他到本市來，目的是推銷他的發明品：「M九七」，這點似無疑問。但是，買主是誰？也許他與人合作出產這種「化學毒品」，那麼

，他的合夥人又是誰？

彼此間的合作似乎不愉快，否則松坂四郎何故又會客死異鄉？

抑或是：販毒帮知道了「化學毒品」的秘密，認爲這是妨碍眞正毒品的銷場，於是請來殺手，把這位「偉大的科學家」殺害！

在事情未有進一步發現之前，任何一種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呂偉良認爲首先要查清楚的，就是：松坂四郎如何入境？

如果，他是循正常途徑入境的，住過那一間酒店？會與何人連絡……等等，都足供參考的！

但是，相反他如果是偷渡入境的——在機場及碼頭海關中沒有他的正式入境記錄，就表示這裏有個非法組織接應他！那麼，一切就更加難以追查了！

呂偉良說出了他的意見之後，阿生也認爲甚有道理，於是透過任如熏與夏維的連系，向海關旅客登記檔案調查！

結果，在入境旅客登記檔案中，查不到松坂四郎的記錄，也就是說，他的行踪，是詭秘了！

爲甚麼松坂四郎要這麼樣鬼鬼祟祟？

爲甚麼他有本事潛入本市？本市的「內應」又是那個非法集團？殺害他的人，是否也是同一集團裏面的人呢？

凡此種種，都須要分析和調查。因此，阿生在翌日起程之前，與他的上司任如熏商談了很久，他們要雙管齊下，一方面在本市展開偵查，另一方面在泰國方面找尋兇手。

在本市的偵查自然是須要任如熏親自指揮的，而且非常必要！

由巴黎總部派來的丁祥，這人年紀未够四十——證件上的登記年歲只是三十九，但看上去非常年青，强壯，雙目烱烱有神，一看就知道是個非常精明的人。

丁祥已經跟曼谷支部連絡過了，所以他和阿生二人必須依時飛往曼谷。

曼谷在香市之西，因此航機起飛之後，便好像要跟太陽賽跑似的，太陽西沉，航機也轉西飛行，起飛時間是下午六時，到達時間爲六時二十五分。那豈不是無須半小時？

當然，這不是正確的時間，因爲世界各地的時計是不相同的，大多數以日出和日落作爲計時標準。因此全部航程是兩小時。

曼谷支部行動組負責人乃龍親自駕車到機場迎接阿生和丁祥二人。

阿生過去不但見過乃龍，還跟他合作過不少次，所以二人非常熟絡。

現在阿生便居中爲二人介紹！

曼谷天氣非常炎熱，幸好汽車裝有冷氣，否則就有如坐在蒸籠裏！

丁祥第一次來此作客，一切都感到非常新奇，例如滿街都是和尚，單是這點就够丁祥看得呆了！

法國巴黎又被人稱作花都，因此久居巴黎的丁祥在街上走過的時候，眼中所見的盡是花枝招展的時裝女郎，但現在出現眼前的，盡是身着黃袍的和尚。看上去既奇怪，又單調！

阿生因爲是舊地重臨，對一切都比較熟悉。他對丁祥解釋說，這是一個佛教國家，佛寺之多可以稱得上世界之冠！

據說許多泰國男人都會出家剃度，靜修一個時期，而且這項儀式在他們的家族中備極隆重與莊嚴。所以在曼谷的街上看見和尚又如在巴黎看見時裝女郎一樣多而普遍！

阿生又半開玩笑地警告丁祥說：「入境問禁，在這裏我不妨告訴你一件事，就是切勿摸人家的頭，否則你可能被人活活毆死！」

丁祥笑道：「我只知道我們中國賭徒，最忌人家拍肩膊，爲甚麼泰國人會不喜歡人家摸頭？」

阿生道：「我也不大淸楚，但是，我想這可能與和尚那個光頭有關，因爲許多泰國男人都出過家，剃過頭，那就表示他們十分神聖，如果你摸他的頭，等於侮辱了他，乃龍隊長，你以爲我講得對嗎？」

乃龍一直讓阿生講，這時他才笑道：「可能是的，但我沒有研究過。不過這裏佛寺之多，却是世界聞名的，要一一遊遍，只怕三天時間也欣賞不完！」

車子停下來，各人相繼進入一幢陳舊的屋宇，這就是國際特警的曼谷辦事處了！

曼谷分部的辦事處也像世界各地的國際特警辦事處一樣，是不公開的，一如他們的工作一樣，從來不作正式公開過！

有些地區的辦事處甚至經常更換，以對付犯罪組織，以免受其偷襲或破壞！

曼谷分部辦事處也先後搬遷過幾次了，就像眼前這兒阿生就未來過！

這裏是一間洗衣店，沒有人想到裏面原來是另有天地的。

阿生知道曼谷是毒帮最猖狂的城市，乃龍的部下經常要喬裝成各式人物，以避過對方的耳目。因此把辦事處一再秘密搬遷是不足爲奇的事！

在此之前，巴黎總部已秘密通知了曼谷分部，對日本人松坂四郎被殺案，展開偵查。現在乃龍就把他們搜集到的資料，拿出來跟阿生和丁祥他們作了一次討論。

乃龍說道：「我們找到了一部份職業殺手的名單，他們有些是拳師，有些退伍軍人，個個都心狠手辣！殺人不眨眼！」

「有沒有那幾個離開過泰國到香市去？」阿生首先問道。

乃龍說道：「暫時還不知道，但我們已與本市警局連絡過，要求他們向海關方面調查一下。」

丁祥道：「聽說，這裏的警察，也很糊塗的。」

「是的。」乃龍嘆氣道，「這裏過去一切都很糊塗，警察更不在話下！」

「那眞的是天下烏鴉一樣黑！」阿生感慨地說。

乃龍道：「現在有關當局無疑是有心改善，無奈一時之間仍然未上軌道。」

丁祥道：「所以我們必須自己設法去偵查，不能依賴本市警方！」

乃龍道：「我一接到總部命令，便已派人去查，但至今未有消息。」

阿生向乃龍索取一份職業殺手的名單，有些還附有照片。

乃龍從旁解釋道：「這份名單中的一些人是犯過罪的，但由於過去警政腐敗，所以即使殺人也可以輕輕帶過，不必塡命。最先列出八名殺手，在泰國很有名，黑道中人都曉得有他們的存在！」

阿生道：「這份名單中有二十餘人，除非我們知道誰到過香市，否則很難查到誰是可疑者。」

乃龍說道：「這二十五個人，只是我們已知的職業殺手，有些我們根本未知。也就是說，可能不止此數。我們正在展開更廣泛的調查了。」

丁祥道：「這份名單立即轉到香市去，通知任處長，希望他查出誰到過香市。」

阿生道：「這也好，我們必須將範圍縮細，否則很難有結果。」

乃龍看看腕表道：「這些事我會叫人辦妥的，兩位可以放心。現在時候不早了，我們新任處長哈威先生請二位去吃一餐便飯！」

凡是身爲國際特警的人，都曉得他們各地分部的體制和結構，處長是分部中的行政主管，也是最高負責人，就像任如熏一樣，唯一不同的，就是任如熏除了主管香市事務之外，還是整個東南亞地區的特警首腦。

至於如阿生和乃龍二人的「隊長」職位，則是負責實際行動的。一般來說，這是對外的，他們必須機智果敢，身手不凡，然後才可以勝任！

阿生過去曾來這裏數次之多，但從未聽過「哈威」這名字。

不管怎樣，阿生和丁祥二人給乃龍這麼一說，也覺得肚子有些餓了。於是一行三人，又離開有冷氣調節的辦事處。

出到街上，雖是入黑時份，仍然感到相當炎熱，走了一段路，又再進入冷氣房車之內，身體不好的人，很容易就感冒。

車子開到一家酒樓，竟然是廣東人開的。

「這是本市第一流的菜館，老闆侍者都會講廣東話。」乃龍說，「曼谷的飲食業實際上是廣東人的世界，本地菜沒有遊客喜愛，包括我們在內，也喜歡廣東菜。」

三人入內，果然會講粤語的老闆上前含笑招呼：「請問有多少位？」

乃龍告訴他，有一位哈威先生已預先訂好了地方，老闆立即把他們帶到樓上去！

哈威是個四十餘歲的泰國人，早已在一間貴賓廳內恭候。

貴賓廳之內除了他之外，還有一個彪形大漢陪同，哈威說，那是他的保鏢。

阿生和丁祥內心同樣有個疑問，就是哈威身爲處長，爲甚麼不在秘密辦事處之內，却把他們的見面禮安排在這裏？

賓主就只有這五名大漢。點菜時，老闆親自入來伺候，介紹這裏最佳菜式。

哈威似乎很講究飲食，因此老闆介紹出來的菜式，也經他一改再改。

酒樓的老闆一點兒架子也沒有，一副非常樸素的樣子，要不是乃龍說出，阿生也不知道他原來就是老闆。

眼見剛才那位華僑的態度，阿生眞的有些不明白：東南亞許多國家爲甚麼會排華？

也許泰國是唯一不排華的國家，這裏是泰國人和華僑們一直都相處得非常融洽。

事實上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優秀文化傳統，早已令到中國人成爲一個可愛的民族。這說法絕非誇張，而是有事實根據的。

由港澳以至世界每一角落，我們所能見到的僑胞，都能與人和平共處，我們沒有壟斷市場的野心，更沒有强佔別人領土的野心！

華僑在世界各地所表現的，是無比的忍耐，克苦，勤儉，與世無爭！

再細心看看華僑們的財力，即使他們是赤手空拳而來，經過了若干時日之後便成小富，以致巨富。但是他們這些財富並非巧取豪奪，而是一分一角的儲蓄，憑慘淡的經營，剝削了自己的生活享受而聚沙成塔的！

例如在美加一帶的僑胞，他們經營士多雜貨，當地人一到下班時間便關門休息，假日不營業，到郊外渡假享樂去了！

但是試看看中國人經營的士多店吧，價廉物美之外，服務第一！即使下班之後，或者假期裏，他們還是開門營業。這不是「犧牲自己的生活享受」又是甚麼？

因此，他們的財富，實際上是「剝削自己」——剝削自己的生活享受，而不是剝削別人的。

好了，等到他們賺到不少金錢，如果換上外國人，他們可能野心勃勃，進行商業上的壟斷，侵吞——收購，但我們中國人不但沒有諸如此類的企圖，甚至不會悄悄把在當地賺到的金錢帶回自己的國家去，而是利用在當地賺來的金錢，造福當地人！

例如用來發展當地人士須要的行業，進行建設性的投資！

總之，有中國人在着的地方，就可以看到社會經濟日趨繁榮，除非統治者別有用心，存心排擠，否則，中國人在各方面的表現必然是令人刮目相看的。

東南亞許多思想幼稚的政治家，近年來紛紛實施排華政策，滿以爲趕走了華僑，他們本身的民族便可以承繼一切。

事實證明：華僑走了之後，他們呈現經濟衰退，一切停滯不前。結果損失的還是他們自已了！

爲甚麼？其實道理十分簡單，因爲他們不能克苦耐勞，既不善經營，又沒有創造能力，與僑胞們比較，實在太落後。

中國人不但有頭腦，也有道德，例如曼谷有一間珍平酒家，以燒鷄馳名一時！差不多每個到曼谷一遊的旅客，都會在導遊的引領下，前往一試！

這種生意若然落在貪婪民族的手中，恐怕早已「飛擒大咬」，價錢賣到驚人，非普通遊客所能嘗試到燒鷄的美味！

但是，這間酒家的主人却以薄利多銷，作服務式的經營，每隻燒鷄僅賺泰幣五銖，約伸港幣一元左右而已。但小數怕長計，該店主人昔日只是街頭一小販，如今該酒樓數層全是自置物業，單是燒鷄一末，日銷便多達一千五百隻以上！這就是我們華僑在外地慘淡經營的一個最佳例子。

泰國執政者相當聰明，他們曉得中華民族的優秀血統，因此他們不但不會學東南亞其他國家一樣進行排華，還處處與華僑們進行建設性的合作。

例如最近一次暴亂，執法者就曾經公開感謝僑領們的合作，要不是他們，據說暴亂會持續下去，死傷更衆云。

事實上，華僑們的確安份守已，只有建設，絕無破壞。就像曼谷的廣東菜館，就不知替當地旅遊業爭來了多少的光采！

現在哈威處長點好了菜，開始問阿生他們喜歡喝些甚麼酒！

阿生苦笑搖頭，他不是酒徒，對於酒可以說是毫無研究！

結果，還是由哈威出主意，介紹當地的名釀——夜孔酒！

夜孔酒據說是泰國銷數最多的土產佳釀，酒味近似白蘭地，却用土法自製，是一間叫「挽字康」酒廠的產品。

說到「挽字康」酒廠，是華僑在十七世紀時創辦的，一七六七年開始生產米酒，到了第五代皇朝，被當時的泰皇收爲國有，但經營不得法，每年必虧大本！直至年前政府迫得面對現實，將酒廠租給一個華商集團經營，於是該廠出品的「夜孔酒」，竟然成爲全泰銷數第一的佳釀！

至於其他外國洋酒，只有一兩種在泰人心目中認爲最佳，價錢也最貴，其他各式牌子則被列爲「雜酒」，價錢便宜。

其實，泰人認爲最好的「洋酒」，在香港售價較便宜，這完全是偏見所造成，與酒質無關。

香檳和果子酒，在曼谷不大歡迎，華僑們不喜歡港人流行的「孖蒸」，而是喜歡五加皮的！

泰國也有啤酒生產，目前有二間啤酒廠，

一間出產「獅標啤」，一間出產「白馬啤」，售價低廉，所以外國啤酒很難在當地爭生意，目前僅有德國一種黑啤還能在當地購到，黑啤亦即香港人所說的「波打酒」。

也許有人在市面上見過不少美國「罐頭啤」，其實那只不過是駐泰美軍的「糊塗傑作」，由美國一些合作社偷偷售給黑市商人，輾轉流入市面的，在入口記錄上，沒有人運入美製的罐頭啤酒。

當晚的一頓飯吃得非常開心，幾個人有講有笑，身爲主人的哈威，一邊勸各人舉杯，一邊講述當地的一些風土人情。

菜色之中大都是粵菜中著名的可口小菜，只有一味「竹筒雞」是阿生第一次嘗到的。據說烹製時將雞置於竹筒之內，自然是相當巨型的竹，然後以適當的火候燉熟，既特色，又好味！主人爲增加食客興趣，還當面將雞由竹筒傾出！

飯後鮮菓多達數欵，有榴槤，紅毛丹等，但阿生吃不出味道來，反而十分欣賞熟口熟面的「龍眼」，因爲這種生菓雖則在香港，廣東四鄉等處有售，但泰國龍眼似乎比石硤名產更清甜更多汁。

若言水菓之令人吃極不厭，似乎只有台灣的鳳梨，木瓜以及西瓜，既清甜，又多汁，價錢更加便宜得很，難怪阿生印象難忘！

阿生不敢主動先談公事，他不知道這兒是否「隔牆有耳」？主人家既然「今宵只許談風月」，他也只好講一些無關重要的。

離開酒家時，哈威又對各人說道：「我在希爾頓酒店訂了位，我們一齊去看一場泰國舞劇。」

阿生眞不明白，哈威身爲一地主管，怎麼會對夜遊生活這麼有興趣。

丁祥是巴黎總部派來的高級特警，這點相信哈威也一定明白，他怎麼可以對自己的工作態度如此冷漠？連丁祥也開始感到不滿了。

因爲他們此來並非爲了玩樂，而是有着任務在身的。所以丁祥忍不住說：「哈威先生，可以讓我跟你談幾句嗎？」

哈威竟然笑道：「兄弟，這個時候來跟我談公事，似乎太煞風景了，來吧！先去看完那精彩的舞蹈再說。」

丁祥沒有他辦法，只好跟阿生交換了一個無可奈何的眼色。

乃龍這時候也會意了，他悄悄對二人說道：「算了，請二位遷就一下吧！反正今晚夜深了，一切行動也得由明天開始！」

阿生苦笑一下！

哈威這時已和他的保鏢回到他的汽車裏去，阿生和丁祥則坐到乃龍的車子裏來！

乃龍開着車子尾隨着哈威，阿生忍不住說：「你的上司似乎很會享受！」

乃龍苦笑道：「這只是最近以來的事，他甚至沒有到辦事處去上班！」

丁祥問道：「然則，他在幹一些甚麼？」

「我也不大明白。」乃龍聳聳肩說，「他近來似乎有些反常，老實說吧，我也開始有些兒担心！」

「過去我好像未見過他，他是由那兒調來的？」阿生是指前幾次到曼谷公幹，每次他必見乃龍，但哈威却是第一次。

乃龍道：「他本來是前任處長的特別助理，後來被派到東京去，担任反毒組顧問，前半年左右，才由東京方面調回來接任處長這職位的。」

阿生故意道：「本可以把你升上去的。」

乃龍笑了笑：「我不是行政人才，我喜歡外勤工作，所以總部向我徵求意見時，我拒絕了。」

阿生故意有此一說，是爲了試探一下乃龍，因爲往往像他這樣坐第二把交椅的人，會妒忌現任上司升得太快而中傷對方。

但現在看此情形，乃龍絕非妒忌，那所講的必是眞話了。

丁祥問乃龍：「你這位上司上任後，有過甚麼表現嗎？」

「暫時還沒有。」乃龍說。

丁祥雖然是巴黎總部裏的人，但是他並非主管行政，因此這位乃龍的上司哈威，到底憑甚麼調任到這裏來担任要職，他實在不得而知了。

不過就眼前印象，丁祥對哈威有些反感，覺得他只會享樂，而不是一名典型的國際特警。阿生雖則沒有表示，其實內心亦有同感。

曼谷夜遊　風光迷人

車子到了希爾頓酒店門前停下來，五個人相繼入內，原來酒店方面撥出一個小禮堂，專供上演泰國民族舞蹈給遊客欣賞的。

小禮堂的座位只有一百個左右，阿生他們坐在前排第五行。

當晚担綱演出的，是一間叫「火林」的泰國舞蹈學校，其實他們所演出的，阿生等人早已在西方一些電影中看過了。

例如「國王與我」那部電影以及電視片集，就看過那些表演「指功」的泰國舞蹈。現在唯一不同的，只是眞人表演而已！

泰國人有許多事物是由中國傳過去的，事實上他們絕不否認他們的祖先是我們中國少數民族後代。因此眼前所見的舞蹈服式，也是由中國古代武士的披甲裝束演變而成。

至於舞蹈的表演形式，也是由古代的武士打門動作蛻變出來的。

事實上泰國第一世皇的岳父，就是中國潮籍一位姓鄭的，由於他領導泰人抗拒緬人的入侵有功，泰人建有宏偉壯觀的「鄭王廟」以作紀念。

鄭王廟是每一個遊泰中國人必然一到的觀光勝地，位於湄公河西岸，佔地甚廣。廟內除了正殿外，偏殿甚多，牆壁均以中國各色瓷器碎片堆砌而成，璀燦奪目。中有高塔，高十餘丈，巍峨壯觀！

回頭再說小舞台上所演出的泰國舞蹈，動作單調乏味，音樂也不起勁，看得阿生懨懨欲睡！

突然之間，那個保鏢他密驚叫了一聲，便發足往外奔出！

乃龍、阿生和丁祥等三人是受過訓練的特警，他們的反應非常迅速，見狀立即追出；與此同時，他們發覺哈威已不在座中。

這時候，座上將近一百個觀衆正瞪住舞台上的表演，沒有留心到這數名大漢的怪異動作！就像剛才乃龍等人，不知道哈威何時離座一樣。

各人衝出酒店門外，發覺哈威的座駕車仍然停在路旁！

乃龍向保鏢他密問道：「發生了什麼？」

他密說：「哈威先生失踪了，我們快些去找他！」

「會不會走去了洗手間？」阿生說。

丁祥也覺得這保鏢未免太過神經過敏。

乃龍獨自折回酒店之內，他密則衝向街口那邊，四下裏張望！

阿生和丁祥二人回到酒店內的小禮堂，發覺那五個座位仍然是空空如也！

乃龍到洗手間去，但他在裏面找不到他們的上司——哈威處長。

乃龍回到丁祥和阿生二人的身邊，他開始

感到事不尋常地說：「處長並不在洗手間，眞奇怪！」

丁祥和阿生交換了一個眼色，他們顯然也覺得事態不妙！

阿生問乃龍：「會不會暫時跑開了？」

「是的，可能去打電話，也可能遇上了熟朋友多談了幾句！」丁祥忖測着說。

三個人分頭在酒店各處搜索，他們也問過一些侍者，但沒有人見過哈威；最奇怪者，就是連開門的小厮也說未見過哈威離開酒店。

丁祥於是說道：「他可能躲到樓上房間去了。」

「但是他爲什麼要這樣做？」阿生不禁反問道。

乃龍跑到電梯那邊去，向一些電梯女郎查問。結果也沒有人見過哈威。

他們知道未必每一個人都認識哈威，因此他們查問各人時，只說出哈威的身形，高度以及衣飾等等，但是沒有人見過他！

他隱形去了？——三個人自然不會相信哈威有此種本領。尤其是丁祥和阿生二人，他們老早就感到哈威這個人有些不大對勁！

三人走出酒店門外，二輛車子依舊停在那裏，只是不見了保鏢他密。

丁祥問乃龍：「他密是我們的人嗎？」

「不，他不是國際特警，是由處長自己挑選回來的保鏢。據說，他武功很了得！」乃龍說。

三個人分向街頭街尾搜了一遍，仍然不見他密和哈威他們！

乃龍去打了兩個電話，一個打到哈威家中去，另一是通知秘密辦事處的。

曼谷的國際特警秘密辦事處也像世界各地的分部一樣，二十四小時有人辦公。

乃龍調來十多名幹練特警，叫他們在酒店內外各處找尋綫索，希望能找到哈威處長。但是結果連保鏢他密也不知所踪！

唯一查到的，就是哈威曾由後門悄悄離去，一名女工，當時見到他匆匆忙忙，只有一個人。

他爲什麼要這麼樣鬼鬼祟祟的？

乃龍等人一時之間也找不到答案。

哈威表現得如此失常，到底是爲了什麼？爲了逃避丁祥和阿生？還是他本人另有苦衷？

更加值得注意的，還有的保鏢他密，爲什麼他也一併失了踪？

乃龍一邊分配人手到各處追查二人下落，一面與丁祥和阿生等人到哈威的家裏去！

丁祥問道：「哈威結了婚嗎？」

「是的。」乃龍說，「他的妻子也是泰國人，剛才我還跟她通過一次電話，她說哈威一直未有回家。」

阿生道：「你這位上司，會不會在精神上有點毛病？」

乃龍苦笑聳肩：「我也不敢否認，現在我越想越覺得不妥。」

三人到了一幢住宅，乃龍說這就是哈威的居處了。

乃龍引導丁祥和阿生二人入內時，看見哈威太太正坐立不安！

她一看見乃龍就追問她丈夫的消息。

哈威太太只有三十餘歲，比哈威本人年青許多，是個典型的泰國女人。她的眉宇間充滿了恐懼，面色也顯得蒼白！

乃龍一邊安慰她，一邊追問哈威離家前後的情形，希望由此找出一些綫索來！

但是，哈威太太說，她只知道她丈夫今晚約了朋友去吃晚飯，其他事情就一概不知。

乃龍問道：「那個保鏢他密，你當然也認識他吧？」

哈威太太點點頭。

乃龍接着又問道：「他是什麼人？你可知道嗎？」

「我丈夫似乎很尊敬他，但老實說，我對他感到很討厭！」哈威太太道，「你們也不難想像得到，他在我們家庭裏到底是個陌生人，但他到處亂闖，像個管家婦一樣。」

丁祥問道：「你可知道，他從那兒請來這人？」

「我不清楚，聽說他的拳脚功夫很好，槍法又準！」哈威太太說，「我丈夫本來也是個國際特警，我眞不明白，他何故還要依靠外人保護！」

「是的，這問題你早該問問你丈夫才是。」丁祥說。

哈威太太道：「我問過他了。他說，曼谷環境太過複雜，若多一個私人保鏢，等於多買了一份保險！但是現在，唉——」

哈威太太顯得非常煩躁，她沒有再說下去，只是輕輕嘆息！

丁祥、阿生甚至乃龍，都可以看得出，哈威太太有着難言之隱！

乃龍對她解釋：「做我們這種行業的人，隨時隨地都可能有生命危險，時到如今，你不該再有任何猶疑了；你必須把你所知道的，盡可能和盤托出，早一些讓我們知得更多，哈威處長便早點有被我找到的可能，太遲只怕他的生命有危險！」

哈威太太心情矛盾，她的眼眶裏飽含淚水。她終於經不起乃龍的一再催促，咬咬咀唇道：「不瞞你說，我也覺得他變了！」

「變了？」乃龍怔了一怔：「這是指那一方面？」

「以前他不喜歡夜遊，近來常常夜歸，我眞有點不明白。」哈威太太說。

「你知道他去什麼地方？」乃龍問。

「我不知道。」哈威太太說，「可能是一些夜遊場所，有女人地方。」

阿生在旁不禁問道：「你所指的以前，是什麼意思？是多久以前？」

「我是指，他未去日本之前。」哈威太太道。

阿生又問：「他去日本時，你沒有一齊去嗎？」

「沒有。」哈威太太說。

「他調去日本多久了？」阿生問。

「一年有多了！」哈威太太答道。

「你是指他回來之後，便經常夜遊麼？」阿生問。

哈威太太又點點頭。

阿生回頭與丁祥交換着眼色，丁祥會意地問：「他會不會在外面有了女人？」

「他會不會在外面有第二個住家，這點我不知道。不過人家對我說，他常常在一些夜遊場所出入，花天酒地的。」哈威太太流着淚水說。

乃龍忽然問道：「他的保鏢是不是也跟在一起？」

哈威太太道：「是的，那人與他形影不離，我眞不明白，哈威爲什麼要請他！」

這時候，外面有人入來，是一名特警，他向乃龍報告說，酒店內外的搜索無結果，其他所有哈威可能到的地方都查過了，依舊沒有他的下落。

丁祥、阿生和乃龍等三人，作了一次緊急會商，覺得事態十分嚴重，決定立即通知巴黎總部之外，還與當地警方連絡！

乃龍臨走時，還留下一名特警保護哈威太太。

× × ×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本來早已辦好手續，準備到泰國旅行。當然！他們也會先往曼谷，而且一定會晤阿生，但事先却沒有讓阿生知道，目的只不過希望讓他到時感到意外！

但是，就在阿生那天起程後不久，他們忽然之間改變了主意。

呂林二人決定把泰國的行程押後，主要是因爲符大同的命案有了新的發現。

夏維探長通知他們說，那天在萬達靈酒店樓下咖啡座的神秘女郎，可能須要他們協助去找她，因爲除了阿生之外，他們二人是當日見過那神秘女郎的人。此外就是一名侍應生。

那名捧咖啡的侍應生，當時曾替那女郎傳遞一個火柴盒——上面寫了一些字的摺疊式火柴。所以他對神秘女郎印象更深刻！

夏維探長因爲忙不開，他親自致電呂林二人，要求他們助一臂之力，那是由於他們二人曾見過那個神秘女郎，也是由於他們是夏維的好朋友！

夏維又說：符大同之死表面可能是一宗桃色命案，但骨子裏似乎並不簡單。關鍵在乎那個神秘女郎，找到了她，也許可以得到全部答案。

但是，夏維最近忙得喘不過氣來，許多大案都推到他身上來，人手固然不足，綫人費用又被當局收縮了。這難免令到一些消息來源受到阻碍。

這是一個百份之百的商業社會，沒有錢賺的事情，誰都提不起勁，何況是黑社會中的綫人呢？

因此，年來警方的破案率大大降低，夏維這位探長首先受到責難，偏偏他對外間的輿論又無從解釋。可不是嗎？他不可能對人說：沒有黑社會綫人，我可不能破案啊！

事實上推理偵探學雖則可靠，無奈近年來罪犯們都學乖了，許多現實生活中發生的罪案，根本就缺乏所謂現場證據，那就不得不依靠綫人的帮助了。

何況當地的警政早在百年前開始，執政者已經走錯了路。他們可能發夢也不敢想到此地會有今日的繁榮，因此警察訓練營的課程，只是包括了簡易法例，防暴操以及一般巡警的常識等等。此外就是如何賺外快，因此才有「未畢業先學攤大手掌」的醜事發生。

當局既未授予偵探學，試問，一個由武裝警察調往偵探部的探員，又焉能不依靠賴綫人呢？

夏維手下的探員們，就有不少是完全未學過偵探術的探員，他們只憑綫人和經驗去辦案而已；偏偏最近一連串的反貪運動把不少警界官員嚇走。新人上場，經驗不足，而且人數有限，無法追得上實際的須要，於是夏維更頭痛了。

呂偉良和林愛莉他們過去帮過警方不少忙，主要都是因爲夏維的關係，而這一次符大同的命案更是他間接目擊發生的。

因此，呂林二人決定暫時留下來！

呂偉良找着夏維問：「萬達靈咖啡座那個侍應生叫什麼名字？」

「他叫陳志洋。」夏維說，「報紙也有刊登他的姓名，你沒有看見嗎？」

「沒有。」呂偉良又問：「爲什麼你會公開他的姓名？這對他的生命會有危險！」

夏維探長道：「我也知道，但這是唯一的希望！」

「這是唯一的希望？」呂偉良怔怔地問：「這是什麼意思？」

「我故意公佈他的名字，讓歹徒去找他！」夏維又說，「我一直都有派人暗中保護陳志洋。」

「這種守株待兔的辦法會生效嗎？」呂偉良問。「你們的保護是否周密也成問題，尤其是警方人手大鬧不足之際！」

夏維道：「理論上本來行得通的，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們不上當也不是奇事！」

呂偉良沉吟一陣，道：「我想主動地去找他！」

夏維道：「他向我們作過供，你要不要看看他的口供紙？」

「沒有用的，他對警方講的我都不難想像得到。」呂偉良說。

夏維悄悄舒了一口氣，他知道呂偉良開始感興趣了，希望這件事很快就會有結果。

呂林二人跑到萬達靈咖啡座，時間還早，人客並不擠擁。

呂偉良想知道那一個叫陳志洋，但林愛莉很快就認得一個侍應生的輪廓，他是當日與阿生同時接觸過那個神秘女郎的人。

阿生當時拒絕爲女郎傳訊，後來這侍應生便替那女郎把火柴傳給符大同。

呂林二人又發覺座中有個似曾相識的男子，暗中監視一切；他正是夏維派來暗中保護陳志洋的探員，難怪有些面善了。

探員自然也認得呂林二人，因爲他們常常出入警探部，是夏探長的常客。但是探員並沒有招呼他們，想是避免惹人注目。

呂偉良藉故把陳志洋召至跟前，那侍應生也認得他們就是當日在場的貴賓。陳志洋心裏正感奇怪，已聽到呂偉良對他說道：「陳老兄，你是什麼時候落班？我想找你談談，你有空嗎？」

陳志洋相當機警，說道：「正式下班的時間在午夜，但我可以抽空出去片刻，給我時間地點吧，呂俠士，我已經明白你意思了！」

呂偉良和林愛莉也都想不到此人竟然也知道他姓呂，因此，他約好陳志洋一小時後到外面去。

探員當然已目睹一切，但他沒加阻止。其他人客根本也不知道他們在談一些什麼，只以爲是一般客人召來侍應生要飲的吃的而已。

一小時後，陳志洋用一件便服蓋住裏面的制服，下面仍舊穿上了那條黑色的褲子，匆匆忙忙趕來會見呂偉良和林愛莉。

他們相約會面的地點就在咖啡座隣近的一間商場的通道上。

由於時間無多，陳志洋見了他們就先說道：「我已經知道你們想知道一些什麼了，那個女人好像是姓何，我忽然記起有一天下午，她和一名女歌星來喝咖啡，當時我無意中聽到有人叫她何小姐。」

林愛莉問道：「那女歌星是誰？」

「是黃星星，並不很紅，出過一二隻唱片。」陳志洋說。

呂偉良問道：「你有沒有把這些，告知警方？」

「沒有。」陳志洋道，「當時我想不起那女歌星是誰，我怕警方不斷請我去問話，這會影响我的工作。」

呂偉良道：「你還知道一些什麼？」

「我知道的早已告訴了警方。」陳志洋道，「老實說，我相信你兩位可能更有辦法。警方只會自我宣傳，他們把我的名字公佈之後，令我提心吊胆。」

「你放心吧，我知道他們可能派人在暗中保護你。」呂偉良安慰他說，「你應該盡力去想想，那位何小姐還跟一些什麼人在一起？例如那位名流符大同，是否也跟她在一起喝過下午茶？」

「沒有，絕對沒有！」陳志洋說，「我想

過了，符大同我是認得的，他們從未在一起喝過茶，甚至事發當日也沒有招呼。」

呂偉良和陳志洋是在一個陳列飾櫃前面站着交談的，林愛莉不知怎的，忽然驚呼一聲：「快些伏下來！」順勢就把陳志洋往旁推了一把！

呂偉的反應非常快速，當他聽到一聲清脆的玻璃破碎聲之後，心已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一個陳列貴價商品的飾櫃，洞穿了一個彈孔，玻璃破裂了！

商店裏的人，以爲盜刼，立刻便按响了警鐘！

被林愛莉一掌推倒仆在地上的陳志洋，驚魂未定，他內心已明白到，正遭受到一次的暗殺！

呂偉良正待採取行動，林愛莉已經叫出一聲：「小心保護他！」

林愛莉雖然沒有多說一個字，呂偉良也明白到她所說的「他」是指陳志洋。呂偉良本來想叫林愛莉留下來保護陳志洋，由他去追那開槍的人，想不到他還未開口，林愛莉已採取行動了。

林愛莉最先是在飾櫃玻璃的反影中看見有個可疑人物出現在通道上的另一邊，當初她以爲是夏維派來保護陳志洋的警探；後來一再看清楚，又不是他們在咖啡座中見過的警探。於是林愛莉立刻提高警覺。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林愛莉看見那人舉起一些物件，那是一份報紙，這在普通人眼中也許不以爲意，但林愛莉是個久歷江湖的人，自然明白到捲起來的報紙之內可能是隱藏有武器！

果然，一些黑得發光的東西在報紙的掩飾下若隱若現，憑她的經驗，那些黑得發光的東西，可能是一支手槍的槍管部位！

再看那人的動作正在瞄準，林愛莉就不難想像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她驀地有如從噩夢中驚醒，不敢再猶疑，便隨即發出了一聲驚叫，同時順勢把陳志洋推倒地上！於是那顆子彈落了空，那個陳列飾櫃的玻璃碎了！這也證明，林愛莉的想法並沒有錯！

林愛莉的反應一向敏捷，她明白到這宗暗殺的動機是什麼，於是她迅速採取行動，衝向通道的另一端！

那名槍手用的是滅聲手槍，本來這是一個好機會，想不到，却給林愛莉破壞了。他還來不及發射第二槍，已經看見林愛莉急急衝了過來！

槍手吃驚之餘，正待把目標移向林愛莉，但是說時遲那時快，耳畔傳出一聲吆喝：「快些舉手！把手槍扔掉！」

槍手回頭一看，是一名便衣警探，他正舉起手槍瞄準他！

槍手驚呆了一下，正待把手槍所指的方向移動，突然手腕痳痺了一陣，手槍不由自主地掉在地上！

聽不到槍聲，警探所用的也不是滅聲手槍，槍手所以感到痳痺，是由於一枚髮夾自林愛莉手中彈出，刺中了他的穴道所致！

警探迅速飛撲而至，以熟練的手法急急爲那刺客加上手鐐！

刺客手中的報紙墮在地上攤開了，裏面果然包藏着一支滅聲手槍！

警車聲剛傳來，已聽到陣陣步履之聲，數名武裝警員已荷槍實彈衝了過來！

警方的行動所以如此迅速，完全由於那間商行的陳列飾櫃玻璃破碎，令到裏面的人以爲發生刼案而急急按响警鐘所致！

負責保護陳志洋的警探抹了一把汗，走過來把那支滅聲手槍小心檢起，同時示意在場的警員小心保護失手被擒的刺客，以防有同行者殺人滅口！

大批警員自巡邏車上跳下來，把現場一帶重重包圍；與此同時，夏維探長亦已接到報告，立即帶人趕來查看！

呂偉良帶着驚魂未定的陳志洋過來，他表示並未見過那刺客！

刺客身上却搜出陳志洋的照片，他直言要殺人滅口，却不肯供出幕後人是誰。他只說是爲了賺取一筆可觀的金錢而幹此事！

刺客年約三十，叫狄堅，是一名海員，但目前失業了。殺人武器是他做海員時，在外國購買的。

夏維迅速趕到現場，親自把他押走，希望能够查出幕後主使者是誰。

陳志洋本來只是暫離工作崗位，現在却被迫由警探陪同下，回去告假。

夏維憑呂偉良和陳志洋的口供，立即派人去找女歌星黃星星。但是林愛莉却自告奮勇，請夏維讓她去辦妥這件事。

林愛莉匆匆趕到一間電視台去，她知道黃星星這時候正在那間電視台練歌。因爲有一張報紙曾報導了這宗娛樂消息。

林愛莉正像許多女孩子一樣，雖然她現在已是一個結了婚的少婦，看報紙時還是注意娛樂消息。

那段消息指出，黃星星當晚將在一間電視台演唱，因此照慣例她將在下午三時進入電視台練習——排練和演習一次。

通常來說，這種消息不會假的，因爲許多職業歌手晚上要到夜總會和歌廳演唱，所以多數會在下午進入電視台與樂隊排練一次，然後進行錄映！

林愛莉是由夏維一名助手陪同的，所以電視台的門警也不加阻攔。

但是進入了電視台之後，林愛莉却以一名娛樂報女記者的身份出現。

對於電影明星和歌星來說，他們絕對了解到宣傳對本身的重要性。因此，黃星星聽說有位女記者要探訪她，自然是忙不迭地招待她到茶水部去，熱誠地請林愛莉喝咖啡！

林愛莉乘機問道：「黃小姐常常喝下午茶麼？」

「是的，有空總會約朋友一道兒談天說地！」黃星星笑道。

「怪不得，那天我在萬達靈咖啡座見到你，嗯……似乎是跟一位——」林愛莉故意頓住了，目的是想看看對方的反應。

「是不是看見我跟一位小姐在一起？」黃星星說，「一定是女明星花枝展小姐吧？」

「不！我也認識花枝展，不是她。讓我想想——」林愛莉故作沉思，「那位小姐當時穿一襲相當暴露的西裙，大約五呎半高，皮膚有些黝黑，戴淺啡色眼鏡……」

「哦！原來你是指何小姐！」黃星星恍然地說，「她正是你所講的一樣，喜歡穿暴露服裝，五呎半高，皮膚黝黑，也喜歡戴淺啡色眼鏡。」

「何小姐是什麼明星？」

「噢！她不是明星，是我在泰國認識的朋友，聽說她家中很富有！」

「原來她是來自泰國的？」

「是的，她是泰國華僑，年前我到泰國登台，多得她照顧，所以她這次來遊覽，我也得盡地主之誼！」黃星星說。

林愛莉似乎已經找到了她所需要找的東西了。

想不到侍應生的記憶力總算有了一些收穫

，要不是他記起那神秘女郎曾與黃星星一齊去咖啡座喝過下午茶，要不是他記得有人稱呼過那女郎爲「何小姐」，根本沒有人敢想像得到那女郎來自泰國。

這時候，輪到黃星星要追問林愛莉了。她問道：「林小姐，請問你是那一家娛樂報的？」一邊又自手袋中取出一些相片來說道：「這是我新近拍的照片，有機會請大力捧場！」

林愛莉慢條斯理地，只揀了其中一款，然後又抱歉地說：「對不起，黃小姐，我本來不是甚麼記者，剛才我說謊了！」

「甚麼？說謊？」黃星星臉上的笑容頓然消失，「這是甚麼意思？」

林愛莉道：「你很快就會明白的！」

林愛莉站了起來，探長助手這時由那邊過來向黃星星表露身份。

助手要邀請黃星星回警探部問話，林愛莉却獨自走了！

黃星星這時才如夢初覺，可惜已經說了出去的話難以收回！

林愛莉安慰她說：「只要你講眞話，我担保包你不會有事！」

助手也說：「是的，我們只求你證實那女子的身份，其他的事不會再麻煩你！」

黃星星無可奈何，只好陪同他們到警探部去！

警方就憑了這綫索，從泰國入境旅客的登記檔案中，找到了那神秘女郎的身份。

根據檔案記錄，那女子姓何，叫何媚，是華裔泰國人，目前獨自到本市旅遊！現在已經離境，返回曼谷去了。日期正是案發的當晚！

記錄雖然是這樣，但警方相信她不會是「獨自前來」，更不是「旅遊」；同行者極有可能是來自泰國的殺手，此行目的則大有可能是爲了對付符大同。

因爲根據酒店記錄，租下萬達靈酒店「一〇二四」號房的，可能是一名泰國人！

符大同爲甚麼得到何媚的指示之後，便按址去找那個泰國人？大概是爲了一宗交易正在進行。

但是，符大同如果是「大老板」，他不可能親自出馬的！除非這是一宗非常重要的事情，非他不可！

然則，較早時的忖測又被推翻了！

較早時的忖測是：符大同與人幽會，以至被那「神秘女郎」的丈夫或情人殺害！

但現在何媚的身份已被揭開，她似乎不是符大同的「幽會對象」，而只是「某種交易的對手」而已！

於是，夏維立即通知國際特警組任如重！

任如重透過國際特警組織的全球通訊網，知會泰國分部，要求泰警設法找到何媚這個女子！

既然一切都與泰國有關，呂林二人覺得他們的行程也不該再拖延了！因爲他們本來就是要到泰國去旅行的，只應夏維的要求而暫時留下來！

現在何媚的行踪查出了，緝兇工作似乎是警方的事。至於那個企圖暗殺侍應生陳志洋的刺客狄堅，他正接受警方的嚴密偵訊！

狄堅直認爲金錢服務，但他却說不出誰僱用他！不過，夏維的一班手下有許多辦法可以令到他講眞話的，招供只是時間問題！

× × ×

呂偉良一直有個心願，他希望有機會再作環遊世界的壯舉；雖然過去他曾以王老五的身份遊遍了大半個地球，但那時候不但太年青，有許多值得一遊的地方也未有機會去！

現在他成家立室了，更重要的是：阿生已經加入一個國際性的反罪惡組織，他可以放下重担，跑到世界各地去看看！

本來曼谷只是他們環遊世界的第一程，但看情形他們到了曼谷之後不可能作過境性質；最低限度也得會晤阿生。

呂偉良明白這是阿生爭取表現的好機會，他希望阿生做得更好。因此，他預算到達曼谷之後，最低限度也得向阿生交代一下「符大同命案」的最新發展！

他又知道阿生跟丁祥在曼谷辦案，一定很忙，所以他們起程時，並未打電報通知阿生接機；他們預算到達曼谷之後才去找阿生。

但是，當呂偉良和他的妻子林愛莉步出曼谷機場時，却有一名男子趨前迎接！

那男子年約三十，樣子倒不錯，他很有禮貌地問：「是呂偉良先生和呂太太嗎？」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呆了一陣！他們在泰國沒有甚麼親友，而且事前並未通知任何人，這男人到底是何方神聖？

呂林二人正感詫異之際，那男子又說道：「是乃龍隊長派我來的，他正與阿生隊長忙於辦案，希望二位原諒他未能親自前來接機！」

林愛莉忍不住問道：「你是甚麼人？」

「曼谷分部的特警。」那男子說，「是任處長通知我們，所以我們知道二位乘搭這一班機的。」

呂偉良臨起程前，確實用電話通知過任如重處長，那個電話是由機場餐室打出的，當時他却忘記了叫任如重不必通知阿生。

但是，他記得當時也沒有告訴任如重：他並未打電報通知阿生。那麼，任如重又何必多此一舉？

唯一的可能就是：任如重阿生之間剛用他們的國際特警通訊系統談及公事之際，順便提及呂林二人剛剛起程到泰國，所以阿生才會知道了此事！

無論如何，人家都表現出一番好意，又如何拒絕？於是他們與那個男子併肩而行；那男子示意二人登上一輛在那兒等候的黑色房車。

車內已有一名司機在等候。那接機的青年男子拉開了車門，讓二人先上車坐到後座去，他自己却坐到司機身旁去！

車子很快就開動！

青年男子一度回過頭來，對住呂偉良和林愛莉作出禮貌的微笑！但是，頭腦冷靜、目光銳利的呂偉良，也在同一時間內，發現那笑臉中孕育着殺機！尤其是當那男子與司機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呂偉良知道他們已經上當了！

不過呂偉良絕不會後悔，他久歷江湖，出生入死也不知凡幾；他自問寶刀未老，要是此行有收穫就算冒了生命的危險也是值得的！

林愛莉也感到有許多事情不大對勁，首先是她隱約聽到了車內的夾層之內發出了一下輕微的機械扭動聲，那可能是司機利用自動掣將它鎖上了！

林愛莉試伸手企圖把車門扭開，但是扭不動，門果然鎖上了！

那男子回過頭來，說道：「目的地還未到，兩位想下車麼？」

林愛莉生氣地問：「你到底是甚麼人？」

那男子陰森一笑：「傳說中的鐵拐俠盜，原來並無任何了不起之處！」

林愛莉肯定他們已經上當，迅速採取行動，雙手往前一探，就想扼住那傢伙的頸項。但是，前排座位後面突然伸出一度膠板，把前後座間開！林愛莉的動作雖快，畢竟也遲了一步！她的二隻玉手碰在硬膠板之上，隱隱作痛！

那男子格格大笑！司機繼續把車子轉彎抹角地開動！

呂偉良透過膠板可以看得見車前的情形，他對他妻子說：「愛莉，算了，別再浪費氣力

，人家既是有備而來，就讓他們有點收穫，否則，他們將無法向上司交代呢！」

那男子得意洋洋地笑道：「其實你們太不機警，如果向我索閱證件，也許不致上當！」

呂偉良笑了笑：「由此證明，生存在這世界上，太過相信別人是虧待了自己！」

林愛莉怒氣稍息地問：「你們是販毒幫的人吧？」

「不！」那男子道：「我們只是爲了賺錢，殺人是我們的職業！」

「原來是職業殺手集團！」林愛莉道，「那麼，派人到香市殺死符大同的，大概也是你們這班人吧？」

「小姐，你說得太多了！」那男子道，「你也知道我們這一行業最講究職業道德，因此，我們做過的事，決不會向別人談及；即如我們今天殺了二位，也不會向僱主以外的人談及一樣！」

「然則，你的僱主是誰？」林愛莉道，「我們只是來此旅遊，與人無仇無怨，他們爲甚麼要僱用你們來殺害我們？」

「要怪只怪你倆名氣太大，東南亞各地的黑道中人都聽過大名了。」那男子道，「只是你們似乎名大於實，眞的是見面不如聞名！」

呂偉良苦笑道：「你們太過獎了，其實我們也沒有甚麼了不起之處。」

「少說廢話吧！由現在開始，你們須要暫時過一段黑暗時期！」那青年人說完，順手在汽車錶扳上按下了一個按鍵！

汽車後座前後左右四面的玻璃，都逐漸變成一片黑暗，車廂後座，很快就變成了黑暗世界。

林愛莉悄聲說道：「他們到底要把我們怎樣？」

呂偉良安慰她說道：「無論怎樣也好，現在我們已經勢成騎虎。惟有冷靜點，靜觀其變吧！」

林愛莉畢竟是個身經百戰的迷你女賊，對於「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道理，她是非常明白的，因此他們二人不再說話，也不圖反抗掙扎，保存精力，靜觀其變！

× × ×

曼谷是歐亞兩洲的十字路口，東西航綫必經之路，所以旅遊業頗爲蓬勃！

由香港乘飛機到曼谷，雖然航程只有一小時許，但由機場進入市區却花去了四十五分鐘，因此全程便達兩小時。不像到台北去，一步出機場大厦，外面已經是台北市區了。

阿生、丁祥和乃龍等人，爲了尋找失蹤的哈威處長，曾經先後造訪過不少酒吧和「伴談酒樓」！

「伴談酒樓」可算得上是曼谷的一種特色，裏面有女郎「伴談」，自然也有酒有肉，熔「酒」與「色」於一爐，絕對不像香港那種「無酒可售」的酒帘。

伴談女郎很有商業道德，伴談一小時約莫是二至三十銖泰幣，不足鐘不會離開你，絕不欺場。

每一間伴談酒樓裏面都有許多房間，設計很特別，房間中的「床」，彷彿我國北方人的「炕」，但是用木板搭成的，中央挖成一個大洞，用來放桌子，吃酒菜時，男女圍桌而坐。

吃完酒菜，人客可以在「亦機亦床」的板上休息，讓伴談女郎輕輕爲你鬆骨；自然也有不少人客上下其手的。

就像香港許多色情場所一樣，這些伴談女郎目的既是爲了賺錢，所以對於人客的任何要求都是不會加以拒絕的；由表演無上裝，進而表演無下裝以及其他，只要你肯付錢就行。

至於價錢方面，要看那女郎的「級數」而定，普通一百銖泰幣，約二十多元港幣便可窺全豹。識途老馬都曉得這一類伴談酒樓比起酒吧更加實際！

曼谷和西貢一樣，有許多酒吧都是專做美軍生意的，但年來美軍已大量自亞洲各地撤走，所以西貢的酒吧已面臨絕境；而曼谷方面，因爲兼做東西遊客生意，所以仍然大有可爲！

舊有的遊客區，如是隆路，素里翁路以及博蓬路等，就有不少酒吧和夜總會；至於位於交通要道的碧武里路，更加可以見到不少大大小小的酒吧和夜總會。

曼谷的酒吧也像香港的一樣，有吧女長駐候激，陪客飲酒談天，作風大胆！

在名義上，吧女是免費「爲客服務」的，不過人客却要在禮貌上請她喝酒！

妙就妙在她們手上那一杯「酒」，表面上是香檳或者其他甜酒——俗稱所謂「女人酒」。但是她們自己喝在口中當會明白，那只不過是一杯茶加糖水而已，難得找到一些兒酒味！

一般是每杯「酒」售二十銖，如果她們陪你坐上一小時，喝下十杯是等閒事。因爲酒保很「醒目」，只要看見她們杯中已空，很快又會送來另一杯！而且她們永遠不會醉，只會進出多幾次洗手間而已！

如果闖進一些較下級的，單是那陣吵耳的音樂聲就够令你頭痛！

因此，如果你有熟朋友在曼谷，他們决不會介紹你去逛酒吧那麼「敗家」！

假如須要解决「旅途寂寞」的自然是到上面講過的「伴談酒樓」去；如果要與三兩知己淸談，而雙方都是酒徒的，最好還是到「小酒館」去！

曼谷的小酒館除了售酒之處，還是小吃店，也有咖啡喝！

酒徒可以在這裏叫一碟花生米，逐杯逐杯酒喝，坐上三兩小時，甚至睡一覺才走！

這一類小酒館都很古老，有些還擁有露天的天井，擺放了不少帆布臥椅，專供酒客們舉杯對月，仰天長談之用！

一般酒吧夜總的營業時間大約分三種：每星期由周一至周四，由上午九時開始，凌晨一時打烊；周五至周日延長至凌晨二時；政府假期則延至凌晨四時打烊。

一到了規定時限，門前燈飾紛紛熄滅，大門關上，但裏面依舊是花天酒地！

當局有法律規定，未足十八歲不准入內，所有舞娘、按摩娘、伴談女郎和侍浴女郎等等職業女性，每周必須依時往檢驗一次，就像台北的北投女郎一樣！

阿生每次到曼谷來都爲了公事而忙到不可開交，這一次要不是爲了找尋乃龍的上司哈威處長，要不是爲了哈威太太說她的丈夫常常出現在上述場所花天酒地，只怕阿生還沒有機會到那些地方去見識見識！

阿生他們找了大半個曼谷市，仍然無法找到哈威處長！

阿生和丁祥二人本來是準備到曼谷來，要哈威處長和他的下屬們協助找尋殺人兇手的，想不到現在哈威反而給他們帶來了麻煩！

曼谷警方因爲事態嚴重，會同軍方的憲兵大擧搜索，結果還是一無所獲！

國際特警不但要找尋哈威，還要找尋他的「私人保鏢」他密。阿生他們早已覺得這個人有點奇怪，想不到他也在稍後時間失了踪！

他密爲什麼也會失踪？是爲了責任問題而內疚嗎，還是另有原因？

阿生覺得這件事值得懷疑的地方太多，到底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

就憑他們向各酒吧夜總會訪問所得的結論，證明哈威確實到過一些消費場所花天酒地，

這與一名國際特警領導人的身份，似乎不大合襯！

於是阿生對丁祥說：「我覺得哈威和他密的身份，都須要澈底調查！」

丁祥亦有同感，他說：「我對於哈威這個人，存在着太多的疑問，我不明白總部怎麼會派這個人來這裏做處長。」

「會不會是冒充的？」阿生道。

「照計不可能的！」乃龍在旁說，「他曾到巴黎總部述職，總部也派人來過一次，情理上不可能糊塗到這個地步！」

丁祥說道：「現在，我們似乎要由基本做起了，總部的人事調配主任今晚會到達這裏，他將會帶來有關檔案和文件；在調配主任未到達之前，我們必須設法，先行搜集一些有關資料。」

阿生說道：「例如他的辦公室、座駕車以及住宅等處，我以爲都值得一再加以研究。首先要證實他的身份是眞是假，然後我們才可以下結論！」

「是的，我很贊成你這種想法。」乃龍說，「我已派人印取他座駕車上的指紋，相信總部的登記檔案到達時，就有答案！」

丁祥道：「如果我所料不差，他九成是假的，所以他必須用酒色迷惑我們，等到我們對酒色都失去興趣時，他恐怕露出馬脚，於是一走了之！」

「但有一點我不明白，爲什麼他密也要逃走？這件事本來與他無關！」阿生說。

「可能是怕承担不起職責上的過失！」乃龍道，「因爲他密是處長的私人保鏢！」

「但是當時我們五個人都在一起，並非只有他們二人。」阿生說，「而且，哈威處長是自行失踪的，看不見有誰將他綁架。」

丁祥道：「身爲一個地區的國際特警首長，不用自己手下護衛，而須要另請私人保鏢，這已經不合情理，現在出了事之後，竟然連人也不見了，這更加表示其中大有文章！」

「如果哈威處長是個冒牌貨，那麼他的太太——」阿生忽然想起了一些什麼，驚叫着說，「我感到事情有點不妙！我們對哈威太太的保護是否足够？」

乃龍道：「我已派人保護她！」

「我怕一個人無濟於事！」阿生說，「我們快去看看！」

丁祥和乃龍也開始担心起來，於是三個人又趕往哈威的住所！

哈威太太並不在客廳裏，乃龍立即問派去保護她的特警。

那特警道：「她進入房間好久了！」

房間門是閉上的，乃龍可不能怪那特警，因爲他到底是男性，怎麼可以跟入房間去？

警方也派人守候在外面，本來相當安全，但乃龍還是走去拍門！

裏面沒有反應，各人都爲之大吃一驚！

那名奉命在此保護哈威太太的特警說，她已進了房內超過了一小時！

乃龍担心一些不幸的事可能已經發生，叫人把房門撞開！

完全出乎各人意料之外，房間裏面竟然空空如也，不見哈威太太，也不見有任何人！

各人立刻分頭在屋內屋外搜索！根據外面的警員說，他們一直未見哈威太太的面。

窗門是掩上的，但沒有上栓！

房間裏沒有掙扎糾纏的跡象！如果說有人入來偷綁架哈威太太，根本說不通！因爲只有一門之隔的特警絕未聽到一點聲響！

窗門外是花園，唯一的可能就是哈威太太悄悄由窗門爬出花園，再溜出屋外；屋外警員只顧外來的威脅，疏忽了可能有人由裏面逃出來，這就有可能讓對方有機可乘！

但是哈威太太爲什麼要逃走？

是哈威本身有什麼不妥嗎？然則，他的妻子一定也知道其中原因，只是她故意不對乃龍他們說而已。

乃龍覺得自己未免太疏忽，事實上當時他們三人都太過相信哈威太太，以爲她絕不知情，所以只派人保護她，未想到她可能逃走！

這件事似乎越來越奇怪！沒有人敢去忖測這件事的幕後情形是怎麼樣的。

巴黎總部的人終於到了曼谷。

由調配主任親自率領的調查小組，包括有國際特警裏面的各種專家在內，可以見到總部對這件事也萬二分重視！

帶來的檔案之中，包括有乃龍那位上司哈威夫婦的照片，履歷以及指紋，簽字等等，也有不少文件記載哈威過去的表現，後者是東京支部的資料。

汽車裏留下的一組指紋，應該是較爲可靠的，因爲乃龍等人目睹哈威坐過的位置以及摸觸過一些什麼東西等等，照計不可能有假的。

阿生親自搜查哈威的住所，尤其是他的書房，希望可以找出一些綫索來！

但是，哈威連日記也沒有寫，一切可以供參考的筆跡，都是屬於哈威本人的；他妻子則連首飾財物也帶走，這正好表示一切都是有計劃的。因爲國際特警在哈威家中找不到一件貴重物件。

照計哈威本人的薪俸頗高，歷年來一定也有不少積蓄才對，但在他的住宅內搜不到首飾財物，也見不到銀行存摺以及保險箱，或者銀行保管箱的鎖匙等等。可能都給帶走了！

哈威爲什麼要作出這種行動？他的妻子爲什麼要欺騙乃龍等人？

看來哈威兩夫婦早已有了默契，否則，他們二人不會做得如此天衣無縫！到底他們有什麼難言之隱？

要是他們被綁架，反而可能有更多的綫索遺留下來，但是現在他們是自己躲了起來，表示一切都是經過巧妙的安排。

哈威已是一名有經驗的國際特警，那麼，他可以做得更好，讓追踪他的人一籌莫展！

指紋鑑別組方面有了結果，汽車上留下的一組指紋的確是屬於哈威本人的。他家中和辦公室找到的另一些指紋也是他本人的。

這就是說哈威是眞的，有人假冒他的可能性似乎並不大！

已是他本人，爲什麼要躲避？是有什麼難言之隱呢，抑或變了節？

一名國際特警是經得起各種考驗的，能克苦耐勞，也抵受得住金錢物質的引誘！何況根據過去的工作考勤記錄，哈威是個十分出色的特警！

他被派過許多地方担任特警工作。因爲國際特警組織是世界性，總部都有他們的記錄。哈威除了會講泰語之外，也會講中、英、日等國言語，所以有個時期在日本東京支部工作。

後來爲了應日本警廳之邀，由總部批准他担任東京警廳反毒組顧問之職，那是因爲哈威本身的經驗，以及對泰國販毒的了解所致！

直至前任曼谷特警處長退休，哈威才被巴黎總部召回，派他出任現時的職位！

縱觀整個過程，如果說哈威變了質的話，那麼，他最有可能是在担任日本警廳反毒顧問職位時，受到外間的引誘，以致變了質。

但是，根據日本警方向巴黎總部的反應，哈威的表現極佳，否則總部也不會派他出任此職！

當然，這一切只不過是忖測而已，眞相到底如何？相信除了哈威夫婦二人之外，沒有人知道。

巴黎總部派來協助找尋哈威的人員，當晚就與阿生和乃龍等人展開緊急商討。丁祥是總部裏高級特警，他自然也是參加會議的人。

他們了解到當地警政的腐敗，不敢過份依賴他們的帮助，因此國際特警寧願由別處借助人力，例如香港、馬來亞和星加坡等地，都有國際特警駐守。只要總部一個熱綫電話，他們就會派人馳援！

事態的發展似乎有點千頭萬緒，令人覺得莫測高深。阿生和丁祥是來此調查泰國毒帮派人潛入香港行兇的，偏偏身爲曼谷特警首領的哈威，却在知道他們此行任務之後失了踪，這是否意味着哈威早已受到毒帮的控制和支配？

由於事情來得突然，令到阿生和丁祥等人只得暫時撇下了一切，專心找尋哈威夫婦以及他密等三人失踪的幕後眞相！

阿生與總部人員會商的結果，決定由香市調來他的一批幹練特警，協助乃龍的下屬進行調查工作。

於是阿生立即與香市方面的任如重處長連絡，就是憑了那一次長途電話的聯絡，阿生才知道他的師父和師母已來了曼谷！

阿生當初只以爲他太忙，這點呂偉良一定知道，所以他們來了曼谷也沒有找阿生。但是，後來他致電幾家酒店查詢過，也查不到呂林二人的行踪。

過去三俠不止一次到過曼谷，他們住過希爾頓，明拉粦等大酒店，但阿生在電話中都沒有二人的消息。

任如重在電話中答允立即親自率領一隊國際特警前來協助。他是東南亞地區首腦，曼谷也是東南亞地區，現在既然出了事，他自然義不容辭。

他師父呂偉良並非過境性質，他在機場登機前，曾與任如重通過了電話，表示此行帶來了一些資料，是關於符大同命案的最新發展！

任如重當時又將曼谷特警組秘密辦事處的電話號碼告訴呂偉良，這是電話簿上面找不到的。他知道呂偉良一定會在抵達曼谷之後與阿生連絡，所以把特警組的連絡電話說了出來！

阿生開始着急了，他把此事告訴乃龍！

乃龍也曉得呂偉良是阿生的師父，以前也跟這位俠盜合作過了，他非常敬仰呂偉良，現在聽見他來了曼谷之後突然失踪，也不禁吃驚起來！

忽然之間似乎有太多的事情發生，令到有關人等弄得手忙脚亂！

乃龍親自進入機場調查，在海關的入境記錄中，查到呂林二人確是來了曼谷，而且也沒有出境的記錄。這表示他們仍留在泰國。

特警處的電話往來採自動錄音制度，因此每一個電話都有得根查。但是，乃龍派人查過了聲帶，證明呂林二人並未與國際特警的秘密辦事處連絡！阿生又與曼谷市許多酒店連絡，都沒有呂林二人影子。

本來在華人聚居的耀華力路，有三兩僑領是呂偉良認識的，如果他們不住酒店，就最有可能住到這些僑領家中去！

但是，阿生在與這些僑領連絡之後，他同樣得不到結果！

阿生開始煩躁起來，他不知道到底又發生了一些甚麼事！

虎落平陽　慘遭戲弄

由曼谷機場出來，車行四十五分鐘才可以抵達市中心區！

呂林二人被人騙上一輛特製的轎車之後，由於四周看不見外面的景物，他們就迷失了方向了！

不過，憑他們來過幾次曼谷的感覺，總覺得車子不是開入市區，好像是中途開入郊區一些分岔路去了！

呂偉良習慣了臨危不亂，當他知道對方是有備而來之後，便決心放棄反抗和逃走的企圖，他甚至勸他的妻子不要浪費氣力。

他就是這樣習慣了冷靜，在無可奈何中悄悄地分析！

對方爲甚麼要抓住他們？

對方又怎麼會知道他們二人的來頭？

在他們動手「迎接」呂林二人之前，最低限度要弄清楚幾件事，就是：肯定沒有人到機場接機，因爲只要阿生等人前來接機，他們就不可能得手！

其次他們必須知道阿生和乃龍的眞正身份，然後才可以騙呂林二人就範！

最後就是：對方必須有整套計劃，然後才敢動手綁架呂林二人，否則，他們就會弄巧反拙！

現在聽對方的語氣，他們顯然是有備而來，而且對呂偉良的底子也摸得非常之清楚。那麼他們的眞正目的何在？

車子不久就停下來，呂林二人雖則看不見外面的情形，却可以聽到那二名大漢分別開了車門離開車子的音响，只是未見有人來拉開後面的車門！

林愛莉試用手去推開車門，但車門依舊鎖上，穩固異常！

呂偉良說：「他們大概是販毒黨的人，對我們此行的目的一定非常淸楚。」

「那麼，行李中的文件，如果落入他們手中——」林愛莉正想說下去，却聽到有人跑過來拉開車門的聲音。

只不過那人只是拉開了前面的車門。那人又在錶板的按鍵上按了一下，後座不久就有光綫透了入來，因爲有色玻璃褪下了！前面的膠板也瞬即落下！

呂林二人也可以看得見前面的情形，那名青年男子笑道：「兩位，眞對不起，委屈了你們！現在請你們二位下車吧！」

「謝謝你！」呂偉良突然按動了萬能拐杖上的暗掣，一枚痲醉銀針飛出，刺中了青年男子的面頰部份。

青年男子本來只是探首到汽車駕駛座之前，伸手去按錶板上的按鍵，想不到有此一着，登時悶哼一聲，知覺頓失！

呂偉良迅速將鐵拐杖往前一探，先把一個按鍵重新壓了下去！他認得這機掣的用途，與剛才那青年人所按動的機掣具有相反作用，於是車內又開始變得黑暗起來了！

夾在中央的一塊膠板，也緩緩升起，它的速度是給呂偉良手中的鐵拐杖所阻，因爲，那鐵拐杖還未收回！呂偉良的氣力，足以跟它抗衡！

林愛莉非常機警，趁住中央那塊膠板未封閉之前，立即竄了過去！

青年人此時仍然軟綿綿地俯伏在駕駛盤之上，林愛莉用力把他推了出去！

那傢伙剛跌出車外，外面較遠處站立的人這才發現事情不妙！

他們紛紛衝過來，但林愛莉已把握時機，將車子開走！

「砰砰砰！」一連串的槍聲响起！子彈先後擊在車子的玻璃上。

但是，玻璃是防彈的，子彈滑了開去！

槍手們似乎也記起了這輛特製汽車的性能，迅速改變了射擊的目標，轉而朝向接近地面的目標，射擊輪胎！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突然發難，完全是担

心那些文件落入對方手中。

呂林二人分別被一塊膠板隔開，一個在前一個在後，坐在車內！

林愛莉把車子開走，希望可以闖出重圍，但是，突然「砰」的一聲巨响，車子劇烈地震盪了一下，隨即撞向一叢矮林！

車子是特製的，本來四個輪胎前後的沙板都垂得很低，但是，槍手卻瞄準了輪胎的旁邊，因爲左右兩旁是沒有沙板掩護的。於是輪胎爆裂了，車子頓失平衡，就此撞向附近一叢矮林而停止了前進！

呂林二人洩氣地，呆在車子裏。

不久，數名持槍大漢包圍過來，舉槍瞄準汽車車門！只要呂林二人由那兒出來，他們就難免被槍手們射殺！

呂林二人也知道危機四伏，處境極度危險，無奈眼前已是勢成騎虎！

有人走近汽車旁邊，喝令二人出來！

但是，車內毫無動靜！

車窗玻璃黑漆一片，外面的人根本無法看見車內的情形！

唯一可以窺見車內情形的，就是車頭前面的擋風玻璃！

林愛莉被他們發覺俯伏在駕駛盤之上，動也不動的。他們以爲她被撞暈了，於是有人過去開車門！

車門本來已經下了鎖，在外面不可能拉得開，但可能是車子受過撞擊之後，車門的鎖壞了，竟然給一名槍手拉開！

那槍手看見林愛莉動也不動，以爲她眞的受創暈倒，於是伸手想將她推倒在座椅之上，好讓他按動錶板上的機掣，把中央的膠板弄下，看看呂偉良怎麼樣了！

但是，就當那人伸手推動林愛莉的時候，反而被林愛莉出其不意地，迅速奪去了他的手槍。

原來林愛莉並沒有眞正暈倒，只是一種誘敵之計而已！

她奪得了手槍之後，並未將那人推開，反而反手扣住他的手腕，沉聲說道：「要命的，快叫你的人退後！否則，我立即開槍射你的腦袋！」

那人呆了一呆！

林愛莉看見後面數名大漢一湧而上，她爲之大吃一驚！

有人高聲問那人怎麼樣了！

也有人舉槍向車子這邊瞄準！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林愛莉先發制人，放了一槍。

「砰」然一聲，一名槍手在那邊受傷倒在地上！

那被林愛莉制服的人嚇得尖叫起來！「不要開槍！」

數名槍手急急聞聲倒退了幾步！

「這是你唯一的機會！」林愛莉說，「快叫他們把手槍拋在地上！」

「不可能的。」那人說，「他們決不肯這樣做，你要走就走好了！」

「車子開不動，我如何可以走？」林愛莉說，「而且我丈夫還未能出來！」

那人想了想，說道：「我們來個協議好不好？」

「甚麼協議？」

「我叫人給你一輛車子，你不要傷害我，好不好？」那人說。

林愛莉心裏想：這裏人生路不熟，縱然有一輛車子也未必逃得出重圍。

不過，她卻被對方提醒了。聽對方的口氣，這傢伙一定是地位相當高的頭目，否則他又怎可以喝退各人？又怎敢口出大言，給她一輛新車？

於是，林愛莉故意說道：「好吧，只要你保證我們安全離開這裏，我也可以保證你的安全！」

那人剛才已目睹一切，林愛莉的槍法如此準確，如果要殺他相信絕不困難。

他高聲傳話過去，叫人由隱蔽的車房將一輛車子開出來，供林愛莉使用，又令各人切勿輕舉妄動，遠離現場！

林愛莉悄悄鬆了一口氣！

雖然危機還未過去，但是，那人的命令有了反應，這正好證明他的權力相當，這傢伙看來絕非泛泛之輩。

林愛莉心裏有數，先令各人遠離現場，然後才按動汽車錶板的按鍵，把呂偉良由車後釋出！

呂偉良雖然被困在後面車內，但卻可以淸楚聽到林愛莉和那男子的對話。

呂偉良由車內走出來時，並未受到槍手們的射擊！

槍手們雖然未見棄械，卻遠離現場，退回一幢農舍之內！

林愛莉担心矮林中有人埋伏，警告那人道：「如果我們無法離開這裏，最好是兩個博一個，吃虧有限，你切勿玩花招！」

那人笑道：「你們果然名不虛傳，有胆有色，佩服之至！」

「我不要戴高帽！」林愛莉道，「新的車子甚麼時候弄來？」

「放心吧！我們一定給你！」那人說。

話猶未完，一輛有八九成新的房車，由那邊疾馳而來！

林愛莉担心有詐！把手槍槍管壓向那人的腦門之際，呂偉良卻緩緩走向車後，將行李箱蓋開，取出了他們的箱子來！

一輛大房車停在附近，是綠色的，與樹木的顏色差不多，如果停在樹林中，一定不輕易會被人發現！

林愛莉叫司機下來，將四個車門一一打開，看過了裏面沒有人之後，又再將後面的行李箱也揭開！

司機一一從命！

被林愛莉制住的人，不敢妄動，只在旁幫腔，他顯然怕司機不合作，因而觸怒了林愛莉，那時便可能會對他不利。

林愛莉看過了車前車後沒有人之後，頗爲滿意！

呂偉良迅速將一個行李箱放上車後，但不是放入行李箱（車尾）去，只是放在車子後座。然後掩上車門！

林愛莉這才押住那男子登車！

那男子道：「你不是說過放我的嗎？我已經遵守諾言，給你車子了！」

林愛莉道：「我們安全，你自然也安全，何必焦急？上車吧！」

呂偉良坐到前面去，林愛莉把那人推到中間，然後她才坐上司機位去！

把車子開過來的司機，已奉命向後撤退去了！

林愛莉把手槍交給呂偉良，她去開車！

呂偉良接過手槍，指住那人的腰間，說道：「請帶路吧！由現在起，我們是眞眞正正的生死與共！」

「轉出小路往前開，找到大路自然可以回曼谷！」那人說。

林愛莉把車子由小路開出去，路面崎嶇不平，因此車子在動盪中搖擺前進！

林愛莉幾乎不敢相信一切竟然會如此順利。驚魂甫定之際，想起剛才的情形，仍難免抹了一把冷汗！

呂偉良問他身邊的人：「貴姓名？」

「巴勒！」那男子說，「你老兄就是傳說中的鐵拐俠盜吧？」

「人家喜歡怎麼叫我不管，現在我想知道你們是甚麼人！」呂偉良說。

「二位名氣太大，我們只想試試你們是否眞正傳說中那麼偉大！」巴勒說。

「我可以打賭，這不是眞正的理由！」林愛莉一邊開車一邊說。

「你們怎麼知道我倆會來曼谷？」呂偉良說。

「嗯——」巴勒支吾着，「我早說過了，二位名滿東南亞，誰不曉得！你們的行踪，我們很輕易就可以查出！」

「別胡說八道了！」林愛莉咆哮道，「我們來曼谷從未告知別人！」

呂偉良說：「你們怎麼知道我們認識一些國際特警？」

「我們與香市黑道中人有交往，一切自然是他們通知我們的。」巴勒說。

「只有這一句最中聽！」林愛莉道，「但是你們在香市所認識的，不是黑幫吧，而是另一種人，販毒的，我說得對嗎？」

巴勒又是一呆！

呂偉良道：「符大同，何媚這些名字，你可曾聽過了？」

巴勒搖搖頭。

車子已駛了好一段路，但依然未見大路何在！

突然之間，「砰」的一聲，車子不知怎的爆了輪胎，林愛莉眼明手快，立即將車子煞停住！

呂偉良嘆氣道：「我們又中計了！」

林愛莉生氣地說：「巴勒，你的人做得太好，請下車去，把後面的後備車胎拿來！」

呂偉良首先下了車！巴勒尾隨其後。

呂偉良剛踏足於地，立刻就感到有些不妙，明顯地有人向他偷襲！

但是，此人並非尾隨其後的巴勒，而是有人突如其來地，從車底將他的足踝用力一拖！令到呂偉良頓失重心！

就當呂偉良順勢倒下的刹那間，尾隨其後的巴勒非常機智，立刻飛撲而前，向呂偉良奪槍！

林愛莉在另一邊，根本不知道呂偉良那邊發生了甚麼事，還以爲他只是自己失足絆倒，給巴勒這傢伙有了可乘之機！

因此她迅速離開駕駛座位，也等不及繞過車旁，便已自車頂翻了過去！

這時候，巴勒正苦苦糾纏住呂偉良死也不肯讓那支手槍落入對方的手中。食指一緊，「砰」然一聲槍响，子彈射向了天空之上！

林愛莉及時翻了過來，飛足力踢，巴勒倒向一旁，但冷不提防車底傳來一聲叱喝：「不要動！再動我就開槍！」

林愛莉發夢也想不到車底原來還有一個人！而且他確確實實握住一支手槍，伏在下面瞄準了林愛莉！

呂偉良剛想坐直了身子開槍，巴勒已因爲林愛莉回頭張望車底時分散了注意力，迅速站起，飛起一腳踢去呂偉良的手槍！

本來對呂偉良來說，手槍對他不及那支拐杖那麼重要！因此當那支手槍被巴勒踢開時，他仍然企圖以萬能拐杖對付車底的槍手！

但是，一陣汽車馬達聲，一輛車子載來了一批持槍的人，都是呂林二人不久之前見過的槍手們！他們曾被巴勒喝退，現在，卻及時趕到！

車底一名大漢持槍爬行而出，他的神出鬼沒令到呂林二人也爲之驚奇不已！

他顯然是老早躲在車底，伺機將輪胎弄破，出其不意地向呂林二人發難。

呂林二人久歷江湖，與惡勢力周旋過無數次，鬥智鬥力的事也見過了不少，就是未見過有人能藏身於車子底下！

藏身車底也不奇，奇在車子一直在崎嶇的山路行進中。

對於一輛普通房車的結構，呂林二人也很了解。車底下面有一條會急速轉動的車軸，那是將汽車後輪帶動的！

因此在正常情況底下，車底不可能藏着一個人，何況車子當時還在行進中呢。要附在車底不跌下極難！

但無論如何，那人確確實實是躲在車底下的，這是一項十分巧妙的安排，因爲那車子車身濶大，車底有一處足以容身的地方。對方不想前功盡廢，臨時作了這種決定，果然令到他們反敗爲勝！

呂林二人在手槍指嚇下，不敢再反抗，只有任由他們帶走！

回到那農舍前面，有個中年人走過來，從各大漢對他的尊敬，大概此人就是首領！

中年人打量着呂林二人一遍，說道：「難得你們有打不死的精神，現在大概也心服口服了吧？」

林愛莉不屑地用鼻子「哼」了一聲！

中年人盯住她說：「你不服氣麼？」

林愛莉冷然道：「當然不服氣，你們有甚麼了不起？」

「我們出奇制勝，終於也把你們抓回來了！」中年人道。

林愛莉冷聲道：「你們所以佔上風，只不過是因爲人多，而且有槍，根本沒有甚麼了不起的！」

中年人格格地大笑一陣，道：「這大概就是迷你女賊的本色吧！我不怪你！」

中年人又走到呂偉良的身邊來，問道：「呂大俠，你沒有受傷吧？」

呂偉良聽了他這麼稱呼，也不禁有些啼笑皆非！

中年人看見他默默無言，又問道：「爲甚麼不聽見你問及我們是誰？」

呂偉良苦笑道：「卽使我多咀問你，只怕你也不會講眞話！」

「嘿！」林愛莉在這邊卻高聲插咀道，「其實你們的身份，我們早已猜到了。」

「你且說來聽聽吧！小姐。」中年人心平氣和地轉過身來！

「你們是毒品批發商！」林愛莉說。

「不！你猜錯了！」中年人笑了笑，「我們不會販毒的。」

「眞的麼？」林愛莉冷然一笑，「可惜我不會相信你的鬼話！」

「信不信由你，但目前我要做的事並非向你多作解釋，而是先請你們入去休息！」中年人打個眼色給押住呂林二人的大漢！

於是呂林二人被帶進了農舍裏去！

農舍裏陳設簡單，呂林二人受到頗客氣的招待。

中年人不知到那兒去了，客廳裏的人退避在一旁，雖然也有對呂林二人展開監視，但沒有敵意，也未見太過嚴密。

林愛莉喝着香茶，吃着點心，覺得這時候如果再發難，成功的機會仍然很大，但呂偉良似乎窺破了她的心意，打着眼色暗示，叫她切不可輕舉妄動！

呂偉良看得出這班人來頭不小，而且手中有槍，農舍外面，可能也有人看守住，所以他有他的想法，認爲沒有絕對把握，倒不如靜觀其變！

林愛莉低聲向呂偉良說道：「你猜他們要怎麼樣？」

呂偉良乘機警告她：「無論怎樣都好，你不能再冒險！」

「坐在這裏等死麼？」林愛莉佯作喝了一口茶，掩飾她咀部的動作。

其實，守候在旁的大漢根本沒有去理會他們說些甚麼。他們只是佇立在一旁戒備，只要呂林二人不輕舉妄動，他們根本不理會二人。

呂偉良說：「愛莉，聽我說吧，不要瞎幹，我看他們手中持有的，全是眞槍實彈，而且個個好像都受過訓練，不是泛泛之輩，你小心好了，外面，一定還有人把守住的，何必冒險呢！」

林愛莉輕輕嘆了一口氣！

她繼續喝茶，吃點心！這裏的天氣實在太熱了，剛才經過一場劇鬥之後，汗流多了，更加又渴又餓！所以她絕不客氣！

呂偉良久歷江湖，自然也想到茶點之中可能放了一些迷藥，毒藥之類！但是他卻沒有阻止林愛莉，甚至他自己亦一樣照吃！

他的萬能拐杖之中有測毒儀器，剛才當一名大漢奉上茶點時，他悄悄把幼如髮絲的銀針刺進了飲品與食物中，結果拐杖上的儀器表示安全，因此他也放下心來！

其實對方沒有可能在這個時候把他們殺害的，因為對方顯然佔盡了優勢，要殺要宰大可以來得爽爽快快！

至於呂偉良那根萬能拐杖，秘密一直未為對方發覺，因為被麻醉銀針刺了一下而昏倒過去的青年人已經甦醒過來！

他的臉頰上只留下少許針口似的痕跡，帶有麻醉液體的銀針，早已掉在汽車底下，不輕易被人發覺！所以那人根本不知道一下子怎麼會昏倒過去！

呂偉良現在最担心的，還是那些文件，但回頭看看，行李箱還留在廳子裏。

他們到底想怎樣？

呂林二人的內心都同樣有着疑問，偏偏對方一直沒有進一步行動，那中年人也不知何處去了！

農舍裏沒有風扇，二人揮汗如雨，熱得頭昏腦脹！反觀那些守候一旁的大漢們，卻處之泰然！雖然每個人難免渾身大汗。

好不容易才等到那中年男子再度出現！

中年人很有禮貌地笑了笑：「對不起，這裏天氣也實在太熱了！」

「別嚕囌了！」林愛莉說，「到底你想將我們怎樣？」

「你們兩位是我們的貴賓，只要你們不嫌棄，我們一定要好好的招待。」中年人說，「現在我有個小小的要求，可否讓我看看你這行李箱？」

「什麼？」林愛莉杏眼圓睜，「你以為你是海關檢查人員麼？」

中年人笑道：「如果我是海關人員，根本無須用到要求二字。」

呂偉良苦笑一下，反問道：「你們到底須要知道一些什麼？」

中年人坦然說道：「我們只須要二位帶來的一些資料。」

林愛莉不禁問道：「你怎麼知道我們有些什麼資料？」

中年人笑了笑說：「我們在香市也一樣有朋友，否則，我們又怎麼會對二位知道得這麼清楚？」

呂偉良說：「既然如此，我想我們也不妨開門見山地談一談！」

「好極了！」中年人說道，「你想談些什麼？」

「殺死松坂四郎的，可是你們？」呂偉良說道，「還有符大同，相信也是你們把他幹掉的！」

中年人搖搖頭：「你們會錯意了，我們從未殺過這兩個人。」

「那麼，你們為什麼要看這些文件？」林愛莉說，「我們的文件，根本與你們無關！」

中年人道：「如果無關，我們就不會把你們由機場請來！」

「這種『請』法也特別！」林愛莉說。

「可能他們開罪了二位，但是一切純粹是因為二位名氣太大，那班嘍囉則好奇心太大，所以才有今天的誤會！」中年人道。

「誤會？」林愛莉回頭看看那班大漢，只見他們發出了會心的微笑！

不但林愛莉莫名其妙，呂偉良更加難明究竟！

中年人解釋道：「是的，這純粹是出於誤會，他們想試試二位的機巧和武功！」

「難道就為了這些？」呂偉良說。

中年人道：「當然，最主要還是為了那些文件，其中有着我們所須要的資料。」

「既然香市二宗謀殺與你們無關，為什麼你們又這麼緊張要看看其中搜集到的資料？」呂偉良問道。

「我暫時不想解釋！」中年人說，「總之我可以向你保證，我們這班人沒有殺過那二個人！」

「你說你們在香市有朋友，是不？」林愛莉又問：「然則，你可知道我們手上有些什麼資料？」

「如果我們知道了，又何必諸多囉嗦？」中年人笑道。

林愛莉說：「起碼也該知道有關那一方面的吧？」

中年人想了想，笑道：「根據我們的情報指出，那是關於香市警方抓到了一名職業兇手的有關資料。」

「情報很準確！」林愛莉問道：「誰提供的？」

「彼此都是江湖中人，怎麼可以隨便說出來那麼不夠道義？」中年人說。

林愛莉笑道：「想不到你們也居然學人講道義！」

「如果我們不講江湖道義，只怕二位現在早已死掉了！」中年人說。

呂偉良道：「你們為什麼會關心那個職業殺手？」

林愛莉代他答道：「是因為那是你們的人！我講得對吧？」

豈料中年人笑了笑，搖搖頭道：「你剛好猜錯了，完全相反！」

「相反？」呂偉良詫聲問：「這是什麼意思？」

「我們沒有派人到香市去執行任務，但偏偏有人把一連串的謀殺案，都扯到我們的身上來，」中年人憤然說道，「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這些事情弄清楚，你二位正好助我們一臂之力！」

呂林二人至此不禁大感意外，事前他們絕難想到中年人會說出這一番說話！

林愛莉口直心快，搶先問道：「然則，你們又是什麼人？」

「告訴你，我們是職業殺手！」中年人一本正經地說！

呂林二人又驚呆了一陣！

中年人又說：「最近我們集團中的成員被人查得很緊，但是我並非担心什麼；令我們生氣的是，似乎有人在存心嫁禍，我們一定要查出，那些撈過界的是一些什麼人！」

「希望你不是開玩笑！」林愛莉對中年人說，「你們眞的是職業殺手？」

「是的，我怎麼會跟你開玩笑，」中年人沉着臉說，「團結就是力量，全泰國的殺手都是我們集團中人，等於一個公會！」

林愛莉忍不住笑道：「職業殺手也有公會，眞是聞所未聞！」

「不要大驚小怪！」中年人道，「如果沒有我們這個公會，那就眞的是死得人多。」

「你們難道不殺人麼？」林愛莉問道。

中年人說：「殺人本來是我們的職業，當然不會不殺人的。但是，凡是委託我們會員殺人的，我們必須經過一番嚴密的調查，認為那被殺的對象，確是罪該萬死，然後才派人去動手！」

「聽來很動人！」林愛莉說，「這似乎是你們的優點！」

中年人道：「是一種職業道德，也是我們這一行的行規！」

呂偉良乘機問：「然則，你們最近這一年來，有沒有派人到香市去？」

中年人搖搖頭：「這是我們的秘密，我不可能告訴你更多了！」

呂偉良苦笑道：「然則，你們所關心的資料，一定很令你失望！」

中年人道：「無論如何，我們一定要看看其中的內容；要不是為了尊重你，我們早已動手去取閱了！」

呂偉良覺得這人頗有風度，於是同意開了箱子，把一個文件袋交給他！

林愛莉也沒有反對，他們一直注意着那中年人臉上的表情！

中年人說：「你們這麼合作，我決不會難為二位的，這裏實在太熱，請跟我走！」

呂偉良想挽回自己的行李箱，但中年人已示意一名大漢為他代勞！



呂偉良和林愛莉被挾持往職業殺手總部。

中年人分明是個頭目，他引領着二人離開了農舍，繞到後面樹林中去！

約莫走了數分鐘之後，便可以看見一條河流。河邊停泊着一艘快艇，中年人示意呂林二人踏了上去，然後替他們戴上一副不透明的黑眼鏡！

「對不起，這是為了我們本身的安全起見！」中年人說。

「不要緊！」呂偉良笑了笑，「事實上我們對一切都太陌生，根本認不出什麼！」

林愛莉卻說：「你故作神秘的，到底又要帶我們到什麼地方去？」

中年人笑道：「農舍中太熱，我怕委屈了兩位。現在我要帶二位到我們的總部去！」

林愛莉心裏想：這條河流極有可能就是湄公河，也是泰國最著名的河流！然則，殺手集團的總部，可能在河畔吧？

曼谷有「東方威尼斯」之稱，他們會不會把快艇開入市區？

快艇的馬達聲震耳欲聾，呂林二人雙眼根本又看不見東西，在這陌生環境之中，更加分不出東南西北四個方向來！

在快艇行駛當中，他們之間很少交談！大家所能聽到的，就只有水聲和馬達聲！

呂偉良覺得一切都太神秘、太奇妙！這中年人到底意欲何為？

也不知過了多久，呂林二人只感到十分疲倦，想睡，偏偏又沒有足夠的地方。

他們都坐得有些腰酸背痛，好容易才到快艇慢下來，但是，沒有人叫他們登岸，他們只能憑聽覺做眼睛！

快艇一度泊岸，好像有人離艇登陸！

他們還沒有給人扶起，快艇又開走了！

不透明的黑眼鏡雖然令到他們看不見外間的事物，但是，上上下下的空罅，足以令他們感覺得到時已入黑！

到底這是什麼地方？

到底他們要把這對夫婦如何處置？

林愛莉才沒有耐性再呆下去！

她高聲問道：「你們到底想怎樣？」

對方沒有反應！可能是馬達聲太大，掩蓋了一切音响！

林愛莉想站起來，立即給呂偉良挽實她的手臂，也許剛才只有坐在她身邊的呂偉良才可以聽清楚她說什麼。

呂偉良對她說：「愛莉！不要胡來，聽我說！」

林愛莉顯得很生氣地說道：「這簡直就是虐待！」

快艇終於停下來了！

有人過來摻扶住呂林二人登岸，還口口聲聲叫他們小心！

又有人告訴他們：他們那行李箱有人代他們挽住，不用掛心！

他們二人第一次被人雙雙當作瞎子一樣，摻扶着走路！

林愛莉又忍不住問：「你們的總部到底在那裏？」

她身旁的人對她說道：「對不起，這是個秘密！」

那聲音不是那中年人的。

林愛莉懷疑那中年人在快艇停下來時，已經登岸了！

她又接着問道：「我們很餓，這是什麼時候了？」

身邊的人說：「晚上了。到了總部我們會招待豐富的晚餐！」

在數分鐘之後，他們開始進入一間屋子裏去！

但是呂林二人的黑眼鏡仍然未獲除去！

有人在用泰語交談，呂林二人無法可以聽出他們說什麼。

只知道摻扶住他們的人稍作停留之後，又把他們扶上樓去！

樓梯是木板的，走起來「閣閣」有聲！

又有人用泰語交談，然後他們被人送入一間房間裏面去！

房門關上了！

有人替他們除開黑而不透明的眼鏡，對他們說：「對不起，眞的是委屈了兩位！」

經過長時期的黑暗世界，一旦可以看見東西，眼睛並不好受！二人揉揉雙眼，順口問道：「這是什麼地方？」

「我們的總部！」那人說，「請先喝杯淸茶解解渴！」

另一個也不是那個中年人，只是其中一名槍手而已，他正在斟茶給二人！

呂偉良這一次再也沒有利用測毒儀器，因爲他們實在口渴非常，舉起那杯茶就倒入口中，而且還一口氣喝了好幾杯！

呂林二人可以看得出，二名大漢腰間有槍，房門外可能也同樣有人在把守！

一名大漢說：「先請二位在這裏休息片刻，讓我們請示過首領之後，再來帶你們進見，那時才一齊吃晚飯吧！」

林愛莉問：「剛才那個中年人不是你們首領嗎？」

「不！他只是副的。」那人說，「正首領不輕易親自接見外人，但二位幫了我們的忙，可能例外獲得接見和款待！」

林愛莉乘機又問道：「你們到底要那些文件幹什麼？」

「我不大清楚！」那人笑了笑，「這是高層秘密，也許等會兒首領會告訴你們！」

二名大漢先後退出房外！

房間裏只有黯淡燈光，一張盛放茶壺和茶杯的小圓桌。還有一張椅子以及一張床！

林愛莉回頭正想找呂偉良說一些什麼，却看見呂偉良橫臥床上睡着了！

事實上，這時候她也倦極欲睡！不知是否因爲肚子餓還是什麼，也感到軟綿綿的，身不由主地，倒向床上，在不知不覺中，也睡了過去！……

這一覺也不知道睡了多少時候，最先醒來的是呂偉良！

他看看睡在他身旁的，是他的妻子林愛莉，再回頭看看二人同是和衣而睡，就不禁驚奇萬分！

「愛莉，醒醒吧！」

呂偉良只輕輕推了她一把，林愛莉便好像從噩夢中驚醒過來一樣，整個兒跳將起來！

林愛莉揉揉雙眼，出奇地問：「什麼時候了？」

呂偉良看看腕表，將近十二點！他眞想回答說：已是午夜！

但是，再看看窗外，陽光普照，怎麼會是「午夜」呢？該是中午才對啊！

房間是有冷氣的，怪不得他們會睡得那麼舒服了。

因爲有冷氣調節，所以窗門關上了！但是窗簾有頗大的空罅，所以呂偉良可以看見外面正是陽光普照，一片光亮！

二人伸伸懶腰，回憶他們進來時的情形，倒忘記了到底睡了多少時候！

即使更疲乏，他也不可能如此貪睡的，尤其是二人同是練過武功的人，怎麼會熟睡如豬呢？

他們終於想起來，是那些茶水下了迷藥，自然是摻扶他們入來的人做的手脚！也許是早有預謀，但用心何在？

二人步至窗前，俯視街中情景，只見下面人來人往，相當熱鬧！

這是什麼地方？

呂偉良拄杖至門前，伸手拉開房門，本來以爲門外上了鎖，想不到竟然應手而開！

門外也沒有人看守！

呂偉良拄杖步出房外，只見外面有一條走廊，隔鄰則房門緊閉！

呂偉良看見有人由那邊走過來，但他絕非陪二人進房的二名大漢之一，却是一個穿制服的！

那人很出奇地瞪住呂偉良，又自頂至踵的打量着他！

呂偉良從這人的服飾，已可以猜出了他的身份，他是一名侍應生！

那麼，這兒豈不是旅店麼？

那人終於用非常驚奇的口吻問：「你……你不是瞎子麼？先生。」

呂偉良有點莫名其妙，也爲之啼笑皆非！他反問道：「你怎麼會說我是瞎子？你稱我跛子倒可以！」

那人摸摸後腦道：「你的朋友說的，他們眞會開玩笑啊！」

呂偉良問道：「是不是摻扶我們上來的人說？」

穿制服的人點點頭：「他們還吩咐我們千萬別騷擾你們，因爲你們須要休息！」

「那麼，我那班朋友呢？」呂偉良問。

「他們說，今天午後會來將你們帶走。」

穿制服的說道。

「難得他們如此關心我們！」呂偉良又問：「那裏有電話？」

「櫃枱那邊！」

「櫃枱在那裏？」

「就在轉角處，你過去就可以看見！」

呂偉良拄杖過去打電話！

穿制服的侍應生剛想走，又給剛由房間出來的林愛莉叫住：「請等一等！」

侍應生回頭瞥了林愛莉一眼，又是顯得無限驚奇地說道：「小姐，你——你原來也是開眼的！」

林愛莉剛才也聽到呂偉良跟他說過了一些什麼，因此說道：「我並非瞎子，也不是小姐，是呂太太！快告訴我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那班人？」

「什麼人？」侍應生反問道。

「就是送我們入來的人！」

「我們也不知道，他們說過午後來接走二位的，也許你們等一等吧！現在我先給你們泡一壺茶來好不好？」

說看，侍者想進房去，但給林愛莉伸手一攔！說道：「用不着了！你們的茶下了毒，回頭我要控告你呢，嘿！」

侍者大呼寃枉！

林愛莉又問道：「這是什麼地方？」

侍者睜大雙眼：「怎麼你連這裏是什麼地方也不知道？」他顯然感到無限驚奇！

林愛莉回心一想，也難怪的，可能侍者不知道他們被人戲弄。

侍者又說：「這是曼谷，你的朋友沒有告訴你嗎？」

林愛莉爲之啼笑皆非！

「職業殺手」集團的人也太可惡，呂偉良和林愛莉從來未被人如此戲弄過！

侍者跑到樓下去報告了。

林愛莉返回房間裏，看見所有屬於他們的行李都在着！

就是少了那些文件！

「殺手集團」的人要那些文件幹什麼？

呂偉良由房間外面回來，他已撥過電話到

國際特警的秘密辦事處去，阿生雖然不在那裏，但那兒的人已知道他是誰，答應立刻派人來，同時盡快設法通知阿生等人！

果然不到二十分鐘，國際特警曼谷支部的人已首先趕到這家下級旅店來！

稍後時間，阿生和乃龍也都來了，此外還有丁祥和阿生的上司任如重等人。一時之間，這間小小的下級旅店頓然變得熱鬧非常。

乃龍一邊根據呂林二人和旅店中人的口供，派人調查那班自稱「殺手集團」的人的下落；一邊又派人把呂林二人喝過的那壺茶帶回去檢驗！

阿生說：「我們一直在設法找你們，許多一流酒店都查過了，就是想不到你們會躲在這裏！」

任如重笑道：「這就叫：虎落平陽被犬欺！想不到鐵拐俠盜和迷你女賊聰明一世，却笨極一時！」

丁祥說：「這也沒有辦法，肉在砧板上啊！任何人在這種情形底下，也惟有任從他們擺佈！」

阿生束眉沉思道：「但是，他們要那些文件幹什麼呢？」

呂偉良說：「雖然全是副本，但同樣有參考價值，我本來打算帶來供你參考的，想不到他們會如此重視它！」

阿生把哈威處長自行失踪的事告知呂林二人，然後又說：「目前我們是千頭萬緒，眞的不知該由何處着手才好！」

呂偉良回憶着說：「根據他們副首領說，香市發生的事，與他們無關。」

「別太過相信他們！」乃龍說，「我自己是泰國人才說吧，泰國人很狡猾的！」

呂林二人經過了這一次之後，自然相信乃龍的說話是眞的！

× × ×

任如重以國際特警東南亞首腦的身份，坐鎮曼谷支部辦事處，親自處理一切！

一連串的案件雖然弄得各人頭昏腦脹，但是，任如重却指揮若定，按步就班地，分配各人去分工合作！

乃龍因爲是一名「地頭虫」，所以任如重要求他負責找尋他的上司哈威以及他的保鏢他密！

丁祥是來自巴黎總部的高級人員，他與總部派來的「增援人員」組織成一個小組，專責追查殺死日本人松坂四郎的殺手！

至於三俠，他們因爲合作純熟，任如重讓他們一齊去追緝「殺手集團」，那個神秘的組織！

各人分工合作，但隨時要與任如重取得連絡！

目前國際特警已有足够的人手，無須再借助當地警方的力量！

可能是過去的壞印象影响，乃龍覺得當地警方的人不盡可靠；還好任如重帶了一些人來，巴黎總部也調來一批人員協助！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因爲見過「殺手集團」的中年人和一些槍手，也肯定他們由快艇自郊區把他們送入市區！所以，他們便會同阿生等人，在當地特警的輔助下，到一些可疑地點去找那間農舍！

雖然那兒並非「殺手集團」的總部，但是三俠却希望還有人留在那裏，或者在那兒可以找到一些綫索也未可料！

此外，任如重又要追查一個女子的下落。根據呂偉良夫婦二人來此之前調查所得，那女子叫何媚！

何媚就是在萬達靈咖啡座企圖利用阿生作爲傳訊工具的女人，據說她已回到曼谷來了！

只要找到了她，符大同被殺案就會可以水落石出！

幾件事看來完全無關重要，但每件都是國際特警組織須要急辦的；反正都跟泰國扯上了關係，任如重也就只好盡力而爲，抽調一些人，分頭去追查這些疑人的行踪！

三俠在直升機的帮助下，仍然無法找到郊區那間農舍！

呂偉良也明白這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因爲當時他們坐在車內，根本分不出方向！而曼谷郊區有不少地方都是叢林密佈的。

他們也乘坐國際特警的快艇，沿住湄公河畔一帶巡視過了，結果也是一無所獲！

曼谷雖然被人號稱爲「東方威尼斯」，但昔日的小河，已有不少被當局塡平，用來發展馬路之用，因此實際可供快艇使用的地方並不多！

水上市場的小艇密密麻麻的，照理快艇也不可能在那兒疾馳而過！

一連串的偵察，看來完全是白費心機的；「殺手集團」中人，似乎設想周到，根本就沒有任何綫索留下以供參考！

呂偉良在失望之餘，又跟他的妻子閒聊起來！

時間已是深夜，他們住在一間一流酒店的套房裏，阿生就在隔壁！

他們日間外出，晚上就回到這兒來，很少會到特警秘密辦事處去，那兒現在已是臨時指揮中心，但他們只用電話與任如重連絡。

三俠之中，就是只有阿生到臨時指揮中心去！

呂林二人忙了一天，本來很倦了，但想到連日來一籌莫展，他們也無法入睡！

林愛莉嘆氣說：「本來是旅行度蜜月的，這一次又不知忙到何時！」

呂偉良苦笑道：「命中註定的，有什麼辦法呢？所以我說，你選錯了對象！」

林愛莉瞪他一眼：「那麼，下次我的對象一定不是江湖中人了！」

「下次？」呂偉良怔了一怔！

「是的，我們再這樣下去，我看我要離婚了！」林愛莉抿咀一笑！

呂偉良道：「像你這樣的女人，誰敢領敎？你命中註定要跟我挨一輩子的！」

二人會心微笑，又擁作一團！

林愛莉依偎在呂偉良的懷中，她說了許多話，但呂偉良一句也沒有答她！

她以爲呂偉良在生她的氣，其實呂偉良的腦海中一直想着最近所發生的一連串事情，想得出了神，也就不知懷中的嬌妻正在說了一些什麼！

林愛莉正要向她丈夫撒嬌，却聽到呂偉良喃喃自語地說：「如果有一盆亂糟糟的綫紗，應該如何去加以整理？」

林愛莉倚偎在他懷抱中，看不見他的表情和眼神，因此還以爲他在問自己。

於是她順口答道：「先找出綫頭，有結解結，無結便把綫紗圈進綫軸中去！」

「對了，那麼我們的綫頭在那裏？」呂偉良又問。

林愛莉反問道：「你到底在說什麼？」

呂偉良道：「我說的一盆亂紗，就是目前我們各人所處的情景；愛莉，你剛才說得對，先找出綫頭，一切便可迎刃而解！」

「但是，綫頭在何處？」

「在夏維探長的手上！」

「你說什麼？」

呂偉良道：「我忽然覺得，我們必須跟夏維探長取得連絡，那個落網的業餘殺手狄堅，可能就是一根綫頭！」

「我覺得除了狄堅之外，還有一根綫頭。」林愛莉說，「就是何媚！」

「是的，何媚已經回到泰國來了！」

「黃星星口中的何媚，是個手段闊綽的女華僑！」

「何媚既然證實回來曼谷，那麽，誰指揮狄堅去殺陳志洋？」

林愛莉道：「聽說，夏探長的手下有許多方法令犯人招供，我們何不給他一個長途電話看看？」

「是的，也許這時候狄堅已經招供了！」呂偉良忽然又說，「我有個奇怪的想法，如果夏維公佈狄堅是一名職業兇手，你猜殺手集團有什麽反應？」

林愛莉道：「他們決不會笨到派人去冒險殺死狄堅吧？」

呂偉良道：「如果他們眞的憎恨『撈過界』的人，則大有可能！」

「別妙想天開了，他們一定知道，我們正在四下裏找他們！」

話猶未完，電話忽然响了起來！

呂偉良以爲是阿生失眠找他談天，急忙過去接聽；豈料對方是個陌生男人！

「呂大俠嗎？」這口吻正是「殺手集團」副首領——那個中年人的聲調。

呂偉良心裏一凜，一邊打手勢給林愛莉，一邊問道：「你是誰？」

對方說：「我首先要向你道歉，我們不該委屈你們夫婦倆！」

「算了！」呂偉良說道，「你們實在幹得好！」

「過奬了！」對方又說：「你們不是急於要找我嗎？」

「你知道就好了！」

「是爲了那一袋文件麽？」

「是的，你大概也該看完了吧？」

「已經看過了！」對方說道，「我不妨告訴你，那個狄堅，他不是副本資料中所講的海員。」

「那麽，一定是你們殺手集團的成員吧？」呂偉良故意說。

「不！他還沒有這種資格！他是何媚帶去香市的華籍殺手，不是我們泰國人！」

「何媚？」呂偉良順水推舟地問：「你知道何媚就是幕後人麽？」

「不！何媚只是一名女頭目。」

「什麽女頭目？」

「就是你所講的販毒黨！」

「你似乎知得很多呢！」

對方笑了笑，道：「最低限度，也比你知得更多！」

「既然狄堅不是你們集團中人，可以幫幫我們麽？」呂偉良問。

「你想我怎樣幫你？」

「我們要求找到何媚，有辦法嗎？」

「可以的，但你找到她也未必有用。」

「爲什麽？」

「因爲她不會對你說出眞相！」

「只要找到她，就有希望！」

對方頓住了，他好像正作謹慎的考慮！

呂偉良覺得他既然知道有「何媚」其人，一定也知道一些其他事情！

呂偉良又在電話中說：「我知道國際特警組有一大筆奬金待領，你有興趣的話，我可以搭綫！」

「我說過了，我們只憎恨撈過界的人，目的並非爲了錢。」

「那麽，你更加應該跟我們合作！」

「好吧，讓我告訴你，這個時候如果你到一間酒吧去，也許可以找到何媚！」

呂偉良立刻問道：「是那一間酒吧？」

「慢着！」對方那男人說，「你還未答允我的條件呢！」

「還有什麽條件？」

對方沉聲說道：「你要放棄四下裏找我們的行動！」

「你似乎在担心一些什麽！」呂偉良道，「其實我找你，只爲了取回那些文件。」

「那麽，我就把這些文件交回給你吧！你別再找藉口了。」

呂偉良想了想，說道：「好吧，只要你的情報，令我找到何媚，過去的事，我們一筆勾銷！」

「那麽，你到博蓬路一間酒吧去吧！」然後他又說出了那間酒吧的名字。

呂偉良一一記下來！

那人最後又說道：「你要小心啊！何媚是一頭十分狡滑的狐狸！」

「還有——」

呂偉良正想問一些什麽，但對方已經把電話掛斷了！

林愛莉雖然呆站一旁，但她已隱約聽到了剛才他們講電話時的情形。

她看看呂偉良記下來的酒吧名稱，又看看呂偉良手腕上的表！

將近一時了！

呂偉良站了起來，一邊更衣，一邊對他妻子說：「搭個電話過去給阿生吧！叫他跟我們一道兒去，還要他通知任處長！」

林愛莉一邊拿起了電話聽筒，一邊說：「何必這麽大陣仗？」

呂偉良道：「那兒可能是大本營，只怕我們三個人應付不來！」

電話搭通了，林愛莉只簡單地交代，要阿生在最短時間內穿好衣服過來！

驚人巫術　洗腦奇藥

三俠離開酒店時，樓下櫃面交給他們一包文件，那就是中年人「借去」的副本資料。賬房說：「剛才有人交來的！」

呂偉良看過，一件也沒有少到。

他們匆匆趕到博蓬路，任如重答應立刻帶人前來接應！

但是，當他們到達時任如重等人還未到。呂偉良留下林愛莉在酒吧外面，他和阿生二人僅可趕及入內！

酒吧依時一點關門，但裏面還是十分的熱鬧，人們正飲得興高彩烈！

師徒二人佯作互不相識，呂偉良坐在一角，召來一名吧女伴坐，乘機向她探探口風！阿生則坐到櫃枱前面的高椅去！

阿生向酒保要了一杯啤酒，小賬付得很多，然後低聲問道：「何小姐——何媚在嗎？」

酒保看見阿生如此闊綽，本來很高興，但當阿生有此一問時，却又令他呆了一陣！

酒保問：「你是那一位找何小姐？」

「她的好朋友，剛自香市來的！」阿生毫不緊張地說。

「請你等一等！」

酒保話雖如此說，阿生却沒有看見他跑進裏面去；櫃內所見，只有他和另一名酒保，二人都是男性，不見女的。阿生也聽了呂偉良的忠告：何媚很狡滑，這是中年人的警告！

阿生喝啤酒時，看見酒保走近酒櫃前面，表面他正在爲客人調酒，但阿生似乎見到他正在喃喃自語；當然，泰國雖然有不少虔誠佛教徒，他却不可能在這裏唸經！

阿生知道他正在利用傳話機跟裏面的人連絡，也許何媚正在通話機的另一邊！

酒櫃之內有玻璃，底層是鏡子，阿生担心何媚得到通知後，正躲在裏面的機關裏窺望出來，所以他故意坐在光綫不足的地方，利用啤酒杯掩飾面部。

忽然有個吧女閃到阿生的身邊來，倚偎着他！

阿生呆了一呆！

他正担心這兒搭生意的吧女會阻碍他的工作之際，突然渾身爲之一震！

因爲就在那一刹那之間，他感覺得到身邊的吧女就是何媚的化身！

他是一名受過嚴格訓練的國際特警，警覺性極高，憑那吧女的聲綫以及一陣陣似曾相識的幽香，阿生就認定她是何媚！

阿生非常冷靜地向她問道：「何小姐，你好？」

那濃粧艷抹的吧女嫣然一笑：「你認錯人了！」

那兒雖然光綫不足，但是，阿生仍然可以看得出她的輪廓！

阿生笑道：「我怎會認錯人？曾經企圖置我於不明不白境地的美麗小姐，現在我有空爲你傳遞殺人的火柴了！」

這一回輪到對方渾身爲之一震了！

「你說什麽？」何媚仍然力持鎭靜！

但是阿生毫不放鬆，他說：「別裝蒜了！何小姐，讓我們開門見山地談談好嗎？」

「你要談一些什麽？」她問。

阿生說：「爲什麽要殺符大同？」

「什麽符大同？」

「香市一位名流，何必再裝漢作樣？在萬達靈咖啡座中，你曾與他眉目傳情，可惜你無胆入情關，當時曾企圖利用我傳送一包火柴。火柴上面寫住一〇二四等幾個數目字，後來符先生就此長眠在第一〇二四號房間了！」

「嗯……」她忽然僵住了！

「到了這時候，我以爲大家也該坦白地談談了！」阿生說，「狄堅這名字，你一定聽過的！」

「我從未聽過！」

「你在浪費時間！」

「是的，跟你多談，簡直就是浪費了時間！」她竟然拂袖而去！

但是，阿生那裏肯就此讓她走？他一探手，已把她緊緊扣住！

在酒吧這種地方，酒客與吧女動手動脚，無論調情還是發生爭執，都是常見的事！因此，當時也未有人注意！

等到櫃內那個酒保突然出其不意地舉起一個酒瓶擊向阿生時，驀地有一枝鐵拐杖橫裏伸出，及時擋住了酒瓶的攻勢！

「嘩啦」連聲，酒瓶破碎，玻璃破片四分五裂，酒吧內各人這才驚覺起來！

伸出鐵拐杖，及時搶到的，自然是鐵拐俠盜呂偉良！

他回杖一擊，先把櫃內二名來勢汹汹的酒保制住！

這一邊，何媚極力反抗，企圖退到後面去，但給阿生苦苦糾纏住！

酒吧之內，一片混亂！

酒客與吧女們驚相走避，其他人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

有人打開大門，衝出街外躲避，以免殃及池魚！豈料大門一開，立刻就有十多名大漢，一湧而入，他們正就是任如重和乃龍帶來的特警！

國際特警趕到現場時，得到林愛莉的通知，已將酒吧外面一帶，重重包圍！

乃龍在出發之前，亦已通知當地警方，要求他們派人前來協助！

呂偉良師徒二人，在混戰中抓住了何媚，乃龍率領的國際特警，則忙於去圍捕其他有關人等！

由於他們此番是有備而來，加以當地警方及時派人馳援，很快就控制了大局！

酒吧被封閉，酒客們經問話後認爲無可疑者亦獲得釋放！

國際特警會同當地警方人員，大擧搜查這間問題酒吧！因爲櫃內二名酒保企圖阻止阿生的行動，他們更加肯定自稱「殺手集團」的情報不會錯；這酒吧是何媚等人的機關之一！

經過漏夜搜索，警方人員在裏面搜出了不少毒品，大部份是海洛英。也有一些迷幻藥，可能售給西方人的！

何媚被國際特警就地盤問，但是，她什麽都不肯說，看來中年人也說得不錯，她是販毒集團中的高級女頭目，不易招供的！

阿生他們無可奈何，只好把她帶走，轉向其他落網歹徒迫問！

阿生果然沒有認錯人，那濃粧吧女就是與他有過一面之緣的何媚！

何媚不承認主使狄堅去殺人，更不承認符大同之死與她有關！

乃龍與當地警方人員根據酒保們的口供，迅速採取行動，搜查了幾處地方，也搜出一些毒品和捉了一些可疑男女！

可惜這班人似乎所知不多！

丁祥最關心是誰殺死了日本人松坂四郎，因爲他要向總部交待！

但是知得最多的何媚，她什麽都不肯說。既不承認是販毒黨女頭目，也不知發生於香市的二件兇殺案的內情；但其他落網歹徒，却供出了何媚是他們的最高頭目，他們全都聽命於她！

無論如何，這次總算有了很大的收穫！要不是三俠說穿了，誰也不敢相信，這些情報竟然會是「殺手集團」的人所提供的！

乃龍把二十五名泰國最活躍的殺手照片，讓呂林二人辨認。

這二十五個人曾被當地警方拘捕過，全是殺人不眨眼的職業殺手，只有一二個改邪歸正，其餘的下落不明！

呂林二人看過那二十多張照片之後，只認出一個曾在農舍出現，此人叫巴沙！

巴沙只不過二十餘歲，就是躲在汽車底下，伺機伏擊呂偉良的人。眞想不到，那小子竟然是個有案底的殺人犯！

據說，當地警方已作過廣泛性的調查，這二十五個殺手並未離開泰國。

但是，國際特警知道太多罪惡黑幕，他們認爲警方的調查未盡可靠！因爲當地警方只查入口旅客的登記名册！

國際特警最了解罪犯們的詭計，他們明知本身是個問題人物，因此，他們大可以用其他非法方式離境；例如利用偷渡，或者使用假護照等等。何況有些目前不知所踪呢！

呂偉良比較同意國際特警的見解，當地警方只是例行公事式的交代而已！

不過，呂林二人都有同一感想，就是自稱「殺手集團」的人，爲什麽只見一個巴沙夾在其中？其他二十四個人，應該也是集團中人才對啊！因爲他聽中年人說，泰國所有的職業殺手已團結起來，組成了「殺手集團」！

無論如何，呂偉良本身是個信人君子，江湖上的人都了解這位俠盜的脾氣，他答應下來的事，不易輕輕推翻！

他答應不再追捕中年人他們，不管他們是否眞正的「殺手集團」，也不理他們是否存心戲弄過自己，只因爲中年人在電話中的提供，已令到三俠找到了何媚等人！

雖然何媚不肯作任何提供，但是由於其他落網者的口供，再加上當地警方過去存案的記錄，細查之下便有了一些頭緒！

根據泰國警方的記錄，金三角區曾出現過兩個「毒品大王」！

較知名的是羅新漢，但此人年前已經落網！他被稱爲「舊王」！

那麼「新王」是誰？

據說，新的毒品大王叫「蘇成」！

如所周知，泰國未發生暴動之前，警政十分腐敗，許多醜事都可以用鈔票掩蓋過去，結果不了了之！

但新政府銳意整頓之後，警方的辦事效率似乎有了改進！

根據過去的記錄，蘇成是金三角區最大的批發商，故被形容爲「新毒品大王」！

據說，蘇成有弟蘇吐，妻叫拉泰娜，他們都是緬甸喀欽族人！

那是一個少數民族，居於山頭野嶺之間，傳說他們懂得巫術，有病也不會相信醫生，只用一些採摘回來的山草藥，許多時也可以藥到病除，文明人看來簡直不可思議！

其實中藥裏面，又何嘗有許多不是山草藥？感到驚奇的，應該只是西方人！

當地警方因爲蘇氏兄弟神出鬼沒，加上以前警政腐敗，所以他們的檔案早已被束之高閣！直至到這一次，他們才應國際特警之請，把這些資料一一搜出來！

資料指出：緬甸喀欽族人曾攪過「獨立運動」，企圖脫離仰光中央政府的控制，蘇成就曾參加是項運動！

可能就是爲了這點，蘇氏兄弟獲得族人的大力支持，當羅新漢被捕之後，很快就變成了該區的「新毒品大王」！

要不是這一次國際特警的行動收了效，要不是一些爪牙的口供提及此人，蘇成的名字可能還有一個時期被人忘記！

因爲蘇成這傢伙不但神通廣大，而且也很會看風駛艃！

他知道新政府不似過去那般糊塗，最近已消聲匿跡！

於是有關蘇成的一切，也逐漸被人淡忘！甚至現在警方也應國際特警方面之請，把一切有關消息暫時封鎖！

因此，外間知道這件事的並不多！

國際特警一方面對何媚展開疲勞轟炸式的盤問，另一方面配合當地警方的行動，四出搜索蘇氏兄弟的下落！

國際特警有理由相信，有許多事情都可能與蘇氏兄弟的新毒品集團有關。

就是由於這一次的發現，任如重又重行佈置，集中大部份力量追查蘇氏兄弟的下落；他相信只要找到這位「新王」，相信一切便可迎刄而解！

從過去工作記錄中的表現，巴黎總部派來的人也非常信服任老頭兒！

於是丁祥帶了一組特警，在當地警方陪同下，結果在曼谷一家外國銀行，發現蘇成的妻子拉泰娜開了一個戶口，存有大量金錢！

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發現，只要她還有錢在銀行裏，相信她遲早總會出現的。

於是警方不動聲色，也要求銀行方面合作，展開監視！

國際特警繼續四出偵查，結果又給他們發現蘇成本人持有一張泰國假護照！先後到過香港和台北等地。於是國際特警，又透過巴黎總部，通知當地警方調查曾與蘇成有過來往的商人！

泰國邊防警察也奉命戒備，尤其是與緬甸交界的賽塔陶地區，據說蘇氏兄弟的部隊，常常押運毒品由那兒進入泰境！

因爲國際特警的直接介入，使到當地警方也不好意思不認眞起來！

他們的分頭偵查，越來越發現更多可供參考的資料。

例如蘇成曾利用外國銀行的存欵，支付過一筆巨額軍火費用。

也就是說：蘇氏集團，是擁有極可觀的軍火！

金三角區已是人所共知的毒品出產區，那兒屬於三不管地帶！

所謂「三不管」，是指泰國、緬甸以及寮國等三方面！

三國的軍隊，爲避免衝突，都不會在該區久留！這也就是形成了該區毒梟的勢力日益龐大！

美國反毒組人員曾深入調查，結果也跟香市警方開過不少會議，企圖制止金三角區的毒品經由香港流入美國。

會議的結果當然不會公佈。但是，美國反毒官員返抵祖家之後就破口大罵香市的反毒官員未盡全力！

至於眞相如何，猜猜吧！

無論實情怎樣也好，總之國際特警人員這一次抱了破斧沉舟的決心，一定要將蘇氏兄弟捕獲爲止！因此由東南亞各地調往曼谷協助的國際特警人員，也越來越多！

任如重又接到夏維探長的通知，落網刺客狄堅，終於招供了！

狄堅承認受何媚的直接指揮，他除了行刺咖啡座的侍應生陳志洋失手被擒之外，也是殺死符大同的眞正兇手！

任如重曉得有些地方警探「一賣開二」的「破案捷徑」，就是迫落網歹徒順便多認另一條罪。雖然任如重相信夏維不是那種不負責任的警探，但是，也難保夏維探長沒有這樣的下屬！

因此，在長途電話的通話中，任如重就一再提醒夏維。

夏維說：「不可能有假的，我們核對過指紋，狄堅雖然僞裝成泰國人，也用泰人名字開房，但指紋不會假的；狄堅的指紋曾在一〇二四號房內發現。他承認奉了何媚之命，埋伏在一〇二四號房內，等候符大同進來，便殺了他！因此，我想透過你們國際特警的關係，把何媚引渡回來受審。」

「好吧，讓我跟曼谷警方接洽！」任如重說着又問：「狄堅有沒有說，他們何故殺符大同？」

「是爲了毒品交易的糾紛！」夏維在電話中說，「上次據說符大同用僞鈔付毒品的賬，事後又不認數，觸怒了泰國後台老闆，於是由何媚親自帶了狄堅前來我們這裏，設下陷阱，誘符大同上當！」

任如重又問：「那麼，無頭怪屍可是這班人的傑作麼？」

「狄堅說：他只殺過符大同。何媚臨走時吩咐他再殺陳志洋滅口，然後才飛回泰國，想不到失手了！」夏維說。

「這裏也有許多新發現，你繼續查問狄堅吧，引渡何媚的事，我會盡力而爲！」

「好吧，我們繼續保持連絡！」

將近掛斷電話之前，夏維又問及三俠的近況！

任如重開玩笑地說：「算命先生說他們生成苦命一條！度蜜月的要冒險吃苦，阿生也很難安安樂樂地去度假！」

「哈哈……」夏維忍不住笑了一陣，最後又說：「見到他們時，別忘記代我問候！」

夏維如果知道呂林二人曾被「殺手集團」

的人加以戲弄，一定更加笑甩了大牙！

三俠與夏維的關係就是這樣奇妙，工作上有衝突時，經常爭爭吵吵，閒來聊天時，又互相譏諷取笑一番。過後絕不放在心裏！

呂偉良等三俠已然不參加搜索「殺手集團」那班人，便設法去找哈威和他妻子、保鏢等三人！

這三個人自行失踪，疑點甚多！

例如：哈威爲什麼很少到秘密辦事處去辦公？他爲什麼不遲不早，偏偏在阿生、丁祥二人到來之時，在他們面前消失？

如果他是個「冒充貨」，倒還可以用「作賊心虛」來形容他。但是，他經被證實，是眞眞正正的哈威！不是冒充的！

他爲什麼要躲起來？

經過連番的搜索毫無結果之後，任如重並未因爲加緊追緝蘇成而分了心！

國際特警在當地警探的協助之下，明查暗訪！但一直未有哈威夫婦和他密等三個人的消息！

由於一連串的重大任落在國際特警的身上，任如重和他的主要助才差不多一日二十四小時獃在曼谷的特警辦事處內，翻閱文件和資料時，竟然又給他們發現了一些綫索！

原來「他密」的照片，竟在「蘇成」的一疊檔案中被發現！

憑照片看，他們根本就是一個人；但哈威的保鏢叫「他密」，這是泰人名字！

但是，在蘇成的資料中指出，他有一個同胞兄弟蘇吐之外，也有一個同姓兄弟蘇平。

蘇平的樣子正是跟「他密」一漠一樣！

這似乎又是不可能的事，一名毒梟的兄弟，怎麼可以成爲哈威的保鏢？

蘇成的檔案資料指出：他「蘇平」與蘇吐二人，是蘇成的左右手！

因此之故，使人更加感到迷惑！到底「蘇平」與「他密」是否同一個人？

本來身爲特警組織的地區性處長，不用下屬作爲自己的保鏢，已經不合理。就像任如重一樣，他甚至不用任何人護衞，要嘛，就帶一名助手同行已經够了。

這個問題一直成爲丁祥、乃龍和阿生等人的討論話題！

但是現在看似矛盾的問題，也應該有了一個接近的答案！

這答案就是：哈威受到外來干擾，也許他正受到「保鏢」的控制！

但是，他爲什麼不向阿生等人求助？

是因爲他本身有什麼瘡疤給販毒集團把握住麼？還是另有難言之隱？

來自巴黎總部的專家們，一直都在曼谷辦事處內，不停地研究各種文件，包括哈威接任「處長」職位之後的每一卷宗，每一個數目字那麼細小的字體，也不會放過！

與此同時，巴黎總部辦事處以及東京的分部辦事處，也奉命深入追查！

巴黎——東京——曼谷等三個地區，幾乎每天有數次連絡！

委任一個地區性特警處長，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而這種糊塗的事情竟然發生在特警組織的最高行政當局，也難怪總部的首長呱呱大叫了！

現在不但哈威本人失了踪，連他的妻子也不見了！

他的妻子是稍後才失踪的，這表示她可能在事後接到她丈夫的通知，才離家出走，悄悄去會她的丈夫——哈威！

那麼，現在他們三個人——哈威，他的妻子，以及保鏢等，是否在一起？

如果說，哈威當晚突然逃走是爲了擺脫保鏢他密的監視，那麼，這時候他應該與特警組取得連絡。現在既然無聲無息，也許他和他的妻子正在逃避兩方面的搜索——一方面是警方，另一方面可能是控制他的蘇成集團！

一切跡象已經逐漸顯示出：哈威可能是一個處於矛盾衝突中的核心人物，所以他的自我失踪，應該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阿生常常在一籌莫展時，請敎他的師父呂偉良，所以師徒二人的想法往往不約而同，絕非偶然的事。現在阿生忽然要求進入哈威的住宅去！

哈威的住宅已經因爲主人夫婦雙雙失踪，而由當地警方出面封閉，但實際守候在那兒的，却是國際特警。

阿生在獲得任處長的批准進入現場時，林愛莉就問他怎麼會心血來潮，竟然要跑進哈威夫婦的住所去看看？

阿生竟然以同一口吻道：「一盆亂紗，必須從綫頭開始！」

林愛莉笑語呂偉良：「雖不十足，也有九成似你吧？師父。」

呂偉良也會心一笑！

三俠持任如重的證明，進入哈威住宅去，看看有什麼新綫索。

因爲現場封鎖後，守衞在那兒的特警奉命，任何人沒有證明文件，也不得入內！

而任如重目前是國際特警曼谷分部的「代處長」，所以只有他簽發的證明文件才有效！

三俠進入現場後，發覺不少東西已被當地警方和國際特警搜查過，因此在情在理上來說，不可能再有什麼「新發現」！

但是，阿生這傢伙眞的不愧是個鬼靈精！他往往就用追求女孩子的手法去辦案，那就是：胆大、心細、面皮厚！

所謂「胆大」，包括不畏任何艱難，不爲任何惡勢力阻撓！

所謂「心細」，包括不輕易放過任何看似無關重要的綫索！

所謂「面皮厚」，是查案時儘管受盡奚落，被人咒罵，也要苦苦追問到有結果爲止！

現在阿生就在哈威的住宅中發現了一些看來無關重要的東西！

那是一份舊報紙！

許多家庭都有用舊報紙墊住箱子或衣櫃底下的習慣。現在那一份舊報紙就是被一些衣物壓在衣櫃底下！

許多人也不會細心去注意這種情形，但阿生却把整張舊報紙扯了開來！

「奇怪！」阿生喃喃自言道：「這是香市的一份英文報紙！」

林愛莉道：「這有什麼奇怪？舊報紙而已，到處都有！」

「如果是本市的，當然不奇。」阿生說，「但是這是香市出版的，這就奇了！」

「也許他由香市帶回來的。」林愛莉道，「也許是他太太購物時，人家用來包東西，無意中給他帶了回來！」

阿生也不敢否認，有人把舊報紙收集，販賣出口給商販使用！

呂偉良走過來，接過那份英文報細看，其中有一段報導了轟動香市的怪屍案！

大意是：香市昨天發現一具無頭怪屍，死狀十分可怖！

又說：怪屍無頭無四肢，屍體被發現時，已經腐爛！

一幅圖片，影得不算太清楚，是怪屍的寫眞！

呂偉良不禁問阿生道：「哈威有到過香市麼？」

阿生說：「我只知他由東京調回來，却不

清楚有沒有到過香市！」

林愛莉揷口問道：「你們到底在懷疑一些什麼？」

呂偉良道：「我也不知道，但是，阿生你最好打個電話給任處長！」

阿生會意，到外面去打電話！

任如重也覺得阿生問得出奇，他在電話中說：「你到底找到了一些什麼新綫索？」

阿生答：「只是一張香市的舊報紙，我不知道是否新綫索。不過，我想知道，哈威有沒有去過香市遊覽或居住？」

「讓我看看——」任如重放下了電話聽筒，去翻查手頭上的檔案記錄！

後來他對阿生說：「哈威由東京回曼谷時，只在香市過境！」

「過境只是一至二小時的短時間逗留，對嗎？」阿生說，「現在請你再查一查，他在那兒過境的日期好嗎？」

「這裏的記錄是一月十七日下午。」任如重反問道，「你在懷疑一些什麼？」

阿生說：「報紙是二月二十一日的。香市警方發現怪屍的日子是二月二十日，對嗎？處長。」

「我不記得那麼多！」任如重道，「但你把哈威想成殺人兇手，未免太過離題萬丈了！而且，他身為處長，每次外遊必有記錄，記錄上他未有到過香市去！在二月那個月份之內起碼沒有到過啊，太無稽吧！」

「那麼，這份舊報紙從何而來？」

「每天都有人由香市到這裏來，他是一名特警處長，自然最關心各地發生的罪案！」

「嗯……」阿生無言以對，「是的，也許是我胡思亂想！」

放下了電話之後，林愛莉也因為任如重與她的想法相同，而取笑阿生神經過敏！

三俠最後離開了哈威的住所，他們安步當車，乘機瀏覽一下曼谷市區的景色！

曼谷最特別的景色，自然是佛寺最多，而且建築宏偉！

此外就是滿街都是和尚！

一些善男信女對這些當街化緣的僧人相當敬重！除了給他們香油錢之外，也有給予食物如生果齋菜等等！

阿生忽然駐足於路旁，瞪住一名剃光了頭的和尚！

林愛莉看見他呆住不走，忍不住又取笑他：「怎麼啦？你也有興趣出家麼？」

阿生卻沒有答她！

只有呂偉良看出阿生的眼神中充滿了疑惑和緊張的神采！

他問阿生：「有什麼不對麼？」

阿生喃喃地說：「是的，可能是他！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

呂林二人也循住阿生的視綫望過去！

那邊路旁有個黃袍僧人，正站在一旁向路人抄化！

呂偉良問：「他是誰？」

「他很像哈威！」阿生說。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都未見過哈威本人，但卻看過了他的照片。自然是在國際特警組的檔案資料中才能見到的。

不過，要不是阿生提醒他們，他們也不敢懷疑那光頭和尚是哈威！

照片上的哈威，西裝畢挺，不長不短的頭髮梳得光滑異常，還留有小鬍子！

但現在這光頭和尚，連眉尖也差點剃光了，自然不似哈威！

不過，不知是否眼睛的視覺往往會受到心理的影響，一經阿生這麼一說，倒有些像了；當然，阿生因為見過哈威本人，更覺得越看越像！

阿生對呂林二人道：「我且過去試他一試，也許會有意外收穫也說不定！」

阿生說完就走了過去！

但是，那個和尚不知怎的，已經離開了那兒，而且越走越快！

阿生不理三七二十一，立刻追上去！

同時他揚聲叫道：「哈威處長，請等一等！我有話跟你說！」

豈料不叫猶自可，一叫之下猶如阿崩叫狗——越叫越走！

阿生幾乎可以肯定，他沒有看錯！

呂林二人在後面自然也看見了，他們也加入追踪行列！

街上的人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首先是一名青年人追一個和尚，後面又跟了一個女子和一個拄拐杖的跛子！

突然有人喝住阿生，叫他不要追！

但是阿生那裏會聽他說呢！哈威是國際特警急於會晤的人，這一次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因此，阿生腳步加緊，眼看越追越接近哈威，到底是年青人氣力勝了一籌，哈威的腳步慢了下來，阿生衝前就把他信手抓來！

但是，一些婦女從路旁湧出，嘰嘰咕咕的不知說了一些什麼！

她們原來以為阿生要難為那個「和尚」，竟然把阿生的衣服也扯爛了！

阿生為之啼笑皆非，當他擺脫衆婦人的糾纏時，那個「和尚」已逃得老遠！

還是呂偉良機智過人，他和林愛莉尾隨其後，看見一些婦孺之輩纏住阿生時，也不難想到這是一個佛國，和尚受到人們的尊崇。剛才分明是有人誤會阿生的用心！

於是呂偉良明白到：解釋是多餘的！

他不但不懂泰語，即使懂，也難以解釋，甚至沒有人相信！

所以，呂偉良一邊叫林愛莉設法通知任如重，趕緊派人來；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失了對方的踪跡，苦苦追去！

剎那之間，不見了那個和尚！

本來黃色很搶眼，無奈通街都是同一打扮的和尚，難免令呂偉良有些眼花繚亂！

那兒有一間蛇園，呂偉良在四下裏用眼睛搜索時，無意中望入去，竟然又發現了懷疑是哈威的和尚在裏面！

蛇園是遊客觀光之地，顧名思義，裏面養了不少大小毒蛇！

有些大如大腿，長達數丈，有些小如尾指，長僅數寸！

有些飼養在玻璃缸之內，有些在籠子裏蠕蠕而動！

呂偉良顧不了許多，他現在只担心失去了哈威的影子！

他拄杖進了入去！

那和尚又拔足飛奔！

遊客們不知道發生了何事，有些婦人和胆小者，進蛇園參觀只為了好奇心，他們本身可能十分怕蛇，現在看見有人走動起來，還道是毒蛇逃脫了，嚇得驚慌失措！於是，也到處奔跑！

一時之間，蛇園之內，秩序大亂！

一些專向遊客表演「玩蛇」的，手上身上都有蛇！如果安安靜靜什麼事都沒有，吵吵鬧鬧，奔奔跑跑最易出事！

於是有些蛇走脫了！到處亂竄！婦人們、胆子小的，莫不大驚失色！

秩序一亂，呂偉良就更加難以追得上哈威，因為沿途有人阻他！

呂偉良眼看哈威由出口處逃了出去！他急

急又拄杖追出！

等到呂偉良衝出蛇園時，一個黃衣和尚的背影剛好在街口拐彎處消失！

呂偉良剛想追上去，阿生和林愛莉這時變雙趕來，叫住了他！

呂偉良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

林愛莉道：「我已通知任處長，他立刻就會坐車來！」

「沒有用的。」呂偉良說道，「給他走脫了！」

林愛莉還好上次遊曼谷時，知道這兒有個蛇園，所以任如重在電話中問她們位置時，她就說在蛇園附近！

任如重和乃龍等人不久之後，果然坐私家車趕來！

呂偉良告訴他：「他走得很快，在那邊街口逃走，儘管過去看看吧！」

三俠上了乃龍的車子，駛向街口，由乃龍向一些擺檔小販查問剛才有沒有個和尚走過，終於也有人告訴他們，三二分鐘之前，一個和尚匆匆進了一幢樓宇去了！

乃龍立即登上那幢樓宇，逐層訪問，但沒有人見過那和尚。

乃龍回頭再問那些小販，他卻說：「好像是這一幢，又好像是那一幢，我當時正在做生意，不大留意！」

阿生卻對乃龍說：「無論是那一幢，他一定不會逃得太遠！」

任如重也認為有理，立即再調來大批特警，同時通知當地警方派人協助，決定在這一帶大舉搜索！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不是國際特警，也不是當地警務人員，為了避免引起誤會，只好袖手旁觀！呆在一旁！

不久之後，大批警車儎來武裝警員把附近一帶封鎖！

附近居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街頭巷尾，議論紛紛！

阿生和乃龍分別登上一些樓宇搜索，但總未見有和尚露面。

他們開始懷疑，那擺檔小販大有可能是虔誠佛教徒，他如果存心維護那「和尚」，大可以扯個謊話！

但是，隣近另外一些擺檔小販也是同樣這麼說。會不會大家都存心作弄？目的自然是為了讓「和尚」逃出生天！

就在衆人疑心頓生之際，一處二樓窗口被人推開，街上的警員立即舉槍瞄準！

但是，那只是乃龍帶上去搜查的特警！

那名特警揮手示意，叫人上去接應！

下面一批國際特警立刻荷槍實彈，一擁而上！

果然，那個「和尚」就在那兒二樓給乃龍找到了。雖然他這時已套上假髮，但哈威太太的樣子和他上司的面部輪廓，試問乃龍又怎可能不認得呢？

於是一番搜索總算有了收穫！

哈威夫婦二人終於被找到了。現在只差一個他密！

阿生等人在哈威的住所內，找到許多藥丸，乃龍看見他昔日的上司又瘦又黃，不禁問道：「你有病麼？」

哈威苦笑搖頭：「我也不知道，也許算得是一種病吧！」

任如重就地問他：「你為什麼要走避？你忘記了你的職責麼？」

哈威含淚說道：「我有苦難言。」

阿生心裏想：大概有痛腳被人抓住！

但阿生不敢作聲，還是讓他的上司任如重提出質問：「你做錯了事嗎？」

「是的，我是中了人家的巫術！」哈威說道。

此言一出，所有在場的特警差點兒忍不住笑了起來！

是的，這話出自一名特警首長，似乎太不像話了。

但是哈威太太說：「大家一定不會相信，我丈夫的確會被人施術，以致令到他身不由主地，做出了一些可怕的事！」

任如重問：「他做過什麼事？」

「讓我說吧！」哈威說道，「我殺了一個人！」

「你殺了人？」任如重也大大地吃了一驚，「你殺了誰？」

「一個日本人。」哈威說。

「是不是松坂四郎？」任如重問。

「是的。」

「你幾時去過香市？」

「二月中旬——十八日那天。」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我是受到巫術的法力所驅使，身不由主的。」哈威痛苦地說。

但是在場的人，除了他妻子之外，沒有人相信他！

哈威太太揷口道：「他自己事後也十分驚慌！」

「誰向他施術的，你知道嗎？」任如重問道。

「不，我不知！」哈威太太道。

任如重對哈威說：「你受過特警訓練，自然也明白這是十分不合情理的事！」

「我也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事實是做了！」哈威道。

任如重道：「但是，記錄上你沒有在二月份離開曼谷啊！」

哈威從抽屜中取出一本護照，交給任如重等人查看！

是一本假護照！

上面有十八日離境赴香市的出入境蓋章等記錄。

在場的人都呆住了！

丁祥問道：「你那晚逃走，就是為了這些麼？」

「是的！」哈威道，「我知道這是法理所不容的，何況我是特警處長？」

「誰叫你這樣做？」任如重問。

哈威說：「我不知道，我當時好像發夢一樣，耳畔有人叫我依他吩咐去做！」

「男人還是女人聲？」

「男人聲！」

阿生揷咀問道：「我看你是受了人家的催眠！」

「不！我相信是一種邪術。」哈威說，「我在那段日子裏，心神恍惚！」

「想想看，有些甚麼可疑人物接近過你吧？」任如重道。

「我想不起，我腦筋十分亂！」哈威痛苦得流下眼淚來！

丁祥湜醒他：「你的保鏢不是個好人，你怎麼會請他？」

「不怕對你們說，我有如在夢中殺人，但不知怎的，給他們泊了照片。」哈威說，「事後還有人把一份香市出版的英文報紙給我看，證明我並非發夢，確是親自到過香市行兇。因為報紙刊登的怪屍圖片，與那人要脅我就範的，全是一樣！」

「那照片有怪屍，也有你在旁嗎？」

「是的！」

「誰要脅你？」

「一個姓蘇的緬甸人！」

「是蘇成麼？」

「不，是蘇吐！」

「他要你做甚麼？」

「要我爲他們服務，對毒品的事，不採行動！」哈威道。

「還有呢？」

「他們派了一個人，名義是保鏢，自始至終在旁監視我。」

「就是他密麼？」

「是的，就是他！」哈威道，「我試過許多次企圖擺脫他，也不可能，結果，那晚才成功！」

「你該向總部報告！」

「但是，法理上不可能讓我洗罪的，何況還有照片呢！」

任如重道：「只要證明你當時神志不清，法律可以容情的！」

「但誰來證明？」

在場的人啞口無言！

哈威太太道：「我們知道緬甸山區喀欽族有一種巫術，一經被它纏上，極難擺得脫！」

這時外面有人入來，一名特警帶住一個男子走進來！

特警說：「他說他是醫生，來看哈威先生的！」

哈威夫婦招呼那位醫生，原來桌子上所有的丸都是他配給哈威服食的。

醫生毫不規避地對任如重交代：「我是他朋友，我其實老早懷疑他可能中毒，但他不相信……」

任如重問：「你怎麼會懷疑他中毒？」

「因爲他眼神不正常，神智紛亂！」醫生說，「我三番四次勸他入院，但他不肯，我只好盡朋友義務，每天來看他！」

「他中了甚麼毒？」

「一種足以令人神志紛亂的毒素，學名譯音是：赫羅派里島！」醫生又說，「這些東西可以注射，但太多了足以破壞腦細胞！」

「但我從未注射過甚麼。」哈威說，「我是指二月之前！」

醫生說：「但我在你的血液成份中，找到這些毒素。」

任如重問：「爲甚麼你不通知醫院？他是警方要找的人！」

醫生道：「我是合格醫生，不一定要送他入醫院的！」

哈威說：「他是爲我好，我在他的治理下，神志逐漸清醒了！」

哈威太太說：「但是，到頭來我們左避右避又有何用？」

夫婦二人雙雙流下淚來！

任如重安慰他們：「只要你們和盤托出，讓我們弄明白全部眞相，相信法律也只不過人情而已！」

醫生忽然想起了一些甚麼，向哈威道：「你說你從未注射是嗎？」

「是的！」哈威說。

「那麼，你可能常常喝酒！對嗎？」醫生問道。

「是的，這是我唯一的嗜好。」哈威說，「但過去我很淸醒，每晚臨睡才喝一小杯而已。決不太多！」

「這習慣何時開始？」

「二十多歲，已十多二十年了。」

「據我所知，緬甸山區有一種草藥，搾汁混入酒中，可以同樣產生一種毒素，令人神志不淸，神經中樞也可能失去了控制。」

「那一定是有人潛入我寓所，把毒汁混入我的酒中。」

「有極大的可能性！」

這時候任如重才說：「那麼，你根本不是中了甚麼巫術。」

醫生笑道：「只有他自己說中了巫術，我早已告訴他不是！」

於是一干人等，被警方請到警局裏去，循例落了案。

醫生希望爲哈威注射，但國際特警爲審愼計，要求先讓他們檢驗過一些針藥，這令到醫生很不高興！

結果，巴黎總部派來的專家，驗出那是一種正常的藥物！

這種通常給精神病人使用的藥物叫：柯羅普樂邁辛！

但是如果太多了，可能令人昏睡！這些鎮靜劑可以注射，亦有口服劑。

事情似乎完結了，但是在未找到蘇氏兄弟之前，何媚甚麼都不肯說！

哈威已被送入軍方醫院，受到極嚴密的保護和治理。

他同時也受到了來自巴黎總部的專家們偵訊！

以前爲他治理的私家醫生——哈威的朋友，把病情記錄交出，證明他的治理十分正確，醫生無可疑之處。

但是，哈威怎麼會中毒？

他以前喝光了的酒瓶早已扔掉了，因此無可查究。

醫生是本地人，也研究草藥，他認爲他的忖測大有可能。

哈威是被人變相地「洗腦」，事後他却以爲被巫術所害！

根據醫生說，緬甸那種草藥的汁，就是巫術常用的。

南洋一帶有所謂「降頭術」，相信也是不知名的草藥作怪！如果不能及時用解藥解救，隨時會致命！

哈威所說的「巫術」，分明是不存在的，只是他腦子受到毒害，失了理智，受人從中操縱。目的正如他所說的一樣；爲毒帮服務！

正當國際特警人員四出搜捕蘇氏兄弟及他們的爪牙時，當地警方發現了一宗命案，死者竟然是「他密」——哈威的「保鏢」！

警方以前因爲他是哈威保鏢，自然不敢去惹他。

但是現在他在街頭被殺，當地警方於是檢驗他的指紋！

他是蘇平——蘇成的兄弟。

果然不出國際特警所料，「他密」只是個假名。

蘇平被殺，可能是毒帮要殺人滅口！

阿生靈機一觸，把何媚帶去認屍！

蘇平的死狀甚慘，頸部被割斷，只有少許皮肉連住！

何媚越不敢看，阿生越是要她看！

阿生又對她說：「這就是你們一班弟兄的下場，相信不久還有人被害！」

說完，阿生忽然開了她的手鐐！

何媚問阿生：「你幹甚麼？」

「我放你走！」阿生說道，「你現在自由了！」

但是，何媚却含淚呆在一旁！

阿生道：「爲甚麼你不走？」

「我怕！」她終於表現出女人的弱點來，含淚說：「不要放我！」

阿生笑道：「你甚麼都不肯說，我們何必爲難你？」

「不！我說了！」

「你肯說？」

「是的，只要你們保護我！」

「其實你何必怕？你是高級女頭目。」

「別說了，先帶我走！」

「走去那裏？」

「你們的秘密總部！」

「爲甚麼急於走？」

「我不忍再看下去！」

阿生道：「他只是一個小卒，你才是蘇成的親信！」

「沒有用的。」何媚說，「他們可以殺蘇平，當然可以殺我；蘇平比我更親，是蘇成的堂兄弟，也是左右手！」

阿生笑了笑！

他們離開了殮房！就只有他們兩個人，因爲阿生早就看出她不會走！因此，阿生帶何媚離去時，也沒有爲她加上手鐐！

豈料就在他們離開殮房不遠處，突然有一輛車子停下來！車上跳下數名大漢！迅速向阿生他們展開了包圍！

阿生大吃一驚，急忙拔槍！但是，背後有個人比他動作更快飛撲而來，將他由後勒住！

阿生差點窒息，沉肘連擊幾記，後面那人又高又大，無動於中。阿生又驚又急！他來不及拔槍，已經昏倒過去！

× × ×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阿生被人迎頭潑了一盤冷水！

他像從噩夢中醒來！四周圍了一些人！

有人問：「你叫甚麼名字？」

阿生看見有些人執刀，有些拿棒，一支屬於阿生的手槍，就在說話的人手中握住！

那人的樣子大約四十餘歲，另一個跟他樣子差不多的，約莫三十七八。此外有個女人，皮膚黝黑，却穿得時髦，恤了髮！

阿生看看另一邊，何媚正在那邊吃東西，看來這班人對她不錯！

那中年人問：「你爲甚麼不答話？」

阿生哦一聲，說：「你問甚麼？」

「我問你的名字。」

「我叫阿生，你呢？」

「我不會對你說的，你是國際特警吧？」那人又問。

「是的。」阿生說，「我想，何小姐一定代我說淸楚了！」

「是的，她說你嚇她。」

「沒有這回事！」阿生道，「我對女人向來溫柔！」

「別自作多情！」何媚走了過來，手上還捧住一碗麵。「你恫嚇我，又說謊！」

「我幾時說謊？」阿生叫寃道。

「你說蘇平是大哥殺的！」何媚道。

阿生這才明白，眼前原來是蘇氏兄弟——蘇成和蘇吐。那麼，女的一定是拉泰娜——蘇成的妻子無疑。

那人果然冷笑道：「我就是你們要捉的蘇成了！」

另一個年青的說：「我就是蘇吐，請你抓我去坐牢吧！」

「哈哈……」在場的大漢們，轟然大笑起來！

阿生後悔他太輕敵。

他只判定何媚不會逃，却疏忽外來的干擾！他一直以爲蘇氏兄弟和他的手下一定逃得老遠，想不到市區中也有人留下。

事實上他們已四下裏搜捕，總是無法發現蘇氏的人。

現在這裏是什麼地方？

阿生因爲一度暈倒，根本不知被人帶着走了多遠。

蘇成又說：「國際特警太可惡了，只有一個哈威比較可愛！」

蘇吐却說：「不！他也該死！如果不是他作反，事情不會鬧大！」

蘇成道：「他到底也帮過我們不少忙！」

何媚在旁一邊吃麵一邊道：「是的，最低限度他也帮我們殺了那討厭的日本人！」

阿生乘機問：「你是指松坂四郎麼？」

蘇吐生氣地說：「誰跟你說？」

蘇成道：「不，他快要死了，讓他多知一些也不妨事！」

何媚於是說：「對了，我答應向你招供的，隊長！」

在場的人又是一陣大笑。

阿生拚了一死，所以他不會難過。

何媚又說：「多謝你給我製造一個好機會，現在讓我告訴你，不錯，狄堅是我帶去香市的殺手。」

「那麼，符大同是你叫狄堅殺的？」阿生問何媚。

「是的，因爲他用僞美鈔付貨欵，事後不認賬，大哥叫我們去設下陷阱，請他上當！」何媚又說，「當日我們約好將房間編號寫在火柴盒，約他去討論一批新貨的價錢，他終於上當了！」

「那麼，松坂四郎呢？」阿生問：「你們爲什麼殺他？」

何媚道：「他發明廉價海洛英，爲另一集團做事，基地在香市。我們担心毒品以後的銷路問題，所以施用了一箭雙鵰之計。」

「所謂一箭雙鵰，是利用哈威殺人，影相去令他跟你們合作，是不？」

「是的，他中了毒，被我們洗腦。」

「洗腦？」

「是的，算是洗腦，因爲他自己沒有思想，一切聽命於我們。」

「眞可怕！」

「有什麼可怕？」何媚道：「大哥回頭會讓你也試試！」

蘇成叫人拿來一瓶藥油似的東西，傾注少許於杯中。他又叫人取來一瓶洋酒，混入了小半杯！這才放到阿生的咀邊。

阿生只嗅到一陣洋酒氣味。

蘇成笑道：「這是家鄉特產，蘇俄曾暗中派人來收購這種草藥回去，據說可以製成洗腦奇藥。」

蘇吐道：「後來我們從巫師處知道，它可以使人神志不清，於是就拿來試驗，想不到哈威眞的上當！」

蘇成把杯子湊到阿生唇邊：「你也喝一杯吧！」

阿生知道喝了下去，一定會神志不清，但形勢所迫，他又不能不喝。他只沾了少許，沒有正式喝入口中，又聽到蘇成的笑聲。

阿生靈機一觸，說道：「我也知道喝下我就醉倒，可以先讓我問你幾句話？」

「可以的！」蘇成說，「我很民主，你問好了。」

「爲什麼你要殺蘇平？」阿生問。

豈料蘇成面色一沉：「誰說我殺蘇平？他是我左右手！」

「不是你殺，是你手下殺！」

「胡說！」

「難道還有別人？」

「當然不會是我們殺的，難怪何媚也以爲是我派人對付他，你敢胡扯！」

阿生道：「我只是猜猜而已，我根本看不見誰殺！」

「告訴你，是我們的仇家！」蘇吐在旁說，「我們這次冒險在風頭之下入曼谷，就是爲了約他們談判。」

阿生自然想起了「殺手集團」的人。

他問：「是不是巴沙他們？」

蘇成反問道：「你認識他？」

阿生忙道：「不！我只知道有個殺手叫巴沙，他們自稱爲殺手集團！」

「胡說八道！」蘇成說，「他們是我們行家，那裏是什麼殺手殺脚？」

「行家？」

「是的，聽過羅新漢這名字麼？」

「他是毒品大王……」

阿生未說完，蘇成就咆哮起來：「不！他完了，以後便是我姓蘇的天下！告訴你，巴沙等人是羅新漢的舊屬，但他們不肯歸屬我！」

蘇吐道：「今天他們已成我們甕中之鼈，一定後悔不聽我們的忠告。」

這時候，忽然有人入來報告：「大哥，巴博他們來了！」

蘇成立刻緊張起來，叫人把阿生帶入一間房去。阿生手足被綁，根本無法反抗。

門關上了，阿生見不到外面情形，後來他左張右望，發覺舊木門有裂縫，就在那兒望出去。阿生看見一名中年人帶了數名男子入來，那中年人大概正是呂偉良見過的「副首領」。

阿生沒有留意其他人，但當他看見蘇氏兄弟招呼各人在長桌一旁坐下時，視綫範圍之內有個人。這個人令到阿生爲之疑惑不已，因爲他是乃龍的一名助手！

阿生覺得一樣米食百樣人，正如有些警員被發覺是黑人物一樣。

阿生正傾耳細聽，看看他們如何「講數」——談判！

但是，阿生忽然又大大地吃了一驚。

阿生是蹲在地上，由門的裂縫窺望出去的，所以桌下的情形他最易見到。這時阿生竟然見到有人紛紛拔槍，就是巴博帶來的人。

阿生所以吃驚是有理由的，他手足被綁，動彈不得，雙方一開火，他一定完了。

就在這時候，他聽到外面有人喝道：「不要動，舉高雙手！」

巴博的人個個有槍，而且同時發難，蘇氏兄弟似乎算錯了。但是，這時又聽到蘇成冷笑道：「你們是什麼東西？」

他夾指一彈，巴博等人望向那邊，發覺有人手持機槍對準了他們！

阿生心裏想：巴博等人，一定棄械投降了吧？豈料其中一人不但未放下手槍，反而說道：「蘇成，小心聽着！除非你能一槍令我倒地不起，否則你會先死在我的手槍之下，因爲只要我一扳機掣，子彈會射中你的頭部，你還能生存麼？」

阿生暗叫一聲：「有種！」

這時巴博這邊，又有一人說：「我勸你們投降吧！你們被包圍了！」

又有人問：「蘇成，要知道我們身份麼？還是先看看證件？」

巴博笑了笑：「沒有辦法，蘇成，是他們要我將計就計的！」

原來這班人之中，除了巴博之外，個個都是身經百戰的國際特警，難怪阿生認得其中一人是乃龍手下了。

巴博就是呂偉良見過的「中年人」，他們不是什麼「殺手集團」，只是「舊毒王」的人，走投無路，與蘇氏兄弟的人爲難而已。

因此，他們要知道呂偉良攜來的資料，因爲香市他們有朋友，所以他們對呂林二人的行踪知之甚詳。

至於曼谷，巴博的綫人甚至滲入警方部門裏面。不過，他終於被國際特警找到了，當時他正與他的人來「赴會」，就此被特警利用，將計就計，把二帮新舊毒帮都一網打盡。

但是，國際特警的工作是秘密的，因此蘇氏兄弟落網，國際電訊也只是說：此乃曼谷警方的功勞而已。

至於三俠，更加榜上無名了。

但無論如何，他們是不計較的，他們已經習慣了只求實際，不求功名的。（全文完）

預告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危險人物** 馬雲著

不日刊出・敬請留意

武俠掌篇

飛賊

雲龍・文

黑夜，一個黑影在一所富商的巨宅出現了，不一會，黑影再度出現時，背上多了一袋東西，轉眼間，消失在沉沉的黑夜裏。

跟着，這所富商的巨宅內聽見有人大叫起來：「不得了呀，不得了呀，有飛賊呀。」

僕人慌忙循着聲音走去，只見富商王百萬坐在那兒痛哭，

「唉，可恨的賊人，他——他偷了我萬多兩黃金，還有珠寶……嗚嗚嗚……。」

僕人呆在當地，任何人都不敢說一句話。

「你們這些飯桶，還站在那兒幹嗎？」

「是，是，老爺，飯桶，飯桶！」僕人顫聲說道。

「你們還不快快給我請縣大爺到來！」王百萬氣極了。

「是，老爺，小人去了。」

睡在夢鄉中的縣大老爺被吵醒了，慌忙起身，急急穿好衣服，趕到王百萬的家裏來。

王百萬雖然是個商人，但縣大老爺却要聽他的話，原因是王百萬有的是錢，縣老爺能夠養七八個侍妾，亦全靠王百萬給他銀兩，因此，深夜裏見到王百萬的人來找，也慌忙起身，趕到王百萬的家裏去。

「王翁，深夜呼喚，不知有何事故發生？」縣老爺見到王百萬，紅了臉龐，嬉皮笑臉的走上前去，問道。

「噢，你們的捕頭不知怎麼攪的，我的家給飛賊光顧了，損失財物不知多少……。」

「這個可惡的飛賊，竟敢光顧到王翁的頭上，明天一早，我立刻把飛賊捉拿歸案。」縣老爺囁嚅地說道。

「你們做事太慢了，還要等明天，快快把張捕頭喚來，立刻展開追捕，否則給賊人走遠了，如何追捕。」

「王翁說的是，王翁說的是。」縣老爺回過身來，板起面孔，對跟隨他的下人道：「你們立刻替我把張捕頭喚來！」

「是，老爺！」

下人立刻去了，不一會張捕頭和幾個捕快趕到王百萬的家裏。這一晚，他們忙了整個晚上，當然，一點結果也沒有。

飛賊在縣裏鬧得滿城風雨，他不但光顧王百萬，凡是在縣裏有名的富豪，都被他光顧，縣老爺頭痛極了，但是張捕頭亦盡了一切努力

，有一次，他們和飛賊碰頭，飛賊是幪着臉的，他們合數十人把飛賊圍住，但被飛賊突圍而去，十數個捕快都受了傷，張捕頭傷的最重。

「唉，我的烏紗帽就要給你們這一班飯桶糟塌了！」縣老爺哭喪着臉道：「十幾個人也捉不住這個飛賊！」

「老爺，這個飛賊的本領實在太高强了，我們全不是他的敵手。」張捕頭說道：「卽使再多二十人，我們也無法捉到這個飛賊！」

「飯桶！」縣老爺瞪大眼睛道：「那麼，我們怎辦啊？」

張捕頭道：「老爺，我有一個主意。」

「有什麼主意，快快說出來？」縣老爺喝道。

「老爺，我想老爺去函到丞相府去，請京都的趙捕頭來。」張捕頭說道。

「趙捕頭。」縣老爺瞪大眼睛道：「他是京都著名捕頭，只有丞相一人可以使喚他。」

「老爺，你是丞相的學生，丞相對你的感情很好，只要你去函給他，他一定會派趙捕頭來的。」張捕頭說道。

縣老爺的眉頭皺了一下，無可奈何地說：「也吧，只有試一試好了，否則，這個飛賊如何打發得了。」

於是立刻去函丞相，要求趙捕頭到來捕捉飛賊。

丞相接到信後，果然派了趙捕頭到來，縣老爺對趙捕頭當然是特別招待，希望他能够早日捉到這個飛賊，同時亦希望他將來在丞相面前替他講幾句好話。

趙捕頭來到這裏之後，他不急急去辦案，首先到各處視察一番，發覺附近的人民的生活非常窮苦，有錢的人大魚大肉，生活豪華，窮人連粥也沒有得吃。

趙捕頭視察了幾天之後，這一晚，他與縣老爺以及張捕頭別過，逕自回房睡覺。

張捕頭悄悄地拉了縣老爺的衣袖，輕聲說道：「這趙捕頭到來，似乎只是爲了享福，甚麼也不做，怎似是辦案啊！」

張捕頭長長嘆一口氣又道：「我們的大人啊，自從趙捕頭到來之後，這飛賊似乎鬧得更兇，一連造了幾件案，昨晚更厲害，光顧了陳大富，朱大少，陸天豪幾家富豪，如此下去，你怎樣擔當得起呀！」

「這個我也沒有辦法的呀。」縣老爺說道：「不過，趙捕頭來了也好，卽使上頭知道，可以把責任全部推在趙捕頭的身上。」

兩人的說話趙捕頭全部聽見，他祇是微微一笑，在睡房裏，換過一身夜行衣服，然後靜靜地推開窗子，提身一縱，縱上了屋頂，施展輕功，在幾間富豪大屋的屋頂，伏下來。

三更過後，四周都沉靜了，富豪大宅，因近月飛賊鬧的太兇，都僱有人在大宅裏看守，但這些人只能够對付一般的賊人，對付飛賊，却一點辦法也沒有。

就在這個時候，屋背上出現了一條黑影，黑影快得像鬼魅一般，趙捕頭心裏暗道：「好俊的輕功！」

趙捕頭仍然伏在那兒一動也不動，祇見那黑影閃入大宅之後，不一會就從大宅出來，背後揹了一大包東西，當然，這些都是大宅的珠寶銀兩，趙捕頭沒有立卽上前截住他，他施展上乘輕功，遠遠的跟住他。

祇見這飛賊一直來到貧民的住所，從每一間破漏不堪的房屋掉進一包銀兩下去，直到把背後的銀兩珠寶派完爲止。

「他是個俠盜，刦富濟貧。」趙捕頭點頭道。

飛賊離開貧民地區，趙捕頭也跟在他的背後，一直來到郊野的一個叢林地帶，趙捕頭才截住他的去路，大聲喝道：「大膽飛賊，做的好事太多，快快束手就擒，免我動手。」

飛賊呆了一呆，他沒有想到在這時會被人截住的，但隨後看清楚了，不禁得意地笑道：「嘻，我以爲是什麼人有這麼大的能幹，把我截住了，原來是名滿大江南北的趙捕頭。」

「你的膽量也不小，居然膽敢在我到來之時多做幾件案子，這明明是向我挑戰而已。」

「哈哈，哈哈，你明白就好了，我就要看看你這個盜賊聞名喪膽的趙捕頭，究竟有多少本領。」飛賊得意的說道。

「不必多說話了，快快放馬過來。」

飛賊向前滾動，一直滾到趙捕頭的跟前，然後一躍而起，飛起雙脚向趙捕頭頭部踢去。

趙捕頭見他的招式怪異，儘管他見識多廣，但這種怪異的武功也不知是從何而來的，趙捕頭迅速退了幾步，避過他的雙脚，飛賊冷聲一笑，身體已經落地，又是向前一滾，這一次雙脚翻飛，向趙捕頭的雙脚剪來，趙捕頭一退再退。

飛賊笑道：「哈哈，想不到名滿大江南北的趙捕頭，不外如是，眞是聞名不如見面！」

趙捕頭冷笑道：「不見得，不見得！」

趙捕頭雙脚不動，飛賊雙脚已經剪來，「拍」的一聲，飛賊的脚剪在趙捕頭的脚上，趙捕頭的脚下過不少功夫，飛賊雙脚雖然剪到趙捕頭的脚，但却動也不動，趙捕頭一脚踏前，向飛賊的胸前踏去。

飛賊身形一滾，避過趙捕頭的一脚，飛身向上一竄，雙掌翻飛，化作千萬掌影，向趙捕頭的要害拍來，趙捕頭不爲他的掌影所惑，觀準他的來勢，迅速的把雙掌遞出，和飛賊硬拚了一掌，「轟隆」一聲，各自退了幾步，兩人的胸口一悶，咀角滲出血來，兩人都知道，彼此之間受了內傷，隨卽坐在地上，調息運氣療傷。

過了一會兒，趙捕頭微微睜開眼睛，說道：「怎麼，傷還沒有好吧。」

飛賊沒有出聲。

趙捕頭冷笑道：「如果我這個時候點你的穴道。你無力反抗。」

飛賊咬緊了牙關，仍然沒有出聲。

「不過，我識英雄重英雄。」趙捕頭說道：「這麼多年了，能够把我打傷的就只有你一個人。」

趙捕頭兩眼望望天空，喃喃又道：「剛才我見到你的所作所爲，這個地方，土豪横行，壓迫百姓，你能够刦富濟貧，俠義心腸，我對你欽佩。」

「多謝趙捕頭誇獎。」飛賊緩過一口氣來了。

「噢，想不到你這樣快傷巳療好了。」

「你比我快了一刻，如果你這時候動手，我無力反抗，你的恩德，我永遠記住。」

「是啊，你是怎樣當飛賊的啊！」

飛賊頓了一頓，然後又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我是在這裏出生的，小時家窮，給當地的惡霸迫死我的父母，之後我一個人流浪，後來被一個和尚收容了，並且教我武功，我一直侍奉師父死了之後，才回到這裏來，想找着惡霸報仇雪恨，可是那惡霸死了，全家也外遷，我放棄了復仇之念，心想，窮人永遠受土豪壓迫，所以我便實行刦富濟貧，爲自己的鄉民做一些有益的事。」

趙捕頭點頭道：「你做的雖好，但是搶刦是犯法的，這裏的一班劣紳，我回去照實稟報丞相，將這些劣紳奸官嚴懲，爲貧民做一些善事，你從此之後，不要再幹飛賊這勾當了。」

「好的，我相信你的話。」

從此，飛賊便絕跡了。

游俠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大江南北

悍獅鬥悍漢

江靜輪在傍晚靠上了碼頭。這裏不是終點，下船的旅客不多，只有三，五個，內中有一個年紀不出三十，身裁高大結實的男人。他提着一口小皮箱，當他脚離跳板，踏上碼頭之後，就在原地站住不動了，似乎在等待甚麼。

碼頭上有穿梭不停的人潮：搬運伕，小販，接船的……他們各有各的事，誰也不會去注意這位陌生來客。

然而，却有一個五十出頭，穿着普通的男人走到了他的面前。沒有說話，更沒有用眼光去打量對方，只是掏出一包大前門香烟，取出一支，在香烟盒上輕輕地敲打着。

剛剛下船的年輕人也依樣學樣地出取了一包大前門香烟，以下的動作完全和對方一樣。現在，二人手裏都拿着一支沒有點上火的烟捲兒。

「辛苦了！」年老的先開口說話。

「還好！」回答非常簡潔。

「敝姓宋，草字福成，是賈大爺手下的管事……」

來客似乎懶得聽他的履歷，自顧自地擦火點燃烟捲兒，用低沉的聲音問道：「我在那兒歇？」

宋福成道：「客棧上房早就定妥了，我這就送你去……」

「甚麼時候能够見到賈爺？」

「不忙！不忙！先到棧房洗個澡，舒舒筋骨。地方上一些仰慕大名的豪情朋友，已經在杏花園擺酒設宴恭候……」

「不敢當，」這位年輕來客辭色都很冷峻。「我是來辦事的，不想作任何無謂的應酬，請宋管事代我向那些豪情朋友道謝。同時請宋管事回報賈爺，最好今晚就讓我見見他。」

雌虎發雌威

「這個……？」宋福成張口結舌，面有難色。

「我這個人喜歡直話直說，在貴寶地，我最多只能停留三天。」

「哦！」宋福成老成持重，仍不免低呼失聲：「賈爺出了門，那可怎麼辦？」

「賈爺不在？」

「去了南京，明兒也許能回來。」

年輕人那兩道濃眉輕微地聳動了一下。「那我就等吧！反正這是賈爺化錢買來的時間。三天！我是多一個鐘頭也不躭擱的。」

話說完，他就携着皮箱走了。

宋福成忙不迭地跟上去：「我來叫車，送你去客棧……」

「我喜歡自己找歇處，」年輕人邊走邊說：「明兒一大早，我在臨江漊喝早茶，宋管事若是有空請過來坐坐。」

聽口氣，這位剛剛下船的年輕客人對本地並不陌生。

× × ×

號簿推到他的面前，賬房老先生很客氣地說：「對不住！請掛個號。」

「寫吧！」他緩慢清晰地說：「呂剛，雙口呂，剛强的剛，來自武漢，前途不定……行了麼？」

「行了！行了！」老賬房抬手一招：「小桐子快些帶路，漊上三十二號房。」

房間很寬敞，鋪陳也很潔淨，明暗兩間，外間起坐，內間居臥，臥室還有兩扇窗戶，對着浩浩大江。

帶路的小桐退去，關上門，呂剛立刻打開了那口小皮箱。箱子裏放着幾件換洗衣服，一個錢包。箱蓋那一面嵌着一副鑲空的架子，架子上却放着幾樣使人刺眼的東西：一支短槍，兩把鋒利的匕首，一個帶刺的鋼環。

箱子敞開着，他並沒有去動箱子裏的任何東西，目光東掃西瞟，似乎在尋找甚麼。

長廊上有輕緩的脚步聲，那陣脚步聲非但未使呂剛提高警覺，反而在咀角處流露一絲難以理解的笑意。

門外來了兩個人，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一個二十剛冒頭的妞兒。男的穿着對襟大褂，架着一副金邊眼鏡舉止挺斯文，女的穿着很樸素，臉上未施脂粉，兩頰的雀斑粒粒可數。但瑕不掩瑜，仍有幾分誘人的秀色。

二人同時仰頭看着門框頂上房間號數，然後相互一覷，女的點點頭，表示沒有錯。男的舉手敲門，很輕，很慢，却有規律，敲兩下，停一停，又敲兩下……

門開了，呂剛站在門邊，他沒有說甚麼，然而目光中却表現了熱忱的歡迎。

女的進來，戴眼鏡的中年男人，伸手拉上門，留在門外。

「你們剛才沒有去碼頭？」呂剛問。聽口氣，看神色，他們之間顯然很熟。

「去了。」女的輕輕回答，她那一雙明亮的眼睛不停地在打量這間屋子。「瞧見宋福成去接你，才沒有露面。」

「聽說賈炳和去了南京？」

「嗯！已經去了三天。」

呂剛擺擺手，示意少女坐下。兩人隔几對坐，他慢條斯理地掏出烟捲兒，點燃，緩緩地吸了幾口。從這些動作看，他似在思索某一些問題。

「呂大哥！」少女一直在留意呂剛的神色，見他沉默了許久，終於忍不住開了口：「賈

炳和一直有『南興社』在跟他撑腰，這回他突然找你，你不覺得有些怪嗎？」

「嗯！」呂剛漫應了一聲，未置可否。他的目光仍然凝視着那幾縷嬝嬝上昇的輕烟。

「岑叔說，這內中恐怕有花樣。」她口中的「岑叔」，可能就是留在屋外的中年男子。

「花樣？」呂剛笑了，冷傲的笑。「自我幹這門行當之後，我見過多少花樣？我自己又玩過多少花樣？……嘿嘿！我才不在乎哩！我只關心賈炳和化錢僱我，到底要我去放誰的血。」

「我跟岑叔白化了好幾天的工夫，一點事兒也沒有打聽出來。」少女垂下了頭，聲音低得不能再低。

「小麻雀！」呂剛親暱地叫她。「妳以爲賈炳和是甚麼人？一個絲販子，嗯？如果妳那麼想，妳就錯了。從武漢到南京，在南北兩岸混混的人，那個不對他敬畏三分？他身子一共不到四兩肉，妳知道爲甚麼？全長到心眼上去了。」

「算了啦！」小麻雀不屑地撇撇咀，說：「你把他誇得那麼高，說得那麼厲害，還是免不了有一個擺不平的對頭，非要找你來幫忙不可。」

「妳以爲我眞能擺得平那個厲害的對頭？」呂剛又笑了，仍是那種冷傲的笑。

小麻雀學着呂剛那種口吻說：「你以爲賈炳和是甚麼人？如果他認爲你辦不到的事，他會化三千塊大洋請你來？」

「好啦！我們別鬥咀了，岑叔還站在外面哩！」說到這兒，呂剛壓低了聲音：「我交代的幾樁事兒都安排好了嗎？」

「妥啦！」

「嗯！『南興社』方面有甚麼消息？」

「對了！」小麻雀兩道修長的眉毛突然皺了起來。「蓋老四讓我告訴你，南興的龍頭老大在言談間對你好像很不滿。」

「江長天！哼！」冷傲的笑容又在呂剛的咀角處流露出來。「他對我不滿？大江南北對我不滿的何止他一個？哼！我不在乎。」

「可是，你現在在他的地盤上啊！」

「哼！」又是一聲冷笑。「他知道了我會來？」

「當然知道哇！對了！他還在杏花園擺下接風酒。聽說是賈炳和逼他這麼作的……呀！你該去赴宴了。」

「我已經回掉了。」

「爲甚麼？」

「不爲甚麼。」呂剛的反應很冷淡。

「嘜！」小麻雀白了他一眼，嗔怪地說：「不是我埋怨你，你作人和你的名字一樣。太剛。身在客地，爲甚麼要樹敵。」

「我故意的。」

「我眞不懂。」

「對待非常人要有非常的手段，過了幾天你就會懂的。去吧！別讓岑叔站得腿瘦。」

小麻雀站起來道：「沒甚麼事了吧？」

「告訴蓋老四，從此刻起，他對江長天的一言一行都要特別注意，而且隨時利用機會將情況轉告我。」

「好！我會立刻通知他。」

呂剛站起來開門，他的手非常敏感，他已感到房門並不是他拉開，而是門外有人推進來。這是不尋常的現象，絕對有了意外，但他並沒有任何行動。

果然，他的感覺完全正確，那個戴金邊眼鏡的中年男人咀上貼着一張大黑膏藥，兩個壯漢一左一右地挾着他的胳臂。

跟着，又進來一個人，年紀很輕，皮膚很白，眼睛很大，任何人只要見過他一面，就永遠不會忘記他。

呂剛並沒有見過他，但是却聽過他的大名，在江北，「雷金山」三個字是塊閃閃生光的金字招牌，和呂剛正巧是同行。

同行相遇，必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但是，他們很不幸地遇上了。呂剛暗暗皺了一下眉頭，也萌生了一絲敬佩，能够在岑叔咀上貼膏藥，這就不是一樁簡單的事。

「呂兄！」姓雷的小伙子倒是個直性子，說話喜歡開門見山。「這不是陣前相遇，更不是刀槍相對，只是要請教幾件事。」

呂剛點點頭，沒有說半個字。

「呂兄前來此地，是接買賣呢？還是因私事？」

呂剛仍然沒有說半個字，但是這回却沒有點頭。

雷金山那張面孔顯得更白了，聲音也變得異常森冷：「一句俗話，不是猛龍不過江。」

「我明白。」

「那麼，你就應該回答我的問題。」

「你明明知道，我永遠也不會回答你的問題。」

「名不虛傳。」雷金山向前跨了一大步。「你當然清楚，這樣僵持的結果將會如何。」

「我並不清楚。」呂剛的語氣始終那樣平和，神色也非常平靜。

「讓我告訴你，僵持的結果只有一個——不是我殺死你，就是你宰了我。」

「你很謙虛。」呂剛笑了，仍是那種冷傲的笑。

「因爲站在我面前的人，是聞名江南的呂剛。」

小麻雀插上了咀：「你說錯了，是聞名大江南北的呂剛。」

呂剛斜了她一眼，示意她不要多話。而他自己彷彿惜言如金，半個字也不說。

在沉穩的功力上，雷金山顯然就差了一步，他氣喘喘地吼道：「呂剛！你難道眞希望演變成你死我亡的局面！」

「我想目前還不至於會發生這種情況。」

「你有把握？」

「當然。你我倆都是靠這一行混飯吃，是職業，不是玩票，更不是爲了興趣，沒人出錢，咱們爲甚麼要玩命？」

雷金山那雙大眼突然瞇成了一條縫，乾笑兩聲：「嘿嘿！這兩句話可眞對路。」

「既然對路，何不把眼前的氣氛弄得調和一點。岑叔的咀吧上沒生疔瘡，犯不上給他貼膏藥。」

「慢點！」雷金山的臉色隨時在變，現在，那股子冷傲不馴的神情又在那蒼白的面孔上浮現。「我還有幾句話要說。」

「我在聽。」呂剛的態度始終很安詳。

雷金山深深吸了一口長氣，緩慢地說：「我們都在喝大江中的水，自然也都互相了解心中的事。你來幹甚麼？誰請你來？我心頭全有數。你殺一千，宰一萬都不干我的事。只有一個人，你可不能動他一根汗毛。」

「誰？」

「我的孟老板。」

「你甚麼時候改行啦？」呂剛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其實，他心裏頭很想在雷金山口裏套一點消息。

雷金山寒着臉，說：「呂兄！別打哈哈，孟長發孟老板是江北的絲業鉅子，和江南的賈炳和賈大爺分庭抗禮。今年春天，賈大爺派人到巢湖邊那羣絲家去放印子錢，預購生絲，這分明已經超過了界綫，存心佔孟老板的地盤。爲這件事，兩人鬧得很不愉快。最近，賈大爺發出了帖子，請孟老板過江協商，却暗中從武

漢將你呂兄請到，他在打甚麼鬼主意，明眼人一看就知。」

呂剛一句話也不說，臉上也毫無表情。

雷金山那雙大眼睛一直盯在呂剛的臉上，冷冷地說：「呂兄！你眞够鎮定。」

呂剛終於開了口，說道：「並不是我鎮定，而是你所說的一切，我完全不知道是怎麽一回事。」

「有一件事呂兄一定非常明白。」

「何事？」

「漢口戲子街陶家巷二十七號。」雷金山說非常得慢，非常輕。

這幾個字却像一連串槍彈，粒粒擊中呂剛的心房，因爲那是他的家，一個非常秘密的地方。那裏住着多病的妻子和三歲的兒子小剛。

小麻雀的臉色變了，她已蠢蠢欲動，但她還要得到呂剛的同意。

呂剛的咀吧閉得很緊，他一定有一聲怒吼已經冲到喉間，他努力抑制自己不使那一聲怒吼脫口而出。許久他才竭力使心情平靜，緩緩地說：「雷兄眞是高手，不過這種手法不是高手應該用的。」

「這是沒辦法的事，」雷金山自嘲地聳聳肩。「呂兄被賈大爺請到此地，對咱們孟老板的威脅太大了，我們不得不加以牽制。」

小麻雀再也忍不住了，破口大罵：「雷金山！你是甚麼金字招牌？你簡直是卑鄙無恥的小人。」

「兵不厭詐，」雷金山察顏觀色，知道他在氣勢上已經佔了上風，所以在口頭上已放鬆了許多。「姑娘愛怎樣罵就怎樣罵吧！我在江北還沒有出過漏子。這回蒙孟老板看重，要我保他過江，只求不砸招牌，其它的也就顧不到了。……小弟這裏先告退。」

雷金山手一揮，那兩個壯漢立刻放開了岑叔，三個人倒退着離去。

岑叔一把撕下咀上的大膏藥，惶急地說：「我明兒一大早就坐快輪趕回漢口……。」

「不！」呂剛猛一揮手，低沉地喊了聲。

小麻雀焦急地說：「雷金山那種人是甚麼卑鄙齷齪事都作得出來的，萬一……」

「你們都不要說了，」呂剛的神色突然變得很平靜。「我自然有辦法應付。」

江水平靜，漁火點點，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在這個寧靜的夜裏逐漸展開……

× × ×

杏花園既沒有杏花，也沒有園。純中國風味的古老建築。進門就是大廈，中間上漊，一條筆直的通道分成兩廂，各有雅座四間，分別以天地玄黃，福祿壽禧命名。這八字兩句連在一起有些不倫不類。所幸來這兒的人只講究大江的活魚够不够肥，酒够不够香？

旁的事兒在酒酣耳熱之際，誰又去理會？

在「黃」字號雅座裏，枱面上早已上了菜，杯裏也倒滿了酒，但是圍在那張圓桌四週的七八個食客却沒有一個去動箸碰杯，而且還沒有一個人開口說話，彷彿大夥兒有志一同地全在生悶氣。

沒錯，他們的確在生悶氣。

坐在首席的是個三十五，六歲，生着濃眉，大眼，絡腮鬍子的人，他就是「南興社」的龍頭老大江長天。

他年齡不算太大，然而「事業」上却有了基礎。他有兩家棧房，三處賭檔，以及各式各樣的行當。別的不說，單是那三處賭檔，每天的收益就够瞧啦！

他在地方上喚風得風，呼雨有雨，還有甚麼不得意的？還有甚麼悶氣好生？

「他奶奶的！」江長天一拳敲擊在桌面上，杯盤碗筷都跳了起來。「姓呂的有甚麼好神氣的？要不是賈大爺一再關照，老子擺酒給人接風？老子讓他留着一條狗命滾回漢口去就已經不錯了。」

「江老大！」說話的人是宋福成，他現在扮演的是和事佬的身份：「一切看在賈大爺的金面上，何必跟那樣一個後生晚輩一般見識呢？」

「老大！」緊靠着江長天身邊的一個年輕小伙子開了口。他是南興社裏的一把好手，更是江長天的一條金臂膀。姓葉，單名一個超字，生性好鬥擅長赤手相搏之技。輕易不開口，一開口就很有份量：「賈大爺待咱們兄弟不錯，這是實情，咱們兄弟對賈大爺呢？也問心得過。這樁事你可不能再閉着你的金口了。這幾年來，咱們兄弟夥那件事情辦砸了？還是信不過我們？不然爲甚麼要遠從漢口搬來那麼一個不懂江湖禮數的混賬東西？」

「宋管事！」江長天寒着臉說：「這可是你親耳聽見的。不錯，賈大爺這幾年很關照，江湖中混混的兄弟絕不是有碗安穩飯吃就行了的，還得要面子。瞧！我的兄弟們都有些不服了。」

他的話明顯具有煽惑成份。

在座的人立刻七咀八舌地說：「賈大爺有事找別人，咱們不敢埋怨，要咱們擺酒給那小子接風，咱們也沒說別的。如今那小子竟然不受抬舉，這口悶氣我們可吞不下。」

「各位息息怒！千萬莫衝動。」宋福成連忙站起來打躬作揖。「賈大爺有今天這種場面，完全是各位的功勞，賈大爺心頭有數得很。這回他從漢口請來呂剛，爲甚麼？我不清楚，想必另有緣故。賈大爺明天就回，他也必定會給各位一個交代。今晚各位忍忍，千萬別鬧事，要不然，我可就沒法子向賈大爺交代了。」

這話番軟中帶硬，恰到好處。他能够在江南絲業鉅子賈炳和手下充任管事，當然有他獨到的功夫。

江長天對賈炳和也是有幾分忌憚的，只不過在兄弟們面前顯顯威風罷了。經宋福成一番撫慰，也正好落篷收帆。他端起面前的酒杯，故示豪氣地說：「兄弟們！咱們不能叫宋管事爲難，有話明天找賈大爺當面說去。來！喝酒！喝酒！」

宋福成趁機告退，道：「各位慢用，要是酒後有興，不妨到『玉仙班』去走走，聽說最近到了幾個淮揚新貨。儘管樂，明天我會過去結賬。」

「謝啦，宋管事！」衆人異口同聲地嚷着，江長天還格外補了一句：「方才那幾句牢騷，你可別介意，咱們兄弟夥，可不是冲着您來的。」

宋福成笑笑走了，他和這幫人相處了許多年，自然懂得該如何去應付。

外人一走，他們這幫兄弟應該開懷暢飲才對，場面反而冷了下來。

江長天雖然舉過好幾次酒杯，但他的咀唇始終沒有沾過酒。

沉悶的氣氛幾乎使人窒息，悶了好久，江長天終於開了口：「小葉！今晚辦件事。」

「請大哥吩咐。」

江長天道：「將『雙口萬』落脚的『窰口』，探出來。」

「沒問題，」葉超回答得非常爽利。「人在咱們地盤上，摸不着他的影兒，豈不是被人笑掉大牙？」

「小葉！你的脾氣我知道。」說到這兒，江長天突然沉下了臉。說：「我可要事先給你打聲招呼，只摸準他落脚的『窰口』，絕對不許驚動他。」

「大哥！」葉超叫了一聲，却又微皺眉頭

，停口不言，頓了一陣，才鼓足了勇氣說：「我心頭有句話，不說實在不痛快。」

「你說。」

「對『雙口萬』這把手，我是已經聽說好幾年了。傳說好像太過份，他不是人，簡直變成了神，我眞想面對面地跟他挑挑。」

「挑甚麼？」江長天的口氣很平靜。

「試試他的身手。」

「我剛才說的話你沒聽見？」江長天的聲音還是很平靜的，只是目光變得異常嚴峻。「那麼，我就再說一遍——不許驚動他。」

「大哥……」

「小葉！如果你一定想知道他的身手，那麼，我就告訴你。我們兄弟夥當中誰也不是他的對手。」

「大哥！」葉超似乎忽略了江長天已逐漸惱怒，猶自逞強地說：「不談刀槍。若論空手，我曾經有過一搏七的紀錄，未必輸他。」

江長天大聲吼了起來：「就算你能一拳將他打成肉醬，我也不許你動他。」

葉超不敢再說半個字，他深深明白，江長天如果堅持一件事，就是八條老牛也拉不轉，而且也絕不是使性子，其中必有道理。他盡量和緩了臉上的神色，以輕得不能再輕的聲音說：「我一定會聽大哥的話。」

「去吧！」江長天的語氣像沒有發過脾氣似的，這是身爲領導者必須具備的功力。「我們在『玉仙班』等你。」

× × ×

「玉仙班」是淮揚美人窩，以嬌小玲瓏，善解人意爲特點，但是對「南興社」這班粗漢，實在不合口味。一來嘛，有人化錢，不玩白不玩，二來嘛，江長天約好了在這兒等小葉的回話，只得在這兒泡下去。

班子裏的姑娘都懂得察言觀色，她們也看得出這批大爺缺乏興緻，但是客人既沒有去意，她們也只有捏着一把冷汗侍候着。

江長天一直在喝悶酒，終於忍不住了，問了一聲：「甚麼時候了？」

一個弟兄掏出掛錶，報時：「都快十二點了。」

另一個大胆冒出一句：「大哥！小葉會不會出事？」

江長天狠狠瞪了他一眼，提出疑問的人立刻垂下了頭，連大氣都不敢出一下。

接下來又是喝悶酒，又是焦急的目光望着進門處，又是一陣陣捏着冷汗的嬌笑聲，又是一個鐘頭過去……

江長天所等待的終於來了，雖然來人不是葉超，總算來了一個人。

「請問那位是江……江大爺？」來人神色，語氣都不自然，顯然有幾分畏懼。

「有甚麼事？」江長天挺身而出。

「小的在『大江旅館』打雜……你有一位兄弟帶了點傷……小的給送來了。」

「人呢？」江長天意外的冷靜，而他的兄弟們却都不約而同地站了起來。

「在……在外頭。」

在「玉仙班」的門口放着一塊門板，葉超躺在上面；他的面孔已經變了形，半凝固的血液幾乎掩蓋了整個面孔。右手的手掌向外翻起，不是骨折，就是關節脫了臼。

這是使人難以相信的事實，江長天見過太多的死傷，從來沒有見過傷到這種程度的，他也了解葉超的身手，別說對手是一個人，就是一個魔鬼，也不能傷害他到這種程度啊！但是，這是一個殘酷的事實，他必須接受。

「賞！」這是江長天開口所說的第一個字，由此可見他的耐力，韌性，涵養都已經有了相當火候。

抬門板的兩個，帶路的一個，每人都得到兩塊大洋的賞。

江長天以漫不經心的語氣問：「他跟甚麼人打架？」

「小的不知道，只……瞧見他從漊梯上滾……下來，小的趕過去，他……只說了一句話就暈過去了。」

「他說了甚麼？」

「他說，教我趕緊送他來……來這兒，找江大爺！」

「好！」江長天揮揮手。態度始終很沉靜：「你們請回吧！改天再請各位喝一杯。」

那三個人連聲道謝，趕快開溜，生怕走慢了，會有一把火燒到他們頭上。

那幫弟兄們早已摩拳擦掌，只等待老大一聲令下。孰料，江長天只輕描淡寫地說：「你們送小葉到傷科大夫那兒去，我待一會兒再回來。」

「大哥！」有人關心地問：「要不要派幾個人跟你去？」

「不要。」一聲低沉的叱喝，已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勢。

「大哥！」忠心耿耿的兄弟們堅持地說：「你一個人去，我們實在放心不下。」

「還要我說多少遍？」抑壓許久的怒火終於從江長天的胸臆間爆發出來。「快走！我甚麼場面沒見過？甚麼樣的狠角色沒見過？你們難道要學小葉不聽大哥的話？」

那羣兄弟那敢違抗，連忙抬着葉超走了。

江長天也迅速地離開了「玉仙班」。他的那幫弟兄還以爲他要到「大江旅館」去爲葉超報仇雪恨，紛紛爲他担心。其實，他一個人走到了江邊，面對點點漁火，靜靜地沉思起來。

他不敢去面對兇殘的敵人？還是因爲賈炳和的壓力而不敢造次？……不管因爲甚麼，他此時此刻，能够靜靜地站在江邊，就已經顯示他是一個相當可怕的人物。

江邊並不止江長天一個人，距他不遠處也有一個人靜靜地站在那兒。

由於江長天心情沉重，他才沒有發覺。但他終於發覺了，因爲那個人正逐漸向他靠近。

江長天仍是面對江水只是用眼角餘光注視那人的行動。當對方愈靠近他的時候，他反而暗暗鬆了一口氣，他已斷定對方沒有攻擊的意圖。

「江老大？」那人開了口，一口江北腔調，原來他是雷金山。

江長天並不知道他是誰，就算他聽說過雷金山蒼白的臉色，特別大的眼睛，此刻他也沒有面對面觀察對方容貌的機會。因此他反問：「你是誰？」

「一個熱心的朋友。」

口頭熱心，心頭未必，江長天自然懂得這個道理，但他又不得不敷衍：「多謝！不知道有甚麼事見教？」

「聽說你有個兄弟栽得不輕。」

「那算不了甚麼，」在沒有摸清對方的身份，來意之前，江長天當然不會說眞話。他故作豁達：「學藝不精，偏又輕易出手，是應該受點教訓。」

「江老大可知道是何人下的毒手？」

「知道。」江長天本來該問，但他不問，這是他的高明處。

「聽江老大的口氣，這件事好像算了？」

「當然算了，鬧出來還是丟人。」

「江老大眞看得開，」雷金山語氣中有明顯的揶揄成份。「小事！『南興社』的第一把好手被人揍得體無完膚還是小事，甚麼才算大事？」

「朋友貴姓？」江長天緩緩地走過去。

「敝姓雷……」

「哦！」江長天雖然够老練，仍掩飾不住心頭的驚詫。「原來是雷兄……是幾時過江來的？」

「今晚……」

「眞是失迎！」江長天盡說塲面話，其實也不得不如此。「明天我擺酒爲雷兄接風。」

「不必勞神，我明兒一大早就回江北。」

「爲甚麼來去匆匆？」

雷金山聳了聳肩，淡淡地說道：「虛驚一塲。」

這句話很含糊，却恰到好處地，引起了江長天的好奇，他問道：「雷兄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雷金山猶豫着，似乎有難言之隱。

「雷兄千萬不要見怪，我只是隨口一問，要是不便見告，也就算了。」

「也沒有甚麼不便……」頓了一下，雷金山又接着說下去：「江老大想必也知道我如今是吃誰的飯。」

「聽說雷兄在孟老板跟前得意。」

「得意？」雷金山又聳聳肩。如果他投身梨園行，必定可成爲唱作俱佳的名角兒。

雷金山頓一下，又說：「說得好聽點，是保鏢，難聽點，就是跟班。話又得說回來，孟老板待我不錯。俗語說，拿人錢財，與人消災，江老大您說是不是？」

「對！對極了！」江長天順咀打哈哈。

「過兩天孟老板就要過江來和賈大爺共商大計。前一陣子他們兩位爲了點小事鬧得不愉快。正在這個節骨眼上，賈大爺從漢口以大價錢請來了『雙口萬』，江老大！你說我會怎麼想？」

「雷兄難道……？」

「別提！別提！」雷金山連連地搖着手。「再說下去我就難爲情了。我完全想岔了，姓呂的來，跟咱們孟老板毫無關係，所以我明兒一大早就趕回江北。若是再待下去，反而會起誤會。」

江長天不禁在心頭敲起了悶鼓，賈大爺請呂剛明明是爲了要放倒孟長發，據賈炳和的解釋是：這種事敎外人來幹，才不落痕跡。爲了這件事，社裏的兄弟都不開心，連江長天在內，都一致認爲這是賈炳和的托辭，認爲他們這羣兄弟能力不够，才去化大價錢請呂剛。

雷金山是蠢驢？絕不是。一個只靠刀，槍，拳脚上的功夫而沒有頭腦的人絕不可能闖成一塊金字招牌。

那麼，他怎敢如此肯定呂剛對他的老板不產生威脅？答案只有一個——雷金山已握有鐵證。

「如果雷兄以爲賈大爺請呂剛來是爲了對付孟老板，這個誤會就太大了……」

「的確是誤會。」雷金山將話接了過去。「不過賈大爺化三千大洋請他來，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雷兄完全明白？」

「一淸二楚。」

「可否見告一二？」

「不便說。」

「這倒奇了，是怕我洩漏？」

雷金山沉吟了許久，才緩緩開口：「不是我不說，而是有兩點顧忌。」

「甚麼顧忌？」

「第一，是怕你不信，我豈不是自討沒趣？第二，若是你信了，就少不了要掀起一場驚濤駭浪。」賈大爺一旦追查起來，罪過全在我身。我又何必？」

江長天是何等人物？一聽就感覺到這事必然與自身有關。他不直截了當地問，採取了迂迴進軍的策畧：「雷兄！你帮你的孟老板，我爲我的賈大爺，說起來我們就好像是寃家對頭。其實呢？還不是他們大老板化錢敎咱們耍猴戲？雷兄！我們都是吃的江湖飯，倘若聽到甚麼風吹草動，最好還是透露一點。」

雷金山悶不吭聲，好像在硬忍，終於，還是脫口而出，說道：「江老大！我這人就是心裏藏不住東西。你要我說我就說，信不信由你——呂剛遠從漢口到來，是爲了對付你們『南興社』的。」

說完之後，雷金山扭頭就走，而且走得很快。

江長天一個箭步衝了過去，攔住雷金山，飛快地問：「雷兄這消息是打那兒聽來的？」

「對不住，我不能再說下去了。」

「雷兄務必說得更詳盡一點，我江長天和手下弟兄都會感激不盡。」

雷金山面有難色地說：「江老大！我實在不能再說甚麼。你也許不信，但你想想劉邦爲甚麼要殺韓信就會明白我說的不是假話。」

「就算是眞的，憑他呂剛一個人想掃掉我們『南興社』也不是一樁容易事。」

「一個人？」雷金山的口吻，近乎危言聳聽。「你錯啦！呂剛所帶來的班底，相當紮實哩！」

「有多少？」

「反正不少就是，方才你那一位兄弟就是被五，六個人圍毆的，呂剛連面都沒有露。這就是一根點燃了的引綫，再想想：賈大爺爲甚麼在這個節骨眼上去了南京？他逼你擺酒接風，那位却又不來，爲甚麼？這又是一根點燃了的引綫。東一個頭，西一個頭，就算炮竹不爆，燒也燒燬你了。……噯！我說得太多了，你自己斟酌吧！」

雷金山走了，像一陣風。他才眞正地留下一根點燃了的引綫。

江長天先還默默地凝視雷金山的背影出神，突然，猛地一跺脚，迅速地離開了江邊。

× × ×

夜已深沉。

呂剛和衣躺在床上，翻眼看着天花板。許久許久他都沒有動一下。顯然他是在思索某一個問題。儘管隣室的喧嘩笑鬧聲並未因夜深而減弱，但他似乎絲毫沒有受到干擾；由此可見他有過人的定力。

篤篤篤！房門有人輕敲，並响起了一聲輕微的咳嗽。如果是訪客，那一定是不速之客，這使得呂剛微感詫異。他緩緩離床，慢慢地打開了房門。

門外站着一個瞎子，腋下挾着一把二胡，在他身邊站着一個年紀不到二十的大姑娘，冲着呂剛笑一笑。那笑，一分眞，九分假，不禁使呂剛皺起了眉頭。

瞎子遞上一本小摺子，滿臉堆笑地說：「客官！點段小曲兒，銀紅的嗓子還不賴，賞錢隨意。」

呂剛那來這份閒情雅緻，可是有一樣東西却吸引了他；摺子裏夾着一張摺叠成細長的小紙條，心頭一動，連忙將小摺子接了過來。果眞有名堂，那小紙條上面寫着「送大江旅館三十二號房呂先生」幾個字。

他將紙條揑在手掌心裏，從腰袋裏摸出一塊大洋塞到瞎子手裏：「我累了，想早歇，明天再聽聽這位姑娘的好嗓門，這塊大洋賞給你打酒喝。」

「多謝！多謝！」瞎子彎腰退出，由姑娘牽着走了。

呂剛正要關上房門，驀地見通道拐角處有人影一閃。他一眼就看出那鬼鬼祟祟的傢伙不是什麼好路數。不過，他只是冷冷一笑，並未

採取任何行動。

他用背脊抵上房門，立刻展閱那張紙條。上面寫了一行小字：

「兩點鐘，草店街香料舖。老四」

呂剛輕輕吁了口氣，是蓋老四打來的速報，連夜會面必定是有急事。

他掏出銀練掛錶來一瞧，已經是凌晨一點過十分，站在那兒稍微猶豫了一下，就鎖上房門走了出來。

商埠的旅館客棧大都夜不閉戶，聽任客人來去自如，這會兒雖已夜深，進出的人還多的是，似乎誰也沒有注意呂剛。不！有一個人暗暗地在注意他，而呂剛也覺察到有人在釘他的梢。

時間還早，呂剛先到江邊繞了個圈子，那傢伙就像影子似的緊追不放。看看約會的時間將到，呂剛有些不耐煩了，走着走着，突地一個側轉，進入了一條小巷，釘梢的傢伙連忙跑步追上，一進巷口，他連個鬼影兒都沒見到。正在發楞，突然有人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一驚回頭，差點靈魂兒出了竅，呂剛正站在他背後。情知不妙，想溜，脚背上像是被釘進了一根大釘。

呂剛很沉穩地站着，聲音也是很沉穩：「是什麼人敎你來的？」

「我……我……」那傢伙支支吾吾說不出話來。

「我不逼你說，」呂剛的態度又溫和了一些。「回去跟你們老大說一聲，我明天早上在臨江樓喝茶，請他過來叙叙，你可以走了。」

那傢伙也不管這條巷子是死巷活巷，拔腿就跑，呂剛不禁覺得好笑，有這種窩囊廢的弟兄，那位龍頭老大也就高明不到那兒去。

他剛走完一條寂靜的僻街，就突然發現他的估計有了很大的錯誤。

身後仍然有人釘梢，只不過換了一個人而已。

這種換人跟進的手法就不簡單了，對方不但要有足够的人手，還要有密切的聯繫。一個不太高明的龍頭老大，手底下絕不可能有這樣嚴密的組織。

呂剛暗暗思忖：今晚是不可能和蓋老四會晤了。他儘管可以施展一點手法將這根「釘子」拔掉，但是另一根「釘子」又立刻會釘上來。他又沒有這份精力去玩捉迷藏。心一橫，轉頭向旅館走去。

一進旅館大門，小童立刻迎了上來，悄聲說：「呂先生！人已經來了。」

呂剛一楞，眼光中立刻便浮現了問號。

「就是那個唱小曲的銀紅，呂先生不是付過錢了麼？我開了門，讓她在房裏等候着。」

呂剛心裏頭的疑問更深了，而他臉上却露出了笑，還在小童的頭頂上輕輕拍了一下，表示了嘉許之意。

床上的被褥已經攤開，銀紅換了拖鞋，鬆開了髮辮，敞開了衣領上的一顆鈕扣，含着一支烟捲兒，坐在床沿，笑嘻嘻地望着進門的呂剛。那笑，和方才初見時又不同了；三分嬌，三分妖冶，外帶四分神秘。眞敎呂剛摸不着頭緒。看樣子，她並不是受什麼人之託來傳遞消息，而是眞要留下過夜。

呂剛先關上房門，才輕聲問：「誰敎妳來的？」

「誰？」銀紅眼睛珠子一轉，聳聳肩頭。一抬手，半截烟捲兒落進床邊的痰盂。「我才懶得管他是誰哩，有人付我十塊大洋，要我來陪你三宿。」

十足的風塵味，眞敎人噁心。呂剛原以爲她和瞎子是蓋老四養的眼綫，如今看看又不像。倘若不是，蓋老四怎放心敎那瞎子傳信？

呂剛心中湧現了無數疑問，咀裏却只湜出了一個問題：「那瞎子是你什麼人？」

「跟我拉胡琴的，」銀紅打開一個小手巾包，取出盒烟捲兒，抽出一支，點燃，深深吸了一口，才又接着說：「若是單靠十大枚一段小曲兒，只怕早就瘦成骨架子了，那是幌子，不上床休想賺大洋。」

銀紅壓根兒不提剛才送紙條的事情，就好像她一點兒也不知道似的。

呂剛也只得換上另一副咀臉了，他坐上床沿，摟着她，佻笑着說：「十塊大洋三宿，眞是好價錢，『玉仙班』的二牌姑娘只怕也賺不到這個價。」

銀紅在他臉頰上嘖地親了一下，咯咯地嬌笑不住：「說的是啊！那個傢伙一定是有錢沒處去花，他出錢，讓你享樂，而且還出了高價錢。說句良心話，若是過了兩點鐘接生意，客人肯出大洋五角，我就要進香拜菩薩啦！」

「告訴我，誰化的錢，我總得找機會謝謝人家。」

「眞不知道是誰，」銀紅用力搖頭，輕柔的頭髮都飄了起來。「我也懶得問。」

「是誰給你的錢呢？」

「瞎子。」

呂剛知道再也問不出什麼來了，只得下逐客令：「銀紅！十塊大洋，讓你白賺，妳請回吧！」

銀紅瞪大了眼睛，十分詫異地問：「你不要我？」

「不是不要，」呂剛不想爲這些瑣事惹麻煩，因此以最溫和的語氣說：「是我太累，讓你白賺十塊大洋還不好嗎？」

「付錢的人事先打過招呼，」銀紅變成了「眼紅」，大有泫然欲淚之勢。「若是你不要我，這十塊大洋就要全部退回。」

呂剛口裏沒有說話，但他心頭却在自語：敎個娘兒們來纏住我，爲什麼？是那一路的人馬？……

「銀紅！別哭。」呂剛一念之間就決定了應付的方法。「不瞞妳說，我來這裏，是來接我老婆回漢口，明天一大早她就要來，讓我老婆瞧見妳那還得了？妳連夜去找瞎子退錢，我賠妳十塊大洋。」

「你給我十塊錢，當眞？」

呂剛用最可信的方法回答了她，立刻取出十塊大洋塞在她手裏。

× × ×

夜，靜悄悄的。路上連個行人都沒有。銀紅一出客棧，就坐上了一輛黃包車。她並沒有告訴車伕將她拉到何處去，只是揮了揮手。顯然她和車伕很熟，而車伕也知道她要去何處。

車伕是個精壯的小伙子，腿長氣足，奔行如飛。這敎遠遠跟着的呂剛非常吃力，並非他的脚力不够快，而是他必須掩掩閃閃，暗暗跟踪，這樣一來，速度便自然差了許多。呂剛只顧緊緊跟踪，根本就無暇觀察銀紅去向。等到黃包車突然停下來時，他才發現已經來到了草店街。接着，他又發現另一件更令他驚異的事，銀紅下車的地方也就是蓋老四跟他的約會之地——福華香料舖。

香料舖的門板早已上攏，想必店裏的人也早已進入了夢鄉，只見銀紅付了車錢，等黃包車拉走了，她才轉身走到香料舖的門前。

她並沒有敲門，只是輕輕在一扇角門上一推，角門應手而開。

在她轉身的時候，呂剛早已閃到對街的暗影中注意觀察：店堂內有微弱燈光，而他並沒有看到開門的人。好像銀紅來臨，是早就約定好的。

是早先約定好的嗎？如果呂剛將她留下來呢？

這一段不算短程已消耗了呂剛不少體力。他在街邊坐下，一方面稍作休息，一方面要冷靜地判斷一下眼前的情况。

蓋老四在沒有混進「南興社」之前，曾在這家香料舖當過伙計，店東是他一個八桿子打不着的遠房親戚，因此這裏也就成爲蓋老四的一個據點。但是銀紅跟這家香料舖又有什麼關係呢？

她不像是蓋老四的人，若是，當關上房門只有她和呂剛兩個人的時候，她似乎應該稍作暗示，而她沒有這麼作。

呂剛額頭上的汗珠漸消，時間又過去了半個多鐘頭。銀紅沒有出來，也沒有其它動靜。

突然，刮過來一陣勁風，呀的一聲，香料舖的角門被風吹開了。

銀紅進去之後，爲什麼沒有閂門？

呂剛反覆思索這個問題。最後他得到了兩個答案：裏面佈置了陷阱，等他去投，或者，銀紅暗示他跟着進去。

呂剛緩緩站了起來，他決定：不管是那一個答案，他都應該往香料舖裏闖一闖。以往，他的習慣是：以逸待勞，以靜制動，從不主動去了解情況。

這回，他改變了作風，因爲他感覺到情况不似以前那樣單純。

他用極慢的步伐橫過街心，他故意這樣作，以便引起暗中監視者的注意——如果有的話。但是沒有任何反應。

他站在香料舖的門口，仔細看，仔細聽，以他的經驗，他敢肯定，店堂內絕對沒有隱藏伏擊者。他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一個大步跨進了店堂。

他站定，觀察，等待，結果，是什麼也沒有。

店內並沒有點燈，微弱的光綫是從一個透氣窗洞射進來的。灑在他面前的是一條寬敞的過道，過道的盡頭是神秘的揭露，或者是死亡。呂剛毫無顧忌地往前走，他就是這樣一個人，跨出了第一步，就必定走完最後一步，除非中途倒下。

後面是一個四合院，當中一座天井，零零落落擺着幾宗盆景，廊下一盞油紙風燈，火苗搖曳，有點陰森森的味道。廂房沒有一間亮着燈，黝黑的房屋像是蹲伏着等待獵物的巨獸。呂剛歷過險，受過驚，出生，入死，是一個經驗豐富的好手。此時此地却也免不了有幾分緊張。

他用力伸張右手五指，又收緊握拳，再伸張……這是拔槍前的一個準備動作，也是鬆弛緊張情緒的妙方。

他貼緊牆壁，耳根靠着窗櫺緩緩移動，東邊三間房走完，他連一聲鼻息都沒有聽到，似乎全是空房。

廊下那盞油紙風燈的火苗逐漸減弱，彷彿已經油盡燈枯，終於，連最後一絲微弱的火光也消失了。

就在週遭陷於黑暗的那一瞬間，呂剛迅速地換了一個立足之地。現在，他反而輕鬆了。假想的敵人潛伏在黑暗之中，而他也隱身於黑暗之中。

呂剛貼壁而行，每一間廂房他都沒有放過。現在，他來到了西廂。

他彷彿覺得一間屋子內有燈光，退後一看，又是一遍漆黑。反覆察看，終於恍然大悟，原來窗戶內層掛着黑色的布幔。

爲什麼要掛上黑幔呢？以防光綫外洩，或者……？

不拘是什麼原因，這屋裏一定隱藏着秘密，這秘密正是對手要竭力保守而他要竭力探索的。

他試推房門，不動。他彎下腰，耳貼門縫，想聽聽裏面的動靜，就在這個時候，房門突然打開。

任何人遭遇這種情況，都必然有兩種反應：轉身逃避，或者拔出武器保護自己。

但是呂剛却非常沉靜，只是緩緩地站直了身子。他深深了解；在這種突發的情况之下，逃跑，亮出武器都是愚蠢而又多餘的。

房裏有三個人：開門的是一個彪形大漢，他一手拉着門，一手叉着腰，虎視眈眈地望着呂剛，銀紅也在，她架着二郎腿坐在一張籐椅上，手裏夾着一支烟捲兒，神態似笑非笑，在她旁邊坐着一個男人，大概五十出了頭，穿着還算講究，臉，身子，以及露在袖口外的變手，都瘦得離了譜。

但是他瘦而不虛，從他那兩道有神的目光看來，他一定是一個精力非常旺盛的人。

呂剛對他是陌生的，但他猜得到這個人就是化三千塊大洋將他遠從漢口請來的賈炳和。

房裏的三個人誰也沒有開口，也沒有作出邀請的手勢，呂剛却態度自然地走了進去，那壯漢立刻將房門關上。

賈炳和身旁有張空椅子，呂剛緩緩落座，不開口，不看誰，翹起手來，察看着自己的指甲。

賈炳和一直在注視呂剛，過了一陣才開口說話：「三千塊大洋眞值得。」

「賈大爺？」呂剛抬起了頭，語氣沉穩有力。

「嗯！」賈炳和瘦骨嶙峋的臉上露出了嘉許的笑意。「眞是上駟之材，往後，還要多仰仗。」

「賈大爺！」呂剛冷冷地問：「你不是去了南京嗎？」

「虛虛實實。」賈炳和有幾分得意。「您老弟不見怪吧！」

「對敵人應該虛虛實實，對朋友還是少來這一套。」呂剛說來毫不容情，他根本就沒有把這位化錢的大老板放在眼裏。

「對！對！」賈炳和竟然沒有感到難堪。「你老弟這兩句話很中聽……銀紅！快給呂老弟泡茶。」

呂剛一揚手，那顯然是一道必須貫澈的命令，剛站起的銀紅又連忙坐下去。待她坐定了，呂剛才問道：「賈大爺！咱們現在相聚，是談買賣？還是……？」

「聊聊！」賈炳和接得很快。「隨便的聊聊。」

「聊聊？」呂剛聳肩一聲冷笑：「哼！夜靜更深，賈大爺繞了那麼大的圈兒將我引來，只不過隨便聊聊，未免太小題大作了。」

「呂老弟！」賈炳和臉上的笑容收斂起來，神色凝重地說：「你年紀雖輕，却是江湖老手，這件事……」

「對不起！」呂剛又是一揚手。「我要打個岔。」

「請！」賈炳和對這位剽悍跋扈的年輕小伙子始終很有禮貌。

呂剛緩慢地說：「看來今夜的聚會絕不是隨便聊聊。賈大爺！我有一個習慣，談正事的時候不喜歡有閒雜人在旁。除你，除我，多餘的人最好離開，不然，我們只有聊聊這裏的特產蝦子豆腐干，蝦子豆腐乳了。」

「他是又啞又聾的殘廢，賈炳和先指指那個彪形大漢。然後又指着銀紅：「她是你的助手。」

這對呂剛來說，簡直是一個難以忍受的侮辱。派一個助手給他已是輕視和不信賴了，而

且又是派的一個女助手。

呂剛火在心頭，却沒有在表面上發作出來，只是冷冷地說道：「賈老板！你對我了解多少？」

「對你？」賈炳和得意地笑笑。「了解不多，但我知道一件最重要的事——你從未失敗過。」

「你知道我爲什麼從未失敗？」

賈炳和道：「你機智，勇敢，精於算計，巧於安排……」

「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呂剛冷冷地瞥了銀紅一眼，繼續說：「成功的原因在於我一向都是獨來獨往。」

銀紅很悠閒地抽烟，很安詳地笑，她似乎毫不在意呂剛的輕視。

賈炳和顯然察覺到呂剛的憤怒和不滿，但他並未重視，語氣不疾不徐地說：「當初和你老弟洽談的時候，我就再三聲明過，動手是你的事，安排時機是我的事，難道中間人沒有傳達我的意思？」

「傳達到了，而且我也接受。但是，安排時機與安排助手顯然是兩回事。」

「大概你不了解，安排時機的工作要由她去作。」

呂剛語塞了，他發覺：這個骨瘦如柴的半百老人像一頭足智多謀的狐狸，雖有一羣獵犬，也未必能够圍捕到牠。他無言地看了銀紅一眼，她在笑，帶有勝利意味的笑。

「好吧！」呂剛屈服了，他是個注重一諾千金的人。「多謝你派這麼一個漂亮的助手給我……請問：對象是什麼人？」

賈炳和搖搖頭，輕言細語地說道：「你不必知道對象是誰，到那時候，她自然會指點給你。」

呂剛不能再容忍了，他不悅地說：「賈大爺，這樣作是違反規矩的……」

「什麼規矩？」

「幹我們這一行的規矩，我們必須先知道對象是誰，然後再了解他的周遭環境，他的生活和習慣去佈置，等待，才能一擊而中。」

「容我再重覆一遍，」賈炳和的語氣很溫和，語鋒却很厲害：「你只負責動手，安排適宜的時機是這位小姐的事……」

「可是，失敗是我的責任。」

「你從未失敗過。」

「如果她認爲適宜的時機，並不眞正適宜，我就會失敗。我不但會喪失榮譽，甚至會喪失生命。」

「你可以信任她。」

「憑什麼？」

銀紅的涵養功夫眞是令人欽服，呂剛如此對她輕視，她不但未予反駁，甚至連臉上笑容都沒有消失過。

賈炳和看了她一眼，似乎以她有這樣的氣度引以爲慰。他不疾不徐地說：「憑兩件事，你不但該信任她，而且該佩服她。」

「那兩件事？」

「第一，她很技巧地將你引來此處，這證明她不但精於設計安排，而且判斷正確。」

「還有呢？」

「她很機智地救了你的好友的性命。」

「誰？」

「蓋老四！」賈炳和詭譎地笑笑。「江長天早就對他不放心，那個傳遞紙條的瞎子就是江長天的人，如果不是她以快速的手法迅速解決，你的朋友還有命？」

「如何解決的？」呂剛望着銀紅，顯然是在問她。

銀紅笑而不答，目光望着賈炳和，後者回答說：「屍沉江底，死無對證。」

呂剛不禁暗暗打了一個寒噤，想不到這個面帶三分輕佻的女人，竟是這樣一個狠角色。他沉默了，其實，他也不知道還有什麼可以挑剔的。

過了很久，他才找了一句話來問：「賈老板！你今晚要見我，就是告訴我這些瑣事？」

「第一，我們必須見一次面，第二，我要對你交待一件事。」賈炳和說到這裏，抬手向銀紅一指：「爲了你們配合密切，你必須跟她生活在一起，換句話說，從此刻起，她是屬於你的女人。」

銀紅笑意更濃了，那笑，很複雜，挑逗，揶揄，得意……

這使得呂剛有些火，因此拋出了一根刺：「她很漂亮，三天的時間很短，想必我還不會對她厭倦。」

「呂老弟！」賈炳和的臉色沉了下來。「別用這種口氣說話，這件事的成敗在你們的配合是否密切。你是外來的旅客，她是賣唱兼賣身的流娼，你們湊在一起，誰也不會生疑。呂老弟！這也算是『安排』，你必須接受。」

呂剛冷冷道：「哼！這是很美妙的安排，我很樂意接受。」

「那就好了，你請回吧！」

呂剛道：「賈老板！我心中有幾個疑問需要澄清。」

「請說。」

「你有『南興社』强大的班底，爲什麼要找我。」

「因爲這件事作完後，我不希望留下任何痕迹。」

呂剛接着又道：「『南興社』是你班底，現在是，將來也是，蓋老四在裏面臥底，明顯有破壞作用，你爲什麼可以容忍？」

「很簡單！」賈炳和回答起來毫不猶豫。「我了解你安排蓋老四臥底只是維護你個人的安全，對我並無惡意，我當然可以容忍。」

「你能不能够壓制江長天對我的挑釁？」

「絕對可以壓制。」

「好！」呂剛吁吐了一口長氣，徐緩地說：「我心中的疑問都已掃除，現在有一些情況必須告訴你。」

「請說。」

「我並不知道對象是誰，但是對方的人已經找到我了，而且還不是弱手。」

賈炳和沒有接話，只是轉頭去望着銀紅。

自從呂剛進門之後，她幾乎沒有開過口，現在她說話了：「呂剛！所有情況我都淸楚，你什麼都不要管，唯一要作的事是——特別小心保護你那隻寶貴的右手。」

呂剛眞是火到了極點，從出道到成名，他都是獨當一面的，現在他却變成了棋盤上的一顆棋子，下棋的人是銀紅。

他將火氣抑制住沒有發作，因爲他的確有幾分佩服這個妖嬈的女人。他眞想不到道上還有這樣一把好手，而且從來都沒有聽說過。

「呂剛！」銀紅一旦打開話匣子，彷彿就關不住了。「有幾句話，我要當着賈大爺面前說清楚，我沒有意思硬要你照我的話去作，不過，你可以作爲參攷。」

呂剛很想表示良好的風度說一個「請」字，可是强烈的性格和榮譽感，緊緊地封住他的咀吧。

「你帶來了兩個投石問路的，一個叫小麻雀，一個叫岑嘯雲，對吧？這兩個人最好教他們天一亮就離開此地。」

「爲什麼？」呂剛的憤怒，已經形於言表了。

「因爲他們將來很可能成爲你的累贅。」

「好！我攷慮。」

「還有，蓋老四也要離開。」

「我早有此意，我可不希望他死在江長天手裏。」

「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事，你不管何時何地，身上都不得携帶武器。」

「爲什麼？」呂剛霍地站了起來。

面對一個盛怒的人，銀紅却反而輕盈地笑了：「你是個聰明人，想一想就會明白。」

「你知道武器對我有多麼重要嗎？」呂剛非常刻薄地比喻。「就好像妳臉上的脂粉，賈大爺荷包裏的錢。妳臉上如果沒有脂粉，就不像一個女人，賈大爺荷包沒有錢也絕不像一個大爺。」

銀紅不但沒有惱怒，反而咯咯嬌笑道：「呂剛！你的比喩眞是妙極了。其實，我要你這樣作，完全是爲了你好。」

「我不領這份情。」

「不領也要領，」銀紅的笑容轉冷了。「你已經沒有武器可以携帶了。」

「妳說什麼？」呂剛低吼着，還向前跨了一大步，大有將銀紅撕成碎片之概。

「我剛才在你房間待了很久……」銀紅將話頓住，詭秘地笑一笑。

呂剛緩緩地後退，坐回原處，冷冷地凝視着銀紅，一句話也沒有說。

「呂剛！」銀紅的語氣很慢，聲音很輕柔，她顯然不願過份刺激這個血性漢子。「你藏刀槍的地方的確很隱密，但是仍然禁不住嚴密的搜查的。呂剛！聽我勸一句，這回情況與以前不同，身無寸鐵，對你更安全。比如說現在吧，因爲你身邊沒有武器，所以才如此沉靜。不然，你很可能亮出傢伙來跟我一拚。」

呂剛冷冷地說：「妳恐怕估計錯了。第一，我不會用武器來對付一個女人，第二，無人出錢，我絕不會行兇。如果妳以爲我身上無分寸之鐵，妳就錯了。」

「你呀！眞是逞强。」銀紅笑着說：「刀，槍，都已被我收起來了，難道你還有另外一套……」

呂剛倏地一揮右手，一道亮光立即閃現，篤地一聲，銀紅坐的那把椅子背上出現了一個帶刺的鋼環，鋼刺尖利熠亮，只差分厘，就會割破銀紅的頸項。

銀紅一點也沒有吃驚，笑瞇瞇地將鋼環拔出來，緩慢地說：「我一直找不到這個鋼環，我就知道你帶在身上，現在我放心啦！你眞正是身無寸鐵了。」

呂剛楞住，他發覺：若不冷靜，他會永遠受這個女人控制。

× × ×

夜深人不靜。

現在，應該是尋求甜夢的時刻。然而這個屋子却擠滿了人，烟霧昇騰，汗氣薰人，而又是一遍沉靜。

江長天背負雙手，在屋子裏踱來踱去，每一個人的目光都跟隨着他移動。他們好像是一桶火藥，江長天則是一根引綫。

驀然，有一人推門進來。他就站在進門處，並沒有立刻開口說話，只是用衣袖擦拭額上的汗珠。

江長天停了下來，以關懷的語氣問：「小葉怎麼樣？」

「不至於成殘，」剛剛進門的人說。神色很憂慼。「傷科大夫說，恐怕要休息兩三個月才能復原。以後能不能再練武，還要看他的造化。」

「他還在昏睡？」

「醒過來了。他說，不是他先動手，一上樓，就有五六個人向他圍毆，而且還手執棍棒鐵器。因爲大哥一再叮囑，所以沒有還擊，打算轉身逃跑，却被對方一棒敲昏。昏倒之後，對方還……」

江長天一擺手，將那人的話打斷，然後以銳利的目光向全場掃了一週。

他似乎想說什麼，但他却沒有說出來，咀吧剛一張開，又緊緊地閉上了。

「老大！」有人說話了：「雙口萬如此對待小葉，很明顯是一種試探，如果我們表現軟弱，那小子必定氣燄萬丈，到時候我們再想反擊，就恐怕來不及了。」

江長天仍然沒有說話，他的目光又向全場掃了一週，似是等待另一個意見。

另一個意見立刻提了出來，却是與前者完全相同：「對！我們絕不能軟弱，事不宜遲，今晚就動。强龍不壓地頭蛇！就算他眞是一條龍，我們也要砍他一條龍爪。」

「對！」在場的人齊聲附合：「我們連夜去大江旅館，攻他一個出其不意。反正賈大爺不在，就算賈大爺怪罪下來，我們也可以一推六二五。」

江長天高高的舉起了手，全場立刻鴉雀無聲。

「各位！」一開口雖然才吐出兩個字，却已聽出了他心頭的沉重。「『南興社』成社十一年，長天不才，坐了十一年龍頭寶座，深覺對本社的興亡，各弟兄的禍福都有很大的責任。十一年來，本社經過不少大風，大浪，都平安渡過。現在，我們的確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複雜難題。我相信，仍然可以迎刄而解，化險爲夷。不過，需要衆弟兄同心協力才行。」

「老大！」大夥兒七咀八舌地說：「只要你一句話，拚命是我們弟兄們的事。」

「不！」江長天緩緩地搖着頭。「我不要你們拚命，你們只要忍耐。」

衆人似乎很感意外，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覷。

「忍耐！」江長天再重覆這兩個字。「一千個忍，一萬個忍，忍字心上一把刀，何況敵人的刀還沒有插到我們心上。從此刻起，任何人不得到茶樓，酒肆，妓院去流連，更不要到處遊蕩，在家裏悶過三天，五日，也不會悶出病來。從明天起，客棧以粉刷爲名，不招待新客，賭檔暫收，當舖，茶樓都各借名義暫時關門。換句話說，『南興社』就好像在一夜之間不見了。」

「老大……」立刻有人反對。

「不要說。」江長天立刻封上了對方的咀。「我知道你們心裏不舒服，我心裏何嘗舒服？我江長天沒有讀過書，却記得兩句聖賢話——忍得一時之氣，方免百日之憂。忍！我告訴大家的就只有這個字：忍！忍！忍……」

「老大！」有人站了起來，是社裏的老么，名叫舒文華。老么多半管外交事務，故而他對人處事非常圓滑而冷靜，說起話來更是斯斯文文的：「凡是在江湖上混的人，忍字爲第一訣，能忍的人必能成大功大業。老大要我們忍，我們自然應該遵守。但是忍要有限度，忍爲權宜之計，或者以忍爲手段，那才是眞正的忍。一味忍讓就變成了懦弱……」

「老么！」江長天向他投以嘉許的目光。「你說得對！忍耐與忍讓是有分別的，我要大家忍，只不過是以靜制動，我會在極短的時間內，去觀察，去佈署，然後，再施展嚴厲的反擊。」

全場正要報以熱烈的掌聲，突然又一個人氣喘吁吁地推門而進。

一看那人的臉色，就知道一定發生了什麼不妙的情況，因此每個人舉起的手都僵在半空中。

「什麼事？」江長天沉聲發問。

「瞎……瞎子不……不見了。」

江長天突然回頭，目光停留在一個粗短身裁的漢子身上，他正是呂剛派來臥底的蓋老四，那兩道銳利的目光委實令他心顫胆寒，但他表面上却非常沉靜。

「蓋老四！」江長天輕喚了一聲。

「老大！」蓋老四恭敬地站了起來。

「有人說，十點來鐘的時候，你跟瞎子在城隍廟前碰過頭，可有這回事？」

江長天的話問來很輕鬆，却爲蓋老四帶來了極大的震驚。然而他表面上依然很沉靜，故意反問：「老大！那個瞎子？」

江長天道：「專門跟那些流動賣唱妞兒拉胡琴的……」

「哦！絃子張。他跟我借五角大洋還酒賬，剛好我不方便，給了他二十大枚。」

「他常常跟你借錢？」

「有過一兩次，絃子張人挺不錯的……」

「他是我們的人，你可知道？」

江長天的話再次爲蓋老四帶來莫大的震驚，但他仍然表現得很鎮定，搖搖頭說：「不知道。」

「他跟你在城隍廟碰過頭之後，就帶了一個妞兒去了大江旅館。只在雙口萬的房門，兜了一兜生意。買賣不成，他就退了出來。這不有些怪麼？」

絃外之音，昭然若揭，每一個人的目光都盯在蓋老四的身上。

幫會之中，最恨臥底的人。

蓋老四當然明白事敗之後的可怕下場，因此，他變得格外冷靜，唯有冷靜才能夠救他的命。

他再度搖頭，說：「老大，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還有更怪的事，」江長天的目光暫時離開了蓋老四。「絃子張在離開大江旅館之後，就突然不見了。」

蓋老四保持了緘默，任何一句自作聰明的話，都可能成爲他送命的黑帖。

「我看——」江長天的目光再度回到蓋老四的臉上。「絃子張已經死了。」

蓋老四不能再故作鎭定，他必須表現一點適度的驚訝。他輕呼：「絃子張死了！」

「嗯！」江長天的神色很平靜，語氣却很嚴厲：「他已被殺，目的在滅口。」

「老大！」蓋老四驚惶地叫了起來。現在已不是應該緘默的時候。「你認爲我暗中與雙口萬有聯絡，利用絃子張傳遞消息？」

「我懷疑。」江長天說得很用力，字字如刀。

「老大！這是天大的寃枉，我若知道絃子張是社裏的人，就不會敎他傳信，若是我不知道，也就不會在事後殺他滅口。這……？」

「蓋老四！你並不知道絃子張是我們的人，而你的朋友却發現你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所以趕緊殺他來滅口。你的朋友倒是一個精明厲害的脚色。」

「老大！」蓋老四發覺事態嚴重得已無辯解的餘地，但他不得不辯白：「我在外頭混了十幾年，雖然沒有混出名堂，却懂得規矩，反叛臥底是死罪，我是不會如此糊塗。」

江長天冷冷道：「你在武漢混過許多年，是不是？」

「是的。」

「那一定認識雙口萬。」

蓋老四道：「彼此不同路，而且，我也不够資格攀交。」

「但他可以賞識你，比如說我吧！就很賞識你。」江長天走到蓋老四的面前，一隻手搭上了他的肩頭，就像老朋友久別重逢比肩傾談似的。「你爲人沉着，處事老練，脾氣隨和，是一塊臥底的好材料。」

「老大！這是天大的寃枉……」

「別嚷！」江長天在蓋老四的肩頭上用力一捏。「我給你一個機會去洗刷寃枉。」

「多謝！多謝……」

「雙口萬帶來兩個伙計，一男一女，他倆住在燕子巷的悅來客棧，現在就去，將那個女人的眼睛珠子帶一顆回來。」

蓋老四不禁暗暗打了一個冷顫。表面上却連連點頭：「是！是！我這就去。」

江長天用力扳住他的肩頭，每個字都很有力地說：「蓋老四！你可以去找你的朋友警告，或者一去不回，逃之夭夭，要不然就要一招偷天換日的手法。不管你怎麼樣，結果却是一個——死……」

蓋老四只求暫離險地，因此語氣堅定地說：「老大！你放心，我一定帶那女人的眼睛珠子回來。」

蓋老四走了，當然，在江長天的示意下，又跟出去了好幾個人。

屋子裏的空氣更汚濁，氣氛也更緊張，也更沉靜了。

過了許久，許久，江長天才吐出一句話：「雷金山的話可信。」

「何以見得？」老么舒文華反問。

「姓呂的和我們各走各的路，他何必派人來臥底？看起來，賈炳和幾個月前就已經和他接上頭了。」

舒文華謹愼地說：「到目前爲止，還不能十分肯定蓋老四是雙口萬派來臥底的。」

「雖無十分，却有九分九。老五！」江長天轉頭向剛才進來報信的大漢問道：「那臭娘們的底細打聽出來沒有？」

「她叫銀紅，是從鎭江來的，就在大江旅館掛單，賣咀兼賣身，要價很高……」

「來了多久？」

「五天。」

「抓她來。」

「她這會兒在雙口萬的房裏。」

「不是說她去了甚麼香料舖。」

「剛剛不久，才和姓呂的一起離開香料舖，雙雙回到了大江旅館，進了三十二號房。」

江長天此刻的情緒，已不像先前那樣穩健了。

揮手發出了命令：「連夜派人搜那家香料舖。」

「老五！」老么舒文華挺身而出。「那家香料舖在甚麼地方？」

「在草店街，招牌是『福華』。」

「老大！」舒文華輕緩地說：「在這種節骨眼上千萬不能冒失，這家香料舖的店東我認識，和賈大爺經常有來往。」

「大爺！大爺！屁的大爺！」江長天吼了起來，他方才還敎大夥兒忍，他自已倒先忍不住了，可見得忍字訣說來容易，作來難。「他要將我們『南興社』連根拔除，我們還管他甚麼假大爺，眞大爺！」

「老大！」舒文華堅持他的意見：「這事千萬不可冒失……」

「對了！」江長天眼睛珠子一轉，像是突然發現了甚麼：「銀紅那個臭女人也一定是賈炳和找來的人……對了！絃子張的失蹤跟她一定有關係。」

「嗯！」舒文華沉吟着說：「若是能將這個女人逮來，在她口中也許能問出一點甚麼來，可是……她又和呂剛攪在一起……」

「老么！」江長天臉上突然出現了笑容，像是想到了甚麼高妙計策。「寫拜帖。」

「寫拜帖？」舒文華不禁一楞。（未完）

世界超人傳奇故事

倪匡·文
盧令·圖

魚人（上）

陸地稱超人 海洋出霸主

聽說過「非人協會」沒有？當然沒有，因爲一來，「非人協會」並不是一個公開的組織；二來，「非人協會」，只不過是一個簡稱，它的正式名稱很長，是「有過非常人所能忍受，達到，經歷者協會」，意思就是說，一個人，要有異常的經歷，在這個經歷的過程之中，他或者完成過一件事，或者忍受過什麼，都不是普通人所能夠忍受或做得到的，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那麼，他就有資格，成爲這個協會的會員。

「非人協會」的存在，據說已有兩百年的歷史，但眞正情形如何，由於這個協會的會員，一直守口如瓶，所以外人也不知了，只是「據說」而已。據說，在開始的二十年，「非人協會」一直只有三個會員，接着，又接受了一個新會員，再往後的三十年中，三個老會員（也是創辦人）逝世，這個協會，就只有一個會員，直到他快要死了，才又接納了另一個新會員，接下來的情形，也是如此，所以一百多年來，「非人協會」實際上只有一個會員，到了二十年前，才增加了幾個會員，一共是六個。

「非人協會」要增加新會員，條件十分苛刻，要全體會員毫無異議地通過，才能成爲新會員。據說，當年林白上校，在駕機首次橫渡大西洋之後，曾申請加入「非人協會」，但是他的申請，幾乎立即遭到了否定，因爲儘管世人認爲林白上校建下了不世功勳，但是在「非人協會」取錄會員的標準來看，他距離能夠作爲「非人協會」會員的資格，還相差太遠了，因爲林白上校所做成功的事，換了另一個有經驗的飛行員，也一樣可以做得到的，當時他駕的飛機，已有了長足的進步，足可以應付較遠程的飛行，而且天氣良好，有助飛行，也就是說，他做成功的事，並不是只有他一個人才能做成功的，所以他不合格。

從這件事上，也多少可以看出這個協會取錄新會員的原則了，所以，當第一個步上月球的太空人，阿姆斯特朗，在回到地球之後，曾有一次表示他可以成爲非人協會的新會員之際，當時恰好有三個「非人協會」的會員在場，他的話，換來一陣哄笑。理由也是相同的，阿姆斯特朗固然完成了人類從未完成過的壯舉，但是在整個事件中，他個人的力量，並不是主要的，他只不過恰巧被選中了而已，如果不選他，而選了另一個太空人，一樣可以完成這樁任務。大家對這個「非人協會」，總多少有點概念了，這個協會的六個會員，自然各有他們的「非人」的能力，要不然，也不能成爲會員了。

「非人協會」取錄新會員的資格如此之嚴，那麼，加入了這個協會之後，有什麼權利可享呢？在未談權利之前，得先談談義務，「不要問國家能給你什麼，先問你能替國家做些什麼。」前美國總統尼克遜的名言，也適用於「非人協會」。

從兩百年前，「非人協會」創辦時起，會址就在一座古老的堡壘型建築之中，一直以來，會址就在那裏。當年，這座古堡看來，可能雄偉壯麗，但現在看來，無論維修，保養得如何努力，總給人有一點陰森之感了，不過各會員既然沒有另覓新址的意思，這座古堡就一直得保養在最佳狀態之中，龐大的保養費，來自會員的會費，也就是說，會員要繳納巨額的會費，究竟數字是多少，連「據說」也沒有，不過有人曾經算過，要維持這樣的一座古堡，再加上其它的種種活動費用，每一個會員，一年至少支出會費超過三百萬瑞士法郎。

對於平常人來說，這種巨額的會費，自然是一項大負擔，不過別忘記，「非人協會」的會員，全是「非常人」，常人認爲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他們也能做得到（那是他們的入會資格），常人認爲困難的事，他們看來，根本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會員的義務之一是繳巨額會費，那不成問題，義務之二才眞正要命。由於有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非人協會」只有一個會員，而由這個會員在臨死之前，接納了另一個新會員，才使協會得以持續下去，所以，這就成了一種傳統：每一個會員，在他們臨死之前，要爲協會找到至少一個新會員來代替他的位置。

以前已經說過，這個協會取錄會員的資格是如此之嚴，要找一個全體會員認可的新會員，眞正不是容易的事。但既然會員全是「非人」，他們也自有決心，所以，他們在會址聚首的日子並不多，一年一次，其餘的時間內，他們都僕僕風塵，足跡遍世界各地，在尋找新的，夠資格加入「非人協會」的人。

以上，是「非人協會」會員的兩大義務，至於權利是什麼呢？說出來，常人一定覺得很好笑，「非人協會」的會員，唯一的權利，就是他是非人協會的會員。常人覺得可笑，但是「非人」却十分認眞，他們認爲，那是一種無上的榮譽，使他們感到極度的滿足，全世界有超過三十億人，但是眞正在智力和體力，凌駕於三十億人之上的超人，就是他們，在他們看來，其餘三十萬萬人，只不過是一種動物，而他們才是萬物之靈，這種心理上的滿足，就是他們的權利。

「非人協會」的會員，每一年只在阿爾卑斯山麓，瑞士境內那座古堡之中，聚會一次，別的時間，常年在外，而古堡是需要人來管理的，所以，協會聘請了一位總管。這個總管，管理着五十名工人，維持着古堡的整潔，和打理巨大的花園。

這個總管的職位，也決不是輕易可以獲得的，據說（又是據說），被目爲傳奇人物的阿拉伯的羅倫斯，其實在奇蹟性地離開阿拉伯之後，就曾當過一任非人協會的總管，他甚至不夠資格成爲會員。

現在的總管是一個老頭子，這個老頭子，只怕除了六個會員之外，再也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了，事實上，那六個會員，是不是眞知道他的來歷，也成疑問。

這位總管，無名無姓，所有的人，都將他的職位，當作了他的姓名，就稱他爲「總管」。他看來超過六十歲，究竟多少歲，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能在外表上看出他是什麼地方的人，至少，可以說他並不是白種人而已，不過，就算這一點，也只好存疑，因爲總管先生的左眼，是碧藍色的，只有白種人才有這樣的眼珠。

總管先生平時沉默寡言，但是他幾乎精通一切地方的語言，所謂「精通」，並不是能說就算了，而是說起來，和那個地方的土著完全一樣。

總管先生的日子看來很悠閒，他養了十多隻狗，他每到一個地方，那十幾隻狗，總是跟着他，除了一年之中，會員聚會的日子之外，他就是這座古堡的主人。

不過，在聚會的日子快來到的時候，他也夠忙的了，聚會是每年的三月一日，二月中旬開始，總管先生就要準備起來，花園中的玫瑰花，應該及時開放，古堡中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應該及時修葺，地中的酒窖，應該先預安排好，那些應該先喝，那些還要蘊藏幾年。

而總管先生對這一切，都指揮若定，到時候，六個會員來到，對他的工作，都表示極度滿意，絕不會有半點指責的。

「非人協會」的大致情形，已經介紹得差不多了，好像應該介紹一下這個協會的六個會員了，不過，眞正對不起，這六個會員，是無法介紹的，他們憑什麼入會，除了他們自己之外，沒有人知道，而他們又是絕不肯告訴旁人的，如果只描述他們的外形，那也沒有多大的意義。連他們聘請的總管，都是如此神秘莫測的人物，他們本身，當然更加深不可測了，所以，還是看看他們怎樣發現新會員的情形吧。

在印度的極南端，哥摩令角的東面，有一個沿海的小村莊，叫着林曼村。「林曼」在當地的印度土語的古語之中，大抵是「盡頭」的意思，因爲這個村所在的位置，已是印度大陸的盡頭，隨便抬頭一望，就可以看到茫茫無涯的印度洋，彷彿世界上所有的陸地，到這裏，就完全到了盡頭一樣。不過，印度的土語之多，沒有一個人能完全弄得清楚，在土語之中，又有古代的讀音和慢慢轉變而成的現代讀音之分，所以這個村名的眞正含意是什麼，也沒有人弄得清楚。

印度是一個人口衆多，十分貧窮的國家，自北到南，貧窮的情形和人口擁擠的情形，全是一樣的，林曼村是一個小村莊，可是也有上五百人，這五百個人，大抵屬於六十家人家，而這六十家人家，幾乎毫無例外地，全部用最原始的方法，捕魚爲業，他們所過的原始的日子，幾乎是和外界完全隔絕的。

在這六十家人家之中，有一家漁民，男主人叫辛加基，是一個滿面風霜，又瘦又黑，但是却精壯得像鋼條一樣的男人，他三十五歲，他的妻子加曼，三十歲，看來已經像是老婦人一樣，自然，那是因爲她在嫁給了辛加基之後，六年之中，連生了八個孩子之故。

天氣悶熱得一絲風也沒有，辛加基蹲在屋子前的空地上，在一個土製的缽中，一把一把抓起土薯根和葉煮成的，再加上魚肉的異味食物，送進口中，一面怔怔地望着前面。

在他的面前，是一片嶙峋的石岡子，石岡子過去，是一片極大的沙灘，沙灘的盡頭，則是無邊無際的海洋，辛加基就那樣蹲着，抓起食物，送進口中，望着海洋。

辛加基沒有受過任何教育，他望着海洋，當然不是在冥思人生有何意義，他只是在想，加曼的肚子又很高挺，第九個孩子快出世了，第九個孩子出世之後，在第八個孩子和牆脚之間擠一擠，還可以擠出一個空隙來放下一隻籃子讓他在籃子中長大，就像第八個孩子出世時，在第七個孩子和土牆間擠出一個空隙來，放下一個籃子一樣，現在，第八個孩子已經會爬了。

即將降生的孩子，並沒有使辛加基增加什麼憂慮，而令得他憂慮的是，看上去，天，海洋，好像總有一點什麼不對勁的地方。

海洋看來極其平靜，在陽光的照耀下閃着光，幾乎靜止不動，沙灘上散發着熱氣，天上的雲，也靜止着不動，一切全像是靜止了。

海水靜止，天上的雲靜止，甚至沙灘上小洞中鑽出來的小蟹，也舉着螯，一動不動，這一切，全是因爲一絲風也沒有的緣故。

辛加基是在林曼村長大的，他一出世，就在他哥哥和土牆之間的竹籃中長大，當他會爬行的時候，他就懂得去舐凝結在土牆上的鹽花，使自己的口中，可以有一種鮮美的感覺，當他會搖幌着身子走路的時候，他就在海邊，捉食一切可以吃的東西，而且，很快地就學會了游泳，熟悉了海洋。

不過，在他的記憶之中，海洋好像從來沒有這樣靜止過，那一定有什麼不對頭了，不過，是什麼不對頭呢？辛加基搖搖頭，他也說不上來。

鉢中的食物抓完了，辛加基用手指在鉢中刮着，又刮下一點來，送進口中，站了起來，加曼也在這時候，挺着大肚子，自屋中走了出來。

加曼看來永遠是那樣愁眉苦臉的，連她講話的聲音，也像在嗚咽，她喃喃地道：「辛加基，我覺得，我覺得有點不對——」

辛加基轉過頭，望着加曼，加曼也就停了口，辛加基也沒有問下去，他向前走去，他要找村裏旁的人商量一下，海洋那樣靜止，一絲風也沒有，已經有整整兩天了，事情總有點不尋常。

當辛加基向前走去的時候，加曼的雙眼之中，充滿了無助的神采，在一塊大石上，坐了下來，汗漿順着她的臉淌下來，不過她沒有出聲，因爲她知道，就算出聲，也沒有用處。

辛加基向前走去，海邊上，傳來了一片叫嚷聲，打破了寂靜，幾十個孩子，從海水中冒出來，踏着水，在沙灘上奔着，叫着，一起在追逐奔在最前面，手中拿着一隻大海螺的男孩子。

辛加基無法分辨得出在這羣孩子中，那幾個是他自己的孩子，而那幾個是別人的，因爲所有的孩子，看來全一樣的，赤身露體，皮膚黝黑，當他們從海水冒出來的時候，身上全是水珠，而當他們身上的海水乾了之後，身上就全是斑斑點點的鹽花。

村中的人，全在同樣的情形之下長大，孩子們自己是知道屬於那一個屋子的，當他們覺得疲倦的時候，就會回到他們的家裏去。

不過，在這羣孩子之中，最後面的那一個，辛加基倒是認識的。

跟在那羣孩子後面的那個，還不到五歲，是辛加基的第四個孩子，辛加基特別記得他，是因爲這個孩子，生相十分奇特，他的脚一出生就大得異樣，簡直就像是兩片鴨掌，而當他漸漸長大之際，大脚板就格外惹眼，那一對扁平，畸形的大脚，使他在陸上行走之際，身子搖搖幌幌，不是走不快，就是心急起來奔跑，自己踏到了自己的脚而絆跌上一交。

這對大脚板，成爲這個孩子被其他孩子嘲弄的目標，不過自從那次事情發生之後，旁的孩子，都不敢再嘲弄大脚板了。

大脚板在陸地上行走雖然不方便，但是在水中，他那對畸形的大脚，却使他靈活得像魚一樣，那一次，他被幾個孩子按在地上打，他掙扎着退向海邊，幾個孩子追出去，他逃進海水中，游了出去，幾個孩子也追出去，可是一到了海中，他就像是一條魚一樣，幾個孩子追他追得筋疲力盡，全在海水中翻白眼，結果還是被他一個一個，拖上海灘來的。

辛加基在那次事之後才替他取了一個同村中人，認爲大逆不道的名字，辛加基叫那孩子叫「都連加農」。同村的人之所以反對這個名字，是因爲「都連加農」是一個神的名字，這一個神，是大海之神，林曼村的人，認爲一個孩子叫這樣的名字，是會觸怒神靈的。不過辛加基固執起來，也相當固執，他一定要叫那孩子「都連加農」，不怕神會發怒，而一年多來，海神好像並沒有發怒，村中的人也不再追究了。

都連加農從那時起，也特別喜歡海，他浸在水中的時間，比在陸地上的時間還多，他潛水比任何成年人潛得更深，時時可以在較深的海底，找到稀古奇怪，村中人見所未見的古怪東西。

這時，都連加農搖搖幌幌地跟在一大羣孩子的後面，他畸形的大脚重重踏在平坦的沙灘上，發出「拍拍」的聲響，一面叫着：「還給我，那是我找到的，還給我！」

可是，他越來越落後，當辛加基來到他身前的時候，那羣孩子早已奔得看不見了。

都連加農停了下來，大聲地咒罵着，辛加基走過去，輕輕拍着他的頭，道：「別吵了，一個螺，不過煮一鉢湯，別吵了！」

都連加農抬着頭，大聲道：「我不喜歡他們，我不喜歡陸地，我喜歡魚，喜歡海洋！」

辛加基沒有說什麼，都連加農這樣說，已不是第一次了。

辛加基還想安慰都連加農幾句，而這時，當他抬起頭來時，已經看到有七八個人向他走過來，他揮了揮手，都連加農又向海邊奔過去，跳進了海水之中。

來的那七八個村人，和辛加基會合之後，交談了幾句，表示了同樣的憂慮，然後，他們一起向一間殘破的茅屋走過去。

在那間破殘的茅屋之前，有一個老年人，一動也不動地坐着，那老年人老得幾乎和海邊的石頭一樣，身上的一切，連眼珠在內，看來都是那種灰濛濛的顏色。各人來到了老人的面前，辛加基先開口，道：「老爹，我們覺得有一點不對，海爲什麼那麼靜？」

老人開始不出聲，過了好久，他才用模糊不清的聲音道：「來了，暴風雨要來了！」

和辛加基同來的那些人中，有幾個立時笑了起來。

他們全是在海邊長大的，海邊的暴風雨，是他們生活中的一部份，他們全都知道，暴風雨要來之前，是什麼樣子的。

而現在這種情形，是他們以前從來沒有經歷的，所以有人忍不住笑了起來。

老人像是根本沒有聽到笑聲一樣，灰白的眼珠轉動着，緩緩地道：「來了，都連加農震怒，天動地搖，人可以看到海底，海水會湧上陸地，什麼都會消失，一切全都化爲烏有，一切全完了！」

辛加基也笑了起來，他們從來沒有聽過那樣的事情，當然覺得好笑，大家都覺得，這個老人可能已經太老，到了不能再指導村人的地步了。

他們於是散了開去，只剩下那老人，仍然一動不動地坐着，瞪着灰白的眼珠。

當天晚上，當村民全部擠在殘破的茅屋中時，一種奇怪的聲音，突然從海面上，傳了過來

那種奇怪的尖銳的嘯聲，傳得林曼村全村的人，都從夢中驚醒，抹着滿是汗漿的臉，茫然不知所措。辛加基的一家，也不例外，他們都坐了起來，加曼點着了油燈，孩子都害怕地擠在一起，只有都連加農，却現出了一種極其興奮的神情來。

尖銳的嘯聲，漸漸加強，村子中很多人，都離開了屋子，拿着火把，毫無目的地走來走去，辛加基也覺得在屋中躭不下去，他打開了門，而他才一打開門，都連加農忽然發出一下呼叫聲，向外直奔了出去，辛加基叫了他一聲，追了出去。

都連加農本來是奔不快的，但這時候，他一定盡了他所有的力量，在向前奔着，以致辛加基一面叫着，一面追他，竟然追不上他。

都連加農向着海邊直奔過去，辛加基奔過舉着火把，滿臉徬徨無依的村民身邊，仍向前追去。

當辛加基來到了沙灘之際，眼看都連加農，向海水衝去，海水看來還是很平靜，只不過異樣的黑暗，而在極遠之處，有一道白綫，正

在迅速向前推進，辛加基立時發現，那種尖銳的嘯聲，就是這一道奇長無比，迅速向前推進的白綫捲來的。

辛加基只不過呆了極短的時間，白綫挾着厲嘯聲，已經來到了眼前，辛加基也看到，那不是白綫，而是一排奇高無比的巨浪，海水那是他從來也未曾見過的巨浪，翻騰着，除了嘯聲之外，什麼聲音也聽不到，整個沙灘都在震動，辛加基目定口呆，在巨浪奔騰前來之際，他恍惚看到，都連加農好像從浪中冒了出來，站在巨浪的最高端，看來就像是海神一樣。

但是辛加基並沒有機會看清楚，巨浪已經捲了上來，淹沒了他，淹沒了一切。

那是一次驚人巨災，一次大海嘯。

辛加基當然不知道什麼是海嘯，他當時只覺得巨浪像是一個其大無比的怪物的口，向他直衝過來，浪頭還未曾到，他的身子已經濕透了，奇怪的是，就在那一刹間，他真的看到，他的兒子，都連加農站在那其高無比，比他所看到的任何東西還要更高的浪花尖端。

辛加基在被巨浪捲進去之後，身子就不斷在浪花中翻滾，他幾乎完全喪失了知覺，只是本能地掙扎着，他究竟被浪頭捲出去了多遠，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而印度政府在事後發表的公佈如下：印度洋福迴魯島以北的海底，發生了強度達里克特地震級別第九級的地震，這次地震，引致海水在本國南岸潮汐失常，巨浪由於海嘯，而捲上沿岸的土地，淹沒了村莊，城鎮，造成巨大的損失，據統計，死亡人數約在三千人左右，而巨浪捲入內陸的距離，達到八十公里。

不論是什麼政府的政府公佈，和事實總有多少出入的，印度政府在公報上，倒也不是有意隱瞞事實，而是根本無法確知詳情，那許多在幾秒鐘之內，就叫高度超過一百呎的巨浪衝擊而消失的村莊之中，本來究竟有多少人，根本就沒有統計，自然，在它們被海浪吞噬之後，也無法知道究竟喪失了多少人命了。

至於印度政府公報中提及的「海水捲入內陸達八十公里」這一點，則肯定是不正確的，但是公報所以如此說，也有它的理由，理由是爲了掩飾一件事，不想這事太廣泛地傳開去。

事情是這樣，當地震的餘波平息，捲上陸地的海水，又退回到原來位置之後，軍隊首先到達災區，軍隊先來到海邊，海邊的大小石塊，全像是被豹子的舌頭舐過一樣，乾凈得什麼也不剩下，沒有人確知在海邊原來有多少村莊城鎮，但是這時，當軍隊排列成五十公里的橫隊，向前推進之際，指揮官之間，相互聯絡的結果是：一無所見，什麼都沒有了，經過海浪侵蝕的陸地上，就只剩下了光禿禿的陸地！

軍隊自海邊開始，在刦後的大地上，向內陸推進，一直到推進了一百公里之後，才看到了一點叢林和破敗、但未曾全部消滅的房屋，再過去五十里，他們才找到了一個生還者。

那個人居然還活着，這眞是奇蹟，當那個人被發現之際，全身赤裸，一半浸在泥潭之中，上半身和頭臉積着厚厚的鹽花，白色的鹽花，甚至掩蓋了他的五官，使他看來，活像是一個怪物。

但是這個人，無疑還未曾死，他還有呼吸，發現這個人的軍隊，立時以最快的速度，將他救送到救急站去急救，又轉送到最近的醫院之中。

開始的三天，這個人除了急速的喘氣，和不時眨着死魚一樣、毫無光采的眼珠，發出一兩下呻吟之外，什麼也不會做。一直到了第三天，他才能開始說話，一組政府官員立即來探訪他。

那被救的人，所講的言語，即使是印度本國人，聽來也有困難，但是總算漸漸弄清楚了，這個人自己說了姓名，他叫辛加基，是在南端沿海，一個小漁村中居住的。不過，令得探訪辛加基的官員所不明白的是，獲救之後的辛加基，一直在重複着的那幾句話。

辛加基不斷說着：「我看到都連加農站在浪頭上，就像都連加農一樣，眞的，就站在浪上！」

他在這樣說的時候，一面用手比着浪頭的高度，另一方面，臉上竭力現出要人相信的神情來。只不過，沒有人知道，他話中第一個「都連加農」是他的兒子的名字，第二個「都連加農」，則是海之神。他兒子的名字，本來就是照着海之神的名字來取的。辛加基竭力想使人明白，不過始終沒有人明白。

印度政府撥出了巨大的欵項，重建被海嘯破壞的地區，辛加基可以說是近海的唯一生還者，所以他成了政府援助接濟的主要對象，有一個時期，辛加基很出風頭，他回到海邊時，有記者和政府官員跟着他，他再建造簡陋的屋子時，也有政府官員和記者跟着他，他走進造好了的屋子時，圖片刊在報紙上。不過，漸漸地，辛加基又被人遺忘了。

不但辛加基被人遺忘，連那場驚天動地的大海嘯，也漸漸被人遺忘了。沿海地區的生活，雖然是一樣不見得好，但是總還有着取之不竭食物的大海，所以，幾乎每一天，都有新的移民，向海邊遷移。漸漸地，在有着淡水溪河的附近，新的村落，又一個一個建立了起來，一樣的簡陋的房屋，一樣的原始的捕魚的工具，一樣的黝黑而瘦弱的大人和小孩，一切完全一樣，大海也照樣慷慨地供應着他們能維持生活的食物。

一幌眼過了十二年。

十二年下來，海邊的一切，和十二年之前，未發生那場大海嘯之前，幾乎是完全一樣了。所不同的，只有一個人，就是辛加基。

辛加基老了許多，自從五年前，他的第二個妻子生熱病死了之後，他幾乎已經不能出海捕魚了，他第二個妻子並沒有替他再生孩子，辛加基變得極其頹喪，而且，終日喝着味道劣而性烈的烈酒，要不是他編織漁網的技術，還是第一流的話，他眞的無法再生活下去了。他不能出海捕魚之後，就替新村中的人，編織漁網過日子。

那一天中午，天氣悶熱得一絲風也沒有，辛加基赤着上身，他的身子，不怕烈日的炎炙，但是，用來編織漁網的蔴上的許多小刺，和着汗漿，沾滿了他的身上，却使他感覺到很不舒服。

他又大大地喝了一口酒，抬起頭來，看到天際有一大團烏雲，狂馬一樣捲過來，同時，海水也顯得很不平靜，向遠處看去，藍色的海水，變得渾濁，而且捲起一陣一陣的白花。

辛加基吸了一口氣，身子搖搖幌幌地站了起來，他知道，有暴風雨來了。

暴風雨往往是突如其來的，浪頭又會捲起老高，不過，在經歷了十二年前的那一場海嘯之後，對於普通的巨浪，辛加基已經有點痲木了。

所以，當其他人叫着，嚷着，紛紛躲避之際，他仍然抓住了酒罐，呆呆地立在海邊。

天上的烏雲，挾着狂風驟雨，捲了過來，老大的雨點，急驟地洒了下來。辛加基的皮膚，雖然因爲飽歷風霜而粗糙不堪，但是大滴大滴的雨敲下來，落在他的身上，他還是感到一點疼痛，不過，雨水也清洗了悶熱和身上的刺癢，辛加基再喝了一口酒。

雨越來越大，眼前已經是一片朦朧，海面上響起了轟隆的聲響，在一片水花中看出去，

已經可以看到，一個十幾尺高的巨浪，向岸上捲了過來。

浪頭的頂端，海水因爲急速地向前滾動，而變成一片耀目白色，辛加基在浪頭快要捲上來的一剎間，突然看到，在雪花的浪頭的尖端，有一個巨大的黑影，辛加基一時之間，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是一條魚，一條極大的鯨魚。

辛加基和沿海的漁民，不常遇到這樣的大鯨魚，但如果遇上的話，他們都知道，這樣大的鯨魚，只要魚尾輕輕一擺，就可以將一艘漁船，拍上半空中去。

眼前這樣大的一條鯨魚，隨着浪頭，壓了過來，辛加基不禁目瞪口呆。

可是緊接着，他所看到的事，更令他不由自主，大聲嘶叫了起來。

他看到了一個人，那個人，就站在那條在浪頭頂端，雪白的浪花飛濺之中的那條大鯨魚的背上。那實在是一個人，穩穩地站在鯨魚背上，看來，就像是魚背的一部份一樣，但是辛加基還可以清楚看到，鯨魚背上站着一個人！

辛加基不斷地叫着，自然，風雨交加，海浪洶湧，他的叫聲，連他自己也聽不見。

他叫着，佇立着不動，眼看着浪頭捲到了岸上，由高而低，浪花迸散，那條巨鯨一個轉身，又沒入了海中，在巨浪後退，第二個浪頭還未曾捲到之際，海水再一剎那的平靜，辛加基也看得更清楚，的而且確，鯨魚的背上，站着一個人！

他不但看到了那個人，而且還看到那個人是赤身露體的，穩穩站在魚背上，隨着向後退去的巨浪，沒進了海水之中。

等到那條魚和那個人消失了之後，辛加基大叫着，衝回村中，他拍着每一家緊閉着的門，將村中的所有人，全叫了出來，他像是瘋了一樣，揮着手，用嘶啞的聲音叫道：「海神，我看到了海神！」一面叫，一面指着海邊。

當然，開始沒有人相信辛加基的話，但接着，所有人全叫了起來！

海邊，在接連幾個浪頭之後，又是一個大浪頭捲了過來，這一次，不單是辛加基一個人看到，所有被辛加基叫出來的人全看到了，在浪頭的頂端，飛濺，翻滾中，有一條大魚，在大魚的背上，筆直地站着一個人，眞正的人，那個在魚背上的人，顯然也看到了聚集在海邊的村民，他在魚背上，向衆人揮着手。

所有的人全跪了下來，在暴雨之中，頂禮膜拜，大聲呼叫着，他們看到了海神，海神大顯神通，讓他們看到了眞像！

當所有的村人，連辛加基在內，重又抬起頭來之後，那個巨浪已經退了回去，他們還看到大魚和魚背上的那個人，迅速地沒進洶湧的海水中的情形。

暴風雨在第二天就平息了，接下來的兩天中，辛加基和這一村的人，看到了海神的事情，傳遍了沿海的幾十個村落，不過，其它村子的人，對於他們看到海神的事，還是不怎麼相信，一直等到一艘沿海最大的捕魚船，脫險歸來，船長和船員，講起他們在那場暴風雨之中的遭遇，所有的人，才眞正相信了。

那艘漁船，不屬於辛加基所在的那個小村落，像辛加基所生活的那種小村落幾乎是與世隔絕的，不論有什麼事發生，至多也不過在相類似的小村落中，傳來傳去，傳不出他們的生活範圍之外的。

不過那艘大漁船却不同，它是屬於一個有上萬人口居住的港口漁鎭的。那艘漁船，雖然不見得如何先進，但是比起小村落中人的捕魚工具來，可說是進步得多了，它有六十呎長，有三十個船員，有很大的拖網，可以遠航到印度西南部海域中的一連串列島。

漁船叫「瑪泰號」，船長是一個極有經驗的捕魚者，叫作摩里。摩里船長是在暴風雨發生前兩天出海的，目的地在兩百浬外，所以，當暴風雨侵襲之際，他的瑪泰號，根本找不到任何躲避風雨的機會。六十呎長的漁船，在怒濤翻湧的大海上，和一片小樹葉，完全沒有分別。

摩里船長脫險回來，回到了那個漁鎭之後，對很多人叙述這次事情的經過，他說，在開始的時候，他的船完全失去了控制，在海中，被一個一個浪湧起又跌下，幾乎每一秒鐘，全船都有被浪頭震成粉碎的可能。他已盡了他的一切力量，但眼看已經完全絕望了。

漁船被一個急浪所引起的漩渦，捲進了海底，四面全是壁立的海水，只要這些海水一壓下來，那就一切全都完結了。

摩里船長在他自己也記不清楚是第幾次重覆他的叙述，這一次是對着幾十個自全國各地趕來的新聞記者面前，這樣叙述着：「當時，每一個船員，都知道，海水湧上來，只不過是一瞬間的事，這些海水一壓上來，所有一切，全都成爲碎片，我們每一個人，都發出了絕望的呼叫聲，然而就在這時，奇蹟出現了——」

儘管摩里船長已經對他的經歷，講了不知多少次，但是一講到這裏，他仍然情緒激動，不由自主地喘着氣，停了片刻，才能够繼續下去。

他先重覆了一句，道：「就在這時，奇蹟出現了，一大羣極大的鱆魚，自海中冒了出來，那些鱆魚的脚，至少有手臂粗細，有十幾呎長，有的更巨大，對了，牠的八隻脚，緊緊纏住了船頭的那隻鱆魚，它的眼睛，比……」摩里船長的手比了一比，大約是直徑兩呎，又繼續道：「比這個更大，牠纏住了船頭，其餘的鱆魚，纏住了牠的身子，在四面的海水，未曾壓下來之前，將漁船硬拖進了海水之中。我們每一個人，在一剎間，都抱住可以抱住的東西，船很快穿出了海水，又被浪花湧了上來，已經脫離了險境。」

摩里船長講到這裏，停了一停，一個年輕的記者問道：「你以爲這是奇蹟麼？在大風浪之中，鱆魚本身也要找附着物來避難的，那不過是一種巧合而已。」

摩里船長怒視着那個記者，道：「你等聽完我的話，再發議論！」

摩里船長揮了揮手，又道：「這一大羣鱆魚，在大風浪之中，一直和我們在一起，我們的船員之中，有幾個被巨浪捲進了海中，也是鱆魚將他們再捲上船來的，幾百隻大鱆魚擁着我們的船，我們只當是奇蹟，一直到了風浪漸漸平靜之際，我們才看到了他！」

摩里船長在講及「看到了他」之際，神情之間，充滿了誠敬之色。

所有的記者全不出聲，摩里船長停了片刻，才又道：「我們看到了都連加農——那是南部沿海，對海神的稱呼，我們看到了海神！」

記者仍然不出聲，目光集中在摩里船長的身上，摩里船長道：「他站在一條大魚的背上，大魚穿過鱆魚羣，向船游來，保護漁船幾乎二十小時的鱆魚，一起向他噴着水箭，他發出一種奇怪的嘯聲，揮着手，鱆魚就紛紛沉進了海中，消失不見了！」

摩里船長講到這裏，幾個記者異口同聲問道：「他——那海神，有沒有繼續接近？」

摩里船長道：「有。這時，我們已經看出，那一羣鱆魚，完全由他指揮的，是他救了我們，大部份船員，已經膜拜起來，大魚繼續接近我們，我呆住了，站着，我看得很清楚，他和我們幾乎一樣，全身好像有鱗，好像沒有，

浪花飛濺，他站在魚背上，一直來到離我二十碼處，才向我揮手，接着，大魚掉頭，向前游出去，我們就再也看不到他了！」

摩里船長在講完之後，可能看到記者之中，大多數還有着懷疑的神色，所以他又極其莊嚴地補充了幾句，道：「我的三十個船員，他們全看到的。」

一個記者道：「在那次暴風雨中，有一個小漁村的居民，也看到了海神，你是不是以爲你們看到的，是同一個海神？」

摩里船長道：「我相信只有一個海神！」

另一個記者拿着速寫簿和筆，來到了摩里船長的面前，道：「船長，請你詳細說海神的容貌，我根據你所說的畫，你覺得有不像的地方，我盡量畫得像你看到一樣！」

摩里船長點點頭道：「好，他大概和我一樣高……」

摩里船長站了起來，他大約有六呎一吋高，摩里船長詳細講述着海神的外形，那個精於素描的記者，用心聽着，簌簌地揮着筆，在紙上畫着。

四十分鐘之後，摩里船長看着那記者的作品，點了點頭。

所有的記者，全湊了過來，看了根據摩里船長的描述而畫出來的「神像」，所有的人，都呆了一呆，毋寧說他是一個人更來得貼切一點。

在經過了記者的訪問之後，「海神」出現一事，就登載在報紙上，引起了外人注意，但是這種注意，也只不過是興趣而已，看到了「海神」的畫像，人們也沒有加以多大的注意，而且，這一類新聞，作爲人茶餘飯後的茶資，時間也不會太長，大約是一年半載吧，除非他再度出現，不然是不會再有什麼人記起的了。

而「海神」却又未曾再出現過。

一年之後，已經沒有什麼人再提起這個海神了，除了曾見過他的人之外，其餘的人幾乎不能承認他的存在，也沒有人去深入研究這件事。

就這樣，又過了兩年。

印度的貧困，是舉世知名的，但是印度富翁的窮奢極侈，也是舉世聞名的。

在孟買的近郊，經過了擠滿了衣不蔽體，面有菜色的貧民，骯髒而狹窄的街道之後，可以找到許多豪華的別墅，這些別墅游泳池的水，看來比窮人喝的湯更要講究。

這些豪華別墅，有的屬於印度富翁所有，也有的屬於外國富翁所有。

在這些別墅的其中一幢之中的一間書房中，這時有四個人，正坐着，神情很嚴肅，看來正討論着一件十分關係重大的事，而他們的目光，集中在一幅掛在牆上的大照片之上。

照片拍的是一幅人像素描，放得和眞人幾乎一樣大，那是一個赤身露體的男人，身體部份，有點潦草，最奇的是，他站在大魚的背上，而魚則在浪花洶湧的海浪之中浮沉。

那個人的脚，十分奇特，看來像是很闊的鰭，他所站立的那條魚，分明是一條大海豚，而那人的雙脚，就像是這條海豚背上的一部份一樣。

一個神色很莊嚴，看來有點激憤的男人，手中拿着一根短棒，不斷用力點着那幅畫上的人，道：「誰要說這不是一個人，我敢和他拚命，他不但是人，而且看他的臉，有着明顯的人種學上的特徵，我敢肯定說一句，他是印度南部沿海的人！」

一個約莫五十五歲左右，一頭銀髮的中年人，在沙發上欠了欠身，他是這間別墅的主人，另外三個人，全是他請來的客人，那個剛才發言的，是著名的人種學家，優生學的世界權威，林達教授。坐在主人旁邊，不住淺酌着美酒的，是一個看來很瀟洒的中年人，衣着隨便，皮膚黧黑，他是海洋生物學家保傑士博士，還有一個，衣着整齊，咬着烟斗，態度很安詳，不時皺着眉，看來很有思想的，也是一位生物學家，他研究的專題是生物的化生，這是一個十分冷僻的研究專題，是以提起雷色慕教授，很多人並不知道，但實際上，他是一個學問極其淵博的人。

至於主人，主人的身份很神秘，大家只知道他叫「范先生」，也只知道他在亞洲大陸上，有着極大的影響力，尤其是在西藏的喇嘛和印度土王之間，影響力更大，他有權隨便參加前後藏最高級的喇嘛會議，要知道范先生擁有數不清的財富，他本身或者並不富有，但是有他的土王朋友作後盾，他所能調動的財富之多，自然無可比擬，除此之外，旁人對范先生，就所知無多了。

當林達教授發表了他的見解後，范先生微笑着，道：「教授，沒有人懷疑那是一個人，他決不可能是其他的生物，可是問題是，這個人，何以會在海中，而且，看來像是附着在海豚的背上？」

林達教授並沒有立時回答，看他的情形，好像是要想上一想才能够有答案，在這時候，海洋生物學家保傑士喝乾了杯中的酒，道：「正確地說，他是站在一條『沙滑』的背上，沙滑是海豚的一種，體型較大，牠的特點是不喜歡合羣，而且智力比其牠種類的海豚更高。」

范先生感到滿意地點着頭，林達教授這才道：「是的，這個人站在魚背上，這並不算是什麼奇怪的事，你們看，這個人，有一雙畸形的脚，看來他一定十分善泳，而且，扁大的脚，也使他容易附着在魚背上，如果經過長時期的鍛練，這一點是可以做得到的！」

范先生雙眼一眨不眨地望着那幅素描人像道：「可是別忘記，這個人，據我初步的調查所得，曾經目擊過他的人的談話，他幾乎是生活在海裏的——」

范先生講到這裏，略頓了一頓，才加重語氣地道：「就像魚一樣！」

他說完了那句話，向雷教授望了一眼。雷教授取下了烟斗，小心地說：「只憑一幅素描，很難下什麼結論，人的呼吸器官，和魚的呼吸器官截然不同——嚴格地來說，海豚也並不是魚，和人一樣，是哺乳動物，不過由於長期在海中生活，所以有了魚的特性，它的呼吸器官，和人也是不一樣的——」

雷教授的話，說得緩慢而謹愼，他又吸了一口烟，才又道：「至於人的呼吸器官，會變化到和魚一樣，使人能在海中生活，完全沒有這種先例。」

范先生笑了一下，道：「有一種方法，水性好的人，可以用它在水中換氣，以致吸取水中的氧，那種方法，使他們可以長期潛伏在水底，你看是不是適用於這個人？」

雷教授指着那幅素描，道：「有可能，你看他，胸膛看來比普通人大得多，就算他不會這種方法，他吸上一口氣，也一定比常人可在水中潛伏更久，這種情形，在一種水狸的身上，可以找到例子！」

林達教授的性子比較急，對於雷教授緩慢的語調，他顯得有點不耐煩，他道：「范先生，究竟你想證明什麼？我看，就算有人說見過這樣的一個人，也不可靠，事實上，人是不能和魚一起生活的！」范先生並沒有立即回答，只是眉心打着結。

過了片刻，范先生才道：「林達教授，事實上，的確是有人見過他，在大海嘯中，這個人，還指揮着一大羣大鱆魚救了一艘魚船！」

三位學者雖然沒有表示公然的異議，不過從他們的神色上可以看得出來，他們深不以爲然。

范先生却不在乎他們的反應，繼續道：「這些年來，我致力於尋找一個人，一個非常人所能企及的人，我這樣做，是有我私人的，不便公開的原因的，所以，我想證明這是一個人，不過這個人，實際上和魚生活在一起，他和海洋中的生物，能够互相溝通，也就是說，他會講魚的語言，他是魚的一份子！」

三位學者都不出聲，范先生望着他們，過了半晌，保傑士博士才道：「范先生，一個民間傳說，你竟然要去證實它？」

范先生點着頭，三位學者互相看了一眼，雷教授道：「要是你堅持這樣做，我們沒有意見。」

范先生現出很遺憾的神情來，道：「本來，我想請三位一起參加我的行動的，現在看來，三位好像並沒有什麼興趣了？」

雷色慕教授先道：「我退出。」

林達教授嘆了一聲，道：「這是沒有意思的事！」

范先生的目光望向保傑士，保傑士攤了攤手，道：「你搜索的範圍是哪裏？」

范先生道：「以南端的哥摩令角爲中心，半徑五百浬作半圓的海域！」

保傑士皺着眉，道：「那可能要幾年的時間。」

范先生道：「是的，不過你可以不必全部時間都參加，隨你喜歡！」

保傑士道：「好的，我在大學的研究工作告一段落之後，我來與你會合。」

范先生搓着手，道：「三位雖然不能和我一起參加，但是我仍然希望和你們保持聯絡，有難題的時候，好隨時向三位請教！」

三位學者一起點頭答應，小型的聚會結束，范先生送走了三人，回到了客廳之中，小心翼翼地取下了那張照片來，平放在桌面上。

當他在那樣做的時候，他一面在喃喃自語：這是沒有意思的事？也許是，但是我必需找到這個人，因爲我們的協會，該有一個新會員了！

× × ×

在那幢豪華別墅中小型的聚會之後第五天，一艘油成全白色，三百呎長的船，緩緩駛離了孟買的港口，從外型看來，很難看得出這條船是屬於什麼種類，它有點像超級豪華的遊艇，也有點像是設備最現代化的漁船，而船的名字也很古怪，叫着「魚人號」。

在魚人號出發的那天，報上有新聞記載着它的出航，稱魚人號爲「海洋生物研究專船」，並且說明，那是一個海洋生物研究委員會資助的一項科學研究，研究印度洋大型海洋生物，而作遠程航行。

當然，所謂什麼委員會也者，只不過是掛上一個名義而已，范先生行事不怎麼喜歡出面，就用了這樣一個委員會，來作爲掩飾。不過，他出海的目的，是爲了作科學上的研究，倒不是假的。

而且，他要研究的對象，舉世無二，是一個像魚一樣的人！

這艘長三百呎的船，有着當時所能辦得到的最佳設備，其中有十餘間房艙，全是一流的遊艇佈置，和皇宮可以比較，另外，船上有馬力極大的機器，和設備精良的遠航儀器，潛水用具，各種研究海洋生物用的科學儀器等等，自然，還有各方面的工作人員，包括有經驗的海員，對海洋生物認識的青年人。

和范先生在一起的，則是一個很古怪的老頭子，一隻眼是藍色的，一隻眼是黑棕色的，船上的任何人，都不知道他是什麼人，不過范先生對他十分尊敬，稱呼他「總管」。一般來說，船上是不應該有一個總管的，但是范先生向船上的六十五名各級工作人員解釋過，在魚人號上，總管有全權代表他，管理一切。

總管是從瑞士飛來的，魚人號啓碇前，半小時才到，或者說，魚人號是等他來了才開航的。

魚人號離開港口之前，一直向南駛，總管和范先生，在第二層甲板之上，迎着海風，舒服地坐着，范先生已將此行的目的，完全告訴了總管，然後問：「你的意見怎麼樣？」

總管在考慮了大約兩分鐘之後，才道：「那更是一項簡單的技術，不過，人要是能和魚生活在一起，那麼，除非他是個超人！」

范先生呵呵笑了起來，望着西沉的夕陽，說道：「你說得有理，我要找的，就是一個超人。」

總管沒有再說什麼，他的習慣是，除非有人問他，不然他決不會多開口的。

魚人號在平安無事地航行了五天之後，已經駛出了阿拉伯海，進入了印度洋。

自印度向南航行的那一片印度洋，是除了大西洋之外，第二個最大的，不見陸地的海域。太平洋雖然浩翰，但是大洋之中，島嶼衆多，不像那兩片海域那樣，連一塊露在海面上的石頭都找不到。

進入印度洋之後，開始的三個月中，魚人號就在海洋上打着轉，效法蜜蜂找目標的方法，將打轉的直徑，漸漸擴大。在這三個月中，范先生一無所獲，大海看來，無邊無際，可以容下一切匪夷所思的東西，包括他要找的魚人在內。

可是，魚人究竟在那裏呢？

三個月之後，「魚人號」沿着印度西南那一連串連綿百里的小島行駛。那一列大大小小的島，有的有人居住，有的根本只是荒島，魚人號幾乎在每一個有人居住的小島上都停泊一兩天，向島上的居民，都詢有關海神都加連農的傳說。

開始的一個月內，沒有什麼結果，到了第二個月，那一天傍晚，魚人號駛進一個港灣，對準港灣的，是一座青翠的山峯。

范先生從航海圖上，已經知道這個島的名字，這個島，叫費里杜島，總管說，島名就是「清澈見底」的意思，眞的，那一帶的海水不是太深，海水清得可以看到海底，當魚人號慢慢駛近港灣之際，船上有幾個人將食物拋進海中，引來了大羣各種各樣的魚，圍在「魚人號」旁邊打着轉，有一種背上有着長鰭的飛魚，成羣結隊，在海面上跳躍着，有的落在甲板上，回不到海中，就在甲板上跳騰着，發出難聽的聲音來。

「魚人號」停了下來，這個島和其它的島一樣，根本沒有可供停泊船隻的碼頭，島上的居民，看來也是以捕魚爲生，近海邊晒着魚網，也有幾艘殘舊的漁船停着。

魚人號停下之後，范先生和總管，轉搭小快艇上岸，岸上早已齊集了很多人在看着，小孩子尤其多，兩個水手抬着一隻大木箱上岸。他們早就聽說了，有一艘白色的大船，在每個島上，派送禮物給島上的人，所派送的禮物，是島上居民，或者說婦女最需要的布，如果要博得一個地方的歡迎，送禮物給這個地方的女人，當然好過送給男人，所以范先生已成了大受歡迎的人物。

兩個水手抬上了箱子，范先生和總管站在箱子旁邊，而一個很瘦，但是很莊嚴，唯一的上身也有布片的男人，牽着一個大約十六七歲

的小姑娘的手，向他們走了過來。

那小姑娘看來也很瘦，有點發育不良，不過身形相當高挑，一雙眼睛極大，這時，正現出一臉不願意的神色，倔强而又不敢反抗。

老年人一來到了范先生的面前，咭咭呱呱地講了起來，范先生對於印度語言的了解程度，已經是專家級的了，可是對於這個島上的居民的話，他還是一句也聽不懂，那只好依靠總管了。

總管用心聽着，間中和老者對講幾句，范先生是看到老者不斷指着那小姑娘，而那小姑娘的神色，却越來越倔强，緊抿着嘴，一聲不出。

而總管的目光，也停在那小姑娘的身上，老者講完，用力推了小姑娘一下，一直不出聲的小姑娘，大聲叫了起來，講了兩句話，一轉身，就奔了開去，老者伸手想去抓她，但是沒有抓中，小姑娘奔得極快，轉眼之間，就奔得看不見了！

老者現出很不妥的神色來，總管已向他講了幾句，他才高興了起來，四周圍的人也發出歡呼聲，一擁而上，將那兩隻大箱抬起，向前奔去。

海邊只剩下了范先生，總管和那兩個水手，范先生對於總管和那老者的交涉，仍然不明白，只是猜想到，那老者可能是島上的長者。

總管先吩咐那兩個水手回去，然後，在海灘上踱了幾步，范先生跟在他的身邊，總管抬起頭來望着海，道：「看來，我們要找的人，眞是存在的！」

范先生高興地問道：「怎麼樣，有什麼綫索？」

總管道：「剛才那老者是村長，他們等我們來，等了很久了，他們也知道我們會送禮給他們，和打聽一個站在魚背上的人，和他在一起的那個小姑娘，叫作阿里，在阿里的身上，發生過一件怪事！」

范先生吸了一口氣，海風吹來，空氣十分清新，范先生也感到格外興奮。

總管繼續道：「阿里是一個孤兒，日常在海邊拾蜆蛤度日，她和島上別的人不大合得來，自己住在島上西邊，一個臨海的岸洞中。」

范先生知道總管的脾氣，一定要從頭講起，所以也不去催他。

總管停了一停，伸脚在沙灘上踏下去，沙中的一隻蟶子，立時射出了一股水箭來。

總管繼續道：「阿里在半年前，曾經失踪好幾天，當時，完全沒有人知道她到什麼地方去，也沒有什麼人特別注意，幾天之後，她忽然又出現了，自從出現之後，她變得更古怪了，常常一個人自言自語了，本來，她有一個十分要好的朋友，叫作巴奴，可是從那次之後，她就不再睬巴奴了，巴奴曾向她追問過幾次，她說自己已另有朋友，巴奴追問她是什麼人，阿里先是不肯說，後來說了一句：『他是住在海裏的，是海神！』」

總管向范先生望了一眼，范先生沉聲道：「她……她還維持着和……海神見面？」

總管搖頭道：「村長說，關於這一點，沒有人知道，但是巴奴不死心，曾經在暗中窺伺過阿里，有好幾次，他發現海水湧上岸，湧進阿里住的巖洞中，等到大浪退走，他奔進洞去看，阿里就不在那裏了，第一次，他認爲阿里給巨浪捲走了，曾傷心了一陣，不料第二天，阿里又出現了。」

范先生喃喃道：「太有意思了，剛才，她叫了兩聲，叫點什麼？」

總管道：「村長要她講出來，她叫的是，我不會說，我死也不會說！」

范先生怔了一怔，苦笑了一下，總管道：「范先生，我們是去找阿里，詳細問一問，她還是——」

范先生搖了搖頭，他剛想說什麼，就看到一個少年，在海邊一塊大巖石旁，探出頭向前望來，身子仍然縮在大石後面。

范先生向總管道：「我想他就是巴奴了，請他過來談談，先進一步了解一下。」

總管高聲叫了兩下，那少年開始有點猶疑，但立時向前，走了過來。

范先生伸手在他的肩頭上拍了一拍，總管已經和他談起話來。

巴奴的神色很憂慮，總管和他談了很久，巴奴才低着頭，停止了談話。

總管轉過頭來，道：「巴奴認爲，海中的某一條大魚變成了妖怪，迷住了他的阿里。」

范先生道：「他沒有見過那個人？」

總管道：「沒有，但是他希望我們去救阿里，他也願意帶我們到阿里住的地方去，看來，他是一個很多情的少年人。」

范先生有點可惜地道：「不過，看來阿里的心，已經全在那人的身上了！」

總管說道：「這很難說，或許阿里是一個想像力極豐富的人，幻想自己和海神發生了戀愛。」

范先生笑道：「你認爲一個從來沒有離開這個小島，沒有機會接受任何教育的少女，會有那種豐富的想像力麼，總管？」

總管現出極其不以爲然的神情來，道：「范先生，人的想像力是無限的，只要他是人，就有想像力，就是因爲人有想像力，才有今日的世界的文明！」

范先生點頭道：「我同意。」他又笑了一下，「不過總管，你好像並不同意這個人和魚一樣的那種想像！」

總管沒有說什麼，只是望了海洋一眼，又轉身向巴奴說了幾句話，巴奴轉身向前走去。

范先生和總管，跟在巴奴的後面，穿過了島上居民聚居的村落，看到島上的婦女，正急不及待地將花布裹在她們的身上。

穿過了村落之後，來到了山脚下，循着一條小徑，一直向山上攀去，山上有許多溪澗，流水清澈，風景絕美，等到來到山頂時，已經可以看到島上西岸的情形了。

島的西岸，和島東岸的情形，完全一樣，甚至山上的樹木，也顯得極其稀少，全是黑巉巉、嶙峋的怪石，而海浪冲擊着岸邊，在岸邊，甚至找不到一處平坦的沙灘，全是峻峭的山巖。

巴奴在下山的時候，又講了幾句話，總管立時翻譯出他的話來道：「巴奴說，阿里一直就是怪人，根本沒有人願意住在島的西邊，現在看來，已經那樣可怖，一到有大風浪的時候，那簡直是魔鬼的世界。」

這一番話，范先生倒很容易了解，天晴氣朗，拍上岸來的浪頭，已是如此巨大，一個接一個，水花濺起好幾十尺高，越是向山脚下走去，巨浪的轟隆聲，就越是震耳，當天色陰沉，狂風暴雨之際，是怎麼樣一個情景，實在是可想而知了。

到了快下山的那一截，根本沒有路，他們在巴奴的帶領下，攀下了一塊又一塊的大石，才來到接近海邊處，那時，一個大浪打上來，水花高濺，已經可以濺到他們的身上了。

巴奴停在一塊大石上，指着一巖洞，叫了起來，他不住地叫着：「阿里，阿里！」

可是，除了浪聲之外，沒有任何聲音回答他。

巴奴叫了幾十聲，才苦着臉，轉過頭來，向總管不斷地說着，總管也指着洞，對巴奴說着話，巴奴却不斷搖着頭，神色驚駭。

牛晌，總管才道：「巴奴說，阿里一定又叫那妖怪帶走了，因爲巖洞的口子上留着海水，只有巨浪捲進去，又退出來，洞口才會有海水。」

范先生問道：「他可是不願帶我們到洞裏去？」

總管哼了一聲，道：「他不是不願意，而是不敢，他怕會被海中的妖精殺害。這小子，那麼沒有膽子，難怪他的愛人要被人搶走了。」

范先生望了巴奴一眼，喃喃地道：「人總沒有十全十美的，別責怪他，照他說，阿里就算跟着海中的妖怪走了，也會回來？」

總管道：「是，他這樣說過。」

范先生道：「那就行了，請他走吧，我們進岩洞去等阿里回來！」

總管轉頭對巴奴說了幾句，巴奴的神色更駭然，急急地說着話，看他的神色，像是想阻止總管和范先生進洞去，不過總管顯然沒有理會他的話，只是揮着手，巴奴忙不迭地向上，攀了上去。

等到巴奴攀上了山，總管才憤然道：「這小子是個懦夫，他想不花任何代價，而取得愛情，天下最沒出息的，就是這種！」

范先生對總管的激憤，有點愕然，事實上，總管過去的一切，他也不是太了解，但總可以想到，他的憤然和卑視，總有一定原因的。

他們繼續向下攀去，不一會，就進了那個岩洞之中。如果不是巴奴肯定地向他們指出過，他們都無法知道這個巖洞，是有人長期居住過的，因爲在洞內，找不到人住過的痕跡。

唯有勉强可以證明那個洞是有人住過的，只是洞中一塊光滑平整的大石，在大石上，有一張破舊的草墊。那塊大石，顯然被才捲進洞內的巨浪蓋過，因爲大石是濕的。

整個洞，大約有三十尺深，二十尺高，完全是一個普通的海邊的山洞，沒有什麼特異之處。但整個洞，呈碗形，所以對於聲波的反應，特別敏感，當身在洞中的時候，聽起海浪聲來，更是雄壯，每一陣海浪捲起來，都有驚天動地的感覺。向洞口看去，浪花只能捲到洞口，看來，只有特大的海浪，才能捲進洞中來。

范先生和總管，在洞中搜尋了一陣，他們只在一個凹進去的石槽之中，找到了很多顏色美麗的貝殼，這些貝殼，看得出是小心收藏的，那可能是阿里收到的禮物。

然後，他們一起回到大石邊上，總管道：「范先生，我們怎麼做？」

范先生道：「等。」

總管道：「照巴奴說，阿里回來的時候，也有巨浪將她送回來，我們在洞中──」

范先生道：「我明白，我想，巨浪就算捲進洞來，又會退出去，不會時間太長，我們應該可以忍受。」

總管望着范先生，欲言又止，范先生道：「你有什麼話，只管說！」

總管又想了一想，才道：「范先生，我明白你要找這個……這個魚人，是想推薦他進入非人協會，作爲新的會員！」

范先生點頭道：「是的，有什麼不對！」

總管吸了一口氣。「請恕我直言，你們六位，全是非凡的人，我衷心佩服，可是如果這個人，作爲新會員，有什麼特殊之處？他最大的特點，不過是像一條魚，而事實上，一條魚，更像一條魚！」

范先生伸手在總管的肩頭上，輕輕拍了拍，道：「可是你別忘記，他是人，他有人的思想，又有魚的能力，他能指揮海中的生物，他無疑是海中之王，他的權力，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人來得大，地球上四分之一的陸地上，有幾十個王，而四分之三的海洋之中，只有他一個王！」

總管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說道：「你以爲我們可以和他交談，了解他？使他接受更多知識？」

范先生道：「當然可以，只要我們能找得到他，我有這個信心，是因爲他和阿里來往，這證明他是世人。」

總管慢慢踱到洞外，望着一陣一陣捲過來的浪花，和浩瀚無涯的海洋，不再說什麼。

時間慢慢過去，天色漸漸黑了下來，他們吃了一點乾粮，用巖洞中一股細小的清泉來解渴，不一會，天色完全黑下來了。

總管和范先生一起上了那塊平整的大石，躺了下來，繼續他們的等待。

而不知在什麼時候起，他們全睡着了。

他們是同時驚醒過來的，使他們驟然醒過來的，是一陣轟隆的浪聲。那決不是普通的浪聲，他們就是在普通的浪聲中睡過去的。

那陣浪聲來得十分驚人，簡直就像是他們的身邊，突然有幾十磅炸藥爆炸一樣，他們陡地坐起來，已經看到浪頭湧進山洞來。

他們看到的，其實並不是海水，當浪頭洶湧向前，擠進山洞來之際，海水已變成了咆哮的，張牙舞爪的，無數擠在一起，發出互相傾軋尖嘯聲的怪物，來勢之快，令人完全無法預防，范先生和總管才一坐起身，浪花的頭陣，已經兜頭淋了上來。

他們連忙轉過身來，伏在大石上，緊緊抓住大石的角，同時摒住了呼吸，海水壓下來，衝過去，在刹那間，他們兩人，就像是完全處在世界末日一樣。

幸而這個大浪來得快，去得也快，至多不過十秒鐘，身上一輕，他們已可以聽到浪水退下去的嘩嘩聲，接着，他們轉身過來就看到了阿里。

阿里離他們很近，但是由於洞中相當黑暗，所以阿里顯然沒有看到他們。而事實上，就算洞中很明亮的話，阿里也是看不到他們的。因爲阿里的頭上，正套着一個奇怪的球形套子，那套子是半透明的，直徑大約兩尺，阿里正在用手，將那套子除下來。

范先生和總管互望了一眼，全都迅速地滾下了大石，當他們兩人滾下大石之際，洞中的海水還有兩尺來深，但是正迅速向外退去。

他們看到阿里除下那個套子，套子立時癟了下來，阿里向着洞口，迅速退去的海浪在揮着手，臉上滿是陶醉和依依不捨的神情，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來，少女有這樣的神情，那是表示她正在戀愛之中。范先生和總管也一起向洞口看去，可是他們看到的，只是洶湧起伏的海浪，並看不到什麼。

阿里手中拿着那個套子，慢慢走向大石，她仍然未曾發現山洞中有其他的人在，她甚至就在范先生和總管兩人身邊經過，他們兩人，不約而同，迅速地伸手，在那個套子上，輕輕撫捏了一下。

他們捏了一下那套子之後，互望了一眼，點了點頭，他們都摸出，那個套子，是一隻大魚泡，阿里將之充滿了氣，套在頭上，自然是爲了方便在水中呼吸之故。

阿里上了大石，先是坐着，然後，躺了下來，范先生和總管作了一個手勢，他站着洞邊，向洞口移動，等到他守住了洞口，總管也站了起來，還未曾出聲，阿里就發現了他，阿里發出了一下叫聲，從石上一躍而下。

阿里從大石上跳了下來，一面叫着，一面向洞口奔去，總管疾叫道：「阿里，我們是朋友！」

可是在尖叫聲的阿里，顯然未曾聽到總管的話。世上最糟糕的事，莫過於陌生的雙方，

無法傳達自己的態度了，因爲在那樣的情形下，基於保護自己的本能，雙方一定是敵對的。

阿里奔得極快，一下子就到了洞口，范先生忙張開雙臂，也跟着總管的話，叫了一遍。

可是阿里仍然沒有聽到，她身子一側，就在范先生的身邊，竄了過去，范先生連忙轉身，已看到阿里奔到了海水中，海水浸到了她的腰。

總管在這時，也來到了洞口，他們兩人一起叫了起來，可是才一張口，一個浪頭湧了過來，阿里整個人全看不見了，接着，海浪退走，阿里巳經不在了。

范先生和總管，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

阿里叫浪捲走了！

他們兩人，心中都有着說不出來的難過，阿里叫浪捲走了，捲進了汪洋大海之中，就算她水性好，她生存的機會是多少？

他們呆立了許久，每當有一個浪頭捲近洞口，他們就希望阿里會被捲上來，不過他們一直等到天亮，阿里還是一點踪影都沒有。

范先生和總管都難過得不想說話，他們都覺得極其疲倦，他們拖着沉重的脚步，攀着山石，攀過了山頂，再從崎嶇的山路下山。

他們來到了島東面的山脚，就覺得事情有點不尋常，幾個島上的居民，看到了他們，就奔過來，叫嚷着，總管在怔了一怔之後，立時道：「我們的船受攻擊。」

范先生吃了一驚，總管巳迎了上去，不斷說着，又轉過頭來，道：「還好，所有的人，全生還。」

范先生忙道：「什麼人攻擊我們的船？」

總管的臉拉得很長，說道：「不是人，是魚！」

范先生又怔了一怔，急匆匆向前走去，來到了村落，就看到船上全部的人，狼狽不堪，個個愁眉苦臉，看到了總管和范先生，一起迎了上來，七嘴八舌，講得一句也聽不清楚。

總管揮着手，道：「靜一靜，水手長，昨晚應該是你當值，你說！」

水手長是一個身形十分魁偉的大漢，一望而知是老資格的海員。

水手長喘了一口氣，說道：「我……我從來也未曾見過這樣的事，總管，我……想退出了。」

總管沉聲道：「可以，任何人都可以自由退出，不過你先將事情的經過講一講。」

水手長喘着氣，道：「事情是突如其來的，我在甲板上……喝了一點酒……」

總管「哼」地一聲，但並沒有打斷他的話頭，水手長繼續說道：「突然之間，我看到一大羣魚，成羣地游過來，只看到魚，看不到海水──」

總管問道：「什麼魚？」

水手長吞下了一口口水，道：「逆戟鯨，至少有一千條，或者更多！」

范先生不禁苦笑了一下，水手長續道：「我還未曾來得及發出呼叫聲，又看到另一邊的海水也不見了，看到的全是滑膩的白色蠕動的東西──」

總管道：「別形容了，說，那是什麼？」

水手長雙手揮着，神色驚怖，道：「鱆魚，每一條都有十呎長，上千條大鱆魚，牠們的吸盤搭上了船舷，用力扯着，逆戟鯨則在另一邊撞，船身猛烈地搖幌着，船上的人都醒了，跌跌撞撞，奔上甲板來，接着，船就翻了，整個翻了轉來，我們全跌進了海中！」

范先生道：「在那樣的情形下，你們跌進了海中，竟然完全沒有受傷？」

水手長嘆了一口氣，道：「范先生，當我們跌進海中的時候，我們以爲一定死定了，可是海水中早有兩三百條沙滑等着，我們跌進海中，沙滑就用頭或尾，將我們彈出海面，又拋下海中，直到我們每一個人都喝飽了海水，才由牠們，咬着我們的衣服，游近岸邊，將我們拋上岸！」

范先生和總管互望了一眼，范先生道：「在這個過程中，你們沒有看到人？」

水手長苦笑道：「范先生，在這樣情形下，你是不是還能注意旁的情形？」

范先生擺了擺手，道：「好了，願意替我工作的人，可以得到一年的薪水，作爲這次意外的補償，不願繼續工作的，可以得半年的薪水，你們自己決定。」

范先生說着，就一直向海邊走了過去，他來到了海邊，海水看來清澈而平靜，完全不像有什麼事發生過一樣，不過，魚人號不見了。

范先生並不爲魚人號的失踪而難過，相反地，他心裏還十分高興。

范先生心中高興，有兩個原因，第一，昨晚阿里在海邊，根本不肯聽他們的任何話，叫浪頭捲走，他心中一直很難過，但現在，可以證明阿里沒有死，是叫她的朋友救走了，她的朋友爲了報仇，才來攻擊「魚人號」的。第二，這個生活在海中的人，的的確確是存在着的，那已是毫無疑問的事情了，問題只在於如何將他找到而已。

范先生望着海出神，過了好久，才聽見總管來到了他的身後，總管道：「范先生，他們都不願意工作了！」

范先生說道：「好的，我也不再需要他們了！」

總管很有點不了解的神情，范先生又說道：「設法安排他們回去，我和你，立即開始尋找！」

總管用手指着海洋，道：「就在這樣的大海中？」

范先生的語氣絕對肯定的道：「是！」

總管沒有說什麼，范先生道：「我要一艘小船，不必帶太多的粮食和清水──」

他說到這裏，才向總管望了一眼，道：「如果你覺得不想去，你也可以退出，我一個人去。」

總管現出極爲難的神色來，看來他實在是不想去，但是却又說不出口。

范先生的語氣很誠懇，道：「總管，不要緊的，這本來就是絕少希望的冒險，我是一定要去的，你要是不去，我絕不會怪你！」

總管低下了頭，低聲說道：「我替你去準備。」

范先生點了點頭，說道：「你可以在孟買等我一個月，屆時，我要是不回來，你獨自就回瑞士去。」

總管仍然低着頭，答應了一聲，慢慢轉過身，急急地走了開去。

范先生望着總管的背影，心中的確絕無責怪他的意思，因爲總管只不過是非人協會的總管，不是非人協會的會員，而他現在要做的事，只有非人協會的會員才會做，這使他有點自豪感。

范先生一直停在海邊，一小時後，一切全準備妥當了，一艘小木船，只夠三天的清水和食物，其它，完全沒有什麼了。

范先生神情輕鬆地上船，張開了破爛的帆，小船的船頭，濺起泊泊的水花，向外駛了出去，又一小時之後，所有島的影子，全看不到了。

范先生的安詳和輕鬆，絕不是假裝出來的，他自有他的把握，而最令他覺得安慰的是，那個魚人，海中之王，他可以肯定他是一個心地極良善的人。

（未完）



抗戰英雄傳奇故事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陰陽界

潛闖陰陽界

這是一個新興的小鎭甸。

這小鎭甸的興起，是抗戰軍興以後的事。

這兒，本來不過只有兩三家茅屋，賣點簡單的飲食，供過往商旅歇足打尖用的。

自從抗戰軍興之後，這個偏僻而又默默無聞的小地方，忽然變成了交通要道，在不到四年的時間內，由兩三家茅屋擴建爲一個兩三百戶人家的小鎭甸了。

這些人家，雖然都是因陋就簡，且大多數都是茅草蓋的克難房子，但却井然有序地，形成一條大街。

別瞧不起這臨時凑合的小鎭甸，它的內涵可的確是够瞧的哩！

在這二三百戶人家中，有餐館，客棧，賭場，娼寮，大烟館等，舉凡吃，喝，玩，樂的場所，算得上是應有盡有。

至於凑成這一個小鎭甸的人們中，絕大部份是被戰火毀滅了家園的各地難民，其次才是政府的地下工作人員，游擊隊員，毛共新四軍的工作人員，當然，更少不了汪精衞政府和日軍的特務人員……算得上是形形色色，漪歟盛哉！

這小鎭甸，距日軍防區，約五公里，距汪記僞軍防區及我方游擊隊基地，則約在十公里以上。

這兒是一個三不管的眞空地帶，誰都可以管，却是誰都不願管。

也因如此，這兒沒有治安機關，誰的胳臂粗；拳頭大，誰就是老大，如果再加上手段高明，身手好，槍法準，就是這兒的土皇帝。

在這兒討生活的人，根本沒有法治和道德的觀念，他們的眼睛裏，只認識錢。

棒打鴛鴦林

在這樣的一個社會裏，每天出個三兩條人命，那自然是司空見慣的事。

在這兒的人，錢賺得很容易，花得也很爽快。

似乎每一個人都不願易將已到手中的錢留到明天。

這是一個類似原始時代的，弱肉强食的社會。

也是一個集合很多很多，懷有世紀末的心情的人們，所組成的頽廢的社會。

因此，一般人對這個由於「時勢造英雄」，而逐漸抖了起來的小鎭甸，戲稱之爲「陰陽界」……

如今，「陰陽界」已成爲這個小鎭甸的當然名稱了。

× × ×

八方客棧位於陰陽界的心臟地區，也是這兒首屈一指的大旅社，除了有五十個房間之外，還附設有餐廳，茶座，和賭場。

由於這兒的一切設備都比較高級，消費自然高於其他同樣的場所，因而出入這兒的人，都是口袋較爲充實的人物，也都是較爲時髦的人物。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那個附設的茶座，賣的不止是茶，也有洋派的咖啡，還有一架留聲機和一個小舞池，喜歡「蓬拆」一番的朋友，照樣可以過癮，雖然沒有霓虹燈變化多端的多彩多姿，但在燈影搖紅之下，婆娑起舞，却是別有一番情調。

這是一個晴朗的午後，八方客棧附設茶座中只有十多個客人，在喁喁細語着，而且，清一色都是男人。

一個年約三十來歲，顯得頗爲斯文的年輕人，緩步進入茶座。

此人皮膚白皙，蓄着西裝頭，髮光可鑑，配上了那雪白的襯衫，筆挺的黑嗶嘰西裝褲，和那一雙擦得雪亮的黃皮鞋，顯得風度翩翩地，儼然是一位濁世佳公子，也頗有幾分書卷氣息。

可惜的是：他的腰間却佩着一枝手槍，與他這身打扮和氣質，似乎有點不太調和。

其實，這也算不得甚麼，在陰陽界混的人，不佩手槍才是奇怪哩！

這年輕人一進入茶座，除了一個正在打瞌睡的人之外，全體都站了起來，同時恭叫着：「隊長好！」

「好！好！」年輕人含笑點首道：「諸位都好！請坐！請坐！」

坐在櫃台上那位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的老闆娘，更是堆着滿臉媚笑道：「喲！隊長，好久不見啦！」

「我好想念妳啊！」他伸手在她的臉上輕擰了一下。

「喲！隊長，怎麼吃起我的老豆腐來。」

「豆腐是越老越有韻味呀！其實，老闆娘，妳不但沒老，而且越來越年輕了哩！」

他一邊說一邊坐了下來，慢條斯理地掏出香烟。

老闆娘連忙替他點燃香烟，一面笑問道：「隊長，要喝點甚麼？」

「我只想吃豆腐。」

「不來了！人家跟你說正經的嘛！」

「那麼，來杯咖啡吧！」

「好的，請等一下！……」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又急速地噴了出來，然後扭頭向一個滿臉麻子的中年人問道：「王麻子，這半個月來，有甚麼消息嗎？」

「有，」王麻子沉思着笑道：「半個月來，這兒一共出了七條人命……」

年輕人截口笑道：「亂世人命不如狗，這些，我沒興趣過問，還是談些別的吧！我的意思是比較輕鬆一點的新聞。」

王麻子諂笑道：「哦！我明白了，隊長是來這兒度假的？」

「對了，今天是週末呀！」

「前天，這兒的怡紅院，新來兩個小姐，據說還是蘇州貨哩！撇開那身細皮白肉不說，光聽聽那一口旣嗲且膩的吳儂軟語，就够人全身都酥上個半天啦！」

「你一定已經嚐過就了。」

「不！那兩個小妞價錢太貴……」

「要甚麼代價？」

「一夜纏頭資，開價小黃魚二條。」（卽黃金二両）

「……這價錢的確是不算低。」

「偏偏我這幾天正缺水……」王麻子苦笑着。

「你也會缺水，哈哈……」

王麻子道：「眞的，隊長，我爲甚麼要在你面前哭窮。」

「希望我多多照顧你的生意呀！」

「對了，那我先謝啦！」王麻子拱手行了一個軍禮，

「謝倒不必，多聽話就行。」

這時，一位雙十年華的女郎，手提一口小型旅行箱，緩步進入茶座。

一張鵝蛋型的臉，一雙大而明亮的眼睛，端正的鼻子，小巧的櫻唇，一切都安排得那麼恰到好處。

穿的是一身英丹士林的短襖袴，由於裁剪得獨具匠心，將她那得天獨厚的美妙胴體，襯托得凸凹分明，格外的惹火。

當她進入茶座的刹那之間，所有的男客都目光爲之一亮，一齊將視綫投射過去。

但她自己却旁若無人地，找了一個座頭，並將頭上一塊包着頭髮的絲巾取下，那一頭長及肩頭的如雲秀髮，也隨之披散下來。

那位隊長曖昧地一笑之後，立卽向王麻子使了一個只有他們兩人才能意會的眼色。

王麻子微微點了一下頭。

老闆娘俯着身軀，殷勤地笑問道：「小姐，要茶還是咖啡？」

「先來杯凉茶。」一口清脆而標準的京片子。

「好的，馬上來……」

王麻子精目一轉，立卽端起自己的茶杯，雙手遞向那女郎面前，含笑說道：「小姐，這杯茶已經凉了，我絕對不會喝過一口……」

本已離去的老闆娘扭頭笑道：「老王，顧客是我的衣食父母，你可不能嚇着人家呀！」

王麻子笑道：「放心！我不是老虎……」

那女郎連眼皮都沒抬起一下，逕自抽出夾在腋下的一塊香帕，擦抹着俏臉上的灰塵。

王麻子臉皮够厚，涵養功夫也不錯，碰了一個軟釘子後，居然面不改色，自我解嘲地一笑道：「不領情，沒關係，我自己喝。」

端起茶杯，一口氣就喝下大半杯，然後，左足踏在椅子上，以手肘支在膝蓋上，撑着自己的下顎，微笑問道：「小姐是路過這兒，還是——？」

「走單幫的。」

「啊！是第一次到這兒來吧？」王麻子的神情中，有着太多的驚訝。

「唔……」

「小姐帶了些甚麼貨物？」

「黑的白的都有。」

「多少數目？」

「才兩公斤。……」

說話的人是那麼輕描淡寫，但聽話的人，却禁不住又發出一聲驚呼。

不但王麻子發出一聲驚呼，連一旁其餘的人，也情不自禁地「啊」了一聲。

因爲，那位美艷女郎所說的「白的黑的」，就是鴉片與嗎啡的暗語。

兩公斤的鴉片，嗎啡，不是一個小數目。

儘管這陰陽界中，最賺錢，也最熱門的生意是走私毒品和武器，但以一個年輕漂亮的女郎，能一次帶進兩公斤毒品，恐怕還是破天荒第一遭，何況，她的語氣，又是那麼顯得滿不在乎。

稍爲停了一下，王麻子才注目問道：「眞的？」

「不信，你可以打開手提箱瞧瞧。」

「不用，我相信……」

老闆娘端來了凉茶，先向王麻子拋了一個媚眼道：「二位談得很投機呀！」

「所以，妳大可不必窮緊張。」王麻子目注那美艷女郎一口氣將一杯凉茶喝乾之後，才笑問道：「小姐貴姓啊？」

「你是警察？」她第一次瞧向對方，但目光是森寒的。

「這兒沒有警察……」

「那你就少嚕嗦！」

「小姐，俗語說得好：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妳我都是跑江湖的，說不定在生意上，我可以有効勞的地方，先請教一下姓名，總不算錯吧？」

「唔！這幾句話，還有點人味。」

王麻子呵呵大笑道：「小姐說對了，我王麻子沒有別的長處，唯一的長處就是够朋友，够人味。」

「我叫白玉梅。」

「哦！原來是白小姐，白小姐的貨色，是否已有人預訂？」

「沒有。」

「也沒接洽過臨時買主？」

「唔……」

「那麼，這筆生意，由我接下了。」

白玉梅這才正式目光深注地，問道：「你……你出甚麼價錢？」

王麻子接道：「看在白小姐的金面上，貨不分黑白，每兩一律小黃魚一條。」

白玉梅點點頭說道：「唔……價錢還算公道。」

王麻子邪笑道：「不過，我還有附帶的條件。」

「請說。」

「由現在起，妳陪我到明天……」

他的話沒說完，「辟拍」兩聲脆响，已挨了兩記火辣辣的耳光，揍得他兩眼金星亂舞，踉蹌地連退了五大步才勉强站穩。

白玉梅一手义腰，一手戟指怒叱道：「瞎了眼的狗東西！」

王麻子怒喝一聲：「臭婊子，妳是敬酒不喝喝罰酒……」

一個虎撲，向白玉梅撲了過來。

但他氣勢洶洶地撲上來，却像一根木頭似地，被扔了回去。

「唏哩嘩啦」聲中，傳出老闆娘的尖叫道：「別打呀！二位有話好說……」

白玉梅嬌笑道：「不要緊，砸壞的東西照賠！」

王麻子也亮出手槍，冷笑一聲道：「我不相信，一個跑單帮的女人，會建貞節牌坊。」

接着，以手槍瞄準着白玉梅，沉聲說道：「白玉梅，我命令妳，立即將全身衣服剝光，否則……嘿嘿嘿……」

忽然，冰冷的語聲，傳自他的背後：「丟下手槍！」

這位突然插進來的，就是當那位隊長進入茶座時，唯一不曾起立恭迎，而仍然躺在竹椅上閉目養神的那一位。

那是一個年約二十七八歲的精壯漢子，穿着一身唐裝，表面看來，斯斯文文的，但他一槍在手，又緊抵着王麻子的背心，因而迫得顯得相當慓悍的王麻子，不得不立即丟下手槍。

王麻子丟下手槍之後，才冷然問道：「朋友，你是誰？」

那短裝漢子笑道：「你老兄是被兩記耳光揍昏了頭，連我的語聲都分辨不出來……」

「你是古立？」王麻子霍地轉過身來。

「不錯，古立就是我，」古立笑笑以槍管指着他自己的鼻尖！

王麻子怒聲道：「姓古的，這半個月來，我帮你的忙還算少！」

古立笑了笑道：「這一點，我承情……」

「那你爲何要跟我搗蛋？」

「不是搗蛋，是報答你老兄這半個月以來，對我的帮助。」

王麻子臉色一變之間，古立又含笑接道：「王兄請想想看，在這陰陽界中，你王麻子是响噹噹的人物，像目前這種欺負一個異鄉女孩子的事，如果成爲事實了，那不是有損你的令名嗎！」

王麻子苦笑了一下道：「謝謝你，這份情，我也記下了。」

一直冷眼旁觀的那位隊長，這才含笑插咀說道：「既然是自己弟兄，玩笑開過，也就算啦！」

王麻子連忙陪笑道：「是是……」

古立俯身拾起王麻子的手槍，雙手遞了過去道：「王兄，你的槍。」

那位隊長目光一掠古立，笑問道：「這位古兄是新來的吧？」

「是的，到這兒才不過半個月。」

那位隊長道：「我姓牟，名振川，是B城自衞隊隊長。」

「我知道，而且是久仰牟隊長大名。」

「你老兄才來半個月，剛好這半個月，我沒到這兒來，待會由我作東，咱們好好地喝幾杯。」

「不！理當由我作東。」

王麻子插口接道：「二位別爭，今宵的東道主，是我王麻子。」

牟振川連忙接道：「那我先謝了，不過，最好是將怡紅院新來的兩個小妞叫來。」

「得令……」

有着這樣一個大好拍馬屁的機會，王麻子將方才所受的窩囊氣，都丟到九霄雲外去了。

白玉梅朝這三位投過輕蔑的一瞥之後，才扭頭向老闆娘說道：「老闆娘，請給我開一個房間，要清靜一點的上房。」

老闆娘歉笑道：「對不起！白小姐，這兒的房間，早就客滿啦！」

「那……妳能不能帮我想點辦法？」

「這兒是沒辦法可想，不過，別的客棧中，一定還有房間……」

牟振川插口笑道：「老闆娘，將我那個房間，讓給白小姐吧！」

「那我代白小姐謝謝你啦！」老闆娘滿臉諂笑着，向白玉梅道：「白小姐，牟隊長那個房間，是本店中最好的一間上房，牟隊長訂的是長房間，但他很少住在這兒，也從來不曾讓給別人住過，今天，對妳白小姐來說，眞是天大的面子呀！」

白玉梅向牟振川投過一個媚笑，道：「牟隊長，我先謝啦！」

她人本美而且艷，這一個媚笑，更是特別具有無限的魅力。

對牟振川而言，有如醍醐灌頂，遍體皆酥，嘻着一張咀，半天答不上話來。

等他回過神采時，白玉梅早已隨着老闆娘消失於拐角處了。

略一定神，他才揚聲喝道：「老闆娘請回來。」

老闆娘又邁着春風俏步，折了回來，笑問道：「隊長有何吩咐？」

「這茶座，今宵我包下了。」

「您……您要開舞會？」

「不錯，是歡迎白小姐的舞會。」

「好！閒話一句。……」老闆娘是上海人，常會於不自覺中漏出句把上海話來。

「妳要替我好好招待她，懂嗎？」

「懂懂……我一定像伺候我親娘一樣的伺候她。」她嬌笑着接道：「只是……您的房間都讓出來了，今宵，您住哪兒？」

「這個，妳不用擔心，我自有住處。」牟振川揮揮手道：「妳請吧！」

他抬腕瞧了一下手錶，目光一掃王麻子和古立二人，笑道：「時間差不多了，咱們打道怡紅院。」

王麻子緊跟在他背後，邊走邊笑道：「隊長，您的胃口可眞大呀！」

牟振川爽朗地一笑道：「對於女人，我也像韓信將兵，多多益善……」

× × ×

這家八方客棧是就着山麓的地形而建，因而越到後面，地勢也越高。

白玉梅所住的這個房間，也是地勢最高的一間。

推窗遠眺，整個陰陽界，幾乎盡收眼底。

房間內的陳設，固然是沒有話說，附近景

色也頗爲宜人。因爲，越過一道丈許高的竹籬笆，就是鳥語花香，林木深處的山林。

安全方面，也很週到，經常有兩個佩着手槍的彪形大漢，沿着竹籬笆，來回巡視着。

白玉梅憑窗注視那兩個彪形大漢，嬌笑着道：「老闆娘，這兒不像旅館，倒有點像衙門哩！」

老闆娘一怔道：「白小姐說的是那兩個保鏢？」

「是呀！」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在這個只重金錢和力量的環境裏，一切都得特別小心。」

白玉梅打開手提箱，裏面除了大包小包的貨色之外，還有一枝小巧的白朗寧手槍。

老闆娘入目之下，不由訝問道：「妳也會玩槍？」

「不！我不過是備而不用，必要時，用來唬嚇人的。」她將手槍揣入懷中，並取出一包强盜牌香烟，順手遞給對方一枝道：「來一枝吧！」

「謝謝！」

老闆娘殷勤地掏出打火機，先替對方點燃，自己也深深地吸了一口，悠悠地噴出一串烟圈，隨着烟圈吐出的，却是一聲深長的嘆息。

白玉梅笑問道：「好好的，幹嗎又嘆起氣來？」

「看到妳這樣青春美麗，不由不使我興人老珠黃之感。」

「其實，妳並不老，而且，還特別具有一種成熟美。」

「就是一般人所說的徐娘半老，風韻猶存？」老闆娘苦笑着接道：「其實，這一點，我自己也明白，如非還保持這一點成熟美，能抓住幾個孝子賢孫，否則，在這個兵荒馬亂的年頭，尤其是在目前這環境裏，憑我一個婦道人家如何能經營這一份事業。」

白玉梅訝問道：「難道妳老闆不管事？」

「老闆早就死翹翹啦！現在，日軍的聯隊長，保安團長，自衞隊長，甚至新四軍的八路頭頭兒，都是我的臨時老闆。」她，像放連珠炮似地，說完之後，又自我解嘲地一笑道：「像我這樣人盡可夫的女人，白小姐妳不卑視我嗎？」

「我只有同情。」

「謝謝妳！非常謝謝妳！」老闆娘苦笑了一下，道：「說句不怕白小姐見笑的話，有時候我很苦惱，但有時，我也覺得足以自豪。」

「是的，一個婦道人家，能在這環境混下去，而且，混得有聲有色，的確是足以愧煞鬚眉。」

「其實，所謂男子漢，大丈夫，又有甚麼了不起的！遠的不說，就以這陰陽界上，有頭有臉的男人來說吧！別瞧他們平常神氣活現，暗地裏却跟我一樣，各方面的人都要巴結，伺候，甚至有時候比我還要可憐。」

「妳說的是這兒的老大？」

「唔……」

「他對妳怎麼樣？」

「也是我的臨時老闆之一。」

白玉梅輕輕嘆了一聲，把話題岔了開去：「老闆娘，我隔壁房間住的是甚麼人？」

「就是那王麻子，是這兒的老大刁四海手下的大將之一。」

「對面房間呢？」

「也是方才跟妳打過交道的古立……」

「也是刁四海的手下？」

「現在還不算，但將來可能是。」

「姓古的是幹甚麼的？」

「跟妳同行。……」

「走單帮？販毒？」

「也販賣軍火，」老闆娘神色一整道：「古立這個人有點兒邪門，妳要多加注意。」

「怎樣邪門法呢？」

「這個，我倒是說不出來，只是憑我個人的直覺而已。」

「謝謝妳的提點，我會注意的。」白玉梅一指她那個手提箱道：「這些貨色，我想暫時請老闆娘代爲保管。」

「不不……」老闆娘連忙接道：「放在這個房間中，比任何地方都要安全。」

「爲甚麼？」

「因爲，這是牟隊長的房間，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一頓話鋒，又注目笑問道：「白小姐，妳對那位牟隊長的印象如何？」

白玉梅淡淡一笑道：「彼此萍水相逢，怎能談甚麼印象，何況，他是自衞隊長，年輕，多金，又位尊，而我，却不過是一個跑單帮的江湖女子……」

老闆娘截口接道：「話不是這麼說，白小姐，我敢斷定，牟隊長是看中了妳……」

「就因爲他讓房間，和爲我舉行舞會？」

「難道這還不够嗎！」

白玉梅抿唇笑道：「看情形，妳是準備替他拉皮條……」

「別說得這麼難聽！」老闆娘苦笑了一下道：「白小姐，妳我都是女人，論年紀，妳比我女兒大不了多少，所以，我的出發點是爲妳好……」

「妳還有女兒，怎麼我沒看到？」

「她在B城讀高中，下個月就畢業了。」

「啊！妳眞好福氣！」

老闆娘苦笑了一下道：「先談妳的事，跑單帮是不得已的事，像妳這麼年輕，漂亮，何苦去幹這種拋頭露面，又得冒着生命的危險的勾當……」

「所以，最好的辦法是嫁人，嫁一個像牟隊長這樣年輕而位尊的人。」她俏皮地笑着。

「白小姐，我說的是正經話。」

「難道我的話就不够正經？」

「那麼，妳是否可以考慮呢？」

白玉梅神色一整道：「老闆娘，妳的好意，我很感激，但我不得不問妳一聲，妳怎能斷定他不是逢場作戲，存心玩弄我呢？」

「這個，我想不會，因爲他還是一個光桿兒。」

「老闆娘，我雖然是一個跑單帮的江湖女子，並不怎麼重視自己的貞操，但婚姻大事，却不能如此兒戲，所以，這問題我暫時不考慮，却也不會使妳爲難，聽懂我的意思嗎？」

「這是說，妳可以暫時敷衍他？」

「唔……」

老闆娘點首苦笑道：「好！只要妳不使我爲難就行……」

白玉梅沉思着問道：「老闆娘，方才妳說，這兒也作軍火的生意？」

「是的，販毒與販賣軍火，是這兒兩項最賺錢，也是最熱門的生意。」

「那些軍火的買主是誰？」

「有新四軍，也有土八路，還有，就是這陰陽界的老大刁大爺。」

「刁四海也收買軍火？」

「他的野心才大哩！他嫌這兒的土皇帝不過癮，又沒前途，所以積極的招兵買馬，收購軍火，準備活動收編爲保安團……」

白玉梅點首苦笑道：「是的，這是一個時世造英雄的世界，只要有槍桿，就可以無往不利。」

老闆娘笑道：「刁四海更佔便宜的，是他還有一個有力的靠山。」

「啊！那是誰？」

「就是駐在這兒十公里外的保安團賈團長賈大偉。」

「刁四海跟賈大偉是甚麼關係？」

「甚麼關係我是弄不清楚，但他們很親近，我最知道的，我聽刁四海說過，賈團長很快就要昇旅長了，只要他有足够的人槍，馬上就可以保舉他成爲現成的團長！」

白玉梅披唇一哂，說道：「都是一羣漢奸胚子……」

「噓！」老闆娘打斷她的話道：「白小姐，漢奸二字，在淪陷區中最犯忌，妳要特別檢點，尤其以後在牟隊長跟前，可千萬別提這兩個字。」

「請放心，我不會跟自己過不去的。」

「這就行了。」老闆娘苦笑了一下道：「提到牟振川，撇開漢奸的問題不談，倒也算是一個年輕有爲的人物。」

「妳很會利用機會替他吹噓。」

「我是實情實報，他這個自衞隊，實際上已超過了一個大隊的人數，據說正在呈報上級，改編爲一個保安團哩！」

「牟振川就是當然的隊長？」

「是的。他跟這兒的日軍聯隊長中根大佐的私交非常好，有着中根的支持，他這個保安團長，該是指日可待的了。」

白玉梅蹙眉接道：「這麼一個小地方，居然還會駐紮一個聯隊？」

老闆娘笑道：「名義上是一個聯隊，其實，却是一半的人數還不够，而且都是一些老弱殘兵，那些人等於是在這兒休養。」

「原來如此。」

可能是旅途勞頓之故吧！白玉梅不自覺地打了一個呵欠。

老闆娘歉笑道：「白小姐累了，好好歇一會兒吧！我也該到前面照顧一下了……」

× × ×

其實，白玉梅才不累哩！

老闆娘告辭之後，她立即長長地吁了一口氣，憑窗凝注遙空中的悠悠白雲，口中喃喃默禱着。

她明亮的美目中，起了一片濛濛薄霧……終於，薄霧凝成兩顆豆大的淚珠，順腮滾落……

× × ×

牟振川率領着古立，王麻子二人前往怡紅院途中，一騎健馬由後面追了上來。

那是牟振川的傳令兵，他，顯得急促地向牟振川行了一個軍禮，道：「報告隊長，中根大佐有請。」

「甚麼事？」

「不知道，電話中只說是很緊急的事。」

「是誰接的電話？」

「朱隊附……」

既然是主子寵召，牟振川當然不敢怠慢，只好向古立，王麻子二人苦笑道：「很抱歉，今宵的一切節目，都只好取消，改天再說，白小姐面前，請二位代我致意。」

王麻子苦笑道：「隊座，白小姐面前，我是不便說甚麼了，只好請古老弟去說……」

古立連忙接道：「小弟義不容辭……」

這當兒，牟振川已跨上傳令兵乘來的坐騎，揚鞭疾馳而去。

目注牟振川離去的背影，王麻子苦笑道：「古老弟，方才在茶座中，你這枝突出的奇兵，不但使我下不了台，也幾乎壞了牟隊長的大事……」

「這話怎麼說？」

「當時，我是跟牟隊長表演雙簧呀！」

「雙簧？我還是不懂。」

「就是故意做成一個讓牟隊長向白小姐獻殷勤的機會，這該懂了吧？」

「哦！」古立啞然失笑道：「我眞是一條大笨牛。」

「閒話少說，咱們還是分道揚鑣吧！你去向白小姐代傳牟隊長的口信，我也須要到刁大爺那邊去……」

× × ×

古立可能是在別處耽延了一會兒，因此，當他到達白玉梅的房間外敲門時，也正是白玉梅俏立窗前，黯然神傷的時候。

聽到了敲門聲，才使她回到現實中來：「誰？」

「我，古立。」

「原來是古先生。」

白玉梅迅疾地抹乾了俏臉上的淚痕，將門打開，顯得落落大方地，擺手作肅客狀道：「請！」

古立緩步進入室內，含笑說道：「無事不登三寶殿，白小姐，在下此行，是奉牟隊長之命，前來通知你一聲……」

接着，將那舞會改期的原因，簡略地說了一遍。

白玉梅靜靜地聽完之後，才淡然一笑道：「多謝牟隊長，也多謝古先生，其實，爲我舉行舞會，本是多餘的，試想，以牟隊長的地位，替一個初次見面的跑單帮的江湖女子舉行舞會，傳出去，豈非是笑話！」

「話不是這樣說，白小姐……」

「那該怎麼說？古先生。」

古立正容說道：「我個人的想法是：跑單帮的是自食其力，走江湖更是迫不得已，在這個兵荒馬亂的年代裏，絕大多數的人，都是田園寥落，骨肉流離！」

白玉梅截口一嘆道：「够了……古先生，咱們談別的可好？」

古立只笑了一下，說道：「好，好，悉聽尊便。」

白玉梅嫣然一笑道：「首先，我要向古先生敬致最衷誠的謝意。」

「白小姐指的是方才在茶座中的事？」

「難道不應該致謝嗎？」

「白小姐別損我了，妳我心中都明白，憑王麻子那點道行，根本制不住妳，何況，事實上，他又絕對不敢開槍。」

「那麼，古先生方才的行動，並非出於見義勇爲？」

「是的，那不過是利用那個難得的機會，討好一位美麗的小姐而已。」

「就這麼簡單？」

「白小姐，我認爲這理由的份量，超過其他的理由一大火車還有餘。」

「可是，我還記得很清楚，當時你對王麻子所說的理由，可不是這麼回事。」

古立笑道：「這叫做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呀！」

「就算所言屬實吧！我都認爲，爲了討好一個初逢乍見的陌生小姐，而不計後果地，多管閑事，可實在犯不着。」

「白小姐怎能斷定我們是初逢乍見呢？」

「古先生這話是甚麼意思？」

古立並未立即作答，稍爲停了一下，才像一位老學究似地，搖頭幌腦的低聲吟哦起來：

夜色將闌，
北風漸老，
窗外賊來卿未曉，
退敵檀郎已銷魂，
那堪枕畔餘香裊……

白玉梅俏臉接連數變之後，才注目笑問道：「你就是半月之前，在C城替我暗中退敵的人？」

古立含笑反問道：「這半闋『踏沙行』的古詞，難道還不足以證明嗎？」

原來半個月之前，白玉梅在C城一家客棧中，幾乎陰溝裏翻了船。

平常，她頗爲自負，對于一般的江湖宵小，她根本沒放在眼中。

那一次，可能是白天趕路太多，身體疲乏，兼以一路行來都不曾出過紕漏，戒心比較鬆懈了一點，因而宵小進了自己的房間，尤懵然不知。

如非是暗中有人搭救，不但所携毒品必然會被偷走，很可能自己的清白也將不保。

那位暗中搭救她的人，留給她的是借用她的眉筆所寫的半闋「踏沙行」，（也就是古立目前所低聲吟哦着的）和後院中的一具屍體。

爲了避免麻煩，她不曾報過案，也不曾跟任何人說過。

但對那半闋古詞，她却記得很清楚，並且還保存得好好的。

這理由很簡單，儘管那半闋古詞有點玩世不恭，也可以說有點兒輕薄的意味，但人家救過自己一場刦難，那是不能抹煞的事實。

因此，她很想有機會碰見那人，加以報答一番。

可是，却沒料到，是在目前這情況之下，碰上那個人……

古立不等她接腔，又含笑問道：「現在，妳該相信我們不是初逢乍見了吧？」

白玉梅只笑了一下道：「當時，古先生也住在那家客棧中？」

「是的，就是在白小姐的隔壁房間……」

「可是，我記得很清楚，隔壁房間是一個鄉下老頭呀！」

古立道：「白小姐，妳的江湖閱歷，可實在太差了……」

「哦！你當時是化了裝？」

「唔……」古立注目笑問道：「現在，妳自己說該如何謝我？」

白玉梅給了她一個嬌媚的白眼，道：「我該謝你兩個大耳光！」

古立一怔，道：「有理由嗎？」

白玉梅嬌哼一聲道：「想想你那半闋『踏沙行』的最後兩句，該不該謝你兩記耳光。」

古立「哦」了一聲道：「原來你指的是這個……」

白玉梅嬌嗔地接着道：「你自己已等于親筆寫下供狀，還能狡辯嗎！」

「我毋須狡辯。」古立意味深長地一笑道：「不錯，當時，拜那個下流宵小所賜，使得妳正處于不設防的昏迷狀態中，因而高山小溪，叢林聖地……舉凡一切引人入勝之處，都得以暢遊無阻……！」

白玉梅頓足截口道：「你還好意思說！」

古立淡然一笑說道：「別緊張，我這個遊客，最具公德心，雖愛暢遊各地名勝，却無絲毫破壞，一切都還保持着原始的天然之美，這一點，白小姐事後巡視時，應該證明我所言不虛。」

白玉梅俏臉微紅，狠狠地白了他一眼，道：「如非我已證實你這個人並不太壞，現在我理你才怪哩！」

「既然不算太壞，那就表示我這個人還有可取之處，那麼，兩記耳光可以免了吧？」

「唔……暫時記下。」

「多謝白小姐，」他，輕鬆地一笑之後，却是神色一整道：「白小姐，如果我眞的猜想不錯，妳應該是S市的人，是嗎？」

白玉梅既不承應，也不否認，只是注目反問道：「我是什麼地方的人，與你有什麼關係嗎？」

「是的，而且，關係很大，否則，**我何必**老遠的跟着你到這兒來。」

「你暗中跟隨我，有多久了？」她的神情語氣之間，都表現得非常鎭靜。

「由妳在S市暗中收購毒品開始，我就跟上妳了。……」

「有解釋嗎？」

「因爲妳眞像我認識的一個人。」

「誰？」

「S市的濶公子白羽。」

「你認爲我是白羽的妹妹？」

「也認爲妳此行，是有所爲以來。」

「好！打開天窗說亮話吧！」

古立聲容俱莊地接道：「好！不過，在打開天窗說亮話之前，我要鄭重地提醒妳一聲，妳我之間，目前是友非敵，而且應該是敵愾同仇。」

「咦……」白玉梅漫應道：「由于C城客棧中所發生的事，我至少該信一半。」

「妳只能信一半？」他似乎不勝詫訝。

「是的，方才你才說過，我的江湖閱歷太淺了，所以不能不特別小心一點。」

「好，一半就一半吧！」古立苦笑了一下道：「我心中還有一個疑點，必須先行澄清，據我所知，以前的白府，似乎並無妳一位美麗而能幹的小姐？」

白玉梅嫣然一笑道：「我從小就在H市的外婆家，不是與寒家有深交的人，是不能知道有我這麼個人的，這解釋，還滿意嗎？」

「非常滿意，也非常謝謝妳！」

「謝倒不必，但你必須澄清你自己的立場了。」

「可以。」古立以手指蘸着杯中茶水，在茶几上寫着「我的目標，也是賈氏兄妹」。

寫完，又立即將它抹掉。

白玉梅美目深注着，道：「你怎能斷定我是有所爲而來，並且和你是同仇敵愾？」

古立接着道：「如果你我並非同仇敵愾的話，那令兄豈非是永遠含恨九泉？而令尊令堂所受的迫害，也將永遠寃沉海底！」

一直表現得很自然的白玉梅，可再沉不住氣了。

只見她俏臉上一片悲容，美目中淚光瑩瑩，連整個嬌軀，也輕微地顫抖着。

古立很自然地握着對方的手掌，輕輕搖幌着，誠懇地說道：「白小姐，此時此地，妳可不能過于激動。」

「謝謝你！」她輕輕抽回自己被握的手掌，掏出手帕，拭去臉上的淚痕，凄然一笑道：「古先生，還沒說明你自己的來歷哩！」

古立苦笑了一下道：「有關令兄婚前與令嫂交往事蹟，白小姐也完全知道嗎？」

白玉梅點點頭，說道：「大致情形，我都知道！」

古立目光深注着，壓低語聲問道：「也聽過胡本立這個人嗎？」

白玉梅道：「聽說過，也知道他也是被迫害者之一。」

「知道不知道那個胡本立的下落？」

「不知道。」白玉梅忽然若有所悟地，嬌軀一震，道：「難道你就是——？」

「是的，那個人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這筆帳，可眞沒法清算啦！」

「不，以後白胡兩家的陳賬，一筆勾銷，目前，妳我之間，只有一個共同的敵人……」

「謝謝你，胡先生……」

「不用謝，但妳必須記着：在這兒，不論人前人後，我都是古立，懂嗎？」

「我懂，我懂……」她苦笑着，連連點頭：「古先生來這兒已半個月了，是否已有甚麼

眉目呢？」

「還談不上甚麼眉目，」古立輕嘆一聲道：「敵人太狡滑，實力也實在太強了，相形之下，妳我等于是以卵擊石。……」

「我不同意，」白玉梅截斷對方的話後，又加以補充道：「因爲，敵明我暗，我們還是大有可爲的。」

「但願如此，但我也不希望妳個人盲目冒險，懂嗎？」

「我明白，殺敵復仇，固然要緊，但如果與敵偕亡，那是不大划算。」

「明白這點，我就放心了。」古立意味深長地一嘆道：「國難當頭，我們決不能爲私仇而犧牲，應該珍惜此有用之身，替多難的祖國，盡一點力量。」

白玉梅道：「聽你這語氣，好像負有某種特殊使命？」

「沒有，縱有此心，却不得其門而入。」

「古先生是否另外還有助手……」

古立連忙以右手食指向唇邊一豎，提高語聲，也改變了話題：「我比妳先來，當然應該由我請客，走！咱們去餐廳去。」

一陣輕快脚步聲，停止于門口，傳來老闆娘的嬌聲笑道：「是古先生要請客，我看，免啦！」

陪老闆娘一道來的，還有王麻子。

老闆娘話未說完，王麻子已朝着白玉梅又是打躬，又是作揖地，滿臉諂笑道：「白小姐，方才，我喝醉了酒，多有冒犯，現在，我特地前來負荆請罪，任何處分，我決不皺一下眉頭。」

白玉梅本來沒將茶座中所發生的事當一回事，但她此刻却故意冷着一張俏臉，冷笑一聲道：「王先生，你向我負荆請罪，我怎擔當得起！」

老闆娘在一旁敲上邊鼓：「白小姐，妳就原諒他一遭吧！他就是這麼一塊料，只要喝醉了酒，連他的親娘也不認的。」

王麻子更是哭喪着臉道：「我的姑奶奶，妳要是再不肯原諒我，我只好跪下啦！」

白玉梅知道該適可而止了，那緊繃着的俏臉，才鬆弛下去，並幽幽地一嘆道：「算了，我不怨誰，只怨自己命苦，要拋頭露面的跑單帮，走江湖。」

王麻子伸手打了自己四記耳光，苦笑道：「白小姐，我已經代妳懲治過了，妳就可憐可憐我吧……」

白玉梅這才似笑非笑道：「王先生，這兒不是舞台，不用作戲啦！」

古立也含笑說道：「好啦！事情已經過去，話也已經說明，大家都不要再提了。」

接着，又向老闆娘笑問道：「老闆娘，是妳要搶我的東道主嗎？」

「哎呀！我怎有資格作東道主。」老闆娘笑得雙目成了一條綫。

「那麼是誰請客？」

「是刁大爺。」

「啊！刁大爺請客，這可眞是莫大的殊榮呀。」

「還有古先生哩！」

「妳是說刁大爺也請我？」

「是啊！」

「我有自知之明。」古立笑着：「我是禿子跟着月亮跑，沾了白小姐的光……」

王麻子連忙接道：「不，古先生，你的話，該由我說，你和白小姐是兩位主客，我才是沾了兩位的光。」

古立笑道：「不管是誰沾誰的光，刁大爺請客，我可不能這樣子隨便，必須先換一身像樣一點的衣衫。」

刁大爺刁四海是這陰陽界的土皇帝。

憑他的身份，地位，專門宴請兩個單帮客，這的確是一件少見的事。

因此，古立離去之後，老闆娘立卽向白玉梅笑道：「白小姐，妳也換換衣衫吧！還有，那隻小箱子，待會也一併帶去。」

白玉梅笑問道：「這是說，刁大爺要買我的貨色？」

「是呀！這筆生意不算小，等閑人物，可買不起哩！」

× × ×

刁大爺的公館，就在八方客棧的五十公尺之外，也在陰陽界的心臟地帶，同時也是陰陽界中唯一一幢較爲豪華的住宅。

在宴會之前，刁四海並未見過白玉梅，有關白玉梅的一切，都不過是由王麻子口中聽來的。

這也是刁四海的高明之處，由表面上看來，他之所以爭先請白玉梅的客，是爲了要作成一筆生意，但明眼人誰都看得很淸楚，骨子裏還是爲了拉攏牟振川。

因爲，白玉梅既然是牟振川看中的人物，就等于已成了牟振川的禁臠，那麼，巴結白玉梅，不也就等于是巴結牟振川嗎！

酒席設在刁公館的小花廳中，賓主一共是五人。白玉梅，古立，是貴賓，刁四海夫婦當然是主人，王麻子則敬陪末座。

刁四海年約三十五六，五短身裁，却頗爲精壯，是屬于短小精悍型的人物，人很豪爽，口才也不錯。

至于他那位夫人——其實，他們是臨時湊合的露水夫妻——袁寶兒，是一位花信年華的交際花型人物，談姿色，只能算中上之姿，但很艷，也很媚，宴會一開始，她就旁若無人地，談笑風生，而那雙水汪汪的大眼睛，更是不時地在古立的週身上下溜呀溜的。

酒酣耳熱，話也似乎特別投機，也許他們心中各懷鬼胎，但在表面上看來，這頓晚宴，是非常融洽的。

白玉梅的生意成交了，古立也已經正式承諾，加入刁四海的那個集團。

同時，古立還有意外的收穫，那是刁四海的姘頭袁寶兒，伺機塞給他手心中的一個紙卷兒。

當晚宴告終時，刁四海借着七分酒意，目注古立爽朗地笑道：「古老弟，現在，咱們已經是一家人了，說句不怕你老弟見笑的話，我刁四海沒唸過多少書，至于我那些弟兄們，更是斗大的字識不到一擔的大老粗居多，你老弟是唯一大學畢過業的高級知識份子，從現在起，你就是我的參謀主任……」

一旁的袁寶兒截口媚笑道：「我說，四海呀！你這個保安團長幾時能當成還不知道，居然先委派起參謀主任來。」

刁四海將她的嬌軀向懷中一摟，得意地笑道：「小寶貝，妳別扯我的毛病，我這個保安團長是當定！不過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一頓話鋒，目光移注古立笑道：「古老弟，有句俗話，叫甚麼將相本無種，男兒當……當……」

他一手摟着袁寶兒，一手在頭頂上使勁地抓着：「眞他媽的要命，怎麼一下子就想不起來了。」

袁寶兒貼着他的耳朶媚笑道：「爲何不請教你這位參謀主任呢？」

「對，對！還是我這小寶貝腦筋靈光。」刁四海高興得在她的俏臉上親了一下之後，才向古立笑問道：「古老弟，那句話是怎樣說的呀？」

古立含笑答道：「男兒當自强。」

刁四海連連點首道：「對，對，就是男兒當自强，老弟呀！現在是時勢做英雄的時代，你一定要全心全力的輔助我，我當團長，你是參謀主任，我昇師長，軍長，你就是現成的參謀長，咱們哥兒倆好好合作，闖他媽的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出來。」

古立心中暗笑着：「這眞是活見你的大頭鬼……」

但他的外表上却顯得非常熱衷，也非常恭敬地說道：「是是……今後，全靠大爺多多提携。」

刁四海站起身來，道：「老弟，你的房間，已經準備好了，派個人去旅館，將行李取過來……」

古立連忙接道：「不不……我想，我還是住旅館比較方便。」

刁四海笑道：「這是甚麼話！哪有住在旅館裏的參謀主任呀！」

袁寶兒媚笑道：「可能是有相好的吧？」

「哦！」刁四海含笑接道：「這有甚麼關係，年輕人嘛！不瞞老弟說，我也喜歡這個調調兒的，你不必擔心有甚麼不方便，我給你安排的房子是一個小獨院，有相好的，儘管帶回來。」

這麼一說，古立可不便再推辭了，只好改變話鋒道：「多謝大爺！不過，我想，我還是自己回去取行李，順便也護送白小姐回去。」

「行行……」刁四海連連點着頭。

× × ×

古立本來想乘着護送白玉梅回八方客棧的機會，商量以後的聯絡辦法的。

但不知是巧合還是有意，王麻子居然也隨同他們一道回旅館。

這麼一來，古立與白玉梅二人自然不便再說甚麼啦！

王麻子這個人，可實在有點不識相。

他，不但陪同古立，白玉梅二人一道回旅館，還自告奮勇，帮助古立收拾行李，這還不够，收拾好行李之後，還特別殷勤地，替古立提着那口中型旅行箱，一直送到刁公館中，使得古立與白玉梅二人，始終沒有單獨一談的機會。

這情形，使得古立暗中恨得牙癢癢的，却是無可奈何。

因爲，王麻子畢竟是一番好意呀！

刁四海替古立安排的新居，是一明兩暗，三個房間的小獨院。

在這偏僻小鎭陰陽界而言，房間內的一切陳設，都是最豪華的了。

三個房間分別佈置成書房，客廳，和寢室，四週花木扶疏，環境頗爲淸幽，與刁四海自己所住的那一幢精舍，也不過一二十公尺的距離。

而且，這小獨院的地勢也相當高，與八方客棧中，白玉梅所住的那個房間，正是遙遙相對。

一切收拾停當之後，他才推開窗門，吸了一口新鮮的空氣，凝注遠處白玉梅那個房間的窗口，默默沉思着……

足足靜立了一刻鐘之久，他忽然想起了袁寶兒塞給他的紙卷兒還不曾看過，連忙由衣袋中掏出，返身走向燈前，匆匆打了開來，上面是用鉛筆所寫的，很潦草的十幾個字：「今晚十二點，我到你房間來，有機密奉告。」

他，抬腕一瞧手錶，是十一點四十分，不由蹙眉低聲自語着：「只差二十分鐘了，機密？是哪一方的機密？……唔……這女的有點邪門……」

沉思中，他將那紙條就着燈火，付之一炬，然後，關上窗戶，點上一枝香烟，又默然出起神來。

良久，良久，忽然不自覺地，脫口說道：「難道這兒有人認識我？」

「是的，是有人認識你……」

「誰？」他明明已聽出，在窗外接話的是袁寶兒，但在事出意外的情況之下，却仍然忍不住脫口問了一句多餘的話。

「袁寶兒……」

隨着話聲，窗戶無風自啓，一道矯捷人影穿窗而入，「颼」地一聲，案頭燈火也被吹熄了。

古立禁不住發笑道：「妳這是幹嗎？」

袁寶兒低聲媚笑，說道：「放心，我還不至于這麼輕賤，雖然，你有足够的吸引女人的條件……」

「可是，熄了燈，就變成此地無銀三百兩了。」

「雖然是夜靜更深，却不能不作萬一的預防，」她，伸指一點他的額角：「懂嗎？」

「我懂，我懂，」他發笑着：「看你弱不禁風的，身手倒蠻不錯呀！」

「在你這位文武雙全的參謀長面前，我這點輕身功夫，算得了甚麼！」

「這兒，果然是臥虎藏龍之地，」古立自我解嘲地訕訕一笑之後，才接口問道：「刁大嫂……」

「不！那是人前的稱呼，人後，你該叫我寶兒。」

「這……」

「男子漢，大丈夫，別婆婆媽媽的！」

「是！寶兒，方才妳說，是誰認識我？」

「是賈團長的情報隊長，姓成，名准。」

「成准？這個名字，好像很熟悉……怎麼我一時之間，想不起來？」

「眞巧，姓成的也是這麼說。」

「哦！寶兒，他還說過些甚麼？」

「別的沒有說，不過，看情形，他對你有很大的疑心，也有很大的敵意。」

「寶兒，妳不是還有甚麼機密，要告訴我嗎？」

「難道這還不算機密大事！」

「啊！那我眞該好好謝謝妳才對……」

她的嬌軀徐徐地偎了上去。他却不自覺地，向後挪動着。

「你……你以爲我找不到男人！」她嬌嗔着。

窗外，忽然傳來一聲冷笑：「寶兒，妳作得好事！」

寶兒一怔後厲叱道：「你管不着。」

窗外話聲冷笑道：「寶兒，我管不管得着你的事情，妳心中應該明白。」

「那是誰？」古立悄聲發問。

「成准。」

「哦……我想起來了。」

窗外話聲笑道：「我也想起來了，你是胡本立，古立是你的化名。」

古立也笑道：「不錯，這叫作不是寃家不碰頭。」

成准的語聲道：「如果二位的事情已經辦好了，就把燈點燃，咱們都是老朋友，該好好地叙叙才對……」

由語聲判斷，古立知道對方是躲在一座巨型假山石的後面，那是槍彈沒法射到的死角。

相形之下，古立目前所處的形勢是太危險了。但狡猾的成准，却不以目前所佔的地利爲滿足，更要進一步地達到「敵明我暗」更佳的形勢。

袁寶兒沉聲說道：「成隊長，咀吧放乾淨一點……」

「這眞是笑話！你們能作得出來，却不容

許別人去說。」

寶兒叱道：「你說，我們作了些甚麼見不得人的事？」

「那就要問你們自己啦！孤男寡女，昏天黑地中，共處一室……」

「閉咀！」

成准的語聲冷笑道：「袁寶兒，少在我面前來這一套，目前，證明你們清白的最好方法是亮燈。」

古立截口笑道：「亮燈就亮燈吧！寶兒，俗語說得好：爲人不作虧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門。」

成准含笑接道：「是啊！我也知道你們還來不及辦事，因爲袁寶兒才進來不久，同時，我也不妨老實告訴你，我沒打算殺你，否則，我毋須要你們亮燈，只要一排子彈，照樣可以送你回姥姥家去……」

袁寶兒截口接道：「那你爲甚麼要我們亮燈？」

成准笑道：「這叫作防人之心不可無呀！此時此地，人無傷虎心，虎有傷人意，只要你們亮了燈，我就毋須擔心受到暗算了。」

古立冷笑道：「你也不怕刁大爺……」

成准截口笑道：「刁四海嘛！目前正摟着至尊寶，在胡帝胡天的哩！」

古立向袁寶兒悄聲問道：「寶兒，至尊寶是誰？」

袁寶兒哼了一聲道：「就是八方客棧中那個浪蹄子老闆娘。」

成准並加以補充道：「八方客棧的老闆娘，遍施甘露，普渡衆生，又因她床笫間別具功力，因而靴友同道間，戲稱之爲至尊寶，表示大小通吃之意。」

古立暗忖着：「原來刁四海不在家，怪不得袁寶兒，成准二人能如此肆無忌憚……」

成准又笑問道：「難道，二位不相信我的話？」

古立冷然問道：「相信你的甚麼話？」

「相信我不會殺你們的話。」

「唔……我相信。」

「那就大方一點，把燈點燃。」

「好！」古立一挫鋼牙：「我倒要看看你，能玩些甚麼花槍！」

火光一閃，桌子上的銅油燈點燃了。

由暗窺明的成准，對室內衣冠楚楚的古立與袁寶兒二人，自然是一目了然地，笑道：「我鄭重道歉，方才我冤枉了二位。」

袁寶兒冷笑道：「少廢話！說正經的！」

「說正經的就請胡兄將手槍扔出來！」

「行！」古立毫不遲疑地，取出手槍，扔向窗外的假山石旁。

「唔！這才够朋友。」

隨着話聲，一道高大的人影由假山石後走出，緩步走向窗前，然後，矯捷地一閃而入，並順手將窗門帶上。

魁偉的身裁，古銅色的皮膚，滿臉邪笑，加上了那一雙烱烱雙眸，顯得更慓悍，也很精明。

這就是汪僞政府駐在這附近的保安團，賈大偉團長手下的情報隊隊長成准少校。

他，逕自在古立對面坐了下來，一面撥弄着手中的一枝左輪，一面邪笑道：「胡兄，這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呀！」

不等對方接腔，又含笑接道：「我現在是以朋友的身份，跟二位談談條件，希望二位，能像方才一樣的合作，免得傷了和氣。」

古立冷然接口道：「少廢話！先說你的來意。」

「這個嘛！我倒希望，先聽聽你胡兄的來意。」

「你何必明知故問！」

「這是已經承認，你是爲了對付賈團長兄妹而來？」

「同時，也爲了你這爲虎作倀的狗腿子而來。」

「可惜你胡兄運氣太差，陰謀未曾得逞，就先被我識破了。」

「是嗎！我倒是一點也不覺得。」

成准神色一整道：「胡兄，俗語說得好：冤家宜解不宜結，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我願意權充魯仲連，替你們雙方和解……」

古立截口冷笑道：「怎麼忽然變得這麼仁慈起來？」

成准皮笑肉不笑地道：「我不是忽然變仁慈了，我有我的意圖。」

「請說！」

「我先替你分析一下利害關係，以往，你都鬥不過賈家，現在，賈團長官拜上校，手下兵員盈千，憑你孤身一人，要想雪恥復仇，那不是……」

「這是我的事，毋須你操心！」古立截斷對方的話後，才注目接口說道：「說你的企圖吧！」

成准笑了笑道：「這個……就必須跟我這位刁大嫂直接談談了。」

一頓話鋒，才目注袁寶兒曖昧地一笑道：「寶兒，妳怎麼說？」

袁寶兒冷笑道：「你想以目前的事來要挾我！」

「別說得這麼難聽，我只請求妳，對我也佈施一點。」

「作夢！」

「寶兒，大家都是跑江湖的人，妳與刁四海固然不是正式夫妻，刁四海也不在乎增加一兩頂綠頭巾，但這種事情，傳開來，總不是光彩的事。」

「你認定我跟古先生，有甚麼不清不白的事？」

「現在還沒有，但如果我方才晚一個十來分鐘出現，那將是一種怎樣的局面呢？」

「我決不接受威脅！」

袁寶兒說得斬釘截鐵。

成准目注古立笑問道：「胡兄，你呢？」

「這與我不相干！」

「你是當事人之一，怎能說與你不相干呢！胡兄，不瞞你說，對於寶兒，我是圖謀已久，甚至於也已獲得刁四海的默許，可是，偏偏這個妞兒瞧我不順眼，怎麼也不肯就範，可眞是……。」

古立冷笑一聲道：「今宵，算是給你抓住機會了！」

「是啊！所以，站在你胡兄的立場，縱然不肯成人之美，也該爲你自己的好處，而勸勸她！」

「爲我自己的好處？」

「不錯。」

「對我有甚麼好處？」

「只要你能勸得她點頭，我作主，護送你平安地，離開陰陽界。」

「你以爲，我已被你刦持住了。」

「我知道你心中不服氣，這幾年的工夫，你沒白費，不但學了一身高明的武功，也練成了精純的槍法，你已經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一對一，我不一定是你的敵手……」

古立截口冷笑說道：「你總算還有自知之明。」

成准也冷笑道：「但我不能不提醒你，目前，你已被繳了械，何況……」

他，撥弄着手槍，陰陰地一笑道：「外面，我還安排了兩個得力的助手。」（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古龍·文
盧令·圖

失魂引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管寧偕書童誤進四明山莊，見遍地屍骸，正駭然間，一彩衣詭怪異人突現身，欲殺管寧，書童挺身衞主，慘遭擊斃，就當彩袍怪人又欲擊殺管寧之際，屍堆中的一白袍文士突復甦，彩袍怪人急遁逃而去，那白袍文士因傷重失憶，自己是誰亦不知道，對莊中慘劇更茫無所知，管寧問不出所以然，只好與白袍文士合力將莊中罹難者埋葬，與白袍文士離開山莊，在山口獨木橋頭，遇一手持金鈴的美艷少女，自稱神劍娘娘，前來此間探訪四明莊主夫人，管寧對她說，姑娘來此探訪主人，來得遲了些——

翠袖迎空逝　鶉衣拄地來

那翠裝少女本是滿面嬌嗔，此刻聽了他的話，怒容爲之頓斂，眀亮的眼睛睜得老大，不勝驚訝地接口說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管寧雙目一翻，本想作出一個更爲倨傲的様子，來報復她方才的倨傲，但轉念一想，想到方才那些人的慘死之態，此刻自己又怎能以人家的兇耗來作爲自己報復的手段。

此念既生，他不禁又對自己的行爲後悔，暗中忖道：「無論如何，他總是個女子，我昂藏七尺何苦與她一般見識。」口中便立刻答道：「不瞞姑娘說，四明山莊的莊主夫婦，此刻早已死了，姑娘若是……」

他言猶未了，那知眼前人影突地一花，方才還站在這長長的階級之間的翠裝少女，此刻竟已站在自己眼前，驚聲道：「你這話可是眞的？」

管寧心中暗嘆一聲，自己目光絲毫未瞬，竟也沒有看清這少女究竟是如何掠上來的，那麼這少女輕功之高，高過自己又何止數倍。

他心中不禁又是氣餒，又是羞慚，覺得自己實是無用的很，那少女見到他突然呆呆地發起愣來，輕輕地跺了跺脚，不耐地又追問一句：「你這人眞是的，我問你，你剛剛說的話可是眞的，你聽到沒有。」

管寧微一定神，長嘆一聲，說道：「在下雖不才，但還不致拿別人的生死之事，來作戲言。」

那翠裝少女柳眉輕豎，接口道：「四明莊主夫婦死了，你怎會知道，難道你親眼看到不成。」

管寧垂首嘆道：「在下不但親眼看到四明莊主，而且還親手埋葬了他們兩位的屍身——」轉目望去，只見這少女目光中滿是驚駭之情，呆呆地望着自己，柳眉深顰，又像是十分傷心，不禁又自嘆道：「人死不能復生，姑娘與他們兩位縱是相交，也宜節哀才是。」他生性雖然高傲，却更善良，方才對這自稱「神劍娘娘」，說話咄咄逼人的刁横少女有些不滿，但此刻見着她如此神態，却又不禁說出這種寬慰，勸解的話來。

却見翠裝少女微微垂下頭去，一手弄着腰下衣角，喃喃低語着道：「四明莊紅袍夫婦兩人，竟會同時死去！這眞是奇怪的事。」

目光一抬，又自問道：「你既是親眼看到他們死的，那麼我問你，他們是怎麼死的。」

管寧嘆道：「四明莊主夫婦的死狀，說來

眞是慘不忍睹，他夫婦二人同時被人在腦門正中擊了一掌，死在四明山莊後院六角亭內。」

翠裝少女雙目一張，大驚道：「你是說他們夫婦二人是同時被人一掌擊死的。」管寧嘆息着微一頷首，却見翠裝少女目光突地一凜，厲聲說道：「你先前連四明莊主是誰？長的是什麼樣子都不知道，現在你却說你親手埋葬了他們的屍身，又說他們夫婦兩人都是被人一掌擊死，哼——你說的什麼鬼話，想騙誰呀！」

語聲方落，玉手突地一抬，「嗆啷」一聲，手中竟已多了一柄晶光耀目，寒氣侵人的尺許短劍，微一揮動，劍身光華流轉，劍尾似帶有寸許寒芒，指向管寧，厲聲又道：「你到底是誰？跑到這裏來有什麼企圖，趁早一五一十地說給姑娘聽，哼——你要是以爲我是容易被騙的那你可就錯了。」

管寧目光動處，劍尖指向自己面門，距離不過一尺，劍上發出的森冷寒意，使得他面上的肌肉不禁微微變動一下。

但是他却仍然筆直的挺着胸膛，絕不肯後退半步，劍眉一軒，朗聲說道：「在下方才所說，並無半點虛言，姑娘不相信，在下亦無辦法，就請姑娘自去看看好了。」袍袖微拂，方待轉身不顧而去。

那知那少女突地嬌叱一聲，玉手伸縮間，帶起一溜青藍的劍光，劃向管寧咽喉。

管寧大驚之下，脚跟猛地往外一登，身形後仰，倒竄出去。

他學劍三年，雖然未遇名師，但是他天縱奇才，武功也頗有幾分根基，所施展的身法，此刻這全力一竄，身形竟也退後幾達五尺。

那少女冷「哼」一聲，蓮足輕輕一點，劍尖突地斜斜垂下。

管寧方才全力一竄，堪堪避過那一劍之擊，此刻身形却已是强弩之末，再也無法變動一下，眼見這一道下垂的劍光，又自不偏不倚地劃向自己咽喉，只覺眼前劍光如虹，竟連招架都不能够。

那白袍書生始終負手站在一邊，非但沒有說話，就連身子都沒有動彈一下，面上也木然沒有表情，一副漠然無動於衷的樣子，生像是世上所發生的任何事，都和他沒有絲毫關係。

在這刹那之間，管寧只覺劍光來勢，有如閃電，知道霎眼之間，自己便得命喪血濺，他雖然生性豁達，但此時腦海中一經閃過「死」之一字，心胸之間，亦不禁翻湧起一陣難言的滋味。

那知——那道來勢有如擊電般的劍光，到了中途，竟然頓了一頓。

管寧只覺喉間微微一凉，方自暗嘆一聲：「罷了。」却見劍尖竟又收回去，他已經踹緊的心絃，也隨之一鬆，還來不及再去體味別的感覺，心中只覺大爲奇怪，不知道這少女此舉究竟是何用意。

目光抬處，這翠裝少女一手持劍，一手揑訣，雙手却都停留在空中，久久沒有垂落下來，面上竟也滿帶詫異之色，凝目望着管寧，呆呆地愕了半晌，突地微微搖首，緩緩說道：「就憑你這兩手武功，怎地就敢跑到四明山莊來弄鬼？」

語聲一頓，目光仍然凝注在管寧身上，似乎對管寧方才所說的話，有些相信，却又不能相信。

管寧挺腰而起，心中那種氣餒，羞慚的感覺，此刻變的越發濃厚。

從這少女的言語神態中，他知道她之所以劍下留情，並非因爲別的，僅是因爲自己武功太差而已。

這一份淡淡的輕蔑，對於一個生性高傲，倔强的少年來說，確是一種何等難堪的屈辱，管寧望着她的神色，直恨不得自己方才已經死在她的劍下，一時之間，心中眞是滋味難言，連哭都哭不出來，長嘆一聲，緩緩道：「在下本非武林中人，四明莊主與我更是無怨無仇，在下縱然已卑鄙到姑娘所想的地步，也不會去暗算人家，方才……」

翠裝少女呆呆地望着他，却似根本沒有聽他的話。

管寧强自忍耐着心中的氣憤，接着又道：「在下本爲避雨而來，那知一入此間，竟發現遍地屍身狼藉，在下與他們雖然素不相識，亦不忍眼看他們的屍身此後日遭風櫛雨沐之苦，是以便將他們埋葬起來——」

他語聲暑頓，只見那翠裝少女面上，果然已露出留意傾聽的神色來，便又接着說道：「在下本不知道這些屍身之中有無四明莊主，也不知道誰是四明莊主，是以方才姑娘詢問在下，那時在下的確是全不知道。」

那少女秋波一轉，目光漸漸變得柔和起來，却聽管寧又道：「但是，姑娘後來說起『四明紅袍』，在下方自想到，屍身之中，確有男女二人，是穿着一身紅色衣衫的，在下雖不知姑娘尋訪他們，究竟是爲什麼，但是猜想姑娘與他夫婦二人，總是素識，生怕姑娘聽了他們噩耗，會——」

翠裝少女幽幽長嘆一聲，接口說道：「其實，我與四明紅袍夫婦兩人，也不認識，我來尋找四明莊主夫婦，爲的不過想來找她比劍而已。」

此刻她已知道自己方才不能瞭解之事，並非對面這少年在欺騙自己，因爲她從他的眼光之中，已找出自己可以相信他所說的理由來，有着一雙誠實的眸子的人，不是很少會說謊話的嗎？

因之她對自己方才的舉動，便微微覺得有些歉意，說話的語調，也隨之溫柔起來。

管寧目光閃一下，方待開口，那知她暑爲一頓，竟自幽幽嘆了口氣，接着說道：「唉，只是我再也想不到，她竟會死了，唉——」她一連嘆了兩聲，語氣似乎十分悲傷惋惜，那知她竟接着又道：「現在巾幗中直到目前爲止，江湖中人還只知道『紅粉三劍』，我却連跟她們比試一下的機會都沒有，我眞是倒霉，跑遍了江南江北，一個也沒有找到，只望到了這四明山莊，總不會再落空的了，那知——唉。」

她又長嘆一聲，但她所悲傷惋惜的，竟不是這四明莊主夫人的死，而只是她死的太早了些，管寧聽了不覺爲之一愕，他一生之中，再也想不到世上竟有生性如此奇特的女子，生像是她心中除了自己之外，再不會替別人設想半分。

却見她突又微微一笑，將手中的短劍，插入藏在袖中的劍鞘裏，一面對管寧說道：「你武功太差，當然不會瞭解我心裏的感覺，你要知道——」

管寧劍眉一軒，截斷了她的話，沉聲說道：「在下亦自知武功不如姑娘遠甚，但是武功的深淺，與人格並無關係，是以在下武功雖差，但却非慣受別人羞辱之人。」

他話聲微微一頓，那翠裝女子不禁爲之一愕，她自幼嬌慣，向來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別人對她有半分不敬，她便會覺得此人罪不可赦，但她如對別人加以羞辱，却認爲毫無關係，而事實上她所接觸的人，從未有人對這種羞辱加以反抗的。

是以她此刻聽了管寧的話，心中便不禁泛起一陣奇異的感覺。

却聽管寧接着又道：「方才在下向姑娘說出的話，並非想對姑娘解釋，只是想要姑娘知道，在下並非慣作謊言之人而已，此刻言已盡

此，相不相信，也只有由得姑娘了。」

他說話的聲音，雖然極爲低沉，但每一字一句，其中都似含有重逾千斤的份量，直可擲地而作金石之聲。

這種剛强的語氣及言詞，却是翠裝少女一生之中從未聽過的，此刻她呆呆地楞在那裏，一時之間，竟然無法說出話來。

那知管寧話聲一了，握在劍柄的手掌突地一翻，竟然「嗆啷」一聲，拔出劍來，橫劍向自己喉間刎去。

翠裝少女面色驟變，驚呼一聲，電也似的掠上前去。

但是她身形雖快，却已不及，眼看管寧便得立時血濺當地，那知就在劍邊距離他咽喉之間尚在寸許之差的當兒，只覺身側突地白影一閃，接着肘間突地一麻，竟無法再舉起，此刻翠裝少女便已掠到他身前，亦自一把握住他的手腕。

於是，這心高氣傲的少年，雖想以自己的鮮血來洗清這種難堪的羞辱，却也已無法做到了。

「嗆啷」一聲，管寧手中的長劍，斜斜地落了下去，劍柄撞着地上的一塊石頭，柄上精工鑲着的一顆明珠，竟被撞得鬆落下來，向外跳出數尺，然後向山崖旁邊滾落下去。

管寧茫然張開眼來，第一個觸入他眼簾的，却又是這翠裝少女那一雙明媚的秋波，正帶着一種奇異而複雜的光采望着自己。

他感覺到自己肘間的麻木，極快地遍佈全臂，又極快地消失無影。

然後，他開始感覺到自己的手腕，此刻正被握在一隻滑膩而溫暖的柔荑裏，於是，又有一陣難言的感覺，自腕間飛揚而起。

兩人目光相對，管寧不禁爲之痛苦地低嘆一聲，忖道：「你又何苦救我。」

這一生從未受過任何打擊，羞辱的少年，在這一日之間，却已體味到各種他從未有過的感覺……

驚恐、迷亂、困惑、氣餒，以及飢餓與勞頓，本已使他的自尊和自信，受到無比的打擊與折磨。

於是，等到這翠裝少女再給他那種難堪的羞辱的時候，他那已因各種陡然而來的刺激，而變的十分脆弱的心靈，便無法承受下來。

此刻他茫然站在那裏，心胸之中，反倒覺得空空洞洞地，不知道在想些什麼。

他想將自己的手腕，從這少女的柔荑中抽出，但一時之間，他却又覺得全身是那麼虛軟，虛軟得連動彈都不願動一下。

這一切事與這一切感覺的發生與消失，在當時不過是霎眼間事。

翠裝少女微一定神，垂首望了自己的纖手一眼，面頰之上，亦不禁飛起兩朵嬌羞的紅雲來。

於是，她鬆開手，任憑自己的手掌，無力地垂落下去……

却聽身側響起一個冰冷的聲音，緩緩說道：「你這人怎地突然想死，你答應我的話還未做到，却千萬死不得。」

管寧長嘆一聲，回過頭去，他此刻也知道自己方才肘間的麻木，定是被這白袍書生手法拂中，他深知這白袍書生，定必是個武功深不可測的異人，是以他此刻倒沒有什麼驚異的感覺。

翠裝少女直到此刻才發覺此間除了自己和這少年之外，還有第三者存在，她奇怪地問着自己：「怎地先前我竟沒有注意到他。」

於是，她本已嫣紅的面頰，此刻便更加紅了起來，因爲她已尋得這問題的答案，她知道當自己第一眼看着這少年，和他開始說第一句話的時候，自己心裏便有了一份奇異的感覺。

而這種感覺，不但是她前所未有，而且使她十分驚恐。

她用了各種方法——僞裝的高傲與冷酷，來掩飾這種情感，但是她此刻終於知道，這一切掩飾，都已失敗了。

她煩惱地再望這白袍書生一眼，便又發覺一件奇怪的事。

她發覺他的面目之上，似乎少了一樣什麼東西，他面目的輪廓，雖然是這麼清晰而深邃，有如玉石雕成的石像般俊逸，但却因爲少了這樣東西，而使他看來便有些漠然而森冷的感覺。

於是，她那雙明亮的眼睛，便不自覺地在他面目上又盤旋一轉，方自恍然忖道：「呀！怎地這人的面目之上，竟然沒有一絲人類的情感？」

在方才管寧拔劍出鞘的那一刹那，她便立刻閃電般掠上前去，她雖然與管寧站得那麼近，但是，她發覺自己還是比這白袍書生遲了一步。

「那麼，這人究竟是誰？身手竟如此驚人，但是神態之間，却又像個什麼都不知道的呆子。」

這問題她雖因自己方才情思之翻湧而沒有想到，但此刻一念至此，她却又不禁爲之奇怪起來，心中的思潮，也就更加紊亂了。

但是管寧此刻思潮的紊亂，却更遠在她之上，他雖然自負聰明絕世，但此刻却仍然不知道自己究竟該如何是好。

太陽，升得更高了，金黃色的陽光，劃破山間的雲霧，使得那濃厚的霧氣像是被撕碎的薄紙，一片一片地隨着晨風飛散開去。

翠裝少女困惑地望着白袍書生，白袍書生茫然地望着管寧。

管寧的目光，却呆呆地望在地上。

地上，倒着他那柄長劍，陽光照在劍上，劍脊兩邊的鋒口，便閃爍着一陣陣奪目的光采來。

清晨的生命，原本是光輝而燦爛的，但此刻站在清晨陽光下的三個人，却有如三尊死寂的石像，誰也沒有再說一句話。

雲淡如白，天青勝藍，人靜如石。

突地——

兩條深灰的人影，在石屋後的樹叢中一閃而沒，接着，數十道尖銳的風聲，由樹叢間電也似地向他們襲了過來。

陽光之下，只見每一縷風聲之中，都有一點黝黑的影子。

翠裝少女面容驟變，她雖在思潮紊亂之中，但多年來從未中綴地刻苦鍛練，却仍使得她能够明確地判斷出，此刻正有九道暗器，分襲她背脊骨左右的七處穴道。

她雖未看到這些暗器究竟是屬於那一種類，但是從它所帶起的那種尖銳而凌厲的風聲上，她又已知道發出這些體積細小的暗器的人，其內力的强勁，已是武林中頂尖的高手。

這些意念在她心中不過一閃而逝，她大驚之下，纖腰一折，身形頓起，有如一道翠綠色的輕烟，冉冉飛上九霄。

於是這一蓬暗器便筆直地射向呆呆站立着的管寧和那白袍書生身上。

凌空而起的翠裝少女，目光一垂，芳容又自一變，她知道管寧的身手萬萬不足以避開這些暗器，但她自己身形已起，此刻縱然拚盡全力，使身形下落，却也不能擋住這有如漫天花雨，電射而至的數十道暗器了。

她不禁失色地驚呼一聲。

那知——

那白袍書生眼角微瞟，突地冷冷一笑，袍

袖微揚，呼地一聲，翠裝少女只覺一股無比霸道的勁風，自腳底掠過，而那數十道暗器，也隨着這股勁風，遠遠地落到一丈開外。

剎那之間，沙石飛揚，岸邊的沙石，竟被這股勁風激得漫天而起。

翠裝少女纖腰微扭，凌空一個轉折，秋波瞬處，忽地瞥見那小小石屋後的樹蔭深處，兩條深灰色的人影，冲天而起，有如兩條灰鶴一般，沿着山崖展翅飛去。

管寧茫然抬起頭來，方才所發生的一切事，生像是與他毫無關係似的，因為他此刻早已將自己的生死之事，置之度外。

此刻這高傲的少年心中，只是覺得微微有些慚愧而已，因為他自知即使自己有心避開那些暗器，力量却也不能達到。

他暗自嘆息一聲，目光瞬處，却見那翠裝少女身形方自落地，便又騰身而起，蓮足輕點處，倏然幾個起落，向那兩條灰影追去。

白袍書生目光一直空洞地望着前方，似乎根本沒看見樹蔭中的兩條人影，也沒有看到那翠裝少女掠去的方向。

等到那翠裝少女曼妙的身形，已自掠出數丈開外，他面上的神色，才為之稍稍變動一下，突地一拂袍袖，瘦削的身形，便有如離弦之箭似的直竄出去。

眩目的陽光之下，他那白色的人影，竟有如一道淡淡的輕烟，幾乎不需要任何憑藉，便已倏然掠出十丈開外。

剎那之間，這兩條人影便都已消失在樹蔭深處，管寧目送着他們的背影消失，兀自呆呆地凝目半晌，一面暗問自己：「管寧呀管寧，這一夜之間，你究竟在做些什麼，平白惹了不少煩惱，平白遭受不少羞辱，並且還使得正值錦繡年華的囊兒，也因之喪失了性命，管寧呀管寧，這錯的究竟是誰？」

他抬首仰望蒼穹，仍然天青如洗，偶然有一朵白雲飄過，但轉瞬間便已消失踪跡，他但希望自己心中的煩惱，也能像這白雲一樣，在自己心中，不過是偶然寄跡而已。

「但是，這些事，却又是那樣鮮明地鐫刻在我心裏，我又怎能輕易將它忘記呢？」

他黯然長嘆一聲，目光呆滯地向四週轉動一下，樹林依舊，石屋依舊，山崖亦依舊，但是人事的變遷，却是巨大得幾乎難以想像。

直到昨晚為止，他還是一個愉快的，毫無憂鬱的遊學才子，他可以到處萍踪寄跡，到處遨遊，遇着值得吟咏的景物，而自己又能捕捉到這景物的靈秀之時，他便寫兩句詩。

遇着不帶俗氣的野老孤樵，他也可以停下來，和他們說兩句閒話，是以，他的心境永遠是悠閒的，悠閒的有如一片閒雲，一隻野鶴。

但此刻，他的心境却不再悠閒了。

這四明山莊內羣豪的死亡，雖本與他毫無干係，而此刻他却已捲入此中的漩渦，何況他更已立下決心，將此事的真象探測出來，而他一生之中，也從未將自己已經決定的事再加更改的。

但這是多麼艱鉅的事呀，他知道自己無論閱歷、武功，要想在江湖中闖盪，已差着甚遠，若想探測這奇詭隱秘的事，那更是難上加難，再加以他甚至連這些屍首，究竟是誰都不知道。

還有，那翠裝少女畧帶輕蔑的笑聲，凝睇默注的目光，以及她曾加於的羞辱，更加使他刻骨銘心，永難忘懷。

於是他此刻便完全迷失了。

他不知道自己此刻究竟該怎麼作，神秘而奇詭的白袍書生，刁橫却又可愛的翠裝少女，此刻都已離他遠去，他自問身手，知道自己若想追上他們，那實在比登天還要難些。

「但是我又怎能在此等着他們呢？」

於是他終於轉過頭，走向那獨木小橋，小心地走了過去。

他雖然暗中告訴自己：「此事其中，必定包含着一件極其複雜隱秘的武林恩怨，就憑我的能力，只怕永遠也不能探測出它的真象，何況此事根本與我無關，以後如有機緣，我自可再加追尋，此刻，你還是忘却它吧。」

但此事却又像是一根蛛絲，纏入他的頭髮裏，他縱然想拂去它，却也不能。

他心中暗嘆着，邁着沉重的腳步，走向來時所經的山路，山中暗暗忖道：「不用多久，我便可以下山了，又可以接觸到一些平凡而樸實的人，那麼，我也就可以將這件事完全忘却了。」

那知——

山路轉角處，突地傳來「篤，篤」兩聲極為奇異的聲響，似乎是金鐵交鳴，又似乎是木石相擊，其聲鏗然，入耳若鳴。

朝陽曦曦，晨風依依，天青雲白，空山寂寂，管寧陡然聽見這種聲響，不禁為之一驚，趕前兩步，想轉到山彎那邊去看個究竟。

但他腳步方抬，目光動處，却也不禁驚得呆住了，前行的腳步，再也抬不起來。

山崖，遮去了大部由東方射來的陽光，而形成一個極大的陰影，橫亘在山下，山下的陰影裏，此刻却突地多了一個人。

管寧抬目處，只見此人鶉衣百結，鳩首泥足，身軀瘦削如柴，髮鬢蓬亂如草，只有一雙眼睛，却是利如閃電，正自瞬也不瞬地望着管寧，但是，使管寧吃驚的，却是這鶉衣丐者，竟然亦是跛足，左脅之下，挾着一根鐵拐杖。

這形狀與這鐵拐杖，在管寧的記憶中，仍然是極其鮮明的。

他清楚地記得在那四明山莊後院小亭裏的丐者屍身，清楚地記得那隻半截已自揷入地下的黑鐵拐杖，也更清楚地記得，自己曾經親手將他們埋入土裏，在搬運這丐者屍身的時候，他也曾將那張上面沾血漬的面孔，極為清楚地看了幾眼。

「那麼，此刻站在我面前的人，却又是誰呢？難道是……？」

他驚恐地暗問着自己，又驚恐地中止了自己思潮，不敢再想下去。

這跛足丐者閃電般的雙目，向管寧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突地露出白森森的牙齒，微微一笑，一字一字地說道：「從那裏來？」

聲音是緩慢而低沉的，聽來有如高空落下的雨點，一滴一滴地落入深不見底的絕壑中，又似濃霧中遠處傳來的鼓聲，一聲一聲地擊入你的心房裏。

管寧下意識地點了點頭，往身後一指，却見這跛丐語聲之中，彷彿有着一種令人無法抗拒的力量，却全然沒有想到，自己和這跛丐素不相識，而他怎會向自己問話。

跛丐又自一笑，嘴皮動了兩動，像是暗中說了兩個「好」字，左脅下的鐵拐杖輕輕一點，只聽「篤」地一聲，他便由管寧身側走過。

管寧動也不動地站在那裏，心中突地一動，他便連忙捕捉住這個意念，暗自尋思道：「對了，他的左足是跛的，而另一個却是跛了右足。」

他恍然地告訴自己，於是方才的驚疑之念，俱一掃而空。

於是他暗自鬆了口氣，第二個意念，却又立刻自心頭泛起：「但是他怎地和那死去了的丐者如此相像，難道他們本是兄弟不成。」轉念又忖道：「他此刻大約也是往那『四明山莊』中去，我一定要將這凶耗告訴他，同時假如他們真是兄弟？我便得將死者的，遺物交還給

他。」

此刻，這生具至性的少年，又全然忘記了方才的煩惱，只覺自己的力量如能對人有所幫助，便是十分快樂之事，一念至此，便立刻回轉頭去，那知目光瞬處，身後的山路，却已空蕩蕩地杳無人影，只聽得「篤，篤」的聲響，從山後轉來，就這一念之間，這跛足丐者竟已去遠了。

他驚異地低呼一聲，只覺自己這半日之間所遇之事，所遇之人，俱是奇詭萬分，自己若非親眼所見，幾乎難以置信。

呆呆地企立半晌，他在考慮着自己是否應該追踪而去，心念數轉，暗嘆忖道：「這丐者身形之快，幾乎令人難以置信，我又怎能追得到他。」又忖道：「反正那死去跛丐的囊中，除了一串青銅制錢之外，就別無他物，我不交給他，都沒有大關係，何況以他身形之快，說不定等一下折回的時候，自會追在我前面，那時才說好了。」

於是他便又舉步向前行去，山風吹處，吹得他身上的衣袂飄飄飛舞，他伸出雙手，在自己一雙眼簾上擦拭一下，只覺自己身心俱都勞累的很，他雖非無縛鷄之力的文弱書生，但一日之間，水米未沾，目未交睫，再加上許多情感的激動，也足够使得任何一個人生出勞累之感了。

轉過山彎，他記得前面是一段風景勝絕的山道，濃蔭匝地之中，一灣清澈的溪水，自山左緩緩流來，潺潺的流水聲，啾啾的鳥語聲，再加上風吹枝葉的微籟，便交織成一首無比動聽的音樂。

於是白天，你可以在這林蔭中漏下的陽光碎影裏，望着遠處青葱的山影，傾聽着這音樂，晚上，如果這天晚上有月光或是星光的話，這裏更像是詩人的夢境一樣，讓你只要經過一次，便永生難忘。

是於管寧心中雖是思潮紊亂，却仍清晰地記得這景象，他希望自己能在這裏稍為歇息一下，也希望自己能在這裏靜靜地想一想，讓自己的理智從歇息中恢復，然後替自己決定一下今後的去向。

他到底年紀還輕，還不知道人生之中，有許多重大的改變，並不是自己的決定便可以替自己安排的，你說是嗎？

那知他身形方自轉過山彎，目光動處，只見山路右側，樹蔭之下，竟一排站着七、八個錦衣佩劍的彪形大漢，一眼望去，似乎都極為悠閒，其實個個面目之上，俱都帶着憂鬱焦急之色，尤其是當先而立的兩個身材畧為矮胖的中年漢子，此刻更是雙眉緊皺，不時以焦急的目光，望着來路，似乎是他們所等待着的人，久候不至，而他們也不敢過來探看一下。

管寧腳步不禁為之畧微一頓，腦海之中，立刻升起一個念頭：「難道這些人亦與那『四明山莊』昨夜所發生的慘事有關。」

却見當先而立的那兩個錦衣佩劍的中年漢子，已筆直地向自己走了過來，神態之間，竟似極為恭謹，又似極為躊躇，而目光之中的憂鬱焦急之色，却更濃重，這與他們都麗的衣衫與矯健的步履大不相稱。

管寧暗嘆一聲，忖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這些人又要來找我打聽四明山莊之事了。」心念一轉，又忖道：「這些人看來俱是草莽豪強一類人物，不知道他們究竟是和那些死屍中的那一個有着關係。」

動念之間，這兩個錦衣漢子已走到他身前，躬身行下禮去，管寧怔了怔，亦自抱拳一揖，只見這兩個漢子的目光在自己腰畔已經空了的劍鞘上看了兩眼，方自抬起頭來，恭聲說道：「閣下可是來自『四明山莊』？」

管寧微一頷首，却聽右側的漢子已接着說道：「在下于謹，乃是羅浮山中第七代弟子，此次在下的兩位師叔，承蒙四明山莊主寵召，由羅浮兼程趕來與會，在下們陪同而來，唯恐四明莊主怪罪，是以未上山打擾，還望莊主原諒弟子們不敬之罪。」

管寧又自一怔，方自恍然忖道：「原來他們竟將我當做四明山莊中人，是以說話才如此恭謹，唉——這些人一個個俱都衣衫都麗，氣宇不凡，但對四明山莊，却畏懼如斯，看來這『四明紅袍』倒真是個人傑了。」

一時之間，他對這四明莊主之死，又不禁大生惋傷之意。

這錦衣漢子語聲一頓，望見他面上的神色，雙眉微微一皺，似乎甚是不解，沉吟半晌，接着又道：「昨日清晨，在下等侍奉兩位師叔上山，兩位師叔本命弟子們昨夜子時，在山下等候，但弟子們久候不至，是以才斗胆上山，却也未敢冒犯進入四明山莊的禁地，閣下如是來自四明山莊，不知可否代弟子們傳達敝師叔一聲——」

管寧劍眉微軒，長嘆一聲道：「不知兄台們師叔是誰？可否告訴小可一聲。」

這錦衣漢子微微一怔，目光在管寧身上掃動一遍，神色之間，似乎對這少年竟然不知道自己師叔的名頭大為驚異，與身側的漢子迅速地交換了一個目光，便又垂首說道：「弟子們來自羅浮，敝師叔便是江湖上人稱『彩衣雙劍』的萬化昆仲，兄台如是來自四明山莊，想必一定見着他們兩位吧！」神態雖仍極為恭謹，但言語之中，却已微帶疑惑之意。

管寧俯首沉思半晌，忽然想到那個手持長劍，死後劍尖仍然搭在一起的錦衣胖子 不禁一拍額前，恍然說道：「令師叔想必就是那兩位身穿錦衣，身軀矮胖的中年劍手了。」

這兩個錦衣漢子不禁又自對望一眼，心中疑惑之意，更加濃厚，原來那「彩衣雙劍」，本是江湖中大大有名的人物，武林中人，幾乎沒有人不知道羅浮劍派中，有這兩個出類拔萃的劍手，此刻管寧如此一問，却顯見得是從未聽過這兩人的名頭，這兩個錦衣漢子不禁暗中尋思道：「他如是『四明紅袍』的門下弟子，又怎會不知『羅浮彩衣』之名。」但他眼見了管寧氣宇軒昂，說話的神態，更似乎根本未將自己兩位師叔放在心上，又不禁對他的來歷，大生驚異，他也怕他是江湖中什麼高人的門下，是以便不敢將自己心中的疑惑之意表露出來，他們却不知道管寧根本不是武林中人，「羅浮彩衣」的名頭再響，他却根本沒有聽過。

却聽管寧又自追問一句：「令師叔可就是這兩位嗎？」

那自稱「于謹」的漢子便頷首道：「正是！」稍頓一下，又道：「閣下高姓大名，是否四明莊主的門下，不知可否見告，如果方便的話，就請轉告敝師叔一聲。」

管寧又自長嘆一聲，截斷了他的話，沉聲說道：「在下雖非四明山莊中人，但對令師叔此刻的情況，却清楚得很——」說到這裏，他忽然覺得自己的措詞，極為不妥，目光轉處，却見這兩個彩衣漢子面上却已露出留意傾聽的神色來，沉吟半晌，不禁又為之長嘆一聲，接着道：「不瞞兩位說，令師叔……唉，但望兩位聞此噩耗，心裏不要難受……」他心中雖想將此事很婉轉地說出來，但却又不知該如何措詞，是以說起話來，便覺吞吐的很。

這兩個錦衣中年漢子面上神色倏然一變，同時失聲驚道：「師叔他老人家怎樣了？」

管寧嘆道：「令師叔在四明山莊之中，已遭人毒手，此刻……唉！只怕兩位此後永遠再也無法見着他們兩位之面了。」

這句話生像是晴天之霹靂，使得兩個錦衣中年漢子全身爲之一震，面色立刻變得灰白如死，不約而同地跨前一步，驚呼道：「此話當眞？」

管寧緩緩頷首道：「此事不但是在下親目所見，而且……唉，兩位師叔的遺體，亦是在下親手埋葬的。」

却見這兩個錦衣漢子雙目一張，目光突地暴出逼人的神采，電也似的在管寧身上凝目半晌，那自稱「于謹」的漢子右肘一彎，在右側漢子的脅下輕輕一點，兩人齊地退後一步，右腕一翻，只聽「嗆啷」一聲，這兩人竟然齊地撤下腰間的長劍來。

剎那之間，寒光暴長，兩道青藍的劍光，交相錯落，繽紛不已，顯見這兩人的劍法，俱都有了驚人的造詣，在武林之中，雖非頂尖之輩，却已是一流身手了。

管寧劍眉一軒，沉聲道：「兩位這是幹什麼？」

于謹脚步微錯，厲叱道：「敝師叔們是怎麼死的？死在誰的手上？哼哼，難道四明山莊裏的人都已死盡死絕，敝師叔就算眞的死了，却也毋庸閣下動手埋葬，閣下究竟是誰，若不好生說出來，哼，那我兄弟也不管閣下是何人門下，也要對閣下不客氣了！」

一時之間，管寧心中，滿充不平之氣，他自覺自己處處以助人爲本，那知却換得別人如此對待自己，他助人之心雖不望報，然而此刻却自也難免生出氣憤委屈之意。

望着面前繽紛錯落的劍光，他非但沒有畏縮，反而挺起胸膛，瞠目厲聲道：「我與兩位素不相識，更無仇怨，何必危言聳聽，欺騙兩位，兩位如不相信，大可自己去看上一看，哼，老實告訴兩位，不但兩位師叔已經死去，此刻四明山莊中，只怕連一個活人都沒有，如非如此，在下雖然事情不多，却不會將四明山莊數十具屍身都費力埋葬起來。」

此刻他對此事的悲憤惋傷之心，已全然被憤怒所代，是以說起話來，便也語鋒犀利，遠非方才悲傷嘆息的語氣。

語聲方了，眼前劍光一斂，那兩個錦衣漢子一齊垂下手去，驚道：「你說什麼？」

此四字語聲落處，身後突又響起一聲驚呼：「你說什麼？」

這兩個錦衣漢子不禁又爲之一驚，旋目回身，眼前人影突地一花，只聽「颼」然幾聲，管寧身前，便又已多了四個高髻藍衫的中年道者，將管寧團團圍在中間，八道利如閃電的目光，一齊凝注在管寧身上，又自齊聲問了一句：「閣下方才說的什麼？」

那兩個錦衣漢子面上倏然恢復了冷冷的神氣，目光向左右瞟了一眼，于謹便自乾笑一聲道：「我當是誰？原來是武當門下到了，好極，好極，四位道兄可曾聽到，這位仁兄方才在說，此次前來四明山莊的人物，此刻自經全都死了，哈哈——」他又自乾笑數聲，接道：「峨嵋豹囊，四明紅袍，終南烏衫，武當藍襟，君山雙殘，太行紫靴，少林袈裟，羅浮彩衣，居然同時同地，死在一處，四位道兄你聽聽，這是否笑話。」他邊說邊笑，但笑聲却是勉強已極，甚至已略帶顫抖，可見他口中雖說不信，心中却非完全不信，那四個藍衫道人冷瞟了他一眼，其中一個身材頎長的道者微微一笑，冷然道：「原來是于謹，費慎兩大俠，難道此處四明之會，令師也到了嗎？」

于謹手腕一翻，將手中的長劍，隱在肘後，一面含笑答道：「此次四明之會，家師雖未親來，但在下的兩位師叔全都到了，而且到的最早。」他語聲微頓，另一錦衣漢子費慎却已接道：「在下等恭送敝師叔等上山之際，曾經眼見終南山的烏衫獨行客，四川峨嵋的七毒雙煞，嵩山少林寺，達摩院的兩位上人，太行紫靴尊者座下的『四大金剛』中伏虎，移山兩位金剛，以及太行雙殘中的公孫二先生公孫右足，都相繼上了四明山莊，此刻四位護法已都來了，想必武當的藍襟眞人的法駕，也到了四明山，那麼——」他乾笑幾聲，眼角斜瞟，冷冷瞥了管寧一眼，又道：「這位仁兄竟說四明山莊中再無活人，普天之下，只怕再也無人會聽這種鬼話。」

管寧劍眉再軒，怒道：「在下所說的話，兩位如不相信，也就罷了，在下沒有一定要兩位相信之意。」

方才費慎所說的話，他每字每句，都仔仔細細地聽在耳裏，再在心中將他所說的人，和自己在四明山莊後院之中，由院中小徑一直到六角涼亭上所見的屍身對照下，不禁爲之一切恍然，暗中尋思道：「我最初見到的中年壯漢和虬鬚大漢，想必是那『太行紫靴尊者』座下的兩位金剛，而那兩個矮胖的錦衣劍手，自然是『羅浮彩衣』，三個藍袍道人，定是武當劍客，兩位僧人便是少林達摩院中的高僧了。」

他思路略爲停頓一下，又忖道：「亭中的紅袍夫婦，自是『四明紅袍』莊主夫婦，一身黑衣的枯瘦老者，是終南的『烏衫獨行客』，跛足丐者，顧名思義，除了『君山雙殘』中的公孫右足外，再無別人，而我方才所見跛丐，自也便是『君山雙殘』中的另一人了，只因他來的稍遲，是以僥倖避過這場刼難。」

想到這裏，他却又不禁皺眉，道：「但是他們口中所說的四川峨嵋的『七毒雙煞』又是誰呢？該不會是那已經喪失記憶的白袍書生吧，他身畔既無豹囊又只是孤身一人……那麼，此人又是誰呢？」

須知他本是聰明絕頂之人，這費慎一面在說，他便一面在想，費慎說完，除了這最後一點疑問之外，他也已想的十分淸楚。

但是費慎的最後一句話，但又使他極爲憤怒，是以費慎語聲一了，他便厲聲說出那句話來。

費慎冷笑一聲，道：「如不相信，也就罷了——哼哼，閣下說話倒輕鬆的很，如果這樣，那豈非世上之人，人人俱可胡言亂語，再也無人願講眞話了。」

管寧心中，怒氣更如浪濤澎湃而來，吶吶地楞了半晌，竟自氣得說不出話來。

費慎面上的神色，更加得意，那知那瘦長道人却仍然滿面無動於衷的樣子，伸手打了個問訊，竟自高喧一聲佛聲，緩緩說道：「無量壽佛，兩位施主所說的話，聽來都有極有道理，若說這些武林中名重一時的武林人物，在一夜之間，俱都同時死去，此話不但難以令人置信，而且簡直有些駭人聽聞了。」

于謹立刻乾笑一聲，接口道：「就算達摩尊者復生，三手眞人再世，只怕也未必能令這些人物同時死去，當今武林之中，武功雖有高過這幾位的人，譬如那西門——」

「西門」兩字方一出口，他語聲竟自倏然而頓，面上的肌肉，也爲之劇烈地扭曲了一下，彷彿倏然之間，有條巨大的蜥蜴，鑽入他衣領，沿着他背脊爬過一樣，使得他隱在肘後的長劍，都不禁微微顫抖了起來，半晌之後，他方自接道：「他武功雖高，但若說他能將這些人一舉殺死，嘿嘿，却也是萬萬無法做到之事。」他強笑兩聲，爲的不過是壓下心中的驚恐而已，他却還是沒有將「西門」之後的名字說出來。

管寧心中一動，忖道：「聽他說來，四明山莊中的這些屍身，竟然是武林中的頂尖高手，但那『西門』却又是誰呢？怎地他對此人竟

如此懼怕？」

却聽那頎長道人已自緩緩說道：「費大俠所說的話，正是武林人所俱知之事——」他目光緩緩轉向管寧，接道：「但是這位施主所說之話，貧道看來，想必亦非憑空捏造，想那四明山莊近在咫尺，他如在說虛言，豈非立卽便能拆穿，那麼非但于，費兩位大俠不能放過，便是貧道，也萬難容忍的。」

于謹微一沉吟，接口道：「此人明知四明山莊千步以內，便是禁地，武林中人不得允許，擅入禁地，能够全身而退的，十年來幾乎從未有過，我等又豈會爲了他的幾句胡言亂語，而作出觸怒四明莊主之事呢？」

那頎長道人一笑道：「但是如是虛言，却又是爲着什麼？我看還是請這位施主將自己所見，詳細對咱們說上一遍，那麼是眞是僞，以于，費兩位之才，想必也能判斷，如果此事當眞，『彩衣雙劍』以及貧道等的三位師兄，俱已死去，那不但你我要爲之驚悼，只怕整個武林，也會因之掀起巨浪，如果此事只是憑空捏造的，那麼——到那時再說亦不算遲呀！」

這頎長瘦削的道人，一字一句，緩緩說來，不但說的心平氣和，淸晰已極，而且面目之上，始終帶着笑容，似乎這件關係着他本身同門的生死之事，並未引起他的心緒激動。

但于謹，費慎，以及此時已圍聚過來的另外五個彩衣大漢，却個個都已激動難安，但這頎長道人，却正是武當掌門藍襟眞人座下的四大護法之首，地位雖還比不上已自到了四明山莊中的「武當三鶴」，但却已是武林名重一時，一言九鼎的人物，是以他所說的話，人家心中雖然氣憤，却也只得默默聽在耳裏，並未露出反對的神色來。

管寧暗嘆一聲，此刻他已知道，自己昨夜不但遭遇了許多煩惱，並且已捲入一件足以震動天下的巨大事件漩渦之中。

這在昨夜他月下漫步深山，高吟佳句的時候，是再也想不到一夜之間，他自身有如此巨大的變化的，而此刻勢成騎虎，再想抽身事外，他自知已是萬萬無法做到的事了。

於是他只是長嘆，將自己所遇之事，一字不漏地說出來，在說到那白袍書生之際，聽着的人，面色都不禁爲之一變，甚至那面上永遠帶着笑容的頎長道人，面色竟也爲之變動一下，面上的笑容，也在刹那之間，消失於無影之中了。

管寧心中一動，但却又接着說了下來，於是又說到那兩個突然而來，突然而去的奇詭怪人，于謹立刻接口問道：「此兩人腰間是否各各帶着一個豹皮革囊。」

管寧搖了搖頭，又說到那奇異的翠裝少女，費慎便脫口道：「難道是黃山翠袖門下？」

管寧又搖了搖頭，表示不知道，然後便滔滔不絕地將一切事都說了出來，却未說到那白袍書生的喪失記憶，因爲他此刻已對這白袍書生生出同情之心，是以便不願將此事說出來。

他話雖說得極快，但仍然說了頓飯時候，直說的口枯舌燥。

而那些彩衣大漢以及藍衫道人，却聽得個個激動不已，不住地交換着驚恐，疑懼的眼色，却沒有一個出言插口一句。

管寧語聲一頓，轉目望去，只見面前之人，各各面面相覷，半晌說不出話來。

良久，良久——

于謹方自長長嘆了口氣，面向那頎長的藍袍道人，沉聲說道：「此事既然不假，確是駭人聽聞，在下此刻，心中已無主意，道兄高瞻遠見，定必有所打算，在下等只唯道兄馬首是瞻了。」

却見這武當掌門座下的四大護法之首藍雁道人俯首沉吟半晌，緩緩說道：「此事之複雜離奇，亦非貧道所能揣測，不瞞于大俠說，貧道此刻心中不知所措，只怕還遠在于大俠之上哩！」

他語聲一頓，又道：「兩位素來謹慎，俱是羅浮一派的掌門大俠身旁最最親近之人，此次『四明莊主』飛柬邀請你我師長到此相聚的用意，兩位想必是一定知道的了。」管寧話一說完，便自凝神傾聽，直到此刻，他對此事的來龍去脈，仍然是一無所知，只知道自己此刻不但已捲入漩渦，只怕還已變成衆矢之的，只要與此事有關的各門各派，誰也不會放過自己。一定要將自己詳細地問上兩遍，自己此刻雖已煩惱，但更大的煩惱只怕還在後面哩。

是以他便希望從這些人對話之中，探測出此事的一些究竟來，更希望從他們的口中，探測出那白袍書生的眞正來歷。

然後他便可以將它告訴白袍書生自己，完成自己所許的諾言。

只要此事眞相一白，知道了眞兇是誰？他還要完成他另一個諾言——他還要替無辜慘死的囊兒復仇，是以他更希望從他們口中，知道那兩個奇詭怪人的來歷，而此刻他已猜出一點，這兩個枯瘦如竹的惡人，便是那峨嵋豹囊，七毒雙煞。

無論如何，這件事牽涉如此之廣，又是如此複雜隱秘，是以敘述起來，便不得不十分詳細，因爲這樣縱然會使人生出一些累贅的感覺，却總比讓人聽來含含糊糊，莫名其妙好些。

於是，這林蔭下的山道，就變的更加幽靜。一片浮雲飄來，掩住已由東方升起的太陽，由林葉間漏下的細碎彩光，已自一齊消逸無踪，甚至連啾啾鳥語聲，潺潺流水聲，以及風吹木葉聲，聽來都遠不及平日的美妙了。

却見于謹、費慎對望一眼，各自垂頭去沉吟半晌。

于謹方自乾咳一聲，道：「四明莊主柬邀家師之事，在下知道的，亦不甚淸楚，只知道那不但有關一件隱沒已久的武林異寶的得主問題，還有關另一件很重大之事，至於此事究竟是什麼，柬中却並未有提及，在下自也無法知道了——」

藍雁道人微微頷首，說道：「是以貧道亦十分奇怪，因爲這兩件事其中之一，並不值得如此勞師動衆，另一件事，却又全然沒有任何根據，家師接柬之後，便推測此中，必定有所陰謀，此刻看來，家師的推測，果然是不錯的了。」

這武當四大護法的其餘三人，一直都是沉默地站在旁邊，一言不發，似乎他們心中所想說的話，就是藍雁道人已經說出來的，是以便根本無須自己再說一遍，而另外一些彩衣大漢，無論身份地位，都遠在于、費兩人之下，是以更沒有說話的餘地。

于謹微一皺眉，又道：「令在下奇怪之事，不僅如此，還有此次四明之會，怎地不見黃山翠袖，點蒼青衿，以及崑崙黃冠三人，甚至連他們門下弟子都沒有，而那與普天之下武林中人俱都不睦的魔頭却反而來了，而且也只有他一人沒有死去。」

管寧心中一動：「難道他說的便是那白袍書生？」

却聽那藍雁道人接道：「貧道却認爲『七毒雙煞』大有可疑。」他目光又向管寧一轉，接道：「從這位施主口中，貧道推測在四明莊主的止步橋前，襲向他的暗器，便定是這以暗器馳名天下的『峨嵋豹囊』囊中七件其毒無比的暗器中最最霸道的『玄武烏煞，羅喉神針』，兩位不妨試想一下，接柬而來之人，他兩人並未死去，又在六角亭中一掌擊斃了這位施主

奇人奇事

幼犢猛於虎

神光

伍伯生在書房看書，書的旁邊放着一小碟松針。所謂松針卽是松的葉子，因形狀似針，故鄉人皆以松針稱之不叫松葉。

伍伯生看來有五十了，但仍健壯，跟他一起的是一個七八歲大的孩子。他是伍伯生的孫兒，叫小虎子。

每天早上總能看到小虎子跟在爺爺身邊比手劃脚，十分開心。伍伯生爲人隨和，和甚麼人都相處得來，他家人少，只有一老一少，生活簡單，靠他每天到河裏去釣魚，也能生活過得很舒適。

大約是六年前吧，一個雨後的傍晚，有個漢子背了個一歲左右的小孩子，拄着一根木枴，頗爲吃力地走進這大圍村借宿，農村人情總是比較純厚的，來人的要求輕易便可辦到，而且，一經住下就住了七年，小孩子長到八歲了。他就是小虎子，那個漢子是他爺。

老人原來是幹甚麼的，沒有人知道，他自己也完全不提，大家只知道他略懂醫術，精於跌打，他來了之後，七年來已經替村人醫治好許多傷手折脚的人，所以過年過節，總有人送鷄送鴨的給他，但他從來不受，任憑對方怎麼說也不受。後來大家知道他的孫子喜歡吃鷄蛋，便送他一些鷄蛋，只要數量不多，三幾隻，他是收的，多了，他就索性不收，人們摸準了他的性子，每次也只送三數隻了。

小虎子長得很壯健，一年四季，不分夏天多天，都愛泡在河裏，衣服也穿得少，有人問他凍不凍，他就搖頭說不凍。如果對方不信他還可以除去衣服吹北風呢。

大約是小虎子三歲的時候吧，他就早上跟爺爺要拳踢腿了，但他一直受到爺爺極嚴格的管制，從不跟別的孩子打架，就是吃了虧，也不還手。沒人知道如何把他教成這樣，實在使人難明。

這一天，天陰陰的，刮着大風，看來是要下雨了。老爺爺正在書房中看書，左手則用手指拈起松針，一根根的彈出去。說也不信，每一松針都射中一隻蚊，把牠釘在天花板或牆壁上。碟中的松針越來越少了，他便叫：「小虎子，你在那裏，給爺爺摘些松針來！」

「爺爺，我早摘來了！」小虎子跳着笑着地跑向書房，把一束松針放到桌上那小碟裏！

小虎子九歲之後，晚上也練功了！他白天讀書，晚上練武，轉眼便過了兩年，小虎子十一歲了，爺爺帶他上山，帶他下水，用各種各樣的方法鍛鍊他，都感到滿意，覺得有此孫子，心滿意足了。

又一天的早上，小虎子正在河邊學爺爺釣魚，突有兩三個人帶了獵狗經過，這本來河水不犯井水的，偏那幾個人惹事生非，把小虎子的魚簍踢翻，倒了一地魚！

「你怎麼踢倒了我的魚！你要賠我！」小虎子大聲叫嚷。

「誰踢你的魚？你的魚簍阻住我的去路，碰着我的脚，我未罵你，你倒先罵我？」最矮那一個說，說時還擠眉弄眼，向他同行的人打眼色，不用說，是有意尋小虎子的開心了。

小虎子一直不喜打架，別人也尊重他，稱讚他，想不到這幾個陌生人如此蠻橫不講道理，他氣極了，霍的站起身，似要找對方晦氣，但他却忍住了，一聲不响的俯身拾回自己的魚。

突然，一頭獵狗向他一撲，要咬他的手，他一急，本能地用另一隻手反擊獵狗，一拳打出，不偏不倚的打在狗鼻上，把那隻獵狗打得狂吠狂竄，鮮血由狗口狗鼻中流出來，十分恐怖。那三個陌生人變色了，喝道：「臭小子，小雜種，你敢打傷我們的狗，你要償命！」

「老姜，你跟他吵甚麼，帶他回去見老爺就是！」

「是！」老姜先回答了同伴，再向小虎子說：「小雜種，走，跟我們去見高老爺！」

「放屁！誰管你高老爺矮老爺，你隻狗咬我，我不打牠，讓牠咬嗎！快滾！」

「走！小雜種，你……哎呀！」矮個子的老姜被小虎子出其不意的打了一拳，痛得彎下了腰，掩着小腹一連退了幾步！

「老姜，你怎麼啦？」同伴問。

「別說了，眞他媽的倒霉！這小子，力氣眞大！痛極了！」

「你挨不起他一拳眞這麼稀鬆？」

「稀鬆？別吹牛，你去試試就知！」

「我偏不信！老姜，你看我的！」第二個人撲向小虎子了。小虎子這時正以釣桿打了另一隻獵狗兩下，打得牠縮起了一條後腿，只用三隻脚跳着走，也汪汪不絕的狂叫不休。

第二個出手的叫馬通，他本是豪氣十足的，此刻也小心多了，同時，這時候，村中也有人追出來了，因爲這三個人在村中强搶了東西，又調戲了女人，村人見到他們，自然是鼓躁起來，替小虎子助威！

小虎子聽說好朋友的娘受了這幾個人欺負，他恨極了，丟了魚竿，迎擊馬通，一拳又一拳，一掌再一掌，直把對方打得哇哇大叫！

「小虎子，小心背後！」有人大叫。

小虎子回頭一望，看到那個高大個子的壯漢正揮棍向他猛砸下來，急忙一閃，就地一滾，已到了那人身邊，雙掌齊發，一齊打在大漢的右脇，痛得大漢「哎呀」一聲，連棍也舉不起，拖棍後退！不過，他到底功力比另兩個同伴好，忍着痛，一挺腰，雙手一緊，沉馬坐勢，揮棍再橫掃。同時揚聲助威，大喝：「臭小子，你活不了啦！」

「小虎子，『青蛙跳水』，『喜鵲蹬枝』，上啊！」一個蒼勁的聲音說，小虎子口中一聲「爺爺」，身子已經彈起來，躍高跟上，然後雙足一登，借對方的棍力，疾撲大漢，給予一招「鐘鼓齊鳴」，嚇得大漢連棍也丟了，急忙後退，同時大叫：「老匹夫，你敢教孫子作惡打我！」

伍伯生不答他的話，却對孫子說：「小虎子，狠狠的打他！記住了，若吃敗仗，就別叫我爺爺！」

小虎子得到爺爺鼓勵，精神大振，勇猛百倍，把三個大漢打到跪地求饒，退還奪去村人的財物之外，再叩頭道歉，才獲放走！小虎子威極了。

的書僮，最後又乘隙發出暗器，爲的無非是想將親眼目睹此事之人殺之滅口而已。」

他語聲微頓，管寧只覺心頭一寒，却聽他又已接着說道：「此事若眞是兩位所爲，他們爲的又是什麼呢？難道爲的是那……」語聲竟又一頓，隨之冷「哼」一聲，接道：「難道這兩人竟未想到，如此一來，普天之下，還有他們立足之處嗎？」

費愼長嘆一聲，道：「只是以他兩人的身手，又怎能使得四朗紅袍，公孫右足，以及『武當三鶴』這幾位武林奇人的性命喪在他手上呢？」

藍雁道人雙眉一皺，伸出右手，用食、中二指，輕輕敲着前額，喃喃低語道：「難道眞的是他？」

手指突地一頓，倏然抬起頭來，凝注管寧半响，緩緩說道：「施主上體天心，不惜費心費力，將死者屍身埋葬，此事不但貧道已是五內感銘，武林定將同聲稱頌，便是上界金仙，玉宮王母，也會爲施主這無量功德爲施主增福增壽的。」

管寧怔了一怔，不知道這道人此刻突然說出這種話來，究竟是何用意。

却聽他語聲微頓，便又接道：「只是施主埋葬死者屍身之際，不知有否將死者囊中遺物看過一遍。」

管寧朗聲道：「不錯，在下確實有將死者的囊中遺物，全部取了出來，放在一處，但在下却無吞沒之意，只是想將這些遺物，交與死者家屬親人而已，在下此心，可以表諸天日，各位如——」

話猶未了，藍雁道人已自連連擺手，他便將語聲倏然中止。

目光瞬處，却見這藍雁道人此刻目光之中，忽地閃出一種奇異的光采，緩緩又道：「施主不必誤會，貧道此問，並無他意，施主誠實君子，貧道焉有信不過之理，只是——」

他奇異地微笑一下，方才接道：「不知施主可否將這些遺物，是些什麼東西，告知貧道，唉——此語雖不近情，但此事既是如此，想施主定必能夠答應的吧！」

管寧凝思半响，慨然道：「此事若是關係重大，在下自無不說之理——」他方自說到這裏，那于謹、費愼便又匆匆對瞥一眼，竟也閃過一絲奇異的光采，但管寧却未見到，兀自接口說道：「此中其實並無特殊之物，只有太行兩位金剛囊中的一串明珠，少林兩位禪師囊中的兩份度牒，武當三位道長所携的數卷經文，以及那位烏衫老者貼身所藏的一封書信，還算是較爲特殊的東西外，其餘，便沒有什麼東西了。」

于謹、費愼，以及藍雁道人等，面上都爲之露出失望的神色。

管寧又自沉思半响，突又說道：「還有那位公孫先生囊中的一串制錢，似乎亦非近年所鑄之錢，但——」

那知他語猶未了，于謹、費愼、藍雁道人等却俱神色一變，幾乎同時跨前一步脫口問道：「這串制錢在那裏？」彼此望了一眼，又各自退回身去，但面上激動的神色，却仍是有增無減，又幾乎是同聲問道：「這串制錢是否黃繩所串，形狀也畧爲比普通制錢大些。」

管寧微微一怔，心中大奇，他雖覺那串制錢較爲古樸，但却再也無法想到這串錢會令這些武林豪士如此激動。

更令他奇怪的是，普通制錢大多串以黑繩，而這串制錢竟串以黃繩，這種特殊之事藍雁道人並未見到，却又怎地像是見到一樣。

他不禁在心中暗自尋思道：「難道這串制錢之中，又隱藏着一些秘密，而這秘密却又與昨夜之事有關。」

可是他却無論如何也無法將一串制錢和一件牽涉極廣的武林恩怨聯想在一處，只有緩緩點了點頭，滿心疑惑地答道：「不錯，這串制錢正是串以黃繩，但只有十餘枚而已。」

目光轉處，却見面前所站之人，個個俱都喜動顏色，生像是這串制錢比那明珍珠寶還要珍貴的多。

藍雁道人的手指，緩緩落下，落在腰間的劍柄上，目光瞬也不瞬地望着管寧，沉聲說道：「這串制錢干係甚大，放在施主身上定必不甚方便，還是請施主將之給於貧道。」

于謹、費愼同時大聲喝道：「且慢。」

藍雁道人冷「哼」一聲，目光斜睨道：「怎的。」本已握在劍柄上的手掌，似乎握的更緊了些。

另三個藍衫道人雖仍一言不發，但神色之間，也已露出緊張之色來。

于謹乾笑一聲，道：「道兄玄門中人，這串制錢，依在下之見還是交給在下的好。」

藍雁道人目光一凜，突又仰天狂笑起來，一面大笑着道：「人道于謹、費愼，一生之中，最是謹愼，但我此刻看來，却也未必。」

于謹、費愼俱都面色一變，伸手隱在背後，向後面的彩衣大漢們，悄悄做了個手式，這些彩衣大漢便亦一齊手握劍柄，目光露出戒備之色，生像是立刻便要有一番巨鬥似的。

却見藍雁道人笑聲倏然一頓，面上便立刻再無半分笑意，冷冷又道：「此時此刻此地，無論在情在理在勢，閣下要想這串『如意青錢』，只怕還要差着一些，我看，閣下還是站遠些吧。」

這本來說起話來，和緩沉重，面上亦是滿面道氣的道人，此刻笑聲如梟，一笑之下，不但滿面道氣蕩然無存，說話的聲調語氣，竟亦變的鋒利刺人，管寧冷眼旁觀，只覺他那裏還像是個出家的道人，簡直是像是佔山爲王的强盜。

他再也想不到人們表情的變化，會有如此巨大，一面却又在心中暗忖：「難道這串制錢竟叫做『如意青錢』，竟能使得這出自名門的道人變得如此模樣。」一串看來並沒有什麼特殊顯目之處的制錢，竟然被稱爲「如意」，又能使得一個看來謙謙有禮，道氣泱然的道人變成一個强盜，這實在是他無法想像的事。

他心中正自大爲奇怪，却聽于謙已自冷「哼」一聲，厲聲道：「只怕這也未必吧！」手腕一翻，始終隱在肘後的長劍，便隨之翻了出來。

幾乎就在這同一刹那之中，管寧只聽得又是「嗆啷」數聲，龍吟之聲不斷，滿眼青光暴長，四個藍衫道人，竟亦一齊撤出劍來。

六柄長劍，將管寧圍在中央，管寧劍眉一軒，朗聲說道：「各位又何必爲這串制錢爭執，這串制錢，本非各位之物，在下也不擬交給各位。」這正直磊落的昂藏少年，此刻對這于謹、費愼，以及這些藍衫道人的貪婪之態，大生厭惡之心，是以便說出這種話來，却全然沒有考慮到自己雖具武功，又怎是這些人的敵手，人家若是持强硬搶，自己便連抵抗之力都沒有。

他說話的聲音雖極清朗，那知人家却生像是根本沒有聽到他的話一樣，又像是他所說的話，根本無足輕重，是以雖然聽在耳裏，却未放在心上。

只聽藍雁道人又自冷冷一笑，目光閃電般在于謹、費愼，以及他們身後的五個彩衣大漢身上一掃，一字一字地冷冷說道：「我由一至五，數上一遍，你們若不應聲退後十步的話，哼哼！」

（未完）

一棒喝武林

結奇俠義救紅顏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一條龍史秀龍，接獲月姑情簡，自份必死，爲求生前享受，大事揮霍，但距授首日仍差一月已囊空如洗，飢渴難忍之際，半爲仗義，半爲療飢，賣命給上官亭，往九龍山拯救其女上官飛燕，抵步後，驀見整個山寨化爲灰燼，寨中遺屍纍纍，遍尋不獲上官飛燕遺骸，正擬下山，爲鄺羽及其四盟弟汪焦雲，項若廷，楊南遜，言公臣阻住去路，向史秀龍盤問，史秀龍將來此目的說出，他本不願把接到月姑情簡之事說出，但因不慣說謊，終和盤托出，鄺羽詰問他在何時與月姑相晤，他答稱中秋夜——

鄺羽屈指一算，道：「這麼說，你還有二十二天可活——約會的地點在何處？」

史秀龍道：「沒有說明地點，月姑從不講定約會的地點，時間一到，她自自然然會找上所約會的男人。」

鄺羽微微頷首道：「嗯，老夫所聽到的傳說亦是如此，那麼你準備如何對付她？」

史秀龍道：「我準備屆時與她盡情快樂一番，然後引頸就戮。」

鄺羽道：「好窩囊。」

史秀龍脹紅了臉，道：「不錯，我是有些窩囊，但是過去數年來，凡是收到『月姑情簡』的人，有誰能從她劍下逃生的？去年死在她『今宵月下劍』的『鐵劍書生萬寶玉』，他的功夫比我高明得多，他都難逃一死，我豈能得天獨厚？」

鄺羽道：「這倒也是事實。」

史秀龍道：「現在我可以走了吧？」

鄺羽道：「你何處去？」

史秀龍道：「回去通知上官飛燕的父親，告訴他其女已亡，然後……」

「怎樣？」

「我還有二十二日可活，如有機會，可再賣一次命，得些金錢享受享受。」

「上官飛燕的父親住居何地？」

「朱仙鎭。」

「叫甚麼名字？」

「上官亭。」

鄺羽轉對黑蛟神項若廷道：「四弟，你替他跑一趟吧！」

黑蛟神項若廷點頭應是，立即轉身而去。

史秀龍一怔道：「他哪裏去？」

鄺羽道：「代替你去通知上官亭。」

史秀龍愕然道：「這是甚麼意思？」

鄺羽道：「因爲老夫要買你的命。」

史秀龍倒沒料到他有這一手，心中大不自在，道：「慢來，慢來，你還沒有問我肯不肯呢！」

「你不是說還想賣一次命？」

「不錯，但是——」

「那麼你憑什麼不賣給老夫？」

「這個……」

「你要賣多少錢？」

「你恐怕買不起」

「說說看。」

「我要十萬兩銀子。」

「好！」

「甚麼？」

「老夫買了！」

秀史龍實在不願把命賣給他，只道十萬兩銀子必可嚇退他，現見他一口答應，頓時大爲後悔，吶吶地道：「鄺大當家買我命幹麼？」

鄺羽道：「不幹甚麼，要讓你去痛痛快快玩樂一番，如此而已！」

史秀龍搖頭道：「我不明白！」

鄺羽道：「唯一的條件是，你拿了十萬兩銀子之後，必須在濟南府玩，不得離開濟南府一步。」

史秀龍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了，你是要把我史秀龍當作魚餌？」

鄺羽道：「對了。」

史秀龍搖頭道：「對不起，我不幹！」

鄺羽道：「爲甚麼？」

史秀龍道：「我雖然不喜歡『月姑』，但是能有機會跟她睡一覺，亦是人生一大快事，我不希望有人在中秋夜那天，破壞我和她的好事！」

鄺羽道：「但那可以使你活命。」

史秀龍搖搖頭道：「不可能，當今武林，

沒有人能鬥得過『月姑』的！」

鄺羽冷笑道：「你是說老夫鬥不過她？」

史秀龍道：「是的。」

鄺羽突然仰天大笑起來。

他的笑聲，宏亮如雷，震得人耳鼓發鳴，而在宏亮的笑聲中，却含蘊着無比的憤怒和自負！

史秀龍道：「鄺大當家不必生氣，據我所知，過去曾有幾十位武林高手圍捕她，結果反被她殺死，由此可知——」

「住口！」

鄺羽突地停止大笑，滿面盛怒道：「你只要把命賣給老夫就是了，其餘不必過問！」

史秀龍搖頭道：「我不賣！」

鄺羽濃眉一揚道：「爲甚麼？」

史秀龍道：「我也說不出理由來，只覺得把命賣給你不大妥當。」

鄺羽沉哼一聲，說道：「三弟，把錢付給他！」

五通神言公臣探手入懷，掏出一張銀票，上前遞給史秀龍，道：「這是五萬兩的票子，可在濟南府『寶山錢莊』領取，另半數改天送上。」

史秀龍不接受，搖頭道：「抱歉，我眞的不賣了。」

五通神言公臣冷冷一笑，說道：「你賣了，至少還可活二十二天，若是不賣的話，嘿嘿嘿……」

史秀龍不怕反笑，道：「早二十二天死，也吃虧不了多少！」

五通神言公臣殺氣陡盛，道：「當眞？」

史秀龍道：「閣下若不信，何妨試試！」

五通神言公臣回望鄺羽徵詢意見，鄺羽點點頭，他於是把銀票收回懷中，道：「那麼，老夫跟你走幾招試試，但你若敗了呢？」

史秀龍道：「敗了我也不賣！」

五通神言公臣的雙手十指忽然响起了「必卜」之聲，冷笑道：「好，你小子很有志氣，今天你若能在老夫掌下走過五十招，老夫就放你下山，絕不爲難你！」

史秀龍道：「一言爲定！」

他說幹就幹，鐵棒一掄，朝着對方頭額直砸下去！

五通神言公臣不慌不忙的錯步側身，接着反欺上一步，右肘一抬，向他腰部撞上去。

避招乾淨俐落，出手更乾淨俐落，顯然此老的功夫已練到第一流的境界。

史秀龍也沒打算在第一招就打中對方，鐵棒一砸之後，身形隨之半轉，鐵棒隨着身形的轉位而轉變，化直砸爲橫掃，呼的一聲，鐵棒已到了對方的右腰。

五通神言公臣喝采道：「好棒法！」

身子竟然站着不動！

於是「蓬！」的一聲，史秀龍的鐵棒結結實實的掃中他的腰部！

但是，五通神言公臣的身子只微微幌了一下，神色如常，笑道：「力量不够！」

史秀龍簡直傻了。

他覺得掃中對方的一棒，力氣用的很足，打中巨石，巨石都將爲之粉碎，而對方居然不痛不癢，這眞是匪夷所思的一件事。

五通神言公臣乘着他發怔的一瞬間，右脚忽的横掃而出，喝道：「躺下！」

史秀龍的身手却不如他想像的這麼蹩脚，他反應十分敏捷，立時一跳而起，同時鐵棒一沉，向他左太陽穴撞去。

他已知對方內功不凡，只有往要害招呼才能克敵制勝，故第三招就改取對方的太陽穴。

五通神言公臣一脚掃空，似感意外，口中「咦！」了一聲，連忙旋轉飄開數尺，避過了史秀龍的凌空一擊，接着右掌暴出，拍向史秀龍背心，喝道：「再接這一掌試試！」

這一掌，招式其實十分平凡，但攻出的時機却非常適當，正趕上史秀龍身子落地的一剎那！

史秀龍這時要想閃避或招架均已來不及，但是他的名堂也不少，眼看五通神言公臣的手掌已快要拍中他的背心之際，忽見他身子向前一傾，右脚倒抬而起——

「拍！」

脚與掌，登時接個正着！

史秀龍身子向前飛出二三丈，手中鐵棒一點地面，刹住了身子，分毫無傷！

鄺羽似極欣賞，不覺連連頷首。

五通神言公臣也爲其巧妙的破招方法激賞不已，笑道：「好小子，眞有你的！」

笑聲中，身形如電追上，再一掌拍出！

史秀龍大喝一聲，鐵棒倒抬，反撞對方腹部丹田大穴……

兩人頓時鬥成一團。

但打了四十招左右，史秀龍的棒法已被五通神摸清楚，於是頓時處處受制敗象大露了。

「躺下！」

五通神言公臣突然右掌格開他的鐵棒，左掌「砰！」的拍中他的腰部。

史秀龍登時被拍得雙脚離地，跟着一屁股跌坐地上。

五通神言公臣再乘機欺到他身後，一掌按到他天靈蓋上，喝問道：「賣不賣？」

史秀龍只覺頭上像壓着一座山一樣重，頓時動彈不得，但是他仍不屈服，大聲道：「不賣！」

五通神言公臣加勁壓下，冷笑道：「眞的不賣？」

史秀龍叫道：「不賣，不賣！」

五通神言公臣道：「那麼，老夫馬上送你回老家去！」

史秀龍道：「媽的頭，你動手便了，要我史秀龍屈服，做夢！」

五通神言公臣怒罵道：「好小子，你反正要死，把命賣給我們又有甚麼不同！」

史秀龍道：「大大的不同，我史秀龍一生光明正大，豈可把命賣給賊子，那豈不等於落草爲寇！」

五通神言公臣似乎動了眞怒，回對十二飛鈸鄺羽道：「大當家的，這小子又臭又硬，宰了他吧！」

鄺羽道：「不，放了他。」

五通神言公臣一怔道：「怎麼呢？」

鄺羽道：「老夫很欣賞他的骨氣，這樣的青年該讓他多活幾天！」

五通神言公臣道：「可是——」

鄺羽道：「別再說了，老夫自有辦法找到『月姑』，放他去吧！」

五通神言公臣不敢違拗，悻悻的收回手掌，喝道：「便宜了你這小子，快滾！」

史秀龍頓感全身一鬆，當下拾起鐵棒站了起來，道：「我不走了！」

五通神言公臣一愣道：「你說甚麼？」

史秀龍昂昂首道：「我說我不走了！」

五通神言公臣大爲光火道：「怎麼，你小子不死不痛快是不是？」

史秀龍不答理他，轉對十二飛鈸鄺羽說道：「鄺大當家的，我改變了主意，決定把命賣給你。」

鄺羽道：「爲甚麼？」

史秀龍笑道：「因爲我忽然覺得這項交易對我十分有利，已可也得到十萬兩銀子，又可以使你和『月姑』鬥個兩敗俱傷，你和『月姑』若死了，天下可太平一半！」

鄺羽打從出現到現在，臉上從未露出一絲眞正的笑容，而現在却笑了，道：「對，所以你把命賣給老夫，等於是在行善。」

史秀龍把手伸向五通神言公臣，道：「那錢票給我吧！」

五通神言公臣掏出錢票遞給他。史秀龍收下後問道：「另五萬兩何時給？」

五通神言公臣道：「你到了濟南府後，自然會有人送去給你。」

史秀龍道：「好，我走啦！」

他荷起鐵棒，舉步便要走路。

五通神言公臣道：「等一下！」

史秀龍住足道：「還有甚麼指教的？」

五通神言公臣道：「老夫提醒你一下，你若捲欵而逃，不依約定前往濟南府，那麼你會死得很痛苦！」

史秀龍不太高興的道：「你要是不放心，現在作罷還來得及！」

鄺羽向他揮揮手，道：「去吧！去吧！」

× × ×

史秀龍於是來到了濟南府，一入城中，他首先找到了「寶山錢莊」，取出錢票交給帳房，後者看過之後，以懷疑的眼光問道：「這張票子是誰給你的？」

史秀龍心慌道：「怎麼，是假的不成？」

帳房搖頭道：「不假。」

史秀龍透了一口氣：「旣非假票子，你把銀子付給我就是了，何必多問！」

帳房道：「在下總得證實一下啊！」

史秀龍低聲道：「十二飛鈸鄺羽你老兄認識吧？」

帳房狐疑之色立告消失，陪上笑臉道：「認識！認識，尊駕要全數領去麼？」

史秀龍點頭道：「當然！」

帳房望望門外道：「有沒有車子？」

史秀龍一呆道：「要車子幹麼？」

帳房笑道：「五萬兩銀子，要五輛馬車才能裝載，尊駕沒開車子來，怎麼提得走呀？」

史秀龍一直沒有仔細去想像五萬兩銀子到底有多少，這時一聽之下，頭皮幾乎要發炸，道：「不錯，不錯，這怎麼辦啊？」

帳房覺得可笑，道：「尊駕領取這五萬兩銀子欲赴何處去？」

史秀龍道：「不去別處，打算在這濟南府揮霍一番，花光爲止。」

這次輪到帳房先生頭皮發炸了，他睜大了眼睛道：「尊駕說着玩的吧？」

史秀龍道：「才不，我花完了這五萬兩之後，還要花另外的五萬兩。」

帳房愕在櫃後。

史秀龍道：「我看這樣好了，本城哪一家客棧設備最豪華？」

「安福客棧。」

「那麼，麻煩你派人把銀子送到安福客棧如何？」

「好好，尊駕貴姓大名？」

「史秀龍。」

「那麼，在下馬上派人去叫車子，半個時辰之內，一定把銀子送上。」

當史秀龍找到安福客棧，把客棧裏最高貴的三間上房包下來不久，寶山錢莊運到的不止五萬兩，而是十萬兩！

寶山錢莊的帳房先生也跟了來，把原因告訴他，他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心中對十二飛鈸鄺羽的守信和明快作風頗爲折服，當下他指揮搬運夫把十萬兩銀子分別搬入三間上房，搬放妥當之後，他取出了五千兩銀子付了搬運費，此舉頓時把那幾個搬運夫嚇呆了。

這種破天荒的巨額賞賜，不到半天就轟動了整個濟南府，於是沒多久安福客棧的門口便聚集了一百多個叫化子和三百多個窮人，他們把史秀龍視爲從天而降的大財神，希望得些賑濟。

史秀龍聞報之後，立刻命店小二搬出五千兩銀子，每人分發十兩銀子把他們打發走了。

半天工夫就去了一萬兩銀子，但是他一點也不心痛，他的生命只剩下十八天，心中正在爲「如何在十八天之內花掉九萬兩銀子」而煩惱呢！

這天晚上，他爲計劃花錢而澈夜未眠，一直想到天亮，仍然想不出一個「別出心裁」的辦法來，沒奈何，乃照老辦法進行——

開始在濟南府吃喝嫖賭起來。

第一天，他在吃，喝，嫖三項上花掉了兩千兩銀子，然後帶着三千兩銀子上了賭桌。

一場豪賭下來，他却反而贏了四千兩！

他預算每天花掉五千兩，十八天下來正可把九萬兩銀子花光，不料第一天反贏了錢，這就使他感到哭笑不得了。

——唉，這怎麼辦呢？

——不管他，我就這樣每天玩樂下去，到了中秋節那天，不管剩下多少錢，就把它全部賑濟貧民可也！

這樣，他一連縱情玩樂了三天，却又漸漸覺得厭煩和索然無味了。

那些對他極盡阿諛巴結的人使他厭煩。

那些對他屈意承歡的女人使他索然無味。

他忽然渴望找一處清靜的地方單獨坐一坐，想一想——

「小二哥，這城中可有甚麼比較清靜的地方可玩？」

「有的，不過不在城中，西城門外的老梅坡可以去看看，聽說梅花已經盛開了。」

於是，他單獨來到了老梅坡。

老梅坡是一大片山坡地，上面生長着數百棵梅樹，此際果是盛開之時，遠遠望去，但見梅花密如雪團，燦爛如織，而且人尚未走近，就聞到一股沁人心脾的芳香，令人頓時精神清爽，俗念全消！

史秀龍走上了老梅坡，置身於一棵老梅樹，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感到特別的舒服，不覺自語道：「好地方，要是『月姑』選擇此地與我相會，那豈不妙？」

但一想到十二飛鈸鄺羽等人，他又不禁搖頭嘆息，道：「不成，我已經沒有機會跟『月姑』在不受干擾之下成就好事了！」

他移步慢慢向坡上走去，一路穿行於梅林之下，走到一處坡上，看見有個小童在放羊，走前搭訕道：「小弟，這羣羊是你家的？」

那小童答道：「是呀！」

史秀龍笑道：「你養了羊幹麼？」

小童道：「賣呀。」

史秀龍道：「母羊生小羊麼？」

小童道：「生了，上個月生了五隻。」

史秀龍道：「我小時候也放過羊，羊怕水對不對？」

小童道：「對。」

史秀龍道：「現在一隻羊可賣幾個錢？」

小童道：「一兩銀子吧，我也不大清楚，每次都是我爺牽去賣的。」

史秀龍點頭笑笑，繼續向前行去。

小童道：「喂，我告訴你一件事。」

史秀龍轉身問道：「甚麼事？」

小童指指左方梅林，低聲道：「那邊有兩個人，很奇怪咧！」

史秀龍望望那邊梅林，問道：「甚麼樣的怪人？」

小童道：「一個老頭子和一個胖女人，那個老頭子好可憐，被那個胖女人用一條繩子綁着，就像牽牛一樣，你說怪不怪？」

史秀龍立刻想到了「公羊伯」和「母大蟲」來，好奇心立起，問道：「他們在這地方幹麼？」

小童道：「不知道，那個胖女人正在睡覺，那個老頭子坐在樹下，樣子很可憐呢！」

史秀龍道：「現在還在睡覺麼？」

小童道：「大概是吧。」

史秀龍道：「我去看看。」

他轉身欲去，忽然想出了一個主意，面上現出笑容，又回對小童道：「小弟，我買你一隻羊好麼？」

小童搖頭道：「不成，我爹會揍我的。」

史秀龍道：「賣好價錢你爹不會揍你。」

小童道：「我不敢……」

史秀龍掏出一錠十兩重的銀子，遞給他說道：「看，這是十兩銀子，可以買十隻羊，現在我只要一隻，這價錢不好麼？」

小童接過銀子，驚喜道：「你不騙我？」

史秀龍道：「騙你我會死。」

小童笑道：「好，你要公羊還是母羊？」

史秀龍道：「公羊。」

小童走去拉來一隻老公羊，道：「這一隻好不好？」

史秀龍笑道：「好極了，好極了。」

他向小童要了一小截繩子，把老公羊的嘴巴綁住，不讓牠咩咩叫。

小童迷惑道：「你怎麼綁着牠的嘴巴？」

史秀龍笑道：「我不喜歡牠叫，好了，我走了，你可不許跟來，否則我要索回那十兩銀子，把羊還給你。」

小童忙的點頭道：「好好，我不跟去，我要回家去啦！」

他似怕史秀龍反悔，急急忙忙趕着羊羣下山坡去了。

史秀龍於是拉着老公羊向左方梅林輕步走去，走入好一段林地，果見在一棵高大的老梅樹下，那個「母大蟲」正四平八穩的躺在樹下睡覺，張着大咀巴，鼾聲「吼吼」如雷，而那個「公羊伯」則低頭蹲坐一旁，樣子可憐兮兮的，他的腰上仍綁着一條繩子，繩子的另一端執在「母大蟲」手裏。

史秀龍走近時，那公羊伯抬起了頭，他見有生人來到，似乎有些老羞成怒，舉手揮了揮，示史秀龍走開，史秀龍以手指豎豎嘴唇，反手示意他勿張聲，一面繼續提輕腳步走過去。

那公羊伯不知史秀龍有何用意，但是已知史秀龍要跟他打交道，故未再阻止他走近。

史秀龍走到他身旁，指指他腰上的繩子，再指指老公羊，然後作個「尊意若何？」的手勢。

公羊伯明白其意，搖搖頭表示不接受。

史秀龍湊近他耳邊，輕聲道：「咱們喝酒去！」

一聽說喝酒，公羊伯眼睛發亮了，面露笑容，連連點頭，立即解開腰上的繩子，反綁到那隻老公羊的脖子上。

史秀龍也解開了老公羊嘴上的繩子，爲恐牠咩咩叫，立刻拔了一把青草塞入牠的嘴裏。

公羊伯似怕老妻醒來，一拉史秀龍，提輕腳步疾走，史秀龍跟着他走，老少倆走出一段林地，隨即拔步飛奔，飛也似朝山坡下奔來。

轉眼奔到山坡下，公羊伯還不放心，又繼續奔行一段路，直到遠離了老梅坡，才停步笑道：「好了，我老人家終於自由了！」

他接着回對史秀龍仔細打量一番，很友善的笑問道：「老弟你叫甚麼？」

史秀龍道：「史秀龍。」

公羊伯含笑道：「你說要請我喝酒？」

史秀龍點頭道：「正是。」

公羊伯道：「爲甚麼？」

史秀龍道：「因爲我看你太可憐，你爲甚麼那樣怕她？」

公羊伯嘆了口氣，說道：「唉，說來話長了，……」

史秀龍道：「咱們去城裏喝酒，等喝酒的時候，你老再慢慢說給小可聽吧。」

公羊伯說了聲「好」，邁步欲行，但忽又剎住，皺了皺眉道：「不成，等下她醒來的時候，可怎麼辦啊？」

史秀龍道：「不要緊，她不會生氣的。」

公羊伯道：「你怎知她不會生氣？」

史秀龍笑道：「丈夫變成了羊，她只會傷心，不會生氣。」

公羊伯笑得打跌，道：「不錯！不錯！她一向管得我老人家透不過氣，老是說要把我馴服成一隻羊，等下她醒來的時候，哈哈哈……」

他哈哈大笑了一陣，忽又擔憂起來，搖搖頭道：「不成，我只能離開她一兩天，不能永遠離開她，到了回到她身邊的時候，可有苦頭吃了。」

史秀龍道：「我保證你老回到她身邊以後，她會改變對你的態度。」

公羊伯不解道：「爲甚麼？」

史秀龍向他耳言一番，最後笑道：「你老以爲如何？」

公羊伯高興得又笑又跳起來，道：「妙！妙！小兄弟，你眞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老人家一定要好好謝你——走，咱們喝酒去也！」

他拔步便走，但走了幾步，又似想到甚麼嚴重的問題，又停步道：「不成！」

史秀龍見他憂喜交集，患得患失，不覺失笑道：「又怎麼了？」

公羊伯面呈嚴肅道：「我喝酒回來的時候，她要是離開了老梅坡，我如何才能够找到她呢？」

史秀龍道：「這個……」

公羊伯道：「所以，想來想去，我老人家還是不冒這個險爲妙——我還是回到她身邊去吧！」

說着，轉頭欲回老梅坡。

史秀龍道：「沒出息，你沒有她活不了是不是？」

公羊伯苦笑道：「是的，我老人家是籠子裏的鳥兒，這一輩子是註定生活在籠子裏。」

史秀龍道：「你老別回去，小可去告訴她好了。」

公羊伯道：「你怎麼告訴她？」

史秀龍道：「就照剛才小可告訴你老的辦法騙騙她，叫她在老梅坡等候。」

公羊伯考慮道：「唔……」

史秀龍道：「這是一個好機會，你老若是放棄了，今生今世別想翻身啦！」

公羊伯突然一咬牙，毅然決然道：「好，就這麼辦，我在那裏等你？」

史秀龍道，「城中的黃鶴酒樓，那地方有幾十年的陳年老酒」

公羊伯沒再開腔，發足便向濟南府奔去。

史秀龍則折返老梅坡，剛剛走上山坡，便聽到一片哭哭啼啼的聲音，從林中傳了過來。

「天呀，我的老公變成老羊了，這叫我怎麼過活呀！嗚嗚嗚，嗬嗬嗬，我好命苦呀！」

哭聲中，母大蟲牽着那隻老公羊出現了！她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嚎哭着，其傷心之狀，似已到肝腸寸斷的地步！

史秀龍心中直笑，却故作不聞不見，停步於梅樹下，仰首欣賞着梅花。

母大蟲見到了人，如遇救星，連忙上前扯住史秀龍，淚潸潸的問道：「請問小哥兒，你可曾看見我丈夫？」

史秀龍故作迷惑道：「妳丈夫怎麼了？」

母大蟲悲聲道：「我也弄不清楚，我丈夫本來好好的在我身邊，誰知我一覺醒來的時候，我丈夫竟變成了這隻老公羊！」

史秀龍注目一噢道：「有這等事，大嫂的夫君叫什麼姓名？」

母大蟲道：「他叫公羊伯，你小哥兒若是武林中人，一定知道他的。」

史秀龍看看她牽着的那隻老公羊，道：「大嫂請詳細說給小可聽聽，妳丈夫怎麼會變成一隻老公羊呢？」

母大蟲哭道：「大約一個時辰以前，我牽着他來到這老梅坡看梅花，後來我愛睏，就在樹下睡着了，剛才突然被一陣『咩咩』羊叫吵醒，睜眼一看，我的丈夫已經不見，却有這隻老公羊牽在我手裏。」

說着說着，又嚎啕痛哭起來。

史秀龍道：「大嫂對你丈夫一向管得很嚴厲是麼？」

母大蟲邊哭邊道：「是的，是有一些嚴厲，我怕他跑去玩女人，就用這條繩子把他綁住，我說過要他馴服得像羊一樣柔順，誰知他竟然變成了一隻老公羊。天啊！這難道是老天爺在責罰我？」

史秀龍神色凝重的點了點頭，道：「嗯，這很有可能，老天爺因見妳對妳丈夫太不尊敬，因此就讓他變成一隻羊，不過……」

他笑了笑，接着道：「大嫂不是希望妳丈夫像羊一樣柔順麼？如今他巳經變成了一隻羊，正應了大嫂的希望，這有何不好？」

母大蟲哭啼啼道：「不成，我要我丈夫，不要羊！」

史秀龍轉對老公羊笑道：「羊啊！你若是公羊伯變的，還是變回爲人吧，你老婆巳經傷心欲絕了。」

老公羊像有意湊興，竟咩咩叫了起來！

母大蟲聽了更傷心，不覺跪下抱住老公羊，哭叫道：「賊漢子，你好狠的心，老娘只不過怕你亂跑，所以才把你拴住，其實，老娘是喜歡你的，你快變回過來，老娘買酒給你喝便了！」

老公羊受寵若驚，掙扎欲跑，又咩咩叫起來。

母大蟲緊緊抱住牠，道：「不，你不回變爲人，老娘絕不讓你走的。」

老公羊叫得更恐慌，顯然吃不消她的擁抱愛護。

史秀龍拚命忍住了笑，說道：「大嫂，這不是辦法，妳若是希望妳丈夫回變爲人，只有一個辦法。」

母大蟲抬起淚臉道：「甚麼辦法？」

史秀龍道：「回到他變爲羊的地方，誠心誠意的懺悔兩三天，這樣或能感動上蒼，使妳丈夫回變爲人。」

母大蟲道：「要這樣麼？」

史秀龍道：「是的，非如此不可！」

母大蟲道：「要是變不回來呢？」

史秀龍道：「大嫂只要痛改前非，不要再折磨妳丈夫，小可相信他會變回來的。」

母大蟲悲哭道：「我其實不曾折磨他，我只不過用一條繩子把他拴住吧了。」

史秀龍冷笑道：「哦，這還不算折磨？妳看哪一家的妻子一天到晚用繩子拴住丈夫？」

母大蟲道：「我不拴住他，他就到處亂跑，有時，幾個月不回家，你說這叫我如何忍受呢？」

史秀龍道：「不管怎麼說，用繩子拴住丈夫是不對的，要是我老婆這樣對待我，我也會變做羊。」

母大蟲舉袖拭淚，說道：「我現在知道錯了，只要他回變爲人，我絕不再用繩子拴住他了。」

史秀龍道：「那麼，大嫂就回那地方去等，誠心誠意的懺悔兩三天，小可相信他一定會回變過來的。」

母大蟲點點頭。

史秀龍又道：「妳千萬不要走開啊！」

母大蟲道：「好的，他不變回來，我就在那地方等他一輩子。」

說到這裏，牽着那隻老公羊回頭走，道：「走吧，賊漢子，咱們回那地方去——哎喲，你怎麼啃起草來了，好饞嘴！」

× × ×

公羊伯一口氣喝乾了一碗陳年老酒，很愜意的摸摸肚子，笑道：「痛快！痛快！我老人家已有好多年沒這麼痛快的喝過了！」

史秀龍道：「那麼，你老就多喝一些，這兩三天小可請客！」

他和公羊伯現在是在城中的黃鶴酒樓上，他叫了一桌最豐富的酒席招待公羊伯。

有目的麼？

沒有！

他只是覺得公羊伯太可憐，想讓公羊伯好好的享受享受罷了。

公羊伯的酒量很好，對魚肉的胃口也奇佳，他將桌上的菜餚吃得差不多的時候，身子才往後一靠，閉目養神起來。

史秀龍道：「聽尊夫人說，你老對女人也很有興趣，是麼？」

公羊伯閉着眼睛道：「唔……」

史秀龍道：「怎不說話呀？」

公羊伯緩緩道：「我老人家沒有錢，錢都在我那臭婆娘身上。」

史秀龍道：「錢我有，你老要多少，我給你多少。」

公羊伯雙目微睜，瞅了他一下又閉上去，道：「小兄弟，你這樣拍我老人家的馬屁一定有目的，趕快說出來聽聽吧！」

史秀龍聽了起身便走。

公羊伯道：「那裏去？」

史秀龍道：「結賬，然後去玩姑娘。」

公羊伯道：「我呢？」

史秀龍道：「你的事我不管。」

公羊伯有些發慌跳起來，道：「喂喂，你怎麼啦？」

史秀龍冷冷一哂，道：「我史秀龍從來不拍人家的馬屁，爲了消除你的誤會，咱們到此爲止！」

公羊伯連忙伸手拉住他道：「別走，別走，咱們再談談，算我老人家說錯話就是了！」

史秀龍這才轉回座頭坐下，道：「現在開始，你老對我要有個清楚的認識，我把你老救出來，請你老喝酒，完全是基於同情你老，而沒有任何目的！」

公羊伯果然開始對他另眼相看起來，笑嘻嘻道：「你是第一個！」

史秀龍道：「第一個甚麼？」

公羊伯笑道：「第一個奇怪的青年。」

「怎麼說？」

「以前，凡是接近我老人家的青年，都對我有所要求，而你却不是，這很出乎我老人家意料之外。」

「他們要求你甚麼？」

「要求我老人家傳授他一招半式，好去揚名立萬。」

「哦。」

「你沒有麼？」

「沒有，在九龍崗被挑之前，我對你老這個人聽都沒聽說過。」

「那你一定是個沒見過世面的小人物。」

「胡說，我在大江南北也小有名氣，人家稱我爲『一條龍』呢！」

公羊伯笑道：「嘻，一條龍？嘻嘻，一條小蛇兒罷了！」

「你別太輕視我，我如是個小人物，也不會被……」

「被甚麼？」

「不說了。」

「你說吧。」

「不！」

「那麼，你說在『九龍崗被挑之前』一語是甚麼意思？莫非你曾到過九龍崗？」

「是的。」

「你去那兒幹麼？」

「救一個被擄劫上山的姑娘。」

「救了沒有？」

「沒有，我到了九龍崗附近，看見你們夫妻和一個乘無底轎的怪人自山寨出來，我後來進入山寨一看，那裏巳被夷爲平地。」

「那不是我老人家幹的。」

「我知道。」

「你知道？」

「是的，因爲我到了那裏時，發現一個尚未斷氣的小頭目，他雖然只說了一句『月姑』，但是我巳經知道那是『月姑』幹的。」

「奇怪。」

「嗯？」

「你既知道『月姑』這個女人，怎麼反不知道我老人家這個人呢？」

「……」

公羊伯注視他半晌，問道：「你認識『月姑』麼？」

史秀龍搖頭道：「不認識，只聽過她的大名，『月姑』的今宵月下劍和『石郎』的三生石上刀誰不知道呢！」

公羊伯嘆了口氣道：「唉，看來只有爲惡的人才能名滿天下！」

史秀龍問道：「你老和那個乘無底轎的怪人去九龍崗何爲？」

公羊伯道：「找『月姑』啊！我那臭婆娘一直吵着要我老人家收拾了那個妖精……」

史秀龍道：「那個乘無底轎的怪人是何許人物？」

公羊伯道：「他是大理國的第一高手，姓段名鴻興，武林人管他叫爲『段洞主』，他趕去九龍崗的目的正好跟我老人家相反。」

史秀龍道：「他去幹何事情？」

公羊伯道：「他在南方久聞『月姑』的艷名，此番前來中原，想和『月姑』睡一覺。」

史秀龍叫道：「那不是找死？」

公羊伯笑道：「不，他的身手不在『月姑』之下，『月姑』是殺不了他的。」

史秀龍一哦，又問道：「那麼，『月姑』因何挑翻了九龍崗？」

公羊伯搖頭道：「不知道，『月姑』每個月總要殺死一個男人，這次竟然殲滅了九龍崗酈家盛的山寨，想必有原因的。」

史秀龍道：「她惹得起『十二飛鈸酈羽』麼？」

公羊伯道：「單打獨鬥，酈羽恐怕要略遜一籌，不過他手下高手如雲，『月姑』惹上了他也確實很討厭，但是管他的呢！酈羽和月姑，正是所謂的男盜女娼，讓他們去鬥個兩敗俱傷豈不很好！」

史秀龍笑道：「有道理。」

公羊伯道：「你師出何門？」

史秀龍道：「小可沒拜過師父，小可的武功，是家傳的，我祖父傳給我父親，我父親傳給我。」

公羊伯道：「傳的甚麼功夫？」

史秀龍道：「一些拳脚和一路棒法，我父親說我是『九紋龍史進』的第十六代孫，是不是我也不知道。」

公羊伯驚訝道：「哦，你如是『九紋龍史進』的後代，那麼你的棒法一定很高明，改天有空，使出來讓我老人家瞧瞧如何？」

史秀龍道：「好的，不過……小可有個更好的主意，只不知你老肯不肯答允。」

公羊伯道：「甚麼事？」

史秀龍道：「明天咱們找個地方，由小可使出棒法給你老看，你老把它記下，將來找個好青年傳授給他，怎麼樣？」

公羊伯詫異地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史秀龍道：「沒有甚麼意思，小可只是怕家傳武功失傳而巳。」

公羊伯道：「你還年輕，還有幾十年好活，怎麼會失傳呢？」

史秀龍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萬一小可突然死了——」

公羊伯打岔道：「你不會橫死的！」

史秀龍苦笑一下道：「這可說不定呢。」

公羊伯正色道：「不，我老人家會看相，你的人中很長，至少可活到八十歲。」

史秀龍搖搖頭。

公羊伯目光一凝道：「你是不是遭遇到甚麼困難？」

史秀龍搖頭道：「沒有，沒有——好，不談這些，咱們去找姑娘玩玩吧！」

× × ×

老少倆玩到深夜，才一起回到安福客棧，史秀龍把一間上房讓給公羊伯，卽各自入房安歇。

史秀龍解衣上床，正要躺下，突然感覺房中似乎有人，乃將放在床邊的鐵棒拿起，開聲道：「出來！」

床左放置尿桶的一塊布幔後面動了一下，隨有一人揭幔走出，笑道：「小子，你很機警啊！」

原來，躲藏在他房中的竟是十二飛鈸酈羽麾下四神之一——五雷神汪焦雲！

史秀龍一見是他，不由一呆道：「時候未到，你來幹麼？」

五雷神汪焦雲說道：「來向你提出一次警告！」

史秀龍道：「甚麼？」

五雷神汪焦雲道：「不許你跟公羊伯在一起！」

史秀龍道：「爲甚麼？」

五雷神汪焦雲道：「不要明知故問！」

史秀龍笑哦一聲道：「你們怕我和公羊伯在一起，會嚇退『月姑』？」

五雷神汪焦雲道：「不錯！」

史秀龍道：「你們放心，我只跟他玩一兩天，等快到中秋節時，我會請他走的。」

五雷神汪焦雲斷然道：「不行，明天一早，你就得將他遣走！」

史秀龍道：「現在距中秋節尚有半個月之久——」

五雷神汪焦雲截口道：「但『月姑』可能巳到了濟南府，她若發現公羊伯和你在一起，必不敢跟你約會。」

史秀龍笑笑道：「閣下似乎太低估了『月姑』的能耐，她是從來不曾爽約的。」

五雷神汪焦雲嚴峻地道：「不管怎樣，我們的命令你要服從，別忘了你的命巳賣給我們了！」

史秀龍微微一笑，說道：「好吧，明天一早，我帶他去老梅坡，把他交還給『母大蟲』便了。」

五雷神汪焦雲點點頭接着道：「如果他再來找你，你不准與他見面，知道麼？」

史秀龍點點頭，嘆了口氣道：「他媽的，我現在開始後悔把命賣給你們這些賊子了！」

五雷神汪焦雲沒有理睬他的牢騷，輕輕打開房門，一閃而沒。

× × ×

次日一早，史秀龍與公羊伯在客棧裏共進早膳之後，開口說道：「老前輩，今天——」

公羊伯不待他把話說完，即擺手打岔道：「不成了，我老人家一夜睡不安枕，今天說甚麼也不能再跟你鬼混啦！」

史秀龍原要送他回老梅坡，聞言正中下懷，笑笑道：「爲甚麼？」

公羊伯嘆口氣道：「跟你在一起，我老人家玩得很高興，可是，我老人家是天生的賤骨頭……」

史秀龍笑了笑，道：「你老是說離不開尊夫人？」

公羊伯點頭道：「正是，我老人家已經被她折磨慣了，一天不挨她的折磨臭罵，竟然心神不寧若有所失，他老媽的好奇怪！」

史秀龍道：「這個小可十分了解。」

公羊伯欣慰地說道：「你能了解最好，可是，你還沒娶親成家，居然也能了解個中滋味麼？」

史秀龍道：「是的，因爲小可有過一次經驗，小可小時候曾養了一對鸚鵡，後來不小心給飛走了一隻，過了三四天，小可在寒舍附近發現了那鸚鵡鳥的屍體。」

公羊伯詫異道：「這甚麼意思？」

史秀龍說道：「意思就是：鳥類本是生活在大自然中的，但如自小將牠養在籠子裏面，牠即失去自我求生的能力，一旦出籠，就難免餓死。」

公羊伯不禁老臉發赤，嘿然道：「小子，別挖苦我老人家好不好？」

史秀龍含笑而起，道：「走，小可這就送你老回尊夫人身邊。」

於是，老少倆一起出了客棧，往老梅坡而來。

路上，公羊伯忽然道：「史秀龍，此地無人，你可把你的難言之隱，說給我老人家聽聽吧！」

史秀龍搖頭道：「小可沒有甚麼難言之隱呀！」

公羊伯道：「別隱瞞，我老人家還未到老眼昏花的地步，察顏辨色的本能還有一些！」

史秀龍笑道：「小可日子過得挺不錯，吃喝嫖賭不愁沒銀子，快活如我，還會有難言之隱麼！」

公羊伯道：「不錯，你有許多銀子，可是，我老人家可不相信，『有錢能使鬼推磨』這句話，這世上，有許多事情，不是金錢所能解決的。」

史秀龍道：「老前輩莫多疑，小可的確沒有甚麼難言之隱。」

公羊伯道：「好，你不說拉倒，其實我老人家也不大喜歡管閒事。」

說話間，不覺已來到了老梅坡，公羊伯「近鄉情怯」，慢下腳步道：「等下見到拙荊，要怎麼跟她解釋啊？」

史秀龍說道：「就照小可昨天說的辦法行事。」

公羊伯道：「那要等她睡了才行呀。」

史秀龍道：「她睡不睡午覺？」

公羊伯道：「睡的。」

史秀龍道：「那就等她睡了再行事 」

公羊伯停下腳步，低聲道：「快到了，就在前面不遠的老梅坡樹下……」

說畢，提輕腳步，穿林行入。

行入十多丈深，一眼瞥見那母大蟲果然還在那棵老梅樹下，而且，手上還牽着那隻老公羊！

更使史秀龍看了心喜的是：母大蟲竟歪着頭在大發鼾聲，敢情還沒有「起床」呢！

史秀龍立即悄悄退回，向公羊伯說道：「好機會，尊夫人還在睡覺哩！」

公羊伯感到意外道：「噢，她一向起得早，大概昨晚也沒睡好，因此才醒得遲。」

史秀龍說道：「機不可失，咱們快的過去吧！」

老少倆當即躡手躡腳的來到那母大蟲的跟前，公羊伯小心翼翼的解開綁在老公羊頸子上的繩子，改綁到自己的腰上，史秀龍却一把捏住老公羊的嘴部，不使牠「咩咩」叫，然後將牠攬起，躲入附近的梅林中。

公羊伯見史秀龍已藏入林中，於是伸手拍了拍母大蟲，輕聲叫道：「娘子，太陽晒着屁股啦！」

母大蟲霍地驚醒，一見丈夫已回變爲人，喜得一把摟住公羊伯，悲喜交集地說道：「謝天謝地，賊漢子，你終於變回來了！啊呀呀！可把老娘嚇死了！快告訴我，你是怎麼變做羊的？」

公羊伯被她摟抱得有點喘不過氣來，囁囁嚅嚅地道：「我……我也不知道……」

母大蟲哭道：「都怪我不好，你……你變做羊苦不苦？」

公羊伯故意愁眉苦臉道：「苦倒不苦，就是肚子有些疼……」

母大蟲一呆道：「肚子疼，爲甚麼？」

公羊伯嘆口氣道：「大概是草吃多了的關係吧。」

母大蟲「哦」了一聲道：「眞該死，我是怕你沒吃飽，所以多塞了幾把草給你吃，如今還疼麼？」

公羊伯道：「如今不疼了。」

母大蟲透了一口氣道：「不疼就好，唉！你要是沒變回來，老娘可要傷心死了。」

公羊伯嘻嘻一笑。

母大蟲忽然瞪他一眼道：「你還笑，這件事也是好笑的麼？」

公羊伯忙道：「是是，我不笑了。」

母大蟲不知怎的，忽然無名火起，拉下臉孔，道：「你老實告訴老娘，你是怎麼變做羊的？」

公羊伯道：「我也不知道呀！」

母大蟲道：「胡說，你一定知道！」

公羊伯發慌道：「我發誓，我眞的不知道，我就那麼糊裏糊塗變成羊的，咳咳，好在變的是公羊……」

母大蟲怒道：「哼哼，老娘只不過說你兩句，你竟敢一變爲羊，這不是存心氣我麼？」

公羊伯道：「不不，不不……」

母大蟲似乎愈說愈有氣，豎眉瞪眼道：「說，你是使甚麼邪術才變做羊的？」

她站了起身，兩手一插腰，氣勢洶洶地說道：「今天，你不老老實實的告訴老娘，老娘非……」

說到此處，陡然面色大變！

原來，公羊伯被她一再嚴詞追問之下，忽然彎下身子，兩手按到地上，做「四脚」着地之狀！

看那樣子，好像又要變羊似的。

母大蟲大吃一驚道：「你幹什麼？」

公羊伯叫道：「咩咩！咩咩！」

母大蟲登時面色如土，慌忙又一把摟住了他，驚慌失措的，駭叫道：「不不！賊漢子，你快不要如此，老娘以後不罵你了，也不用繩子綁着你了！還有……還有老娘一定買酒給你喝，一天一斤！一天一斤！」

公羊伯這才站起笑道：「眞的麼？」

母大蟲連連點頭道：「眞的，眞的！只要你不變做羊，老娘甚麼都答應你！」

公羊伯聳聳肩道：「好，這是你自己說的，可不許反悔啊。」

母大蟲像一隻鬥敗了的公鷄，垂頭喪氣的道：「不反悔，不反悔，唉！一定是前世欠了你的，今世活該受你的氣！」

公羊伯得意的笑道：「現在快替妳老公解開腰上的繩子吧！」

母大蟲順從的替他解去繩子，然後問道：「咱們如今何處去？」

公羊伯道：「去濟南府。」

母大蟲道：「幹什麼？」

公羊伯道：「喝酒！」

× × ×

史秀龍回到城中客棧自己的房間，和衣往床上一倒，暗暗嗟嘆不已。

他嗟嘆自己福薄命舛，爲什麼不在把命賣給「十二飛鈸酈羽」之先認識公羊伯？

——公羊伯雖是個懼內的人，却是一位身懷奇藝的武林高人，以他之能，必能擊敗「月姑」而挽救自己的一條命！

——可是，唉！如果自己不把命賣給「十二飛鈸酈羽」，怎麼能夠來到濟南府而遇上公羊伯？又怎能夠揮金如土，使公羊伯在自己的盛情欵待之下大受感動，而自動表示願助自己解決困難？

——要是自己把實情告訴了公羊伯，他一定肯出面對付「月姑」，那樣一來，十二飛鈸酈羽將會如何？

——不，自己既然已把命賣給了他，怎可食言反悔？我史秀龍乃是堂堂的一條漢子，豈可苟且偸生，做出不光明的事？算了，還是認命算了！

剛剛想到這裏，房門外忽然「砰砰砰」的響起來，有人在敲門！

史秀龍坐起開聲問道：「甚麼人？」

「大爺，是小的。」

店小二的聲音。

史秀龍道：「門沒着鎖，進來吧！」

店小二推門而入，拱手笑道：「大爺，您回來了，玩得可好？」

史秀龍意興闌珊地道：「還好，你有什麼事麼？」

店小二賠笑道：「小的斗膽，來告訴大爺一件事……」

他搓搓手，接着道：「大爺那天發了五千兩銀子救濟貧苦之人，這件事已轟動整個濟南府，如今人人都稱呼您是『史大善人』哩！」

史秀龍淡淡笑道：「你要告訴我的，就是這件事？」

店小二道：「不，小的是……是想問問大爺，不知大爺還肯不肯做一件善事？」

史秀龍道：「又有一大批窮人來了？」

店小二忙道：「不是不是，小的要說的是眼下住在敝棧的一對父女，他們很可憐，需要人救濟……」

史秀龍道：「他們怎麼了？」

店小二道：「他們父女是賣唱的，今早住入了敝棧，那老的病得好厲害，却沒錢請大夫看病，小的看他很可憐，所以……所以……」

史秀龍立刻取了一百兩紋銀交給他，說道：「這是一百兩銀子，你拿去送給他們父女好了。」

店小二很高興，接去銀子，一再的稱謝誇讚之後，就轉身跑出去了。

史秀龍忽然感到萬分慚愧，暗忖道：「唉，我史秀龍哪裏是有意行善，我只不過是有太多的銀子無處揮霍罷了，慚愧！慚愧！」

當下，他又躺回床上，盤算着如何在未來的十三天之內，花掉尙餘八萬多兩的銀子……

這件事使他愈想愈苦惱，也愈精神疲倦，不覺倦倦然有了睡意。

正在這時，忽然又有人敲門！

史秀龍頓時睡意全消，翻起身子問道：「誰呀？」

「大爺，是小的。」

又是那店小二！

史秀龍微一皺眉道：「你又有何事？」

店小二在門外答道：「大爺，這位梅姑娘要來向您叩謝贈金大恩。」

史秀龍道：「不必了，你叫她回去吧！」

店小二道：「可是，這位梅姑娘說一定要當面謝謝，否則她不敢接受銀子哩！」

史秀龍無奈，只得說道：「好吧，請她進來。」

門被推開，一女子低首含羞的走了進來。

她年約二十出頭，纖纖白白的頗有幾分姿色，是典型的小家碧玉。

她一走入房間，便向史秀龍跪倒，默默的磕頭，其感激之情，盡在不言中。

史秀龍連忙伸手做扶起之狀，道：「姑娘快請起來，小可愧不敢當。」

她默默的，盈盈的站起，仍低首不言。

史秀龍覺得她的氣質有不同凡俗之處，不由得仔細打量了她幾眼，問道：「姑娘貴姓芳名？」

姑娘輕輕的答道：「難女姓梅，小名叫映雪。」

史秀龍道：「梅映雪，這姓名可眞清新脫俗，梅姑娘何方人氏？」

梅映雪又輕啓朱唇道：「蘇州。」

史秀龍道：「那是山明水秀的好地方，聽店小二說，令尊病倒了？」

梅映雪點點頭。

「甚麼病？」

「積勞成疾……」

「很嚴重麼？」

「是的。」

「請了大夫沒有？」

「有位小二哥已代難女去請了……」

「出門在外，最怕病魔相困，姑娘速去小心照顧，方才小可託店小二奉上的紋銀百兩若是不够用，小可願再相贈些許以救姑娘燃眉之急。」

「不，謝謝，一百兩銀子已經太多了，萍水相逢，蒙君厚賜，難女感激不盡。」

說到這裏，眼淚掉了下來。

史秀龍頗能了解她的心情，當下安慰道：「姑娘莫傷心，令尊患的既是一般病症，如今請了大夫，當可藥到病除，至於小可相送的百兩銀子，區區之數而已，切莫放在心上。」

梅映雪舉袖拭去淚水，說道：「我們父女流落江湖四五載，今日，總算遇着了一位好人……」

史秀龍道：「好人兩字，愧不敢當，小可只不過有幾個臭錢而已。」

梅映雪道：「史恩公大名如何稱呼？」

史秀龍一欠身道：「賤名秀龍。」

梅映雪說道：「難女但願有朝一日，能够報答恩公的大恩德，此生若是不能，來世願爲犬馬——」

史秀龍連忙截口道：「不，梅姑娘快不要這樣說，老實說小可本無行善之心，這只不過是機緣湊巧罷了，不當人子！不當人子！」

梅映雪斂衽一福道：「家父病勢沉重需人照顧，難女改日再來致謝。」

史秀龍還禮道：「不敢，姑娘請便。」

梅映雪再拜而去。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慕容美·文
盧　令·圖

龍虎殺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公冶長終於找到跟踪他的金三郎，他採取威迫利誘的手段，把狡猾如狐的金三郎，騙得貼貼服服地說出許多天狼會的秘密，最後，金三郎還是難逃一死，但殺他的却是花十八而不是公冶長，但那也是公冶長所一手導演的，奇怪的是，金三郎死後三天，天狼會的人仍未見出動，公冶長心知這並不是好現象，而情況却比他想象中的更可怕，那便是天狼會派出一青衣人往找血刀袁飛，僱用他暗殺公冶長，當袁飛詢問對方何不去找段春等人而找曾敗在公冶長手下的他時，青衣人竟回說這次絕不會失手——

黃金雖寶貴　人格更高超

袁飛消：「何以見得？」

「因爲少俠要殺的，其實只是個死人。」

「死人？」

「是的。」

「龍劍公冶長在你朋友心目中，只是一個死人？」

青衣漢子臉上又浮起了詭秘的笑容，緩緩點了一下頭道：「不錯！只要袁少俠能支持十個回合左右，然後少俠便可以一刀砍下那小子的腦袋，跟割取一個死人的腦袋，同樣不費吹灰之力。」

袁飛注目道：「朋友準備在暗中助我一臂之力？」

青衣漢子微笑道：「不錯。」

袁飛道：「那麼，能不能容我袁飛先欣賞欣賞你朋友的身手？」

青衣漢子沒說甚麼，忽然衣袖一抖，只見一點寒星自袖中飛出，疾如電閃，直射門楣。

接着，卜的一聲輕响，一枚方孔青錢，已平平正正的嵌在門上那個福字上。

青錢如果是豎着打中目標，無論多準，也不稀奇，但像現在這樣以本面貼入木板，這份功力，就頗爲可觀了。

但袁飛却似乎並不覺得青衣漢子這一手有甚麼了不起。

他朝門楣上那枚青錢望了一眼，轉過臉來淡淡地道：「就憑朋友這一手，把公冶長當作死人看待？」

青衣漢子微微一笑道：「只憑這一手，當然不够。」

袁飛道：「哦？」

青衣漢子笑笑，衣袖忽然又是一抖。

颼！

颼！

颼！

三道銀綫，連綿射出。

行家一看，便知道青衣漢子第二次發出的暗器，正是江湖人物最忌諱使用，也最害怕遇上的破穴針！

三根破穴針，先後沒入錢孔。

最後留在錢孔上的，只是一個細小的洞孔，三根破穴針，一根催一根，竟然毫厘不差，全打進了那個只有一粒米大小的細孔之中！

袁飛神色登時改變。

他望着青衣漢子，望了好一會，才慢慢的道：「朋友具此身手，就有十個公冶長，也不

愁收拾不了，還要找我袁飛幹甚麼？」

青衣漢子微笑道：「兄弟的意思，是要那小子死得自然而正常。」

袁飛注目接着道：「兄台知不知道那小子如今已是高大爺的人？」

「當然知道。」

「以艾四爺的人去殺高大爺的人，兄弟以爲適當不適當？」

「照說當然不太適當。」

「但也有例外的時候？」

「不錯。」

「譬如在那種情況之下？」

「一時語言衝突。」

「話不投機，立即翻臉？」

「不錯。」

「除了跟這小子一點私人恩怨之外，我袁飛有甚麼理由非接受兄台這項委托不可？」

「三萬兩紋銀，便是一個很好的理由。」

「你說多少？三萬兩？」

「不錯！」

接着，兩人便沉默了下來。

青衣漢子取出一張銀票，捲起，又扯平，扯平，再捲起，就像小孩子在玩着一個紙摺的小船。

袁飛望着那張銀票，終於點了點頭道：「這的確是個很好的理由——」

× × ×

高大爺要找的工匠找到了。

請來的工匠，是師徒三人。

老師父姓宋，洛陽龍門人，有個混號叫宋不老。

這個宋老頭據說一個大字不識，但對於工作方面，却是個難得的奇才。

無論你要蓋甚麼樣的高樓大瓦屋，他只須十根指頭稍稍撥弄一番，便可以立即算出需要多少人工和材料，以及能在多少日子內完成。

在這一行中，除了這個宋老頭，可說誰也沒有這份能耐。

高大爺能請到這位名匠，全憑一時運氣。

原來師徒三人是應天水一名富紳之邀，要去建築一座橋樑，路過蜈蚣鎭時，被高大爺得到消息，强行留下來的。

金蜈蚣高敬如高大爺要在關洛道上改變一個人的行程，當然不算一回事。

師徒三人被請到如意坊，先後不過個把時辰，工程便告定案。

據宋老頭表示：新宅第若是建在老地方，全部花費，約需七千兩銀子，他保証三個月完工。

高大爺大喜過望，當晚便在萬花樓設宴爲這位名匠接風。

一頓花酒喝下來，賓主之間，更見融洽。

原來宋老頭雖已年逾七旬，依然老尙風流，而且癮頭奇大。現在大家才知道老傢伙被人喊作宋不老的來由：不老者，人老心不老也！

這是昨天的事。

× × ×

今天，宋老頭留下兩名徒弟，監督大批工人清理工地，他本人則又由公冶長陪着來到萬花樓。

高大爺已經傳下命令：萬花樓的姑娘，誰也不許端架子，宋老師父要怎樣便怎樣，務使佳賓盡興，誰若故意違背，立即逐出萬花樓！

所以，萬花樓上上下下如今一見這位白鬍子貴賓蒞臨，登時响起一片震耳的吆喝，以示恭迎。

不僅全樓的姑娘們如穿花蝴蝶般穿梭走告，甚至連一般酒客，也被引起好奇心，紛紛掀簾探頭張望。

「這老傢伙是誰？」

「有高府總管陪同着，當然是高大爺的客人。」

「也是武林中人？」

「這個你就要問蔡老二了。」

「喂，老蔡，剛才過去的那個白鬍子老頭是甚麼來路？」

「洛陽的一個老木匠。」

「一個老木匠？」

「是的，聽說有個混號叫宋不老。」

「甚麼宋不老？」

「天天往這種地方跑，當然是指寶刀未老之意。嘻嘻！」

「別說笑話了。」

「誰說笑話？」

「像這樣一個風吹得倒的老傢伙，我不相信還有這份勁頭。」

「打個賭怎麼樣？」

「行。」

「就賭今天這一枱酒如何？」

「行！」

「那麼，叫紅紅過來問問吧！」

「爲甚麼要問紅紅？」

「老傢伙昨晚叫的姑娘，就是紅紅。」

「好，喊紅紅來。」

× × ×

要喊紅紅的客人，不止一個。

問過宋老頭的意見之後，公冶長也吩咐伙計去喊紅紅。

公冶長這一交代下去，其他想找紅紅的客人，今天大概便得將就一些，要另外換個姑娘了。

「紅紅！」

「紅紅！」

伙計扯開訓練有素的粗嗓門，一路嚷了出去。

不消片刻，那名伙計去而復返。

伙計進來時，臉上掛滿笑容，但身後沒有紅紅。

公冶長道：「紅紅呢？」

那伙計沒有回答，快步走去公冶長身邊，彎下身子，不知在公冶長耳邊低低地說了幾句甚麼話，公冶長一邊聽，一邊微微點頭。

伙計說完，向後退出一步，似在等候公冶長另作差遣。

公冶長轉向宋老頭道：「宋師父換個姑娘怎麼樣？這裏的藍藍和花花，也是兩個有名的大美人兒。」

宋老頭道：「紅紅不在？」

公冶長道：「剛被一位客人叫去了，伙計說馬上就轉局，似乎不太方便。」

宋老頭輕輕嘆了口氣道：「像我這種又老又窮的糟老頭，原就不該到這種地方來的。算了，算了，這頓酒不喝也罷！」

說着，站起身子，便要離去。

這下公冶長可爲難了。

這個姓宋的老傢伙，年紀一大把，尙且如此好色，依他本意，他當然不會去遷就這個老傢伙。

但是，高大爺把這老傢伙當活寶，今天這頓酒如果喝不成，萬花樓的伙計和姑娘，可就有人要遭殃了。

這種事他能眼睜睜聽任它發生坐視不管？

因此，他只好強陪笑臉，將宋老頭又推回座椅上，道：「也許是伙計不會說話，待我過去看看。」

× × ×

紅紅其實就在隔壁。

從伙計口中，公冶長也已知道紅紅如今在隔壁陪的這個客人是誰。

正因爲他知道這個客人是誰，所以他才建

議宋老頭換個姑娘，因爲這位客人不僅萬花樓的伙計不敢得罪，就連他這位高府總管，無疑也以不去招惹爲妙。

但是，如今僵局已經形成，他便顧不得許多了。

× × ×

紅紅坐在血刀袁飛的膝蓋上。

她一雙白玉似的手，正緊勾着袁飛的頸子，臉貼着臉，咀對着咀，慢慢的將一口酒，由舌尖上一點一滴的轉向袁飛口中。

公冶長輕咳了一聲，掀簾笑着走進去道：「好傢伙！你們可眞會享受啊！」

紅紅嚇了一跳，因爲舌頭往外縮得太快，以致口中餘酒全傾在袁飛衣襟上。

袁飛居然沒有生氣，他推開紅紅，望着公冶長道：「高大爺聽說要蓋新房子，你怎麼有空來的？」

語氣平平淡淡，雖說不上友好，但也沒有枱槓意味。

公冶長在對面坐了下來道：「袁兄知不知道匠人是那裏請來的？」

袁飛道：「據說是洛陽來的一個甚麼宋不老？」

公冶長點頭道：「是的，老傢伙此刻就在隔壁，高大爺要我陪他來喝酒，想不到這老傢伙竟指定要叫紅紅……」

紅紅的面孔，突然紅了起來。

袁飛瞅了紅紅一眼道：「伙計沒有過去告訴他，說紅紅在我這裏？」

公冶長道：「伙計跟我說過了，我也建議老傢伙不如改叫藍藍或花花，可是老傢伙脾氣倔得很，竟表示沒有紅紅在座，他就不喝今天這頓酒。」

袁飛嘿了一聲，沒有開口。

公冶長含笑接下去道：「高大爺一心想蓋好新宅第，把這老傢伙寵得像個寶似的，老傢伙今天是小弟陪來的，若是弄得不歡而散，高大爺必然會怪小弟辦事不力。」

他望着袁飛，帶着央求意味，接着說道：「所以——」

袁飛面孔微微一揚，斜着眼角道：「所以怎樣？」

公冶長陪笑道：「所以希望袁兄看在小弟情面上，能够委屈一下。」

袁飛突然沉下面孔道：「花自己的銀子吃喝玩樂，誰也管不了誰。我說過不行，就是不行！」

公冶長皺皺眉頭，正待開口之際，袁飛忽又冷笑着道：「還有一件事，也請你公冶兄最好替我記住：別以爲你公冶兄如今是高府總管，身份就高人一等，須知我血刀袁飛可不吃這一套！」

公冶長詫然道：「我只是過來跟你袁兄打個商量，又沒有勉強你袁兄非答應不可，你袁兄何必發這麼大的脾氣？」

袁飛冷冷地道：「老子高興！」

公冶長呆在那裏，隔了好半晌，才注視着袁飛道：「袁兄突發這種沒來由的脾氣，該不是借題發揮吧？」

袁飛霍地長身而起，一腳踢開座椅道：「就算老子是借題發揮又怎樣？你不服氣？」

紅紅在一旁嚇得花容失色，想勸阻又不敢開口。

公冶長思索了片刻，忽然點頭道：「瘡不放膿，完不了口。你袁兄的心情，我完全了解。我決定捨命陪君子，幫你袁兄了卻這樁心願就是了。」

他吸了口氣，緩緩抬頭道：「甚麼時候？甚麼地方？」

袁飛冷冷地道：「就是現在。下面的大廳寬敞得很！」

× × ×

兩個跑堂的伙計，一人托着一隻熱氣騰騰的大菜盤，正一邊低聲說着笑說，一邊併肩走向樓梯。

兩人托盤的姿勢，驚險而美妙。

他們爲了說話方便，左邊的一個用左手，右邊的一個用右手，兩人的手臂分向左右朝上彎曲，都是以四根手指頭，作菊心狀頂着盤底，菜盤正好比他們的肩頭高出寸許。

不過，你絕對用不着爲他們担心，這正是他們吃這一行飯的絕技之一。

你別瞧他們那兩隻盤子，搖搖晃晃的，像風中荷葉，事實上裏面的湯水，永遠也不會溢出一滴來。

他們走路時，就像蝙蝠一樣，不用眼睛看，也不會撞着任何東西。

上樓梯時，亦復如此。

這座樓梯，他們一天至少要上上下下幾百次，就是叫他們閉上眼睛，他們也照樣能升登如飛，絕不致踏偏一步。

現在，兩人已走到樓梯的最後一級，兩人不約而同地一齊停下腳步。

因爲他們這兩盤菜並不是送去同一個房間，上樓之後，必須分手，而他們的笑話尚未講完。

他們這樣站在樓梯口，雖然擋住了別人的去路，但他們絲毫不以爲意。

因爲他們的身手一向靈活，無論人從前面下來，或是後面有人要上樓，他們均能憑敏銳的感覺，隨時閃身讓去一旁。

這時正好有個客人走出房間，要下樓梯。

兩個伙計還在說話。

這個要下樓梯的客人，他們都覺察到了，他們也都有了準備。

準備這位客人走過時，再從中間裂開一條通道，讓這位客人通過。

等客人過去之後，他們又可以聚攏來，繼續交談下去。

客人走過來了。

他們迅速讓開。

讓出的空檔，寬寬裕裕，足够一人通行無礙。

但出人意料之外的是，那客人似乎還嫌空檔太狹仄了些，兩人只覺眼前一花，那客人的一雙手，已經分別拍上他們的肩頭。

只聽花啦一聲，兩隻菜盤同時摔在樓梯上，紅燒栗子雞和八寶豆腐，潑得遍地皆是。

兩個伙計則如滾球似的，骨碌碌地，從樓梯上一直翻了下去。

樓上四廂的管絃和笑語，都被這一聲巨響，給打斷了。

所有的客人和姑娘們紛紛走出房間查看。

兩名伙計又氣又恨，揉着屁股爬起來，剛剛罵了一句不堪入耳的粗話，叭，叭，兩人臉頰上，已分別挨了一個又脆又响的大巴掌。

這兩巴掌，幫他們回復了淸醒。

現在他們才算看清了面前這個先推了他們一把，如今又賞了他們兩巴掌的客人。

看清了這個客人是誰，兩人身上的疼痛突告消失。

兩人的面孔，也於這一瞬間，蒼白扭曲得像個擠乾了汁水的橙子。

「原來是袁爺？啊啊，對，對，對不起！」

兩人不斷哈腰，陪笑，一邊像蝦子似的向後不斷退縮。

現在，樓上的客人和姑娘們，都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了。

如果說得更正確一點，也許應該說成：他們已看出有甚麼事情將要發生！

這是一個完美的陷阱。

× × ×

× × ×

血刀袁飛在樓上人羣中，很快的便找到了那個高價僱他殺人的青衣漢子。

青衣漢子正攬着一個姑娘的腰肢，站在四號房間的房門口。

當兩人四目遙接之際，青衣漢子朝他微微頷首，似在讚許他今天找的這個機會不錯。

今天這個機會的確不錯。

樓上廻廊離大廳地面高僅丈五左右，一旦血戰展開，眼力再好的人，也絕不會留意到幾根黑色破穴針的一閃而逝。

到時也許只有中了暗算之後的公冶長，會因驚怒交集，而產生出一種引人注目的反應。

不過，這種情況發生的機會也不多。

因爲公冶長中針之後，只要手中誅心劍稍爲露出一點破綻，他的一顆腦袋，就不會還留在他的脖子上了！

所以，即將展開的這一場戰鬥，將不會有甚麼精彩的場面出現。

因爲實際上這並不是一場眞正而公平的決鬥。

這只是一次設計週詳的謀殺。

血刀袁飛在這一戰中，也不需耗費多大氣力，因爲他實際上要做的事只有一件。

那就是設法將公冶長引去四號樓廂下面。

將公冶長迫過去也好，或是自己慢慢退過去也好，只要將公冶長引去四號樓廂下就行。

然後，他說可以等着完成僱主交給他的最後一項細節。

一刀割下公冶長的腦袋。

× × ×

公冶長從樓梯上慢慢拾級而下。

袁飛後退一步，拔刀出鞘。

公冶長走下樓梯，停步四下望了一眼，然後微皺着眉尖，轉向袁飛道：「袁兄眞的要讓別人看我們笑話？」

袁飛冷冷地道：「別人早就看過我袁飛的笑話了，再多看一次也無妨。」

公冶長輕輕嘆了口氣，緩緩拔出那口形式奇特的誅心劍，雙掌合劍，當胸一立，道：「袁兄請！」

袁飛冷冷道：「請！」

他口中說着請字人仍站在原處未動分毫。

他顯然在等公冶長先出手。

袁飛這種態度，並不是有意托大或心存禮讓，而只是爲了一個不足爲外人道的原因。

——爲的是公冶長如今站立的位置於他不利！

四號樓廂在他背後，他如果向前衝過去，公冶長後退無路，只有向左或向右閃避，如果週而復始，循環不已，便永遠無法將公冶長引去四號樓廂下面。

而樓上的青衫漢子，又不便於此時移動位置。

如今，大廳上下，鴉雀無聲，誰只要走動一步，無疑都會引起別人的注意。

所以，他只好沉住氣，按兵不動，等公冶長先出手。

只要公冶長一出手，事情就好辦了。

他可以節節後退，也可以利用化解來招，先跟公冶長交換一個方向，然後再以凌厲的猛攻，將公冶長一路追迫過去。

公冶長當然不會想到這些。

所以袁飛回完一聲請，他就沒有再客氣。

人影一閃，誅心劍突然點出。

一劍指向袁飛眉心！

袁飛胸有成竹，雁翎刀微微一揚，同時滑步向一旁讓開。

公冶長隨着劍勢欺步而上，自然而然地佔住了袁飛原先站立的位置。

接着，公冶長第二劍又照原式點出。

仍然指向袁飛眉心。

俗云：劍出一點，刀洒一片，公冶長這先後兩劍，看來似是平淡無奇，實際上全是劍法中的上乘殺着。

眉心爲人身必救之處，別說是高手手中劍，即使普通人以竹枝發出這一動作，也沒有人敢掉以輕心。

一個人如果要害受到威脅，便很難沉穩如常。

而這一點，正是使劍的人用心所在。因爲過招，絕無一舉得手之可能，只有先迫令對方慌亂；慌亂才會露出弱點，找出對方弱點，才有取勝之機會！

公冶長這兩劍雖是平平點出，他隱藏的變化，至少也在七種以上。

袁飛若是一個應付不當，只要劍尖微微一轉，下一劍便可能戮中他身上任何一處致命的部位！

袁飛當然知道這種劍招不容輕視。

不過，他這一次卻沒有再退讓。

他第一次退讓，只是爲了要跟公冶長掉換一下位置，如今公冶長連上數步，已近大廳中央，他自然沒有再退讓的必要。

寒光閃處，袁飛雁翎刀第一次出手。

刀鋒揮出，如洒開了一疋上等細絹。但這一刀並不是迫向公冶長的劍尖，而是橫掃公冶長的腰幹。

公冶長如果不顧被斬成兩段，或是與這位血刀來個兩敗俱傷，他要化解袁飛這一刀，就只有一個辦法。

撤身斜退——退向四號樓廂那一邊。

公冶長果然這樣做了。

撤身斜退——退向四號樓廂那一邊！

袁飛自然不肯錯過機會，躍身一撲，刀光又如匹練般洒出。

這一刀去勢更低。

因爲他如果仍向公冶長中盤進攻，公冶長可以以劍格擋，這一刀像現在這樣砍向公冶長的雙腿，公冶長便只有以騰縱來閃避了。

如果公冶長騰身竄起，上半身便會跟樓上護欄平齊，這樣便正好帶給樓上青衫漢子一個下毒手的機會。

青衫漢子眼中閃起亮光，血刀袁飛辦事的能力，顯然比他預計的還要高明。

公冶長渾然不知危機並不在於袁飛這一刀，而是潛伏在他的身後。

他見袁飛一刀自下三路攻來，竟然不假思索，雙肩一抖，箭拔而起。

他拔升的高度，竟比袁飛想像的還要高得多。

這樣一來，他的後背，便等於整個的暴露在青衣漢子視野之下。

好多萬花樓的姑娘都爲之失聲驚呼。

她們當然不知道公冶長即將遭遇的命運。

她們所以發出驚呼，不過是因爲袁飛出刀太猛，公冶長處境危殆，看來怵目驚心，一時情不自禁罷了。

突然響起的一片尖叫，對公冶長來說，更是致命傷中的一大致命傷！

如果此刻大廳上下能保持一片寂靜，公冶長或許還能憑耳目之靈，覺察到身後的危機，如今被這些女人如此一嚷，青衣漢子別說是用的破穴針，就是打出一支瓦稜鏢，他也無從覺察了。

但是，緊接着，血刀袁飛卻似乎犯了一個小小的錯誤。

公冶長向上拔起身軀的同時，他竟然也跟

着騰身一掠而起。

公冶長是出於不得已，他又爲甚麼呢？

爲了顯能邀功？

還是等待不及？

青衣漢子手臂一抬，忽又放下，雙眉同時緊緊皺了起來。

血刀袁飛這一手太不漂亮了！

現在，兩人的身子都在半空中，他若是打出破穴針，袁飛必然無法配合得恰到好處，在公冶長中針之同時一刀置公冶長於死命。

如果袁飛做不到這一點，中針之後的公冶長，必然會出聲喝罵，或是扭頭查看，那樣一來，他的身份，就無法不暴露。

他如果不是怕身份洩露，又何必花這麼多心計，以及出這麼高的代價，聘請一名殺手？

是的，袁飛這一手太不漂亮了。

不過，這還不是袁飛最不漂亮的一手——袁飛的下一手，更不漂亮。

× × ×

公冶長由於上升之勢已近弩末，不敢硬接袁飛這一刀；好在他身子已擦着樓上的欄杆，如想繼續閃躲，尙還不太困難。

於是，他左臂往後一甩，搭護欄，等袁飛寒森森的刀尖堪堪點上他的心窩，他方雙腿一曲一蹬，藉一盪之力貼着欄杆向後滑了開去。

袁飛似乎沒有想到，公冶長人在半空中，身手尙且如此矯健，急切之間，剎勢不住，手中雁翎刀竟噹的一聲，像長釘一樣，釘進了護欄橫木內。

袁飛因爲兵刄釘入橫木，一時進退失據，有力無處發揮，人從懸空掛了起來。

這是公冶長進攻的一個好機會。

因爲他避開袁飛凶險的一刀之後，這時已翻身上了廻廊。

如今，他只須一個箭步上前，誅心劍探身朝外一送，袁飛這一戰便輸定了！

但是，公冶長並沒有檢這個便宜。

他只是仗劍站在廻廊上，注目凝神，蓄勢以待。

袁飛的身手，也很矯健。

他一刀失手刺入橫木，自知處境，當下竟以壯士斷腕的勇氣，立即鬆開執刀的右手，同時以手掌在刀把上輕輕一按，藉前衝之餘勁，自刀鋒上一掠而過，人也上了廻廊。

袁飛底下的一手，就眞正的不够漂亮了。

只見他越過護欄之後，人如蜻蜓點水一般，身子一彈，又自躍起，繼續向前疾撲過去。

只見他這一次撲去的人，並不見公冶長，而是那名青衣漢子。

青衣漢子正疑愕間，袁飛已如旋風似的來至身前。

那漢子後退一步，正待喝問之際，袁飛已快如閃電般一拳搗上他的心窩。

那漢子腰一弓，袁飛又在他後頸上加了一拳。

這是致命的一擊。

那漢子腦袋一垂，鬆開護心的雙手，向後栽倒下去。

躺在地上的青衣漢子，血自咀角流出，像兩條將身子越拉越長的紅色蚯蚓，雖已經絕了氣，兩眼仍圓瞪如鈴，再加上那一臉薑黃扭曲的死肉，神情有着種說不出的猙獰恐怖之感。

他顯然直到臨絕氣之前，也未能想出這位血刀突然倒戈相向的原因。

廻廊上一片沉寂，每個人都似乎被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嚇呆了。

雁翎刀仍然插在護欄橫木上。

袁飛緩緩轉身走過去，拔出那口雁翎刀，插入刀鞘，然後又再回身來到青衣漢子的屍首旁邊。

他從懷中取出一張銀票，對開撕成四小張，又從青衣漢子袖筒裏摸出一根金色鋼針，將撕開的銀票，像別上一朵鮮花似的，小心地別在青衣漢子的衣襟上。

他完成了這最後一個動作，才慢慢站起身子，從容不迫地向樓梯口走去。

當他經過公冶長身邊時，他連望公冶長也沒望一眼，彷彿根本就不知道走廊上還站着公冶長這個人。

直到袁飛下了漊梯，公冶長才如大夢初覺，弄清了這是怎麼回事。

他急忙靠去欄杆上，探身向下喊道：「袁兄慢走——」

袁飛在大廳中停住脚步，仰臉向上，冷冷地道：「大總管是不是意猶未盡？」

公冶長忙道：「小弟想請袁兄喝杯酒，請袁兄務必賞光。」

袁飛帶着不屑之色瞟了他一眼，臉孔一轉，邁步走了。

× × ×

袁飛走了，像從空氣中突然移走了一根冰柱。

萬花漊又慢慢的甦醒過來。

酒客和姑娘們，人人爭相探詢，都想弄淸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兵戎相見的雙方，本是艾四爺手下的一名殺手血刀袁飛，和高府的新任總管龍劍公冶長，何以最後被殺死的，却是個陌生的局外人？

這個被殺死的青衣漢子是誰？

他甚麼地方開罪了那位血刀？

血刀袁飛殺死這青衣漢子之後，將一張銀票撕開別在這漢子衣襟上，又是甚麼意思？

當糾紛開始時，沒有人料到最後會是這種結局。

如今事情有了結果，也沒有人能明白它發生的原因！

× × ×

公冶長也是一樣。

當糾紛開始時，公冶長也想不到最後會有這種結局。

唯一不同的是，他知道原因。

× × ×

任何職業，都有它職業上的尊嚴。

殺手亦不例外。

尊嚴，是不容侮辱的。

殺手的職業，就是接受酬勞，替僱主去殺人，或是保護他的僱主不被人殺。

但僱用殺手的人，絕不能以爲殺手也像妓女一樣，只要花得起銀子，就可以爲所欲爲。

青衣漢子金狼二號，就是犯了這個錯誤。

他付出了三萬兩銀子，但未付出對一名殺手應有的敬意。

這一錯誤的代價便是死亡！

× × ×

高大爺和艾四爺接到萬花漊伙計的報告之後，都十萬火急的趕來了。

兩人趕到時，一切已成過去。

不過，高大爺來到之後，青衣漢子的身份來歷，就不再是個秘密了。

原來青衣漢子付給袁飛的三萬兩銀子，跟前些日子黑心老八第二次付給金四郎的那三萬兩銀子，正是同一張銀票！

要殺公冶長的人，無疑就是那位金四郎！

至於金四郎爲何要殺公冶長？在高大爺來說，也許還有些迷惑。

因爲這位七雄老大至今尙未能將「郎」與「狼」聯想在一起。

他要能想到這一點，對重營華屋，也許就會沒有那麼大的勁頭了。

這件事只有公冶長自己心裏有數。

天狼會容不得他，他一點也不覺得意外。

使他感覺意外的，是對方採取的手段！

因爲他怎麼也想不到對方竟會把主意打在血刀袁飛身上。

這一着棋，雖嫌迂緩了些，但誰也不能否認它不是一着妙棋。

它的妙處，是充份利用了他和袁飛雙方心理上的弱點。

袁飛在他手底下失過手，一心要找機會挽回顏面，煽惑袁飛向他挑戰，可說是易如反掌；而他則爲了種種顧忌，即令袁飛找他動手，他也勢必難下絕情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第三者的機會，也就來了。

今天，袁飛若不是爲了自尊心受到傷害，他會逃得過毒針破穴之厄嗎？

如果袁飛殺了他，只要袁飛本人不說出來，又有誰會想得到它是出於天狼會的主謀？

這些秘密！公冶長是當然不會告訴給高大爺。

這條金蜈蚣年輕時也許是個人物，如今顯然已不足與論大計。

如今，他只有靠自己。

如今，他必須在天狼會獲悉又死了一條金狼之後，準備採取下一步行動之前，儘快想出對方下一步可能採用的手段是什麼！

× × ×

萬花樓的伙計們，一個個的又開始忙碌起來。

有的抬屍。

有的上菜。

因爲高大爺吩咐下來，要擺一桌酒，爲公冶長壓驚。

這正是這七雄老大，金蜈蚣高敬如高大爺的一貫作風。

他經常歡喜以滿不在乎的態度來掩飾挫折，或是當別人感到緊張時，故意顯示輕鬆。

因爲只有這樣，才能表現出他高大爺的好漢氣概。

才像個稱雄一方的龍頭老大！

酒席灑好，高大爺又着人去找血刀袁飛。他的意思，當然是爲了想對袁飛今天這種輕財重義的行爲，好好的當衆褒揚一番，以作爲一般殺手的楷式。

但是，使者回報，袁飛謝絕了。

藉口是酒醉，已經上了床。

不過，高大爺並不在意。仍然叫來很多姑娘，跟宋不老於席間大談有關建築新宅的種種遠景。

這一頓酒，一直喝到天黑。

散席之後，宋不老留下未走，高大爺也藉醉酒留了下來。

宋老頭留下，是爲了紅紅；高大爺留下，則是爲了安全。

這位金蜈蚣實際上並不如他表現的那麼堅強。

但也不像別人想像的那麼老憒昏庸。

他的大而化之，有時是故意裝出來的——這是他數十年來，保護自己的方法之一。

他知道過份精明的人，經常總比一個粗枝大葉的人，仇敵要來得多得多！

今天的這樁流血事件，早在他心中盤算過了。

爲什麼忽然有人想置公冶長於死地？

他的答案就是：是爲了剪除他高敬如的羽翼！

因而，他進一步想到，如今對方陰謀失敗，很可能迫不及待，逕抄捷徑，直接把主意打到他高某人頭上來。

目前，唯一能帶給他安全感的地方，便是[illegible]兒後偏院，那個佈置了機關，和秘道的小房間。

× × ×

公冶長和艾四爺在太平客棧門口分手，一個人回到如意坊。

如意坊剛剛開場子，花十八像隻花蝴蝶似的，到處招呼着熟客人和闊客人，春風滿面，笑語如鶯。

公冶長沒有去打擾她，逕自登漊走進那個以前爲黑心老八佔用的房間。

他剛坐下，花十八就跟進來了。

走進房間，花十八就像變了個人似的，臉上不見一絲笑容，取代的是一片關切之色。

她緊盯着公冶長道：「聽張金牛過來說，今天在萬花漊，有人買通血刀袁飛，想下你的毒手？」

公冶長點點頭，沒有開口。

花十八望着他又道：「據說，在最後的緊要關頭，反而是那位血刀袁飛救了你的命？」

公冶長又點了一下頭。

花十八像有點迷惑道：「他本來想要殺你，最後却又救了你——究竟是怎麼回事？」

公冶長指指茶壺，花十八立即爲他倒了一杯茶。

她以爲公冶長喝了茶之後，一定會說出整個事件的經過，所以就拉了張椅子，在公冶長對面坐了下來。

不料公冶長放下茶碗之後，依然一聲不响的坐在那裏，只拿一雙眼睛呆呆地瞪着她，就好像在端詳着她的面孔，有沒有多出或少掉一些什麼似的。

花十八一時會錯了意，雙腮微微一紅，避開了他的目光，帶着嗔意低聲道：「你們男人只要灌上幾口黃湯，就不想好事情……」

公冶長像是沒有聽清楚，怔了怔，道：「你說什麼？」

花十八這才知道公冶長是在出神發呆，不想好事情的，原來是她自己，當下，臉孔不禁又紅了一下，連忙站起身來道：「沒有什麼，下面還等着我去招呼，你一個人先在這裏歇息吧！」

公冶長定了定神，點頭道：「好，你下去之後，順便叫人去找關老總來一趟，我有話跟他說。」

花十八已經走到房門口，公冶長忽然又喊住她，說道：「你慢點走，我還忘了問你一件事。」

花十八轉過身來道：「什麼事？」

公冶長道：「今天下面場子裏，有沒有發現形迹可疑的生面孔？」

花十八搖頭道：「沒有。」

公冶長道：「一個也沒有？」

花十八有點不高興道：「你既然不信任我一雙眼睛，爲什麼不自己下去看看？」

公冶長笑笑道：「我不過——」

花十八輕輕哼了一聲道：「不過被萬花樓那些騷娘們迷昏了頭而已！」

說着，頭也不回，氣鼓鼓的，轉身下漊而去。

× × ×

不一會，雙掌開碑關漢山來了。

這位高遠鏢局的前任總鏢頭，這幾天看上去似乎瘦了不少。

高大爺手底下的人，公冶長只對這位關老總特別客氣。

因爲他第一眼便看出這位雙掌開碑是個直腸子的血性漢子，高大爺也許並不眞正歡喜這種人，但事實上高大爺手底下要如果人人都像這位雙掌開碑，他高大爺也許根本就不會演變成今天這種局面。

（未完）

正宗武俠長篇

無形劍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凌度月中了柳鳳閣的斷腸毒藥，楊非子也中了柳鳳閣的蠱毒，而柳鳳閣却中了楊非子的無影毒，情勢迫使楊非子非和柳鳳閣合作不可，否則兩敗俱傷，但雙方誰也不願先取出解藥以解除對方的毒，雖是毒發時間，逐漸迫近，唯雙方仍在採取拖延手段，楊非子答應攷慮後再作決定，柳鳳閣待楊非子走後，請凌度月和他合作，脅迫楊非子取出解藥，如能成功，他也將爲凌度月解毒，凌度月不特不允，且不惜冒毒發身死之險，也要先殺柳鳳閣，並指叱柳鳳閣，銀子太多，配合上一身一流武功，和陰沉心機，什麼事都能作得出來——

梟雄甘束手　雌虎逞毒謀

柳鳳閣道：「這眞是一件很可悲的事了，我柳某人原想說服你凌少兄，助我一臂之力，想不到，反而招來了殺身之禍，不過……」

故意住口不言。

凌度月暗中一提氣，道：「不過什麼？用不着再賣關子了，在下心意已決，趁我還有能力出手時，先殺了你。」

柳鳳閣道：「唉！凌少兄，你如覺着我是個很陰險多智的人，就應想到我，不會如此的大意，我敢引你到此，又讓你知道了很多的事，就有把握使你凌少俠不敢輕舉妄動。」

凌度月笑一笑，道：「因爲，我殺了你也會毒發而死……」

柳鳳閣道：「這只是原因之一，像你凌少兄這等少不更事的人，有時衝動起來，死亡也未必能使你屈服……。」

凌度月接道：「千古艱難唯一死，除了死亡之外，你還有什麼辦法，能威脅到我。」

只聽一個冷冷的聲音，接口說道：「有！」

凌度月回目望去，只見楊非子不知何時，已到廳門口處。

凌度月淡然一笑，道：「你要阻止我殺死柳鳳閣。」

楊非子道：「不錯，在下和柳兄聯手，足可對付你的無形劍，凌兄不信，何妨一試。」

凌度月道：「你來了多久了？」

楊非子道：「我一直沒有離開。」

凌度月道：「哦，你躲在那裏？」

楊非子道：「廳外的屋椽之下。」

凌度月道：「那麼，我和柳鳳閣的說話，你都聽到了。」

楊非子道：「不錯，聽到了。」

凌度月道：「柳鳳閣要殺你，而且，還想說動在下和他聯手。」

楊非子道：「在下聽得很清楚，你沒有答應他。」

凌度月道：「你既然知道了，爲什麼還要幫他。」

楊非子說道：「因爲，柳兄有一句話說。」

凌度月道：「什麼話？」

楊非子道：「你少不更事，不知利害，任性施爲，算起來，比那柳鳳閣還要可怕。」

凌度月冷哼一聲，道：「在下答允和柳鳳閣聯手對付你呢？」

楊非子笑笑道：「那在下就不會進來了。」

凌度月年輕氣盛，楊非子幾句激起了他胸中怒火，冷笑一聲，道：「兩位何妨聯手一試。」

突然欺身而上，一掌劈了過去。

楊非子身形閃動，揮掌還擊。

柳鳳閣緩緩向前逼近了兩步，全神貫注兩人搏鬥的情勢，但却沒有出手相助。

這楊非子不但醫道絕世，而且武功高强的很，拳掌變化，奇厲詭異，任凌度月攻勢猛烈，但都被他封解開去。

片刻工夫，兩個人已搏鬥了百招左右，但仍然是一個不勝不敗之局。

凌度月打的暗暗驚心，忖道：「這人武功如此高强，看來不施展無形劍，只怕是很難勝他了。」

心中念轉，右手突然揮出擊向前胸。

這一掌，勢道强烈，帶起了一股呼嘯的掌風。

楊非子冷哼一聲，竟然不肯退避，右手拍出，硬接掌勢。

雙方掌勢將要觸接之時，凌度月的右袖之內，突然飛出一道金芒，只一閃，繞上了楊非子的頸子。

金芒如電，一閃而逝，很快的重又回到了凌度月的袖內。

楊非子身子一顫，竟未倒下。

凌度月已運起了八成內力的劍氣，竟然未能把楊非子立斃劍下，不禁一呆。

就在他一怔神間，手脚略緩，反被楊非子的掌勢擊中。

蓬然輕震中，凌度月身不由己的向後退了五步。

柳鳳閣右手一揮，五指疾向凌度月的右肩上抓去。

這一掌雖然不輕，但凌度月還能保持着清醒，疾快的一個翻身，避開了柳鳳閣的五指。

柳鳳閣一抓落空。左手五指，又迅如電火一般，抓了過去。

凌度月又閃避開去。

他雙手交互應用，幻起了半天掌風，指影。

凌度月眼看室中已然無法避開，但大門口處，却站着楊非子。

就在他打量形勢，心神微分之際，突覺右肩一緊，肩頭被人拏住。

柳鳳閣哈哈一笑，道：「好小子，果然是厲害的很啊！」

凌度月還想掙扎，但却被柳鳳閣一收右手五指，頓覺全身勁力頓失，全身難再掙動。

楊非子長長吁一口氣，道：「還是柳兄高明啊！」

柳鳳閣道：「好說，好說，如非楊兄，先和他搏殺很久，費去他不少的眞力，兄弟怎能奏功。」

楊非子道：「那裏，那裏，兄弟是敗軍之將，豈足言勇。」

一面說話，一面人却緩步向柳鳳閣身前欺去。

柳鳳閣是何等精明人物，眼睛裏，豈會讓別人揉進砂子，淡淡一笑，道：「楊兄，咱們應該如何處置這個小子。」

楊非子停下了脚步，道：「柳兄的意思呢？」

柳鳳閣道：「兄弟，準備先把小子關起來，再作道理。」

楊非子道：「如論這小子的才能，殺了未免是可惜的很，不過，縱虎歸山，必爲後患，這一點，柳兄，是否想到。」

柳鳳閣道：「楊兄的意思，可是要此刻把他一下子殺了。」

楊非子道：「一下子殺了，那自然是上上大吉的妙法，至少，也該先破了他的眞氣，毀了他的武功。」

柳鳳閣微微一笑，道：「毀去他的武功，和殺了他有何不同呢？」

楊非子道：「那麼，柳兄的意思是，留下他了。」

柳鳳閣道：「兄弟正是此意，放眼爲今之世，能和凌度月動手一戰，確然不少，以你楊兄武功之高，如是憑仗眞正武功，只怕也非他之敵。」

楊非子道：「兄弟不成，但，你柳兄呢？」

柳鳳閣道：「一招一式的硬拚下去，兄弟也未必是他之敵。」

楊非子道：「既是如此，你爲什麼還要留着他呢？」

柳鳳閣道：「這樣一個人才，殺了豈不可惜……」

楊非子冷冷接道：「你不殺他，總有一天，他會殺了你。」

柳鳳閣道：「兄弟有一種手段，只怕還未爲楊兄所知。」

楊非子道：「現在請教如何？」

柳鳳閣道：「兄弟可以奉告。」

楊非子道：「願聆高見。」

柳鳳閣道：「兄弟想把這位凌度月，變成兄弟手下一位殺手，以他武功之强，可當天下第一殺手了。」

楊非子道：「柳兄，這小子智慧過人，只怕不是一般術法，所能控制。」

柳鳳閣微微一笑，道：「這個，兄弟自有辦法，不勞楊兄費心。」

楊非子突然又向前欺進了一步，道：「柳兄，可要兄弟助你一臂之力。」

柳鳳閣身子一轉，冷冷說道：「楊兄，請後退三步，如是兄弟心有防範，你殺死凌度月的機會不大。」

一下子叫穿，楊非子不禁臉上一熱。

這時，凌度月的神智還很清醒，雖然他穴道受制，無法掙動。

只見他圓睜雙目中，射出憤怒的火燄，直逼在楊非子的臉上。

楊非子心頭駭然，疾快的向後退了兩步。

他忽然想到，如若柳鳳閣忽然放了凌度月，兩人合手，對付自己，三五十合內，就可以取了自己的性命了。

柳鳳閣哈哈一笑，道：「楊兄，看來，咱們是注定要合作了。」

楊非子輕輕咳了一聲，道：「是啊！柳兄，咱們和凌度月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咱們能夠認清事實……」

突然橫移三步，到了一張木案前面，把一個玉瓶放在了木案之上，接道：「目下的形勢，似乎是你柳兄強一些，所以，兄弟先交出解藥。」

柳鳳閣望了那玉瓶一眼，道：「楊兄，那玉瓶中有幾片解藥。」

楊非子道：「三日一粒，共有半月之量。」

柳鳳閣道：「楊兄，準備問兄弟要幾次解藥呢？」

楊非子道：「柳兄自作主意吧！三次藥量不少，五次藥量也成。」

柳鳳閣道：「很抱歉的是，兄弟準備的藥份，都是三次的用量，但有三次藥量，也足够楊兄攷慮之用了。」

楊非子道：「柳兄說的是，但不知藥

物現在何處？」

柳鳳閣微微一笑，說道：「楊兄，請回頭在木門上，第一道櫃木所在，尋找一下。」

楊非子依言行動，果然在第二道木門的橫木上，找出到了一個小小的玉瓶。打開瓶塞一看，裏面有三粒藥物。合上瓶塞，楊非子淡淡一笑，道：「看來，柳兄是早有安排了。」

柳鳳閣道：「誇獎，誇獎，兄弟進退之序，一直在算計之中。」

楊非子點點頭，道：「眞是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兄弟一向自負才慧，精密，但和你柳兄一比，那還差上一截了。」

柳鳳閣道：「人和人之間，無法作比，這一點，柳兄也不用難過。」

楊非子一抱拳，冷聲說道：「兄弟告辭了。」

柳鳳閣道：「恕我不送，楊兄攷慮上幾天之後，再作決定不遲。」

楊非子道：「多則三日，也許會更快一些。」

柳鳳閣道：「柳某人敬候佳音。」

楊非子人行出了廳門外面之後，突然又回過頭來，道：「柳兄，兄弟還想請教一事。」

柳鳳閣道：「請說。」

楊非子道：「三夫人是否也和你暗中合作。」

柳鳳閣微微一怔之後，立刻放下臉，笑道：「這一點，兄弟不便奉告，楊兄乃具大才人物，何不猜上一猜。」

楊非子道：「兄弟討教了。」轉身大步而去。

目睹楊非子離去之後，柳鳳閣才沉聲喝道：「都出來吧！」

但見人影閃動，內室中，突然出現了八個人來。

這八人各執寶劍，四男四女。

這時，凌度月的神志還很清明，只是，不能舉動而已。

眼見八人出現，冷笑一聲，道：「看來，你比那楊非子還厲害了，這裏竟還有支伏兵。」

柳鳳閣揮手點了凌度月身上三處穴道，把他放在一張木椅之上，才一揮手，道：「你們去查看一下，楊非子是否還在附近，一個時辰之內，任何人，都不許接近這座大廳。」

四男四女，應聲而去。

柳鳳閣伸手取過了楊非子放在木案上的玉瓶，打開瓶塞，倒出了兩粒解藥，托在掌心上嗅了一陣，又放了回去。

目光轉注凌度月的身上，緩緩說道：「凌兄弟，這廳中眞眞正正只有咱們兩人了，希望你回答在下幾句眞實話。」

凌度月冷冷一哼，說道：「我如不肯回答呢？」

柳鳳閣道：「那又何苦呢，因爲，我用毒之能，決不在楊非子之下。」

凌度月道：「你要用一種藥物，使我神智迷亂，作爲你的殺手。」

柳鳳閣道：「是的，確有那種藥物，但我不想施用那種手段對付你，所以，才和你商量一下。」

凌度月一面暗中運氣，設法解穴，口中卻緩緩說道：「你要和我商量一下，但不知道有什麼好商量的地方？我穴道受制，任何擺佈，不論什麼藥物，都可以對我施用，實也用不着和在下商量了。」

柳鳳閣歎口氣，道：「這一點，凌少兄有所不知，雖然，那藥物能使你神智迷亂，永遠受主人之命行事，變成一個無知無覺的殺手，而且，絕對會効忠他的主人，但可惜，他也變成了一具行屍走肉的軀體。」

凌度月道：「那豈不是正趁你柳大東主的心願麼？」

柳鳳閣道：「你錯了，那做法有兩個很大的缺點，第一是，使你的才慧迷失，在一種固定，而簡單的命令之下行動，固然可以使你永不生叛離之心，但卻糟塌了你這份才慧，而且，在藥毒的傷害之下，你的武功也會逐漸減低，凌少兄，和第一流的高手對陣，智慧往往是決定勝負的重大原因，如是把你凌少兄的神智，迷亂於藥毒之下，那豈不是一樁大大的恨事，因爲，像你凌少兄這樣的人才，世間究竟不多。」

凌度月暗暗吐一口氣，忖道：「人在矮椽下，不能不低頭，如若保住清明神志，武功未失，總有反擊的機會，倒也不用再堅持不屈了。」

但聞柳鳳閣接道：「所以，我不但想保留你清明的神智，而且，也使你武功在不斷的進境。」

凌度月道：「如若在下的神志不迷，會甘心作你的殺手麼？」

柳鳳閣道：「所以，這要凌少兄的合作了。」

凌度月道：「你肯相信我麼？」

柳鳳閣道：「如是咱們實在無法合作，在下也只有使你服用藥物一途，凌少兄，如是志願作一具行屍走肉，在下也沒有法子幫忙了。」

凌度月道：「說說看，要在下如何和你合作？」

柳鳳閣道：「第一件事，凌少兄，先要把你拳掌的精奇之處，和無形劍的招法，先行述說出來，兄弟把他記錄下來，然後，再一一對證，求證完全，咱們算完成了第一步的合作。」

凌度月道：「原來，你武功博雜，都是這樣得來的。」

柳鳳閣道：「這不過，只是區區得到武林中奇技，密學的辦法之一。」

凌度月道：「在下可以拒絕麼？」

柳鳳閣道：「可以，我柳某人沒有絕望之前，一向不會發作。」

凌度月道：「那就請說第二步吧！」

柳鳳閣道：「求證過你沒有藏私，才算完成了咱們的初步合作，第二步，兄弟就在你頭頸之間，鎖上一個細鐵精製的面具……。」

凌度月道：「像那位萬年虎一樣？」

柳鳳閣道：「不錯，那面具經過天下第一巧匠製成，內中藏有機鈕，除了原有鑰匙之外，無法打開。」

凌度月道：「就算戴着面具，也一樣可以逃亡天涯，設法找巧手名匠，予以除去，只不過化費的時間多些而已。」

柳鳳閣笑一笑，道：「你沒有那樣的

時間，那面具之中，有着構造精巧的彈簧，轉輪，十二個時辰之內，必需要經過復元的轉動……」

凌度月道：「不轉動又能如何？」

柳鳳閣道：「如不及時轉動，十二個時辰之內，那面具之中，會轉出四支尖厲的毒針刺入頭內，那針上，都經過奇毒淬煉，以後如何？大約不用再說了。」

凌度月道：「果然是很惡毒的佈置，所以，那萬年虎，只能爲你効命，卻不敢生出叛離之心。」

柳鳳閣道：「萬年虎只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除他之外，還有幾位高明人物，也在那精巧的面具控制之下。」

凌度月道：「柳大東主，準備把在下變成一個什麼樣的形狀？」

柳鳳閣笑一笑，說道：「在下只製造了這麼六個面具，如今，只餘下一具了，凌少兄的運氣好，那是一具人用的面具，自然，面具比不上你的英俊，但也不太醜怪。」

凌度月道：「如是我想自己保有清明神智，這是唯一的辦法了。」

柳鳳閣道：「所以你必需就範……」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凌少兄，在下是一個講究效率的人，你如是答應了，咱們就得馬上開始。」

凌度月心中暗道：「目下情景，只有一個方法，拖過一刻，是一刻了。」

這本是他心中之言，並未說出口來。

但柳鳳閣長長吁一口氣，道：「凌少兄，你可是無法決定了。」

凌度月道：「此事關係重大，在下希望能多考慮一下。」

柳鳳閣道：「這個，只怕是有些爲難了。」

凌度月嘆口氣，道：「如是柳大東主，覺着無法拖延下去，那就只好請便了，你準備如何對付在下，只管下手。」

柳鳳閣哈哈一笑，道：「凌少兄，想不到你處在這樣情景之下，仍然還如此倔强。」

只聽一陣呼喝，傳了過來，接着響起了兵刄撞擊之聲。

柳鳳閣道：「什麼人？」

但見人影一閃，三夫人衝入了廳中，手中執着一柄長劍，接道：「是我。」

來人正是三夫人夏秋蓮，在夏秋蓮的身後，緊追着兩個執劍的男女。

柳鳳閣揮揮手，阻止了兩個執劍男女，冷冷說道：「妳又來此作甚。」

夏秋蓮柳腰一扭，忽然間，欺進了八尺，微微一笑道：「想來和大伯談談。」

柳鳳閣冷哼一聲，道：「退出去，兩個時辰之後再來。」

夏秋蓮目光一掠凌度月，說道：「大伯，弟妹請求一事，大伯答應了，我回頭就走？」

柳鳳閣道：「快說。」

夏秋蓮說道：「我想把這個凌度月帶走！」

柳鳳閣道：「帶走！」

夏秋蓮道：「是的！大伯手下，人才濟濟，大約也用不着他了。」

柳鳳閣冷冷說道：「你是孀居身份的人，帶一個年輕少年，成何體統。」

夏秋蓮笑一笑，道：「大伯別誤會，要這位少年的不是弟妹。」

柳鳳閣道：「不是妳，是什麼人？」

夏秋蓮道：「是你那位沒有爹的姪女兒，她和這位凌少俠，談的十分投機，我這作母親的，實不忍太違背她的心意，你知道，她已失去了父親，我們母女相依爲命……」

柳鳳閣冷冷喝道：「住口。」

夏秋蓮笑一笑，道：「大伯，你嚇不住我的，如是我害怕，也就不會來了。」

柳鳳閣道：「我也許低估了妳……」

夏秋蓮接道：「是的！你已經見識過了，仍然低估我，第一次，你已經錯了，想不到你還會錯第二次。」

柳鳳閣道：「不論如何，我不相信你和凌度月之間，會有什麼密約。」

夏秋蓮道：「本來就沒有什麼。」

柳鳳閣道：「好！妳既然不一定要凌度月，咱們就可以談談了。」

夏秋蓮道：「凌度月那樣寶貴麼？」

柳鳳閣道：「談不上什麼寶貴，只不過，捉虎容易，放虎難。」

夏秋蓮笑一笑，道：「大伯之意，可是想以別的事，和弟妹交換了。」

柳鳳閣道：「我不願和你動手，也只有如此了。」

夏秋蓮道：「弟妹怎能如此不受抬舉，不過，問題在若梅身上。」

柳鳳閣道：「小丫頭那裏去了？」

夏秋蓮道：「他去見歐陽堡主……」

柳鳳閣吃了一驚，道：「她去找歐陽堡主了，這還得了。」

夏秋蓮道：「她担心我救不出凌度月，所以去請人相助，目下開封府中，能夠幫助她去解救凌度月的，除了綠竹堡歐陽堡主之外，實也沒有他人。」

柳鳳閣冷笑一聲，道：「賢弟妹，有一件事，妳錯了！」

夏秋蓮道：「願聞高見。」

柳鳳閣道：「楊非子還可以行動，和人動手，你如是逼的我無法選擇，我可能再和他聯手合作！」

夏秋蓮笑一笑，接着說道：「大伯心中早已知曉，那楊非子的雄心壯志，比弟妹尤過百倍，他想的是你柳家這一筆世無其匹的財富，一旦他有機會，必然會對你下手！……」

柳鳳閣冷笑一聲，接道：「別忘了，我還控制着他的生死。」

夏秋蓮道：「你如要他合作，他必然會先提出要你交出解蠱之藥。」

柳鳳閣道：「妳可是覺着我會給他解藥。」

夏秋蓮說：「他中的藥毒要一段時間才能發作，但楊非子如再叛離你，你立刻四面楚歌。」

柳鳳閣冷冷說道：「就算我一人之力，也可以抗拒妳和楊非子聯手之力。」

夏秋蓮道：「別忘了，還有一位歐陽堡主……」

語聲一頓，接道：「弟妹還少說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柳鳳閣道：「快說出來。」

夏秋蓮道：「弟妹我的劍法很快，在我們目前相距五尺左右的距離中，你完全

沒有殺死凌度月的機會。」

柳鳳閣道：「看不出啊！妳竟然有着這樣的自信。」

夏秋蓮道：「剪花手，流星劍，本是出於一門的武功，弟妹不才既會剪花手，自然也會流星劍法了！」

柳鳳閣道：「流星劍法快速，天下聞名……」

夏秋蓮打斷了柳鳳閣未完之言，道：「現在，你是否已有了決定？」

柳鳳閣道：「三弟妹，咱們用不着再說假話了，何不談談咱們之間合作事？」

夏秋蓮道：「可以，請說吧！」

柳鳳閣道：「放眼當今武林之世，咱們在收服了楊非子和凌度月之後，大概已沒有再是咱們敵手的人！」

夏秋蓮道：「不錯。」

柳鳳閣道：「那是，咱們不但有着天下難及的財富，而且，還有統率天下江湖人的實力。」

夏秋蓮道：「大伯說的不錯，只是，弟妹我想不出，這有什麼好處，這些天下無出其右的勢力，財富，也無法換回你三弟性命。」

柳鳳閣微微一笑，道：「一個人，到了有錢有勢的境界中，還有什麼辦不到的事……」

夏秋蓮一顰秀眉兒，道：「你是說，由我……」

柳鳳閣接道：「是的！由妳隨心所欲，我那三弟無福消受妳這樣的美人，大伯我不能，苦你一輩子。」

夏秋蓮淡淡一笑，道：「大伯，謝謝你的美意，替我想了這麼多。」

柳鳳閣道：「妳應該感覺得到，我不拒絕楊非子對妳的求婚，就該知道，我這作大伯的，是一位通權達變的人。」

夏秋蓮沉吟了一陣道：「細想大伯之言，說的也是……」

柳鳳閣笑一笑，說道：「那你是答應了。」

夏秋蓮道：「答應了。」

柳鳳閣哈哈一笑，道：「三弟妹，你眞是天下第一等識時務的女英雄。」

夏秋蓮道：「大體上，我答應了和大伯的合作，不過，弟妹，還有一件小小的條件。」

柳鳳閣道：「條件？」

夏秋蓮道：「是的！對大伯的爲人，弟妹已有了不少的認識，所以，我不想再犯下不可饒恕的錯誤。」

柳鳳閣道：「說說看什麼條件？」

夏秋蓮道：「天無二日，國無二王，像大伯這等英雄豪傑，控制江湖之後，豈肯容小妹分庭抗禮。」

柳鳳閣道：「三弟妹是位女人，又是我的弟妹，小兄的心理上，對你有着很大容忍，而且，咱們利害一致……」

夏秋蓮接道：「最重要的是，小妹要擁有和你抗衡的實力。」

柳鳳閣道：「這個，倒叫我這作大伯的有些爲難了。」

夏秋蓮道：「你不用爲難，你如眞有和弟妹合作之意，就該給我一點保證，讓我相信你出於眞誠。」

柳鳳閣沉吟了一陣，道：「好吧！妳自己設法收羅一部份人手，我想老三在世之日，收有了不少武林高手，你不妨把他們招集起來。」

夏秋蓮道：「我想，你先把凌度月交給我，無形劍天下皆知，大伯肯把他撥入弟妹手下聽差，我才會相信你的話。」

柳鳳閣沉思了片刻，道：「好吧！大伯先給他服用一種藥物，然後，就交你帶走。」

一面從懷中摸出一個玉瓶。

夏秋蓮長劍一抬，指向了柳鳳閣，道：「大伯，不用了。」

她出劍奇快，一抬腕，劍尖已指向了柳鳳閣前胸三處大穴。

柳鳳閣感覺，劍尖上透出了寒森森的劍氣，直逼過來。

這時，柳鳳閣才發覺了這位三弟妹，眞是一位不簡單的人物，手握長劍中，能透出陣陣劍氣，那證明了她深厚的內功修養，已到了能夠馭劍殺人的成就。

只見夏秋蓮淡淡一笑，道：「大伯，你不該第三次再犯錯誤，現在，你只要開始運氣，我手中的長劍，就會毫不猶豫的刺入你前胸要穴，你這些年的苦苦策劃，都將付作東流，因爲，一個人，不論他有如何的成就，死去之後，再也無法享受這些……」

柳鳳閣突然嘆息一聲，收起了手中的玉瓶，道：「三弟妹，想不到，我會栽在了你的手中。」

夏秋蓮道：「那是大伯太輕敵……」

柳鳳閣冷冷接道：「最大的原因是，楊非子和凌度月分去我太多的心神，使我無暇顧及到你。」

夏秋蓮道：「還有一個原因是，你這些心腹劍手，武功不濟，他們聯手合搏，也一樣無法阻擋我進入應內，如若他們能夠攔住我動手十合，你就可完成了你的心願，把凌度月變成你一個屬下殺手。」

柳鳳閣道：「凌度月的無形劍雖然厲害，但我未必怕他，妳該明白，大伯是一位很謹愼的人，我有很多種佈置……」

夏秋蓮擺一下柳腰兒，腿未屈膝，腳未舉步，就憑那一股腰勁，身子又突然前進兩尺，劍尖的鋒芒，抵上柳鳳閣的前胸之上。

這一招之勢，不但欺身近敵，而且，非常的動人，柳鳳閣那樣定力的人，也不禁的一呆。

夏秋蓮嫣然一笑，道：「大伯，他是被你點了穴道麼？」

柳鳳閣道：「不錯，他正是被點了穴道。」

夏秋蓮道：「好！大伯請閉雙目。」

柳鳳閣微微一怔道：「閉上雙目。」

夏秋蓮劍尖微微移動，鋒尖兒挑破柳鳳閣前胸的衣服，直接肌膚。

柳鳳閣感覺肌肉上有些微輕疼，不禁一皺眉頭，道：「妳……」

夏秋蓮冷冷的接道：「我說出的話，就能做到，大伯，別要我眞殺了你。」

柳鳳閣在利劍尖芒，點中大穴之下，不得不屈服了，淡淡一笑，道：「三弟妹，說吧！我一向是識時務的人。」言罷閉上雙目。

夏秋蓮嬌軀側進，一指點中了柳鳳閣

的穴道。

柳鳳閣嘆一口氣，道：「三弟妹，咱們可以再談談麼？」

夏秋蓮道：「可以，不過，我希望你能出於眞誠。」

凌度月突然接道：「三夫人，這柳鳳閣的陰險尤在楊非子之上，是個千萬不可相信的人。」

夏秋蓮笑一笑，道：「凌少俠，你可以相信麼？」

凌度月怔了一怔，說道：「三夫人，妳……」

夏秋蓮搖搖頭，盈盈一笑，道：「凌少俠，咱們的事以後再談……」

日光轉注到柳鳳閣的臉上，道：「大伯，弟妹自信劍術，武功，不在你大伯之下，但我有一個最大的缺點。」

柳鳳閣道：「什麼缺點。」

夏秋蓮道：「我不會用毒，所以，我無法控制別人，爲我効命。」

柳鳳閣道：「但妳有一個，我們不及的大優點。」

夏秋蓮道：「說說看，弟妹有什麼可取之處。」

柳鳳閣道：「妳有着絕世容色，動人心弦，但最厲害的，還是妳很會裝作。」

夏秋蓮笑一笑道：「大伯誇獎了。」

柳鳳閣道：「如若咱們之間眞能合作的話，立刻間，就可以取得武林霸權。」

夏秋蓮道：「大伯言重了。」

柳鳳閣道：「咱們可以很認眞的談談了。」

夏秋蓮道：「聽說大伯，找到了一位天下第一巧手名匠，打造了幾副特別的面具。」

柳鳳閣臉色微微一變道：「不錯。」

夏秋蓮道：「但不知大伯共打造了幾副。」

柳鳳閣道：「六副，我已經用去了五副。」

夏秋蓮道：「那五副都是什麼樣的面具。」

柳鳳閣說道：「是龍，虎，狼，猿，豬。……」

夏秋蓮啓唇一笑，道：「還有一副沒有用去的面具，是什麼形態。」

柳鳳閣道：「人。」

夏秋蓮笑一笑，道：「幸好是一副人形面具，像凌少俠這樣的英俊人物，如是要他戴一個狼形面具，豈不是太過委屈了他。」

凌度月心中吃了一驚，道：「夫人，妳！……」

夏秋蓮不理會凌度月，却望着柳鳳閣，道：「大伯，弟妹想領教幾件事？」

柳鳳閣道：「我是非說不可了。」

夏秋蓮道：「大伯這樣賞臉，看來，咱們倒眞可以合作了……」

啓唇一笑，接道：「我想，見識一下那副人形面具。」

柳鳳閣道：「好！我去替你拏來。」

夏秋蓮道：「用不着了，我知道那副面具，你是替凌度月準備好的，就在這裏放着，吩咐一聲，要他們送上來就是，你穴道被點，行動不便。」

口中說話，左手揮動，又點了柳鳳閣三處穴道。

這三處穴道，分在雙臂，一腿之上，使得柳鳳閣神志仍然清明，口中仍能言。

但整個人，却已無法行動，坐在了一張有扶手的木椅上面。

輕輕嘆一口氣，夏秋蓮緩緩說道：「大伯，告訴他們別出手，最好守在大廳外面，因爲，一動手，我怕我會先殺你。」

原來，原先出現的四男，四女，都已進入了廳中，除了兩個受傷之外，六人已準備出手。

柳鳳閣怒聲喝道：「一羣無用的廢物，都給我滾出去。」

四對男女，相互望了一眼，悄然退了出去。

大廳中，只餘下了柳鳳閣，夏秋蓮，凌度月等三個人。

夏秋蓮笑一笑，道：「大伯，別抱怨他們，他們武功都不錯，男女雙劍合璧，威勢十分强大，但他們無法對付我流星劍法。」

柳鳳閣道：「弟妹，我想，咱們合作之後，我也該退休了。」

夏秋蓮道：「那倒不用了，咱們合作了，就一個主內，一個主外……」

柳鳳閣道：「這倒也是，不過，要雙方實力平均，才能夠相互敬重。」

夏秋蓮道：「小妹想的事，都被大伯說出來了……」

柳鳳閣道：「大伯，我一向識時務，而且，我最敬重有才智的人，勝了大伯的高手，大伯不但甘願認輸，還可以情甘追隨。」

夏秋蓮微微一笑，道：「大伯，有幾句俗話說，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二物不算毒，最狠婦人心。」

凌度月只聽得毛骨悚然，暗暗忖道：「這幾句話，本是男人用來形容女人的惡毒，却不料却出自夏秋蓮這等絕世風姿的女人之口，這女人的機詐擅變，僞裝做作，直叫人莫可預測。

柳鳳閣臉色大變，道：「賢弟妹，這話的意思是……」

夏秋蓮笑一笑，接道：「意思很明白，我不願留下你這樣的後患。」

柳鳳閣雖然盡量想保持鎭靜，但仍然掩不住雙目中的恐懼之色。

但他究竟是大奸大惡之人，畧一沉吟，緩緩說道：「看來，弟妹是不肯放過在下了。」

夏秋蓮道：「是的，你是聰明人，應該是一點就透，難道還要再說一遍麼？」

柳鳳閣道：「好！目下妳要殺我，只不過舉手之勞，但妳可曾想到，殺了我之後的後果麼？」

夏秋蓮道：「這個我還未曾想到，倒要請教了？」

柳鳳閣道：「你殺我之後，必得也殺了凌度月。」

凌度月心中暗道：「這人，當眞是可惡的很，臨死還要拖個墊背的。」

但聞夏秋蓮道：「原因何在？這就叫小妹想不通了。」

柳鳳閣道：「因爲咱們爲人的眞象，已然完全暴露在凌度月的面前，如是他生離此地，此間之事，只怕很快被宣揚出去

湖海誌趣

棋高一着

神龍

月夜，初更過後不久，陶雄和趙棟材各自背了一個布袋，布袋內載着一些重甸甸的東西，快步不停地向東湖走去，由於道路崎嶇不平，雖有月亮，到底不比白晝看得清楚，兩個高一步低一步的走，縱是十分小心，也無法走得平穩，能夠保住平穩，人與布袋都不跌倒在地已經十分難得得了！

已經遠遠地看到東湖水面了，陶雄問老趙：「不會是假的吧？怎不見有人？」

「也許時候未到吧？這是人家提出來的要求，老大考慮了一天一夜才答允的，我看不會有錯！」

突然一陣少女的歌聲掠過湖面，隨風飄向四周，傳到趙、陶二人耳中。陶雄精神爲之一振，脫口道：「你聽，多悅耳的歌聲！」

「噤聲，聽她唱什麼！」趙棟材說。

歌聲繼續傳來，只聽她唱道：「月照湖心心花開，燈花開放貴客來，爹爹叫我船頭站，看看貴客來不來！」

陶雄聽後低聲說：「老趙，他不是等我們吧？」

「不知道，你可以試一下！」

「好，我試一試！」陶雄揑着鼻子學貓叫，一連叫了三聲，然後就靜下來等對方反應。片刻之後，果然聽得少女道：「這花貓是北山還是南山的？」

陶雄道：「北山的怎樣？」

「北山的貓兒花耳朵，南山的貓兒背袋來！」

「姑娘是那一位？怎麼稱呼？」

「半是凡人半是仙，騰雲駕霧如翩轣，雙足踏穩乾坤地，一篙撐破水中天！」

「好大的口氣，你怎麼一個人來？」

「你們把東西帶來了？」

「帶來，人呢？不見人，我們不會付錢！」

「你看，這不是？」少女向艙裏一指，有個漢子正由艙裏走出來。趙棟材叫道：「二爺，你沒甚麼吧？」

「我沒甚麼！就你們兩個？」

「是，我們兩個！」

「給她！我們走！」

陶雄把兩布袋東西拋到船上，少女掏出其中兩錠金子一揑，把船撐開十多丈才叫道：「嗯，你們聽着了，回去之後，把他『大椎』，『血海』，『期門』三處相應的穴道解開，他就可以恢復正常了！」

少女連姓名也沒留，一連幾篙，隱在湖邊的樹蔭下了。

二爺問：「大哥就這麼輕易吃虧？」

「怎會，我們在前路已佈下埋伏，保管他人財兩失，可能還要賠上性命！」

少女當然聽不見陶雄，趙棟材，許老二幾個人的談話，但是，她却也有自己的打算，在和陶雄等相反的方向上了岸，與沖沖地趕路。

夜漸深，已經是二更過後的時光了。少女一個人匆匆急行，每隻手都抓着一隻布袋，布袋內是重甸甸的，但她提在手中却似不似怎麼吃力，走路也似跳舞一樣，看她就似約了心愛的情郎，正在趕着去赴約一樣輕鬆愉快。

少女一邊走一邊唱着歌，只聽她唱道：「最高的山不及人高，最堅的石不及拳頭，野狼老虎花豹子，見了姑娘也低頭！「最兇的惡霸活不久，最狠的貪官命不長，最毒的蠍子路邊伏，碰上了姑娘牠就遭殃！」

少女唱得非常佻皮，正常的人聽了開心，奸惡的聽了會氣憤。她正唱得高興，陡然停了口，也停了步，喝道：「甚麼人？快出來，要不出來，我就不客氣啦！」

「臭丫頭，你有甚麼能耐，敢放這樣大的臭屁？你的屁股不算大，臭屁可放得不小！」一個中年人手執鋼刀，攔住少女的去路，口沒遮攔的亂說一通，少女聽得又羞又恨，沉下了臉，冷然說：「你想怎樣？」

「我不想怎樣！你長得眞美，我喜歡你！你姓什麼？叫甚麼名字？」

「你讓不讓路？」

「要我讓路不難，只要你把兩隻布袋放下，再讓我親一親，我就讓你通過！怎樣？肯不肯？」

「放屁，給我滾！」提起布袋就朝對方身上砸過去。

「你是不喝請酒，等喝罰酒啦！我見你長得美，才會憐香惜玉，特別通融，要是你不聽話我只好自己動手了！」

「你敢！」

「我爲什麼不敢！」中年漢言出招發，用招非常下流，刀尖竟指向少女的左乳！少女恨極了，把兩隻布袋一放，空手和對方打。中年漢用單刀，少女用玉掌，身形，經驗，武器，都是中年漢佔便宜，假如有旁觀者，必然會替她不安。

雙方展開搏鬥，中年漢用盡毒招狠着，還不乾不淨的亂說一些叫少女感到難堪的話，她並不多說話，她是把氣憤化爲力量，用在攻勢上，竟然佔了上風，把對方迫得不斷後退，終於逃走。

「那裏走！不殺了你，我決不罷休！」少女連兩個布袋也不要，繼續追擊中年漢。

中年漢心慌了，急急奔逃，可惜輕功不及少女，無法逃得脫，所以十分狼狽，在逃奔中陡然停住，猝然旋身，朝少女打出一把暗器，少女似未料到，迴避不及，「哎呀」一聲，掩腹而奔，中年漢見有機可乘，又不肯放過，回頭了。

突然，連續兩聲慘叫震蕩着夜空，把夜空的寧靜撕破了。少女沒有甚麼反應，中年漢却大聲查問：「甚麼事？」

「蛇？咬傷人了！」

「那來的蛇？怎會咬傷人？」

「布袋載的是蛇，不是金元寶！」

「你也接我一鏢吧！」少女猛翻身打出三枚鏢，原來她早先沒有受傷，是存心騙騙敵人的，她早料到有此種事，兩袋金元寶已有人用船運走，她是故意上岸誘敵的，她帶着的是兩袋蛇，對方不知，手伸到袋去，自然是給咬傷了！她把中年漢殺掉，其他人就由他走。

原來這中年漢是惡霸許老大的管家，老二則是許家的二爺，老大不甘以二百兩黃金贖二爺，故擬刦回，結果失敗了。

了。」

夏秋蓮望了凌度月一眼，嘆口氣，道：「凌少兄，這眞是一件很爲難的事。」

凌度月道：「三夫人如是不願在下說出此事，凌某人答允不說。」

柳鳳閣道：「這件事，只怕由不得你凌少兄作主了。」

凌度月望了望柳鳳閣一眼，忍下了一口氣，未再多言。

夏秋蓮輕輕吁一口氣，道：「凌兄，柳鳳閣想的不能算不對，只怕日後，天下英雄，都要向你請教此事了。」

凌度月道：「在下可以推諉不知，躲了起來。」

夏秋蓮道：「凌少俠答應了，必守信用，大概不會有錯了……」

柳鳳閣道：「賢弟妹，妳相信這句話麼？」

夏秋蓮道：「半信半疑。」

柳鳳閣道：「信就信，不信也就算了，爲什麼會半信半疑？」

夏秋蓮道：「這件事，小妹自有解決之策，重要的是大伯和小妹之間的事，咱們應該如何？」

柳鳳閣奇道：「咱們有什麼事？」

夏秋蓮道：「柳三郎是不是死在了你的手中？」

這一問，十分突然，不但柳鳳閣聽得心頭大震，就是凌度月，也爲之駭然。

呆了一呆，柳鳳閣才緩緩說道：「賢弟妹，這問題，太奇怪了，柳三郎是我的親兄弟。」

夏秋蓮道：「我知道，像你柳鳳閣這樣的人，什麼事做不出來，老二殘廢，已放棄了他承襲的權利，對麼？」

柳鳳閣不敢不理，點點頭，道：「弟妹想的也是，不過，這中間，還有一點內情。」

夏秋蓮道：「什麼內情？」

柳鳳閣道：「老三，和我由小長大，私情都相處很好……」

夏秋蓮冷笑一聲，道：「你和他私情很好，還要取他性命，如是你們私情不好，早已連我也殺了。」

柳鳳閣急道：「我沒有殺害三郎，賢弟妹，不可含血噴人。」

夏秋蓮冷笑一聲，道：「柳鳳閣，不用太緊張，你既然作出來，爲什麼如此畏首畏尾……」

柳鳳閣接道：「這件事太重大，我怎能硬被人安一個殺害兄弟的名義……」

夏秋蓮似是有意使那柳鳳閣心中急怒，突然一改話題，道：「柳鳳閣，看在這些年來，咱們相處不錯的份上，可以給你一點選擇！」

柳鳳閣急急接道：「什麼選擇？」

夏秋蓮道：「還有一具面具，本是留給那凌度月的，現在移贈給你如何？」

柳鳳閣道：「這個……」

夏秋蓮道：「不用這個，那個了，這是你唯一的活命機會。」

柳鳳閣道：「三弟妹，那面具只餘下一副，如是給小兄戴了，這位凌少俠？」

夏秋蓮道：「我自有對付他的辦法，咱們先談好了你的事！」

柳鳳閣道：「賢弟妹，覺着小兄只有這一樣選擇，那也沒有辦法的事，小兄就只好答允了。」

夏秋蓮道：「看來，大伯果然是能屈能伸的英雄人物。」

柳鳳閣苦笑一下，道：「賢弟妹苦苦相逼，我又有什麼辦法呢？」

夏秋蓮道：「那就委屈你大伯了。」

柳鳳閣道：「戴上了人形面具，至少可保全性命是吧！」

夏秋蓮點點頭，道：「是啊！大伯可以叫他們拏出來了。」

柳鳳閣無可奈何的高聲說道：「把人形面具送上來。」

一個青衣小童，應聲行了出來，手中捧着一個一尺見方的紅漆盒子。

柳鳳閣目光盯在那青衣小童身上，道：「把木盒放在木案上面，退下去。」

青衣小童應了一聲，放下木盒而去。

柳鳳閣道：「人形面具就在那木盒之中。」

夏秋蓮長劍一揮，寒芒閃處，木盒被削去頂蓋。

夏秋蓮很小心，等候了一陣，才緩步行了過去，用長劍撥動了盒中的人形面具，不見有什麼反應，然後一伸手取出來，道：「柳鳳閣，眞虧你想得這樣的奇絕之物。」

一面說話，一面把人形面具，戴在了柳鳳閣的頭上。

柳鳳閣穴道受制，無能反抗，只好任人擺佈了。

夏秋蓮星目流轉，打量了戴上了人形面具的柳鳳閣一陣，笑道：「柳鳳閣，弟妹給你戴的不錯吧！」

柳鳳閣道：「三弟妹果然是聰明又謹愼的人，看來，楊非子和我，都還要遜你一籌了。」

夏秋蓮道：「那不是小妹我有什麼過人的能耐，而是你太過大意了……」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柳鳳閣告訴我如何轉動機鈕，如何上鎖，又如何開啓，這對你大概也很重要了？」

柳鳳閣略一沉吟，道：「這面具的精巧所在，全在它裏面結合的機簧，扣上了啣接的扣環，面具內機簧，就自動開始走動……」

夏秋蓮接道：「打造這些面具的緬鐵，可是十分堅牢。」

柳鳳閣道：「堅牢的很，一般的刀劍，根本沒有辦法傷到它。」

夏秋蓮道：「如是寶刀利刃，再加上深厚的內力，也切它不開麼？」

柳鳳閣道：「那很危險，整個的面具內部，都有一種縱橫自如的彈簧，如是那彈簧受到傷害，裏面毒針，即會射出。」

夏秋蓮道：「照大伯的說法，這面具，除了特有鑰匙之外，是無法打開了。」

柳鳳閣道：「確實如此！」

夏秋蓮道：「如是有人找到那製造這面具的巧匠呢？」

柳鳳閣道：「永遠沒有人能找到他了，造好這六具面具之後，他就死了……」

凌度月接道：「你殺了他？」

柳鳳閣道：「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我不能讓他再製造出一套開啓這面具的鑰匙來。」

凌度月冷冷說道：「但你沒有想會作繭自縛，六個面具中，會有一具套在了你的頭上。」

柳鳳閣道：「在下確未想到。」

夏秋蓮柔媚一笑，道：「柳鳳閣，開啓這面具的鑰匙現在何處？」

柳鳳閣道：「鑰匙藏在我貼身衣袋之內，六把鑰匙，上面刻有圖案，龍者開龍，虎者開虎，各以上面雕花分別。」

夏秋蓮由柳鳳閣身上取出鑰匙，又問開啓和調整的方法，忽然嘆一口氣，道：「柳鳳閣，你太合作了，簡直是叫人難以相信的順利。」

柳鳳閣道：「三弟妹該知我的生性，栽了要認。」

夏秋蓮道：「我想先試試你戴的人形面具！」

柳鳳閣道：「只管出手。」

夏秋蓮道：「柳鳳閣，看來，我這作弟妹的，倒也無法不和你合作了。」

柳鳳閣道：「這面具鑰匙，只有一把，掌握妳弟妹手中，我只有聽命行事的份，不過，我相信，經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你會替我脫下這人形面具……」

夏秋蓮接道：「這很難說啊！別把算盤打的太如意了。」

柳鳳閣道：「柳家的財富，只有我最清楚，三弟妹如想控制這筆財富，也只有和我合作一途。」

夏秋蓮笑一笑，道：「柳鳳閣，去把另外五位龍，虎，狼，猿，豬，找來給我瞧瞧，要他認識一下新主人。」

右手揮動，拍活了他的穴道。

柳鳳閣伸展一下雙臂，轉身出廳去。

夏秋蓮目光轉注到凌度月的身上，嫣然一笑，道：「凌少兄，該咱們談談。」

凌度月道：「三夫人準備如何對付在下，盡管說明。」

夏秋蓮道：「你特別受優待，我想先聽聽你的意見。」

凌度月道：「此情此景之下，在下似乎是沒有提出條件的可能吧！」

夏秋蓮笑道：「所以，你應該自慰，我讓你自己先說明心意。」

凌度月道：「我想先解開我身上的穴道如何？」

夏秋蓮道：「想的不要太好，免得失望太大。」

凌度月暗暗嘆息一聲，忖道：「看這女人行事毒辣，實要小心一些應付。」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還是請你三夫人自作主意吧！在下認命了。」

夏秋蓮道：「難處也就是在此了，我如是說出來，只怕你凌兄不大同意。」

凌度月道：「夫人，事實上，已經用不着我同意什麼事了！」

夏秋蓮道：「如是你肯同意，那豈不是彼此處的更好一些。」

凌度月道：「三夫人，妳乾脆明說出來吧！」

夏秋蓮道：「好吧！如此說來，小妹是恭敬不如從命了，我想你凌少兄，作我的近身侍衞之一。」

凌度月這一次，倒是很鎭靜，沉吟了一下，道：「夫人，除了在下之外，但不知還有些什麼人，是夫人的近身侍衞。」

夏秋蓮道：「我的近身侍衞，有四個人，你是四人之一。」

凌度月問道：「那三個人，在下認識麼？」

夏秋蓮道：「不認識……」

語聲一頓，接道：「就算你們認識，也要算它不認識了。」

凌度月道：「這麼說來，他們都戴了面具。」

夏秋蓮道：「是！他們都戴了面具，彼此相逢不識，你也得入境隨俗。」

凌度月道：「柳鳳閣有六具面具，可惜的是，都用完了。」

夏秋蓮道：「凌少俠，多謝你提醒了我，你不是一個甘於雌服的人。」

凌度月心頭一震，道：「姑娘準備如何對付在下。」

夏秋蓮道：「小小一個面具，對你凌少俠這等人物，自是沒有約束的能力，戴上它，只不過是用來遮醜，再說你還未戴面具之前，先要有一種心情！」

凌度月心中暗道：「這女人的惡毒，比起那柳鳳閣，似乎是尤有過之了。」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三夫人只管請說，我明白自己的處境，倒也是不能不信了。」

三夫人微笑道：「凌兄，不但人長得十分英俊，而且，心也和人一樣，玲瓏剔透……」

語聲一頓，接道：「我和柳鳳閣，楊非子都有些不同，柳鳳閣，是一個只會利用金錢的人，他相信，一個人天生了黑眼珠，就見不得白銀子，所以，他用錢建立起這番基業，世人也確有十之八九，見不得銀子，所以，他一直很順利，但他忽略，世上有不爲金錢所奴役的人，所以，他失敗了。……」

沉吟了片刻，接道：「關於楊非子，自視太高，他太相信自己的才能，能對付任何的變遷，所以，他失之大意，一敗塗地。」

凌度月道：「聽三夫人的口氣，似乎是，你也同時把楊非子收服了。」

夏秋蓮道：「目下還沒有，但我很快會收服他。」

凌度月啊了一聲，未再多言。

夏秋蓮笑一笑，道：「你可是有些不信。」

凌度月道：「在下確實有些不信。」

夏秋蓮道：「很快就可以證明了。」

伸手由懷中取出一個人皮面具，替凌度月戴了上去，笑道：「凌少俠，你可知道，現在，你自己是一個什麼樣人麼？」

凌度月搖搖頭，道：「不知道。」

夏秋蓮道：「可惜，我沒有帶一面銅鏡來，那就只好聽我說給你聽了。」

嬌媚一笑，接道：「你的面色很黃，還有些蒼白，想是一個久病初癒的人。」

凌度月強自按耐下心中的怒火，道：「在下這樣一副形貌，看起來，定然十分難看了。」

夏秋蓮道：「是不怎麼好看，也唯有如此，若梅才不會接近你，記着，你有一個名號……」

凌度月道：「怎麼？我連自己的姓名，也不存在了。」

（未完）



註册商標

寧神固腎

紫金丹

主治症狀 風濕骨痛 神經衰弱 貧血頭暈
記憶衰退 用腦過度 工作過勞 夜睡不
怔忡心跳 畏寒失眠 耳鳴目眩 腰酸腿
中氣不足 機能衰退 陰虛盜汗 夜多小

主要中葯 麗參 鹿茸 鹿尾羓 西歸
玉桂 杜仲 黃耆 三鞭 冬虫草 珍珠
附子 茯神 蟾酥 蠶蛾 熟地黃 酸棗

商場如戰場，增一分精神，則增一分事業；情場亦如戰場，增一分體力，則增一分享受。紫金丹爲名貴中葯提煉，葯性王道，無不良之副作用，能使萎靡的精神重振，衰弱的體格健康。此後容光煥發，智力高超，無論商場與情場，春風得意，無往不利

永安公司 總批發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H-445643
分 銷：澳門全昌大藥房 澳門板樟堂街八號地下 ☎7969

港九各大葯行均有銷